

台灣神學院神學研究所道學碩士論文

無解的嚴：論解嚴後長老教會青年  
對公共社會參與之現象

指 導 教 授： 鄭 仰 恩 博 士

評 閱 教 授： 莊 信 德 博 士

研 究 生： 鄭 元 獻

日 期： 2013 年 5 月

##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台灣神學院 道學碩士 系所 20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

無解的嚴：論解嚴後長老教會青年對公共社會參與之現象

同意       不同意

本人茲將本著作，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台灣神學院：基於推動讀者間「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及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台灣神學院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法收錄、重製與利用；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內，讀者得進行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學術研發利用與再授權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鄭仰恩 博士

研究生簽名：

學號：99010

(親筆正楷)

(務必填寫)

日期：西元 2013 年 5 月 16 日

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審定書

神學 研究所 道學碩士 班

研究生 鄭元獻 所提之論文

無解的嚴：論解嚴後長老教會青年對公共社會

參與之現象

---

經本所審查，符合道學碩士論文標準。

指導教授 \_\_\_\_\_ 簽名

評閱教授 \_\_\_\_\_ 簽名

西元 2013 年 5 月

## 台灣神學院碩士論文提要

研究所別：道學碩士

論文名稱：無解的嚴：

論解嚴後長老教會青年對公共社會參與之現象

指導教授：鄭仰恩 博士

研究生：鄭元獻

論文提要內容：（共一冊，內文 56,365；含其他 139,900 字，分 9 章 31 節）

自本校創辦人馬偕牧師在 1872 年在北台灣的宣教開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就與台灣的歷史合流直自今日，敝人有幸參與這宣教志業，在以「長老教會」為題的畢業研究論文中，寫下個人對於「長老教會青年對公共社會參與之現象」的觀察；現今 2013 年台灣社會繼續淪喪於國民黨的獨裁式政權之餘毒，長老教會大部份的青年仍不知獨立思考的可貴，因此，以此一世代（約 1980 前後出生）的青年會友之「公共社會參與」之現象為敝人之研究內容。

此論文的結構中，先對歷史上公義問題的回溯（第二章），談到解嚴前後長老教會對於公共社會參與的對比（第三章），進而討論到公共社會與今日神學的對話（第四章），再者進入目前長老教會在宣教現場中對於公共社會的態度（第五章），並且亦以田野調查及質性研究的訪談相輔（六、七兩章），最後以今日的教會現象對照所有之研究數據來進行神學反思（第八章）。

接下去的十年或是二十年，長老教會該如何向前走？因我們目前仍無法使得總會、中會與地方教會成為一起奮興的宣教夥伴，在缺乏有效政策與有力執行的狀態下，我個人對於未來在於台灣本土的宣教工作上有很大的憂慮，期許新一代的長老教會青年繼續接續馬偕精神，台神人也同樣投入「公共社會」的關心，在論文附錄中，接近 9 萬字的訪談整理中，能夠看見不乏關心長老教會未來的牧者、長執、平信徒，他們在 2013 年的宣教心志繼續焚而不燬！

關鍵字：公義、公共、戒嚴、解嚴。

Righteousness, Public, Martial Law,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 目 錄

<b>第一章 緒論</b>	
第一節 前言.....	2
第二節 研究動機 .....	3
第三節 研究假設.....	5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5
第五節 關鍵字義 (彙) .....	6
<b>第二章 140 年宣教路上的公義問題</b> .....	6
第一節 第一時期：重啓宣教之火的公義問題.....	9
第二節 第二時期：日本統治的公義問題第二時期.....	10
第三節 第三時期：國民黨統治台灣的階段的公義問題.....	11
<b>第三章 從戒嚴到解嚴過程，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公共社會的參與</b> .....	<b>14</b>
第一節 戒嚴與解嚴.....	14
第二節 與台灣社會一起承擔苦難的信仰團體 .....	15
第三節 改革宗信仰裡的公義與和平 .....	15
<b>第四章 公共社會的神學意涵是什麼</b> .....	<b>17</b>
第一節 公義彰顯是進入公共社會的必要條件 .....	17
第二節 公共社會是信仰團體的倫理共識 .....	17
第三節 宗教價值如何在公共領域呈現 .....	18
第四節 公民社會的開放性理想 .....	20
第五節 上帝國公民 .....	21
<b>第五章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公共社會落實的情形及檢討</b>	<b>23</b>
第一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公共社會 .....	23
第二節 解嚴後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	24
第三節 今日信仰處境中的「公共社會」 .....	25
第四節 屬靈與公義之爭 .....	26
第五節 長老教會青年的公共社會參與現狀 .....	27
<b>第六章 問卷調查之設計與其結果分析</b>	<b>29</b>
第一節 「問卷調查之設計及調查對象分佈 .....	29
第二節 問卷調查回收數據之統計與分析 .....	30
第三節 研究者對「問卷調查結果」的觀點與小結 .....	54
<b>第七章 口述採訪內容記錄與分析</b> .....	<b>57</b>
第一節 採訪對象規劃與實施 .....	57
第二節 訪談題目規劃過程與執行 .....	62
第三節 研究者對「訪談內容」的觀點與小結 .....	63
<b>第八章 神學反思</b> .....	<b>67</b>
第一節 「公共社會」與「身份認同」 .....	67
第二節 「公共社會」與「歷史傷痕」 .....	68
第三節 「公共社會」與「中產階級」.....	69
第四節 尋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改變」的可能性？.....	70
<b>第九章 結論</b> .....	<b>72</b>
<b>參考文獻</b> .....	<b>73</b>
<b>附錄</b> .....	<b>74</b>

# 「無解的嚴」：論解嚴後長老會青年對公共社會參與之現象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前言

「聖經」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在聖經文本中，有一部份直接記錄著基督的言行，對於基督徒信仰而言，不僅是要求得理解且要實踐它！什麼是基督教導的真義呢？以我個人的信仰體驗而言，「基督」的首要教導是「行動」，而不是註釋書的再詮釋，我們跟隨祂以及學習祂作出祂所做的行動。基督徒可以更深入再問這個「行動」的對象是誰？主基督要我們把這個行動做在「他者」的身上，因此在聖經裡，基督不斷地引用身邊淺顯可見的例證，來說明「公平」、「公義」、「憐憫」等等，祂要帶領世人進入對於身邊環境重新反省的悔改中！

所以，在基督徒信仰團體裡，基督徒所擁抱的核心價值，即應以主基督的話是唯一權威，也是最高的準則。當基督徒一旦進入教會環境來服事，在事工的進行與信仰團體成員的互動裡，基督徒們皆相信這其中有主的同在，很幸運的是一切的事工順利，基督徒即信那是主的同在與主的同工，很不幸的是：有時，基督徒成爲一群看主基督表演祂神蹟奇事故事的人們！讓我們深入來探索與思考，基督徒應不是倚靠禱告來看上帝會不會完成什麼事，而是請求上帝，讓禱告的人來參與祂要成就的事；先來看聖經文本中，如何來記載一個服事者的預備，當施洗約翰出生後，他的父親以詩歌敘述一段預言：「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事奉他。孩子啊！你要稱爲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路 1:73-78)」很清楚的，在經文中所記事奉主的條件就是「聖潔、公義」，若無此認識，能事奉祂、能夠真正與祂同工嗎？然而，公義與聖潔必不只是個人性的，公義也是公共社會的基準，公共是對於公義參與的起點與態度。

作爲一個未來要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服事的基督教傳道者而言，所服事的內容不單只是關注個人的得救，而是參與了主耶穌基督對土地、對人群的拯救工作，並以公義實踐在服事的禾場，所以以目前來看，「台灣的得救」的意涵在於這土地的人能否關心，並且參與了以福音拯救世人的工作，這是個人最關心認同的一個主題，同時也呼應了保羅對於救恩的理解，因爲保羅書信中，這樣記載著：「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爲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哥前1:30)。」上帝要使基督成爲我們的公義，上帝的作爲又是什麼？當先知以賽亞書的經文在基督的口裡朗讀著，並以這段經文來教導他故鄉的人們：「主的靈臨到我，因為他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人傳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路4:18)。」

基督徒們無法認識到這一位叫人賣掉田產分給窮人的基督，在祂話語中所保有的行動力，仍只是傳一種「包君滿意」、「心想事成」的福音！這也算福音嗎？

當我們閱讀聖經文本：基督叫那人：「拿著你的褥子，走吧！」又對撒該的悔改稱許（稅吏撒該要賠償人四倍）。這些事都是基督福音的釋放與行動，我個人在台灣神學院所受到的訓練中，認為最迫切的是關於「社會公義」的實現，這「公義」至終將釋放所有的不公，因為記在詩篇，上帝曾告訴祂的子民說：「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詩85:11)。

個人在近十年以來，服事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各種團契事工經驗，包括少年團契、青年團契、社青團契等等事工，在這一段不短不長的時間內，看到長老教會青年們對於政治議題的冷漠，對於公共事務也不再積極關心，在教會所談論的是世俗的、眼目的情慾，基督徒能容忍這些破壞信仰的世俗價值在我們的教會中干擾嗎？進而讓「愛世界」勝過「愛基督」，期望教會青年要背起十字架而不是背起名牌包，走苦路而非走流行大道，或許這樣的論點已不是一個被現代長老教會青年視為「正常」的價值，因為那些抗爭、那些逼迫成為傳說中的故事，這些在新世代成長的長老教會青年們，他們低參與度與低公共意識的現象，說明他們是一群失去熱情的基督徒。

解嚴的社會，原本是青年們可以投入社會改造實現公義理念的環境，為何所看到聽到都是相反的，長老教會的青年們比解嚴前還乖、還紳士，讓我開始有一個疑問，上一代的人背十字架般地在與威權國民黨對抗，這一代的人卻不再是有這樣反省意識？他們不背十字架的原因是什麼？

##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公義」的主題與「公共意識」，也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目前所面對信仰環境的張力與挑戰，改革宗基督教是「入世」的信仰，它不同於舊教的傳統；若來審視長老教會在現有的信仰環境裡所呈現的現象，因著目前的長老教會生態已經過於「世俗化」，有一部份的傳道人只想成為不得罪人的傳道人，這樣能傳講上帝的話嗎？長老教會對於「公義問題」呈現出疲軟的狀態，但是一個「不得罪人」的傳道人也可能就是放任「罪人」與「罪行」，這種態度絕不是一位傳道人應該有的態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這座島上的歷史，可以說是「移民與信仰相遇的歷史」，以一個長老教會的信徒可以觀看著上帝的作為，在這數百年來是如何的存在、進展並顯現於「移民社會」的當下，我們仍然身處於另一個移民社會裡，因為還有正向中國移動的經濟族群，也有正向我們移入的外籍配偶們，但是，台灣這個移民社會，原本就是接納所有來此尋求生存機會的人；從中國明朝時期開始，這一批又一批的漢人移民經歷了荷蘭、西班牙、明鄭、清國、日本、國民黨等等的外來政權統治，身為這些移民的後裔，清楚的知道在這些統治階級的有形無形壓迫下只有妥協，因此，欠缺一種主體性的思考。

在公元 2000 年的總統大選後所產生的政黨輪替，換由民進黨執政，這段時間有一個建立「台灣意識」為國家主體的機會，但是，因為沒能好好掌握到這樣的一個機會，以致於在 2008 年後再取得執政權的國民黨又將整個台灣社會的主體性推向一個危機地帶（親中路線），因此，在 2000-2007 年這段期間內所做的努力都是非常可惜的；另外，長期以來，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其他信仰團體

之間也有不同的神學立場的產生，若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勇於對抗執政者的信仰歷程，卻被批評為「台獨」、「政治傾向」的教派，但是，反問一句：基督的愛本意就是有「公共性」的，不是嗎？而這「公共性」往往是舊約公義主題的延伸。

所以，以一個研究的角度，不禁要問：「如果基督的教導不是看過、聽過就算了，那末，基督未完成的工作是什麼？」我想在這一篇文章中，來整理過去所發生的，那些存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宣教歷史裡，幾個重要代表性階段所發生的衝突與事件（包含它在其中的主張），也兼論這些過程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更深入的反省教會的本質及福音的真義究竟是什麼？做為未來在服事上的南鍼，以免誤解了福音而將基督的愛淪落！

所以，長老教會應該將基督的愛引申而推向公共的領域，首先，應該來看看現今的教會成員（尤其是青年族群），對於這些重要的信仰礎石，他們的反應是什麼？充塞於現有的信仰環境裡，個人的看見最基本的應該是「身份認同」的問題，在長老教會這樣的信仰環境，共識隨著社會的進展而愈難成形，例如，有時輪到講道的服事，牧師也會叮嚀說：「不要講台灣獨立的問題，我們自己心裡知道就好，因為教會中也分成藍、綠意識型態的對立，只要不講政治立場，大家都會是一團和氣。」那麼，試問有需要隱蔽自己的信仰立場嗎？是不是也不要提起會比較和平呢？這就是一個所謂的現代教會嗎？我覺得今天我們同時做為一個信仰者與一個傳道人，應該要看的是，我們有沒有行在上帝的話語之中，以及我們所傳的是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是公義的公共參與？公共是不是公義的現代註解呢？

當基督徒面對到信仰與世界的衝突時，看這些信仰教導的共同性，是指向一個讓弱勢者抬頭，以及讓那些驕傲的上位者願意悔改來參與公義的實踐；從新舊約聖經的作者一直闡述到初代教父，走過漫長的「君權神授」再到路德揮舞的教改大旗，以及近代的田立克、巴特、潘霍華的神學立場，更近的還有侯活士、莫特曼，他們認為上帝國就是「公義的國」，若是教會故意自外於這清楚且明顯的範疇，我們能睜眼不看、啞口不言、雙手下垂嗎？傳道者能夠將身為一個傳道人自絕於這公義之聲的呼召，而撇棄這參與公義，進而不建立一個「公共意識」的信仰環境嗎？以實際的非宗教背景的研究而論，例如：在台灣方面的研究結果指出：對於台灣的公民社會觀察方面來評估，最具備影響力的行為者，分別有四個單位：慈濟、長老教會、農漁會、消費者基金會。<sup>1</sup>該研究對於長老教會這個信仰團體的說明是：長老教會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背景，並與當前的政府（民進黨）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因此可將其歸屬於最具影響力的行為者。<sup>2</sup>

如果一個專業客觀的研究是具備這樣的看見，在影響力的現況上與個人的觀察有極類似之處。所以，我個人希望藉此研究「長老會青年對公共社會參與之現象」，來追求一個更整全的基督教信仰之反省與解釋，個人認同鄭仰恩教授在（直

---

1 林德昌，《台灣公民社會指標之研究》，（台北：行政院青輔會，2007），28。

2 林德昌，《台灣公民社會指標之研究》，29。



到公義與和平相互擁抱)一文中的起始引文處的說法，鄭老師清楚的將整全信仰指出是「公義與和平必需兼顧」，才能對於改革宗傳統所認同的公義社會完全實踐出來；如果，一個信仰團體不建立在「公共的社會」這樣的概念下，不讓「公義」發聲，這絕對是一種沒有盼望的宗教，是假的基督信仰。

因此，個人的研究要從現在的長老教會的團體中，找出本研究的主題所能採訪到的青年信徒們，包括他們的信仰經歷是歸屬於「解嚴前」或「解嚴後」的成長世代，以便產生一個分析他們身處時代所使用的觀點，以及對於現今正在教會中的學青或是年輕的社青，他們的「公共意識」究竟是什麼？是否已經不存在成爲一個爲「他者」而活、而委身的信念；如果還存在著，但只是轉爲其他的行動或想法，這裡面的緣由爲何？如果已不存在，失去的原因又是什麼？

### 第三節 研究假設

個人的研究假設是：解嚴後的社會仍是未完成的公共社會，青年們行動力不足的現象，其原因是否和「解嚴」的未竟全功是有關的。

研究者個人本身是曾參與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地方教會的服事，在經過這些參與多項事工的服事過程，也經由觀察與整理，確實是看到青年們不再熱心、熱情地、投入公共社會的參與行動，在近年來所呈現的狀況是：教會的青年團契活動變成了一些輕鬆的、娛樂性的活動來取代，原本一個信仰者應該要對於真理的渴望與欣慕已經不復見，因此，研究者個人對於此現象的發生原因的說明是：「青年們對於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是不在乎的，原因是這一個解嚴過程，是有瑕疵的。」，台灣社會透過解嚴這樣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並未在一個現代公民意識的造就上，有任何的大突破，所以個人進一步假設的問題意識是「未竟的解嚴，以致有冷感的教會青年。」，因爲真實所呈現的是「教會青年們公共意識持續的低迷並且未因社會開放而大放大鳴，相反的是悄然無聲，繼續在進行他們有快樂有愛的聚會」，這樣的現象就是讓我個人以「無解的嚴」來做比喻，更爲清楚讓我看到的是：

「解嚴並未完成台灣社會的公義需求！這是一個只有空殼沒有實質的未完成式解嚴。」

因此，個人的看見是在這一批從 18 歲到 35 歲左右的「長老會青年」，他們在於解嚴後的自由社會裡，並未依照聖經裡公義的原則來挺身而出做一個有見證的上帝國公民，對應於基督徒的信仰觀點中，可以見到諸多論及公義的舊約經文，「公義的彰顯」是上帝攝理世界的重點，因爲基督徒所需要做的是將上帝在真實世界的拯救做出「行動」來！這樣的一種解釋來對應「解嚴」這整件事情的意義而言，是桎梏既除的現代台灣社會，並未造成長老會青年對於公共社會更加的關注，反倒成爲另外一個冷感、冷淡的社會意識的，青年們不再背起十字架！他們學習到的不是基督爲世界而死，他們跟門徒一起逃走了，門徒們逃走時還知道驚惶，解嚴後世代的青年卻很大方，因爲他們不知道，一個基督徒的無知可能

正是成爲他人信仰路上的絆腳石，不知道是可以改變，不參與也是可以激勵，我個人期待在這一個論文的寫作過程中，能夠在自己的內省與對於外在世界的真實中，找到其平衡的力量，但願個人在論文中的歸納整理能夠成爲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益的意見。

####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研究者所採用的方法爲文獻閱讀與田野調查兩者並行的方式，因爲個人覺得重要的是：只有文獻或是只有調查數據，都不能夠以偏概全的來說明目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發生的實際現象。以本論文而言，可分成三個部份來說明其方法，第一個部份是論文論及台灣的宣教歷史、戒嚴到解嚴的轉變過程、長老教會在公共社會參與的消長等等，第二個部份是個人對於調查資料的分析以及神學反思。問卷調查部份，研究者從台灣的十間長老教會進行問卷調查的採樣，涵蓋了南北部、都會、城鄉交界、都市原住民教會等。第三個部份是問卷調查以及對於特定的研究學者、記者、牧師、長執、平信徒的訪談內容之比對，

由於此份論文要探討的問題是現在長老教會青年的現狀，所以研究方法也比其他單純以文獻閱讀或是質性研究的方式來的繁複，所以對於研究方法的步驟是先以相關文獻的研讀，加上田野調查法的訪談法以及對於長老教會的都會型教會、城鄉交界型教會、都市原住民教會等幾種不同牧養型態的教會來進行問卷調查，此一方法可以避免整體意見集中偏向於單一社經背景，失去其客觀性，希望這個綜合式的研究方式，可以重新對長老教會近二十年來，長期地在台灣本土的宣教禾場上所遭遇到的挑戰提供一個新方向的思考，特別是在資料的採集及分析上，所碰到的一些現象，其中的困難與解決，有無其應對的方法。當每一次面對到不同的資料，甚至是採樣上所造成小缺失的意外（例如：不合格問卷調查中的一些令人感到興趣的反映）往往讓研究者本人除了文獻的觀點以外，也能夠有第一手的調查以及採訪來做爲輔助，一個神學人必須透過這種終身的研究生活，可以更爲認識上帝，因爲基督徒一定要投身於「認識人、認識上帝」的學習裡面，由於研究者個人利用此機會在統計及分析上的學習，對於未來的教會事工開展，相信是有所裨益。

#### 第五節 關鍵字義（彙）：公義、公共、戒嚴、解嚴。

在基督信仰生根 140 多年的台灣，其歷史之精彩及特殊，可堪爲整座世界歷史櫥窗中令人注目的主題，其中與我們長老教會距離最近的深刻交集，就是發生在 1949 年中國國民黨政府逃避中國共產黨的追擊而倉促躲避到台灣來，並且在其以軍事爲後盾下進行的高壓統治，很不幸的台灣人民就成爲了這個異常時空背景下的犧牲者，在這樣特別的時間場域下，所應該先釐清與認識到基督信仰中最珍貴的部份，即爲「公義」的主題，另外，則是因應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公民」意識，再者即爲本論文所要討論的主題「解嚴後長老會青年對公共社會參與之現象」中的關鍵詞彙：「戒嚴」、「解嚴」。

## (1) 公義：

此字在舊約聖經中的原文為 **רָצוּן** (tsedeq)，英文聖經的數種版本皆為 Righteousness，“tsedeq”的原文解釋有幾種意思分別如下：名詞上的正義 (righteousness)，副詞上是正的 (just)，還有公道 (justice) 的意思，合乎道德 (righteous) 或是正道 (righteous)，理直氣壯 (righteously)，此外，還有代表權利 (right) 與合適 (right)。舊約聖經創世紀中，在 15 章 4 節：「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算為他的義了」，其中在後段部份的 NRSV 版本為 “The Lord reckon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tsedeq”是上帝所以為的義；詩篇 85 篇 10 節：「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所說的義也是說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will kiss each other”，聖經中較早的文本約伯記 37 章 23 節所說：「論到全能者，我們不能測度，祂有大能力，有公平和大義，必不苦待人。」約伯用公義來稱頌全能者。我們從這些字的字義裡，可以得知上帝所看重的「公義」，雖然有幾個不同的解釋，但是確是同一個意思，那就是上帝的公義是超越道德的價值，而做為基督徒信仰至高的指導原則。

## (2) 公共：

根據《社會學辭典》的解釋，「公共 (Public)」這一個字的解釋有三種意思，分別是公開、公共、公眾；其含義是指一個社會的組成份子能夠自由的參加政治活動，並從事討論活動的個人所組成的總體。與大多數前工業化社會相比，公共領域的擴展是一個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在一個前工業化社會中，參與公共生活和公共討論往往受到法律控制，以及技術與文化態度的限制，只限於某一種階級，阿蒙和李巴 (Almond and Verba) 的說法：前工業化社會中的政治文化 (Political Cultures)，主要是服從型文化 (Subject Cultures)，而不是參與型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s)。<sup>3</sup>

鄭仰恩教授在其專文〈公共宗教與公民社會〉中，以十七世紀時瑞士、荷蘭、英、法、新大陸 (美) 等地所出現一群，帶著積極入世思想及革命行動的這一批加爾文派 (Calvinists) 的聖徒們 (Saints)，他們以倫理的激進主義為外在，並以加爾式的靈性傳統來涉入「公共政治」<sup>4</sup>，在其影響之下，北美的基督徒們深信「社會參與」是基督徒的天職，這樣以公共的美德、紀律與責任感來取代「私領域」的傳統觀念。1970 年代的台灣，處於長期荒謬的戒嚴令下，社會從來沒有真正公開而客觀的公共輿論，自然地無法型塑健全的公共領域。「公共」的另外一個意義，也是一個重視作好步入「公民社會」、放棄「私領域」前的重要準備工作與觀念。

3 David Jary、Julia Jary，《社會學辭典》，周業謙、周光淦譯，(台北：貓頭鷹，2005)，548。

4 鄭仰恩等著，《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追求公義承擔苦難》，(台北：蔡瑞月舞蹈社，2012)，61。

### (3) 戒嚴：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制定完成「中華民國憲法」之後不久，國共鬥爭愈加激烈，為因應內戰之急迫性，國府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公布「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凍結憲法，以非常時期的措施達到動員戡亂的目的。<sup>5</sup>其時為國共戰爭時期，腐敗的國民黨欲以此行政法來控制轄下人民；由於「戒嚴法」的存在，台灣的法制結構基本上是一個「軍事政府」的結構，戒嚴法製成爲「軍事統治」的合法依據。這種疑慮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因為對付台灣人民的戒嚴法是來自十九世紀西方統治權的觀念，基本上屬於軍事管轄的型態。<sup>6</sup>而此戒嚴法並不是第一次頒佈使用，事實上，中華民國史上曾經公布三次戒嚴法，分別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戒嚴法」、國民政府於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伐公佈的「戒嚴條例」和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訓政時期重新公佈的「戒嚴法」。其中影響台灣及於戰後戒嚴歷史的，爲民國二十三年所公布者。<sup>7</sup>台灣人民成爲一個國共戰爭的犧牲品。薩孟武在其所著之《政治學》中對於「戒嚴」的解釋如下：「戒嚴（*Etat de siege*）是謂國家在戰爭狀態或遭遇非常災變，爲維持國境治安，乃於全國或特定地區，施以兵力戒備。宣告戒嚴之時，可以發生兩種結果：一是民政機關的職權移歸於軍政機關行使，二是人民的自由權力需受相當限制。」<sup>8</sup>

### (4) 解嚴

依照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所頒布的解嚴令宣告：「台灣地區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嚴」。<sup>9</sup>但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立即地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以因應解嚴後的情況。早於民國七十四年，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蔣經國已經開始思考解嚴，次年三月交付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研讀相關政策，而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通過。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七日時的總統蔣經國約見華盛頓郵報公司董事長葛蘭姆（*Ms. Katharine Graham*）等外籍記者的會談中，正式宣布台灣地區即將解嚴。<sup>10</sup>這人類歷史中絕無僅有的長達三十八年的荒謬法令，即進入歷史！此一舉動的原由是整個世界走向「轉型正義」的普世趨勢與人民的要求，蔣經國乃在其風燭殘年之際向民意的所望順勢而行。

5 薛月順等著，《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台北：國史館，2000），3。

6 薛月順等著，《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389。

7 薛月順等著，《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3。

8 薩孟武，《政治學》，（台北：三民，2006），428。

9 薛月順等著，《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497。

10 薛月順等著，《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431。

從十七世紀的荷領時期開始，改革宗基督新教就開始進入台灣的南部的西拉雅族人中進行宣教，但是隨著荷蘭被鄭成功驅逐，而鄭氏的東寧王朝又對基督教趕盡殺絕，整個宣教工作便無法再往前推進與持續，直到 140 多年前，在南台灣的馬雅各牧師與在北台灣的馬偕牧師重開啓了宣教的大門，身為宣教師的他們對於宣教的熱情與動力，既走過也留下痕跡，不斷呼召本地的傳道人走上宣教的十字架道路；個人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就是在這樣充滿挑戰性的宣教處境底下，走過了三個重要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長老會開始在台灣宣教、建立教會，一直到甲午日清戰爭結束並簽下馬關條約為止。第二個階段是從日人治台一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的居民與軍人、軍眷離開台灣，且將台灣以託管的方式移交給國民黨政府為止。第三個時期是從民國三十四年開始，一直到今天為止，前段為恐怖統治的戒嚴時期，後段為解嚴時期，也因此接續到當下的現實時空，走來是驚奇連連但也令人椎心泣血，這是一段值得基督徒做投入式反省的時間，這是台灣社會的黑暗期，它與清朝統治下的台灣或是外國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皆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它是這麼地靠近我們，卻像是民智未開的古代獨裁與恐怖統治，其間的張力問題值得所有的信仰者做深入的反思。

### 第一節 第一時期：重啓宣教之火的公義問題

西元一八六〇年左右，因為天津條約的開港通商要求，打狗與基隆開始開埠通商。英國長老會的宣教師曾來到台灣訪查宣教的可能性，經過他們向其本國的海外宣道會建議，將台灣列入新的宣教區。<sup>11</sup>宣教師馬雅各開啓了宣教的大門，他在西元一八六五年來到台灣，正式開始工作。就宣教工作而言，因為是與不平等條約一起在同一個時空處境下發生，宣教師亦受其本國的政治保護，教會有困難亦求助於本國領事。<sup>12</sup>原本這是福音的工作，本地人將信徒一併視為帝國主義的附庸者，對於他們有莫大的敵視行為；但是宣教師們依然熱情地奉獻其精力與時間，例如：宣教士們在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等工作上有頗為重大的貢獻<sup>13</sup>。此期間有許多在宣教工作與商業買賣上的衝突發生，遂發生莊清風的殉道事件，這是重啓宣基督教宣教行動後的重大教案，也是重新復刻了自使徒時代以來的無數殉道者的處境，此糾紛雖然經清國官方以和解方式收場，但馬雅各牧師的強韌意志卻勇往直前、再接再厲，在一八六九年於當時的台灣府城，總共有七名信徒受洗，也建立了南台灣傳教的中心。

大體而言，此時的時代仍處於新舊文化的交替時期，台灣既有因工業革命所支持的外籍宣教師與中國舊型社會的交會，成爲一個在信仰上的極佳拓展時期，雖然以人口的比例來看，當時的基督徒比例仍低之外，也反映了一個封建社會在面對基督教信仰時所顯示出的真實態勢。尤其在北台灣的馬偕牧師來台宣教之時，適逢台灣的產經中心北移的時間，大量的貿易在北部的淡水以驚人的速度成長，馬偕憑藉著他過人的毅力，在北部宣教的頭二十年，可以說是馬偕牧師他一

11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65），6。

12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9。

13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10。

人獨自負責。<sup>14</sup>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的第一位宣教師，他的日記中寫道：「…我奉命在愚昧頑固的異教徒中創立基督的教會，是多麼榮幸的事啊！…」<sup>15</sup>這一個奉主名差派到北台灣的宣教師就像他所說的，是以舊約那焚而不燬的荊棘為職志，建立了台灣最有果效的宣教，直到今日馬偕牧師所開拓出來的教會仍在淡水河以及基隆河等流域屹立，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當基督教與本地文化產生張力時，我們這些後輩神學人對於當時的這種大拓展時期的那些宣教師的行動力與毅力，絕對不是可以單以憧憬來形容，而是更要委身的跟隨！也因為舊社會為基礎的宣教禾場與西方文明的相對張力下，我們是否可以在這個衝突裡，看到基督教的真正價值？它是公義的真正礎石，但是，我們也要反省在清領期的台灣，是一個未啓蒙的時代，「公義」的價值思考以及「公共社會」而言，台灣人民可以實際參與的程度是幾乎看不到！

## 第二節 第二時期：日本統治的公義問題

西元一八九四年日清甲午戰爭爆發，清國戰敗允諾割讓台灣予日本，而簽訂馬關條約，在接收初期的兵荒馬亂中，台南的仕紳請託巴克禮與宋忠堅兩位牧師前往覲見日軍的最高統帥乃木將軍，他們這兩位傳道人冒著生命危險，完成「和平使者」的任務<sup>16</sup>，使得台南避免了一次流血的兵禍，及至時局安定後，台灣的宣教就進入另一個新的時期，因為在台灣的新政府是日本人，同樣地，他們對於基督教這一個信仰團體與日本本土所帶來的傳統宗教在整個社會上的相容問題，在二次大戰之前並未形成高度的張力，及至日本與美國開戰後，基督教也像是如同任何與美國有關的事物一般，遭到日本政府的反彈與壓制，尤其在大戰末期，基督徒被迫參拜神社，但以整體的基督教史來看，這實在不是一件新鮮的事件。

論及此時期的公義問題，可以看到長老教會在盲人教育事工的付出上有落實信仰理想的作為，個人認為在《台灣基督教史》中：甘為霖牧師亦在其至日本渡假之時，親訪樺山紀資男爵（曾任台灣首任總督），切望他援助台灣盲人教育工作。過了不久新派任的兒玉總督即下命令在台南開創官方設立的盲人學校，並且派令在長老會中學任教的日本教師—基督徒秋山為盲人學校首任校長，以後該校的學生可以自由地參加教會禮拜。<sup>17</sup>西元一九一五年起，兼收啞生。這說明了標榜數千年文明的「中華文化」，對於像這樣一個弱勢者的議題的政策，竟然比不過一個西化才幾十年的日本，但是，日人治台的中期，仍然發生許多的反抗運動，例如：於玉井發生的噍吧年事件，也是一個台灣史上重大的反抗事件，基督徒亦有多人在這一次日本政府鎮壓行動中被犧牲，其餘被捕的教友，共有 22 人（其中只有 3 人被釋放）。1930 年時的霧社事件，又是一件令全世界震驚的反抗運動，彼時的福音宣教工作礙於日本政府的政策，並不能早些進入原住民的區域。讓我們在這樣子的血腥衝突中看到福音使者的缺席，不像日軍進入台南之前，有巴克禮、宋忠堅等牧師願意冒著生命的危險來疏通雙方的彼此的疑竇及心結，而免除

14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38。

15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42。

16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76。

17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110。

更多的殺戮！

進入二十世紀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外國宣教師不斷地努力之下，它逐漸成長並且開始了自立與自治的模式，最顯著的一個事實是「台北長老中會」的成立，觀察在面對清領時期，宣教者是以一個殖民者的優越感進入我們的生活，福音的傳入造成了文化上面的衝突，甚至造成了集體仇外的情緒，也因而有一些不理性攻擊事件的產生。到了這一個階段，可以看見這來自於西方社會的組織方式，以理性、結構進行教會組織的建立，加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社會，其安定性較清國統治為高。此時教會對於社會公義的參與高並願意委身來對於這些非基督徒來行出基督的愛，但是也有對於「公共社會」懷抱熱情的青年們，因著在高壓的統治下更為顯現信仰的價值。

### 第三節 第三時期：國民黨統治台灣的階段的公義問題

長老教會與統治者之間，在這個時期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張力，原本翹首企盼國民黨政府的接收統治，台灣人可以自此在同文同種的內外條件下，有一個合乎公義的生活環境，卻因為國民政府的腐敗，而再次激發了長老會信徒的反抗，因為當時社會所呈現出的不公不義，我們最為熟悉的，也就是在民國 36 年的「二二八事件」，一舉曝露了國民黨政權對於台灣人民地位真正的看法，當時的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同意的狀況下行使了這舉世唾棄的暴力事件，以及接連而來的國民黨匆促敗逃至台灣，為了國民黨政權自我信心的不足，而施行的「白色恐怖」，造成數以萬計的失蹤人口，及莫須有的政治冤獄，比起鐵幕毫不遜色的黑名單措施，以及大大小小的抗爭活動，讓人在這一段荒謬的歷史中，結合了基督宗教的殉道情操與這個蠻橫的軍事政權之間長達數十年的對立。這個階段可以說是尤甚於數百年歷史的黑暗，其不合理之理由非常清楚，已然進入文明的時代卻發生最原始的野蠻暴力。

羅光喜牧師認為：「在 70 年代中，因著其代表被逐出聯合國，中華民國受到國際社會的否定，連帶使得台灣成了亞細亞孤兒。於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通過最高議會的議決開始發表宣言，走上街頭，表達關心國是、關心台灣人權、以及期待台灣成為新而獨立國家。....」<sup>18</sup>500 年前的教改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曾在其著作中表達，在成為上帝邀請人民進入基督的社會之工具性角色上，教會的角色比政府的角色重要得多。<sup>19</sup>究竟人在進入上帝公義的一種先決條件是什麼？進入上帝的公義也就是進入了基督所教導的上帝國，因為在此階段（1970 年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為反對國民黨政府他們的「反攻大陸」等天方夜譚式的催眠口號，國際社會又對當時自稱代表中華民國的蔣介石政府排擠，此時的長老教會乃真正地以信仰的力量來重新思考教會對於台灣土地的社會責任；因著當時的政府認為「普世教協（WCC）」是容共團體，所以政府要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WCC）一案，讓不少教會人士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霸道與獨裁，並發現要全部教會一起認真思考「誰是主」、「教會為誰存在」

18 羅光喜，〈加爾文論教會與政府〉，《加爾文與今日教會》，鄭仰恩編，（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2012），291。

19 羅光喜，〈加爾文論教會與政府〉，《加爾文與今日教會》，294。



等信仰問題，釐清教會的立場。<sup>20</sup>1970年代的台灣，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大會，接著邦交國逐一斷交殆盡，連關係最密切的美國也在1978年宣布斷交，台灣變成國際孤立的狀況，當時反對黨尚未形成，人民唯有透過教會為發聲管道，對國際社會來發聲。<sup>21</sup>

此時的長老教會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及建議〉一文，建議政府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1971年12月29日)。這份原本由國內跨教派團體所共擬的聲明，到發表前突然各教派都不簽署，最後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單獨提出。<sup>22</sup>此份聲明文件，揭開了長老教會與國民黨在檯面上的對抗。1975年，長老教會再度發表〈我們的呼籲〉，內容分為兩部份，一是向政府的建議，一是向教會的呼籲。<sup>23</sup>包括維護人的信仰自由、教會與政府間的互信、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利社等等，以及對於教會內部要堅守立場，要發揚誠實公義精神，關心社會公義與世界問題等等……。在此兩份宣言間，長老教會受到情治機關的逼迫與壓力，但可以看到愈是在這樣的大壓力底下，長老教會的這些屬靈領袖們，卻不惜付上自己的生命、自由為代價。1977年，台灣長老教會擔心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所可能引起台灣遭到中國併吞的危險問題，向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以及全世界教會發表〈人權宣言〉，此宣言提出了台灣前途自決的主張，「新而獨立」的字眼大大的觸犯當時的政治禁忌，成為社會大眾認識長老教會的鮮明印象；李筱峰教授的看法是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引起執政當局以及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相當大的疑慮，反駁及攻擊的文字相繼而來<sup>24</sup>。他又說：由於長老會人多勢眾、歷史悠久，所以執政當局並沒有進一步的政治懲罰。我個人認為台灣社會最主要的高壓力量是蔣介石以及他的附庸者，因此在蔣撒手人寰後的國民黨暫時未對長老教會採取政治懲罰的行動，是一種暫時性的，因為美麗島事件後，也連帶的讓當時玉山神學院的院長高俊明牧師捲入與國民黨政權的對抗糾葛中。

的確，在這一個階段內，高俊明牧師可以稱為是指標性的代表人物，因為在國民黨政府畏懼國際壓力的狀況下，沒有逮捕當時的總幹事高俊明牧師，到了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後，高牧師因為協助施明德逃亡而捲入「藏匿要犯」的罪名，因此案而坐牢的還有他的助理施瑞雲、林文珍等人，國民黨因為「普世教協(WCC)」、〈人權宣言〉等前因，而對高牧師進行拘捕的動作，此一事件可謂是長老教會設教台灣以來的最大衝擊，但是海內外的聲援、關切非常熱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這種不畏強權的公義形象，促成更多的民眾認識了國民黨政權的不義，這種把監獄當成修道院的勇氣，自有後世之史家給予公正的評價。

緊接著的歷史即連結到國民黨政府的恐怖行動，先有林義雄宅血案、陳文成博士枉死案（此兩大案迄今未破案），還有諸多的不義之行，將台灣本地的反抗運動推向高峰，民進黨的成形亦是在「美麗島事件」後，突破了國民黨的高壓的統治，當時，為此事件而坐監的政治受難者成為本土反對運動的發聲者，甚至成

20 鄭仰恩等，《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追求公義承擔苦難》，20。

21 鄭仰恩等，《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追求公義承擔苦難》，20。

22 鄭仰恩等，《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追求公義承擔苦難》，20。

23 鄭仰恩等，《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追求公義承擔苦難》，21。

24 李筱峯，《台灣，我的選擇》，（台北：玉山社，1995），112頁。



爲了第一位本土總統的陳水扁都是在當時踏入政界；這樣風起雲湧的轉型正義與1980年代襲捲全球的風潮不約而同地走到了歷史的匯集點。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才宣布解嚴，而這以恐怖統治台灣的蔣氏父子，他倆數十年來也在官邸內的私人教堂敬拜上帝，讓人不知他們是一種無言的懺悔或是軟弱的繼續掩飾上帝的公義，在今日看來蔣氏父子這一種敬拜是非常地諷刺。

長老教會在這一段歷史之中表現的勇氣與其對於上帝公義的擇善固執，贏得全世界基督徒的注目，繼蔣經國爲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先生，他本人亦是長老教會信徒，在其主政的前期善用上帝所賜的智慧與台灣人民一起推翻威權舊體制，在修憲、外交、尤其在與對岸中國的關係上的交手，李登輝常有著令人大感意外的「李氏風格」，這也算是一種處在世界中的信徒智慧；因爲蔣經國的死亡，李登輝的崛起，在野黨民進黨的形成，在解嚴後的社會裡，形成一種新的互動，然而，有時是非常後現代式的呈現出解嚴後的社會現象，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讓我個人在成爲基督徒的道路上有著更多的反思，原本對於社會的不公義有所期待變革的人，爲什麼他們沒有成爲一個基督徒呢？主耶穌基督的「上帝國」運動，是既公義也公共的訴求，成爲長老教會在1970-1980中期這將近二十年時間中的信仰座標，但在這樣的進程之中，也是從戒嚴年代一直走向解嚴年代的過程裡，長老教會從一個「本土化」的信仰團體，逐漸變成了「世俗化」的信仰團體，在這樣的過程中，長老教會失去了原本對於社會、公義、土地等等的關懷，因此，個人認爲可以從這一個進路去看這二十多年以來的解嚴社會，畢竟，這是最爲關鍵的分水嶺。

### 第三章 從戒嚴到解嚴過程，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公共社會的參與

#### 第一節 戒嚴與解嚴

這五個字「戒嚴與解嚴」，一共在福爾摩莎台灣跨越了達 38 年之久，更創下人類史上的世界紀錄。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宣布「台灣地區」實施戒嚴，在此戒嚴期間，人的基本自由被剝奪，包括人民的集會、言論、結社、出版、講學、遷徙、出國等各項基本人權皆受到嚴格管制，台灣人被迫必需在高壓統治下過生活，還因為國民黨恐怖統治而在恐懼之中生活，連基本生命安全的權力都遭受威脅。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當時的總統蔣經國才宣布解嚴。

國民黨一直不願意放棄「戒嚴法」乃因其為施行統治而延用此法，而非面對共黨的因應之道，蔣經國說：「除非他們（中國）放棄共產主義，回歸中國的傳統，否則不會有真正的改變。世界歷史無可抗拒的潮流將導致共產主義的失敗，以及光復大陸的最後成功。」他又說「總有一天我們會與我們的人民團圓」。<sup>25</sup>二次大戰結束，蔣政權違反舊金山合約非法占領台灣，施行恐怖戒嚴統治長達數十年，這些亦是自稱為基督子民的統治者的時空錯置，讓他們誤以為對岸中國人民正在等待他們的拯救，這種對於台灣人民的欺騙是上一個世紀裡所造成的大謬誤之一。聖經裡對於人與人的關係，在基督的教導中，基督曾這樣教導祂的學生，要愛人如己、愛鄰舍。蔣氏父子都標榜自己是基督徒，為何在台灣施行戒嚴與恐怖統治呢？這樣戕害人性並且污曠上帝美名的基督徒，他們是基督徒嗎？這段令人不寒而慄的統治，是否成為了長老教會勇於站在社會前面來發聲的原因呢？

關於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施行的不良統治所引起的種種惡行，在今日看來這些抗議行動的後期，是由長老教會這個信仰團體以良心、理性的宣言來回應，這也是說明了加爾文思想的影響，在五百年後竟然成為信仰團體勇於挺身而出的遠因，「戒嚴」一事長達數十年，長老教會所提出的三大宣言，其實是依照聖經倫理而行的一種神學態度，以學者包衡的論點而言，關於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是否擁有兩套不同的倫理觀，對此，他持反對的態度<sup>26</sup>，戒嚴本身就是一種「反上帝的方式」，包衡認為有一件事情是應該恆久不變的，就是「合法的政府必須常常反映上帝給人類生活的旨意」<sup>27</sup>，這在今日的基督教信仰之中，基督徒們可以想想西元紀年的前三個世紀，基督徒所面臨到的壓迫和戒嚴的處境，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是單一個政治問題，而是一個信仰的考驗。

解嚴的到來，使得教會也面對到新的課題，縱使長老教會信徒宛若經過了那四十年的曠野，這樣的一種莫大的變化裡，似乎在鼓勵長老教會信徒應該再更盡責地去尋求一種跟苦難台灣社會重建的關係，但似有一種突然煞車或是突然停止久病的疼痛，以致長老會信徒必須不斷要自我提醒「基督徒的身份」，而這並非是一種自我安慰的復原，而應更整全地去實踐，以身為一個信仰團體或是個人的良知，來面對接下來所應繼續承擔的責任！

25 薛月順等著，《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439。

26 趙崇明等著，《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基道，2005），8。

27 趙崇明等著，《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9。

## 第二節 與台灣社會一起承擔苦難的信仰團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歷史的互動、交織顯明其獨特性，而此特色使得長老教會不同於其他基督教宗派在台灣的發展，就如同有許多的學者也曾經指出台灣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少有的，這種少有就是：台灣的多數住民一直以來都在面對少數人所持有武力為後盾的高壓統治，我們甚至可以明白地指出：這一個壓力到今天還未完全的解決，著名的科學家李遠哲也贊同並發表過相同的看法，<sup>28</sup>個人覺得台灣一直是在面對外來的政治壓力下，而向前與向上來成長，這樣的社會條件，在基督徒的身上又應該如何來忍耐與承擔呢？我們在前段已經有討論到基督徒在面對歷史上的統治集團時，每一個階段都顯示出基督徒的智慧與勇氣，若以清法戰爭後的賠償問題來看，馬偕牧師以其對於國際條約的知識爭取暴徒攻擊教會的賠償。在日人治台的階段後期，基督教面臨了政府的打壓，忍辱負重地一步步的承擔這些人為的行為暴力。

但我們要注意一點，就是在這些時間點上，長老教會中有許多外籍宣教士參與了本地教會的建造工作，最靠近解嚴前的一段時期，為長老教會與政府關係最緊張的時刻，我們看到了本地教會領袖所展現的勇氣，它的意義不只是承擔，更是一種華美的宣教果實。從前外籍宣教士替台灣基督徒做的，如今，長老教會的牧者自己願意冒生命之危亡挺身於社會之前！所以，個人認為從戒嚴到解嚴，雖然教會整體的批判強度不若從前，但已然過渡到另一個新的時期，而長老教會在「解嚴」之前的教會領袖們，也使用了政治抗爭的方式以及宣言語彙來試圖解決教會對於不公不義時空環境的承擔責任，這讓人看到了長老教會的另外一種成長，此現象問題可以約翰·百尼德（John . C. Bennett）所論說的來作為適切的註解：「最近基督徒的思想，和過去教會一般的態度上，有一種最大的差別，即是現代的基督徒，對於社會的責任有新的認識，他們覺得對於現行的社會制度，覺得非有澈底的評判不可，因此形成了有組織的運動，往往採取政治的方式，來改革社會的機構，以便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正義和友愛。<sup>29</sup>」因此，個人覺得與台灣社會苦難一起承擔的長老教會，是最現代化的一種公民行動。

## 第三節 改革宗信仰裡的公義與和平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這麼說：「人類在歷史上只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人類從歷史上沒有學習到任何的教訓。」一向被不公義對待的我們，在面對向我們信仰湧來的現實壓力時，過去的歷史還是沒有辦法讓我們學會一個小小的覺悟嗎？每當在服事的教會中，看到對於現有的政治環境裡，藍、綠不同的對立立場，似乎搬到教堂裡來，雙邊已經陷入不理性的攻防中，一個神學的學習者，不是站在兩邊的任何一邊，而是站在上帝這一邊來思考，鄭仰恩教授在〈直到公義與和平相互擁抱〉一文中的起始引文中，就清楚的將整全信仰指出是公義與和平必需兼顧，才能對於改革宗傳統所認同的「公義社會」完全實踐出來；為什麼要落實這樣的傳統呢？基督徒們要做一個以「改革信念」的信仰團體，其傳道人或是平信

28 鄭仰恩等著，《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追求公義承擔苦難》，53。

29 約翰·百尼德，《基督徒的公民責任》，（台南：人光，1984），7。

徒真正來參與上帝的團契，還是要假冒自己是一個改革宗信徒呢？事實上，當長老教會成爲是一個反對者時，也同時可以進行自我批判：改革宗的想法一定對嗎？基督徒要先回到聖經的立場來看，有人會以爲，基督在回答法利賽人的話「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是一種準則，其實未必是如同在字面的解釋上，聖經裡面的話固然是一種真理的呈現，但是這樣的文本對於現代基督徒的啓示是主基督對祂所處時代的言語抵制，主不喜歡凱撒嗎？如果以一個猶太人的身份，答案應該是確定的，因爲凱撒也同樣的以高壓統治來對付他時代的那些不順從他的人，什麼是歸上帝的呢？公義和平是，愛也是，一個改革宗的信仰者而言，他應該清楚地分辨公義和平的整全性要如何放置在信仰環境裡。

當長老教會說「台灣的歷史」，常說是「受苦的歷史」，這段受苦何時結束呢？以色列人在被擄巴比倫時，應該比台灣人還要舒坦些，中國來的統治階層，說他們跟我們同文同種，用的手段卻超過了對待蠻族的方式，台灣人生活的悲哀始於「台灣人不認識自己的悲哀」，今日論及這樣的訴求，或許是讓人產生時空錯置的感覺，我想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連我們今天島內的意見都無法整合，整個政府無綱無紀，能說這「被囚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嗎？身爲一個信仰群體的一份子，我個人不禁是要提問：「教會是否要做些什麼呢？」基督會因爲我們所做的得到榮耀嗎？鄭仰恩教授的專文中談到：「台灣的社會病了」不只是以先知之言的呼籲，也是眾人皆知又深感無奈的事實。台灣社會仍未建立一個和平且公義的社會次序！<sup>30</sup>然而，基督徒甘心是一個和平公義教會的旁觀者嗎？基督建立了人與上帝之間的復合，地上的教會應該怎麼去做才能回應這個建立教會的呼召？

---

30 鄭仰恩，《直到公義與和平相互擁抱》，（演講，玉山神學院：花蓮，10月3日2003年），7。

## 第四章 公共社會的神學意涵是什麼

### 第一節 公義彰顯是進入公共社會的必要條件

基督徒在做為基督教信仰團體的一份子，在進行與社會對話的實境中，基督徒們是否能夠在基督信仰的認知中，將上帝看為公義的部份，先做一個限訂範圍的思考與佐證。「公義」在前面的關鍵字義解釋裡，已經有對於字義的初步解釋，若是可以更深入來看聖經中對於公義的彰顯之道，在經文文本上呈現出有幾種不同的面向，它們指向同一個要求，那就是「公義」作為一種行動或是一種概念，可以訂出一個比較接近的標準。羅光喜牧師的論述中，對於「義」所做的討論，他認為是「地上的天國倫理」，這一個目標，是施洗約翰傳揚的主題，也是基督傳揚的主題，同時也是耶穌基督要門徒所宣揚的信息。<sup>31</sup>若是看馬太福音裡面施洗約翰事工所要呈現出的重點，在馬太福音 3 章 2 節：「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這裡的意涵有兩個，一個是為什麼悔改？以及悔改後會發生什麼？當時的施洗約翰向法利賽人發出尖銳的先知性呼籲，是因為進入天國的要求，是與悔改的心相稱，悔改所改變的是讓人趨向公義的「行為」或是「行動」，不是嗎？當人們要回應上帝的公義時，必要悔改自己的行為向上帝祈求祂的憐憫，因為想進入這樣的改變，人也確實被這樣的呼籲所呼召，而走上公義的道路，鄭仰恩教授認為在公義的關係裡才有平安，「公義」本身是一個「關係性」的概念<sup>32</sup>，那麼，試問公義是否是平安的必要條件呢？我個人覺得這答案是不容置疑的，這種關係的整全是改革宗信徒所追求的和平境界，聖經上面所說的是悔改與傳揚公義的概念。

「公義被傳揚」與「毀壞公義者的悔改」，是上帝透過先知對於一個不合公義世界的呼籲，公義社會必須先要被建立，才能有其公共性，在此時此際來觀看，長老教會信徒走過的路徑，就是因為「不公義」，所以台灣的基督徒們才會無法接近「公共社會」的理想。當回頭來看基督對於門徒的叮嚀，當這一個信仰價值進入到西方社會的政治裡，隨著啓蒙的覺醒，那一個整全的公共性變成一種習慣與對他者（others）的責任，我們今天透過這樣信仰的學習在等待天國之際，也期待我們能夠使用基督教的力量，讓此刻即為永生，有那永久性地平安在此，這是目前長老教會體制下面對下個世代的一大的課題。

### 第二節 公共社會是信仰團體的倫理共識

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斯塔克豪思（Stack House）教授認為：

「當我們把公共一詞跟神學聯繫起來，會產生三種含意，第一、一部份的基督教倫理必須觸及公眾事物。第二、公共中談論神學倫理是合理的，換言之，這樣的倫理不只適用於基督徒，而是由非信徒以有意義的方式，加以公共的討論，並能夠改變人們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第

<sup>31</sup>羅光喜，《地上的天國倫理：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台北：永望，1994），186。

<sup>32</sup>鄭仰恩，《直到公義與和平相互擁抱》，2。

三、趨於論及生活的公共領域，如組織、家庭、商業、醫療、媒體、藝術、體育等的共同方式和對待外人的態度，以及影響整個社會結構。」

<sup>33</sup>神學家的兩大責任是形成「共同生活的精神」與「共同生活的道德結構」，這是神學在面對公共社會時，必須深入思考倫理背後的深層因素，斯塔克豪思斷言：「所有嚴肅的倫理最後就是神學倫理。<sup>34</sup>」這種「公共社會」的指向是擁有終極性的，也就是說「公共社會」是「上帝與人」以及「人與人」的真實理解。他也同樣強烈的表示，一種未觸及公共議題的神學是無用的<sup>35</sup>。這種無用的神學，不跟信仰者真正的內在價值產生連結。

他又指出：神學所論及的並不獨獨是私人的。個體可以忠誠於上帝、真理和正義的理想。但是，形而上學的道德的理念、基本的世界觀、完備的意識型態——所有含有關於神聖或上天或值得偉大尊重的觀念，並不是嚴格保留在個人內心的事情<sup>36</sup>。特雷西曾主張神學面臨的危機問題，不只有「世俗化」，還包括了日益嚴重的「私人化」，我們的教會不就正在面對這樣的挑戰嗎？齊克果所看到的群眾式的盲從，而走向個體式的信仰內在，其意正是為找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是進入一種迴避。而是以躍入式的覺醒，來進行其信心與信仰告白。同樣的，一個信仰者的歷程是藉由對於錯誤的統治者的反抗，路德、齊克果、潘霍華等等這些反抗者，同時也是真正能夠代表信仰群體的先知型人物，當一個願意投身在公共領域的信仰團體在其所主張的信念之中，來彰顯上帝主權，其實，正是信仰脫離私有化再度回復到耶穌基督的教導中，尋求彼此間力量的合一，當羅馬教皇綁架教會的時候，路德與他們對抗；當丹麥國家教會控制基督教信仰時，齊克果以高妙的諷刺來維護基督教的尊嚴；當希特勒挾制教會時，更有潘霍華、巴特這種挺身而出的勇敢信徒；這不正是公共性的最好詮釋嗎？

這些神學家們有對於真正個人公共性的自省，也有喚醒團體公共性的呼聲，因此，我們不應輕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前輩們在當年未解嚴時，投入公共事物或是公共社會的行動，他們以自己為信仰團體的一份子所堅持的訴求，是關於「公共社會」的核心價值，也是聖經（神話語）的標準。

### 第三節 宗教價值如何在公共領域呈現

教會不應該只限制自己在做為一個宗教團體，教會應該在悔改與裝備的體認中走進社會的公共領域之中。根據神學家莫特曼的看法：「基督教神學的主題，就使它成為一種公共的神學，它涉及社會的公共事務。它在對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麼是神的王國的普遍關懷。<sup>37</sup>」以基督教的神學主題而言，不

<sup>33</sup> 謝志斌，《公共神學與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倫理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08），12。

<sup>34</sup> 謝志斌，《公共神學與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倫理研究》，13。

<sup>35</sup> 謝志斌，《公共神學與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倫理研究》，15。

<sup>36</sup> 謝志斌，《公共神學與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倫理研究》，18。

<sup>37</sup> 江丕盛、楊思言、梁媛媛主編，《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23。

只是對於個人信仰的啓發，我們看到了除了四福音所記錄的基督教導之外，我們也從保羅的神學裡看見了，對於一個信仰團體的牧養，不只是一對一的牧養，例如：保羅書信對於他所關切的各地的初代信徒們，也同樣是一種團體性的關懷(其實這信仰團體本身也就是一種公共領域)，也就是說在保羅書信中教牧的重點也是團體性的，會友與會友之間也形成了公共領域。但是，如果把這樣的公共領域只放在教會的場域，就顯其狹窄，因為從舊約一直連貫到新約的神學主題裡，常被提起的就是一種團體性的悔改，團體性的得救，當我們進入這樣的公共領域之中，我們更要注重到我們身為一個信仰團體的價值，在於我們所投入的是對於公眾事物的關懷。神學家莫特曼的看法，可為一個好的解答：「神學失去其公眾關聯性，就失去基督教神學。相反的，沒有基督教神學的定位就沒有公眾的關聯性。」<sup>38</sup>

個人認為這樣的論點跟改革宗的立場是很接近的，也說明基督教的神學並不是在個人靈性上的成功或是基督予人不虞匱乏的物質或是世俗基督教語言上所說的「恩膏」、「充滿」，個人認為這不是基督教的真正成就，因為這其中並沒有「公義的價值」，因為基督祂傳的並不是一個人會因為有信仰而如何有作為或是收穫！因為天父的旨意「在地若在天」，就是宗教價值的真正表達。但是，身為一個東方社會的信仰者而言，因著在特殊的時空環境下，產生的受限在於面對傳統價值的政治思考下，對於「公」的概念是非常含糊的！

東方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的確容易對於「公」的模式產生混淆，很令人困惑的是東方社會裡所定義的「公」，是不等同於西方社會那個公共(Public)的定義；「公」在東方社會是將「公」納入統治階層權利架構的一環，所以東方社會對於因「公」產生的事物容易陷入舊有的窠臼之中。可見我們對於「公共領域」這樣的概念其實是缺乏啓蒙的，當一個現代社會沒有辦法以公開、公正、公平來處理公眾事物，就有一種古代封建社會王權至上的思考進路，來處理我們在面對公民生活時的態度，這種是來自傳統性格所產生的自以為是，「因為知識階層認為他們本身就是傳承，護衛價值的責任擔當者，亦認為自己對於社會、政治的良窳有責任……這種以道之擔當者自居的意識，使他們在處理現代社會問題時，不自覺地出現代表人民的意識。」<sup>39</sup>，這也就是這些附於統治階層知識份子們，他們的傳統觀點常常成為摧毀公共領域的因素之所在，我想這問題除了是傳統之外，也可以說是橫跨歷史的問題。因為，在每一個世代的基督徒每當遇見這樣問題時，總會造成許多的張力，這是我們所熟悉的且一再地重演。

尤其，今天的台灣仍舊要面對來自於中國的歷史性壓迫，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生活教育裡，那一股「私我化」的價值觀，是身為基督徒在面對公共領域問題的障礙，因此一定要清除這些加諸於公共社會的私我化，我個人覺得這是基督教在面對東方社會統治階層的歷史接觸裡的重大課題。在傳統的思考架構下一向會將問題陷入「文化不同」的思考模式裡，認為那是東西雙方文化不同所導致的，甚至是基督教與異教徒的信仰不同所產生的。其實不然，基督宗教沒有辦法在東方社會得到全面性的成功，不是因這個需要跨越的文化藩籬過高或是過大，而是

38 江丕盛、楊思言、梁媛媛編，《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對話》，24。

39 李麗薰主編，《邁向公與義的社會：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久經營的主張(下)》，27。

東方文化中，統治者將國家與人民「私我化」，意即統治階層對於所有公共的意見是無法採納，以致未能有「公共意識」、「公共事務」或者任何與公共有相關的概念得以產生，所以在統治者面前，形成一批附和者和一批反對者與一批默然的接受者。有時附和者與默然接受者也成為統治者的幫兇，而統治者對於異議者所採取的暴力，甚至有更泯滅人性的作法，剝奪人從上帝創造中所得到的生命。這也就是基督徒應該挺身而出的時刻，以非暴力的方式向破壞上帝主權的獨裁者發出正義的呼聲，在最黑暗的時刻得以見到真光。

當走過那段「戒嚴」的歲月，可以清楚的發現，當我們的信仰團體在壓迫裡繼續成長，當我們的弟兄姊妹在冤獄、苦牢時仍喜樂地讚美上帝，「公共領域」是我們所據理力爭的，不是為了公或私，也不是為了東和西，乃是為了「人」這個上帝的創造物，這就是一種真正的關聯或是關懷。

#### 第四節 公民社會的開放性理想

公共社會的一般性意涵，是一種非常西方的解釋，誠然，在社會學上所定義的「公共社會」，是一個完全西式的公共社會理想、或是以西方的模式運作的一種社會型態，若以這樣的認知方式移植到台灣來，真的是一種理想的實踐嗎？

因為，我們必須考慮：台灣社會與西方社會在本質上、條件上是不同的，學者范雲認為西方民主普遍被認為是已發展出「成熟的權利意識」、「個人主義」、「公民文化」，以上論及這些的文化模式，在台灣並不被認為是自然擁有的，因為我們的民主體制仍是初生的<sup>40</sup>。在這樣的前提下，如何進行對話？我個人認為首要的是在公義的思考下，將公民社會的理念進行推動，在這個民主體質仍嫌薄弱的土地上，公民社會是經常遭到挑戰；范雲的研究指出：「公元 2000 年，台灣經歷了首次的政黨輪替，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候選人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其後的這一段時間，陳水扁總統是第一位經常使用『公民社會』這個詞彙的政治人物，他的選舉口號『第三條路』，就公開標舉了公民社會的概念。並且用之指涉志工精神<sup>41</sup>」，今天來看在當時的這一個清楚的訴求，結束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五十年的戒嚴統治的獨裁意識形態的，不只是在 1990 年以來的全球性轉型正義的風潮，而是民眾以選票來決定了他們覺得公義、公正的社會型態，並且不再以自私冷漠的心態來對應社會的現實。

前立法委員陳忠信認為在團結工聯後的東歐、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美麗島事件後的台灣，這些地方都是處在各種不同程度的列寧式統治下，市民社會的概念「明確表達了那些為爭取自由空間的人們的希望」。<sup>42</sup>另外，當代政治思想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論點適足以表達：「在推翻這些權力結構的時機看來還十分紛茫的時候，『市民社會』表達了自下而上創建獨立的而不是受國家督導之社會生活方式的綱領」<sup>43</sup>。可以察覺與看見解嚴之後這些開放式、自由式的

40 王宏仁等，《跨戒》，23。

41 王宏仁等，《跨戒》，26。

42 李麗薰主編，《邁向公與義的社會：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久經營的主張(下)》，19。

43 李麗薰主編，《邁向公與義的社會：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久經營的主張(下)》，20。



思考，推翻了以往獨裁專制所控制的「公共領域」，反而呈現出市民主義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開放性理想的「公共領域」是必須在信仰者與非信仰者所一起努力抗爭得來的，它將我們社會的進化推向一個具備了公共性格理想的「公民社會」，此時的 Civil society 真正地看到了「公民社會」的曙光。

「公民社會」在一個具備公共性格的起始點上，能夠在公共領域動員成員的自由意志。張世雄教授的看法是：

「在近代市民社會的發展中，自利心與利他心的結合，事實上是奠基於基督教傳統演變（從羅馬天主教對信仰和善工的混合，經過新教改革對信仰和慈善的嚴苛區隔，再到十八世紀新的宗教致力於對個人心中神性和情感能力的開發）的過程中，再隨著啟蒙運動世俗化理性的人道主義的發展，從而在宗教力量式微中瓦解和各自分殊。」<sup>44</sup>

以改革宗的觀點來看一個現代世界從「公共社會」的理念到成爲一個「公民社會」的理想，這數百年來由改革宗基督徒所發展出來與呈現出的入世思想，成爲一個信仰者並秉持著宗教良心與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之間不斷的對話，且也有積極的政治參與，我個人想對於本地的長老會信徒而言，這一個進行路線是一種經啟蒙而與我們信仰團體互動，一同經過更深度的內化過程；鄭仰恩教授認爲這種由新興的市民經濟（由非農奴的工匠與商人階級所組織而成的），是推動與影響現代社會的真正力量，也與十八世紀的新科學在發展上有著彼此相互影響的關係，除了影響了亞當斯密提出像「國富論」的這種新的學說，像有「社會學之父」的佛格森（Adam Ferguson）所說的：「做爲一個社會動物，人民必須對公共事物投入並貢獻」，我想這種具備了公共性的「公民社會」理想，是一種向著廣大社會開放的、向普世教會呼召的理想，這也是做爲一個基督徒在「上帝國」的等待中所刻不容緩的行動。

## 第五節 上帝國公民

上帝國（kingdom of God）的定義就是人可以捨棄自我中心的個人意識，從而進入一個以公義爲本、以公共社會爲藍圖理想，及以公民社會參與爲其理念的人間天國。我們向弱勢者傳福音，向不公義者抗爭所爲的並非是我們一己的理念，舊約聖經中的詩人以「慈愛忠信彼此相迎；正義和平互相擁抱。人的忠信從地上發出；上帝的公義從天上顯現（詩 85:10-11）。」這是舊約時期的公義觀，在一個上帝掌權的穹宇之內，以自然景物的比喻來顯明這非常的美感，這種感情是人對於上帝創造世界的參與；因此，身處於另一個不以公義爲前提的上帝國，是荒誕且不成立的一個上帝國。約伯記中比勒達所提出的問題是「上帝豈能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伯 8:3）」？顯示古代希伯來人已經對於「上帝的公義」的看重。「上帝的公義」就是一個和平國度的解釋，接近和平以及接近公義的本身並不是要我們做一個不檢驗公義的子民。主耶穌基督傳道的過程裡，也同樣講到上帝國的邀請，並斥責那些文士，教導什麼才是律法上最重要的事，「你

44 李麗薰主編，《邁向公與義的社會：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久經營的主張(下)》，96 頁。

們這假冒偽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太 23:23）。法利賽人所重視的律法是人間的國度所用的，但是上帝國的律法是直指人心中深處的原始人性，這一個要求不是一般人所能去同意的，即使是基督徒，我們也不敢保證每個人都會有公義的概念。彌迦書裡面所說的：行公義、好憐憫與存謙卑的心，是上帝最愛的祭！

一個人進入上帝的呼召，意指他將要進入上帝的國度，那一個國度的神學意義並非是一個有身份證明的國度以及一個所能夠以人的經驗去描繪的；那一個國度必須是能夠讓上帝公義施行的國度，也是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現實世界中所堅持的價值觀，因為必須要先有為上帝國公民的思考，才能夠有一個改變現實世界的動能來源。人愛上帝，人才能夠愛人，我想一個願意愛人的人必定也是一個有著悲憫與公義觀的現代公民；一群有此體會的公民，才能夠構建人間的「公民社會」，有公民社會的認知也自然能夠關心「公共領域」，投身「公共事務」，成爲一個整全的「公共教會」。當然，「公義」無疑是出發點。這開始的民主起步，便如同梁啟超在一百年多前，他觀察了中國社會對於國家的概念，一直是被統治者家族所把持的，例如他說：「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sup>45</sup>。」他這是一種對於中國傳統的批判。他們所知的天下，並非是一個具備公共性的社會，這樣的認知說明了爲什麼在台灣一地，凡是與「公共」兩字有關的各種議題，皆是令人慘不忍睹的現實。

---

45 李筱峯，《台灣，我的選擇》，166。

## 第五章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公共社會落實的情形及檢討

### 第一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公共社會

因為「公共社會」實在是基督信仰的彰顯，1970年代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呈現的「為公義發聲的形象」已不復見，最大的原因是當時的壓迫力量已隨著時空的轉換而暫時隱匿，個人覺得它並未消失但不被明顯看見，其因可以說是「轉型正義」並未獲得解決與更完善的處理，時至今日，整個台灣社會有一種原地打轉的現象，為什麼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公共社會一直存在一股類似於「使命感」的熱情呢？在前文有討論過關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宣教過程所面對的「公義問題」，個人認為在現代社會而言，長老教會不僅是要回顧，而且更要有其前瞻性的作為，尤其在進入公元 2000 年後，因著陳水扁先生當選台灣總統之後，台灣的人民以為台灣社會可以進入真正的民主，很可惜這事是一種想像，政治上的暫時現象不是真正的「公共社會」領域的全民參與，公共社會正如上帝國一樣，是像許多的神學前輩所論及的已到來(already)但是又是未完成(not yet)的狀態，在本地亦然如此。

因此，這些關於公共社會的論點，離基督徒的理想都仍舊有一段距離存在，回顧長老教會的宣教歷史時，學者王成勉教授指出一件事可以供作我們對於教會涉入公共領域的思考，「在 1986 年時，清國因割讓台灣，劉永福等率軍抵抗日軍，惟在進攻台南時，當時抗日軍隊已逃走。當時情況不明，是由長榮中學校長余饒理（George Ede）前去安平了解，然後告知巴克禮（Thomas Barclay）與宋忠堅（Duncan）兩位傳教士，由他們接受台南地方人士的委託，向日軍輸誠。此段傳教士通報平安的書簡被保存下來……<sup>46</sup>。」王成勉教授認為這一段資料在顯示清末傳教士介入中國政治，並引發的社會衝突是跟在台灣的傳教士所涉入的事件是大不相同。我個人認為這就是教會對於「公共社會」參與的歷史舉證，一場兵災因為上帝僕人的奔走與斡旋而能夠免除。回返到長老教會現今的宣教景況來看，所看到的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確跟那些把門關起來，不問民生疾苦，作禮拜感謝上帝使他們成功的靈恩派教會大不相同，在對於公共事務的概念上，出發點也是完全不同的。然而，長老教會信徒必須作更為深入的思考，就如同我個人在前文所討論過的，「公共社會」的參與是現代社會的指標，基督徒群體必須要進入之外，也要邀請他者一起來進入「上帝與人」的團契，更重要的是團體生活中，「基督徒與基督」的團契！

基督的團契是否為公共社會的同義呢？首先，可以從聖經上面的記載來討論，基督所教導的門徒應該遵守那一些生活的準則呢？若是單從這些問題的公共社會的意涵來進行討論，路加福音第 10 章中的律法師問基督的「要怎樣才能夠得永生？」基督回答是：「愛鄰舍。」接著，基督講了「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顯然，對於一個需要幫助的陌生人伸出援手是不是一個具備「公共社會」參與的行動呢？今日來看，這是否是一個文明開化社會的基督徒的「公民素養」呢？當我們看到我們的信仰前輩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們），在高俊明牧師的回憶錄中所記載的，對於該不該參與「人權宣言」的發表，長老教會的內部仍然不

46 林治平主編，《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論文集》，（台北：宇宙光，1998），254。

是百分百的同意。<sup>47</sup>外在世界對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看法，往往是基督徒不應該涉入政治，連其他的基督教宗派都有對於此事的非議，這不只是有對錯的問題，這些歷史上面的不同看法與作法自有後代歷史的批判。但是，對於那些不願意默然接受國民黨高壓統治的基督徒而言，這其中的意義，在已經解嚴 20 多年後的今天，可以來做一個更為深入的反省；基督本身的「十字架救贖」，若是以神學的觀點來看，不正是向那些有盼望的基督徒開放祂的憐憫與包容，在痛苦中忍耐的台灣基督徒不正是回應了宗教改革時的抗爭，「惟獨恩典」與「因信稱義」、反對的不正是教皇的控制嗎？難道，基督徒們真的能夠置「公共」於事外嗎？

不僅不能置之不顧，還要委身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空下，參與上帝在基督身上所要啓示我們的救贖定義。並且參與祂神聖的團契，這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民主，所以，個人肯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這衝突年代裡的信仰行動。

## 第二節 解嚴後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987 年 7 月 15 日由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宣佈解嚴，這段悲慘的歷史共持續了 38 年又 56 天之久，這也是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久的戒嚴。長老教會參與也經歷了複雜的時空背景所帶來的許多公共社會議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公共社會參與情形隨著原本高壓景況的消失亦見式微，這 20 多年來，成爲一個在教勢上往下滑落的信仰團體，雖然教勢的漲落不是查驗信仰首要的目標，但是反映在信仰群體中的是長老教會會友們對於公民意識的參與度下降；這樣的一種參與度的改變，著實也影響了長老教會整體的成長。在今日看來，雖然還有許多外在的其他因素的衝擊，但那股對人、對不公義世界服事的心志，不單是「焚而不燬」時代的告終。長老教會有必要在這些挑戰裡，更加地精煉自我。

卡爾·巴特在他的著作裡這麼說：「因爲上帝自己變成人身，人爲萬物的尺度，人既能夠，而且應該爲人服務，甚至在某種環境之下，要爲人犧牲。」<sup>48</sup>這種爲人犧牲的覺悟，今天不可因爲著時代的轉變而失去，而應成爲一種新的行動，當基督徒們觀察到自己危機的同時，也可以有更清楚的呼召；地上教會的真正形體乃是「基督身體」及基督的「公義與愛」之訴求的實現，不是自絕於社會現狀之外，而是從這樣的消長裡，重新再燃起宣教的熱誠，繼續燃燒對於世界受苦所有上帝子民的愛，參與公共社會的承擔。

解嚴之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發表的宣言或是呼籲的文件，可以從長老教會對於「公共社會」參與度逐年的改變，變成逐代的低迷；可以來回顧在解嚴初期的 1987 年，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所提出的「教會關切解嚴後朝野衝突情勢之呼籲」中以哥林多前書的經文：「如今長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對於向「朝野及全國同胞的緊急呼籲，共同建立互信、互愛的基礎，促進民主、自由及仁愛公義之實現。」<sup>49</sup>在 1988 年發生了「520 農民事件」，

47 胡慧玲，《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台北：望春風，2001），256。

48 約翰·百尼德，《基督徒的公民責任》，35。

49 徐信得，《總會社會關懷文獻》，（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資料中心，1998），51。

這一繼「228事件」之後最大的流血衝突事件，此時，因為許多參與者被軍警收押而遭到刑求逼供等泯滅人權的對待，總會的呼籲中特別以耶米哀歌的經文：

「天賦的人權被蹂躪，上主必關懷。」來關切此一事件中的無辜農民們，並向當時有意再恢復「戒嚴」的國民黨政府發出呼籲，其中值得深思的是，長老教會總會所提出的主張裡，有著「恢復戒嚴正如嗜食嗎啡……斷喪國家前途<sup>50</sup>。」這其中有一種類似神學上所稱的「逆思（paradox）」的現象，因為從這些文件裡，看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對於台灣社會的愛與責任的表露，長老教會並未往後退，卻更為積極的向前，並且入世地與統治者對話，每一個重要的宣言都與整個時代的脈動緊密相扣。在1989年的中國「天安門事件」，長老教會總會對於「以武力鎮壓學運、濫殺、濫捕無辜民眾的暴虐行為，感到悲慟憤慨並予以最嚴厲的譴責。」<sup>51</sup>這些與時代一起走過的關切與悲憫，很清楚地讓我們看到信仰前輩迴護真理的勇氣與承擔。

從這些呼籲的文件裡，看見信仰的實踐，每隔一個世代，人們也看到了不獨獨在政治面發聲，像1992年的「反核宣言」，1992年「原住民條款」，1995年抗議中國飛彈封鎖，還有關懷王幸男、羅益世等人的呼籲，人們可以看到長老教會對於整個時代議題的「公共」參與，因為這些參與正是彰顯信仰的行動。隨著解嚴的來到並且經過，現在整體社會對於「公共」的參與，已經不再是那一個高壓政治下的處境，今日的長老會信徒所做所為已經不能夠跟昔日的長老教會相提並論！因為，長老教會在墮落。是因為在解嚴的過程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失去了它的「先知性」角色！

### 第三節 今日信仰處境中的「公共社會」

學者貴鈞利·鮑姆（Gregory Baum）在回應對於「基督教共同體中的神學任務」這個信仰處境時，他說：「對我來說，只有當教會的眾先知、大膽的思想家、革新者從傳統的中心發言時，教會似乎才能成為政治和文化改變的代理。他們重新解釋必須在人們的宗教經驗中得到證實。」<sup>52</sup>，基督教信仰在每一個時代中，有其亙古恆新的定義，身為神學人的我們都必須堅持與嚴守自己在於信仰處境裡的責任。誠然，今日的基督徒必不受限於他們是否是改革宗傳統，或是其他小派傳統的身份，長老教會能夠有一個共識是必須在「公共社會」的認知上，讓教會內部的基督教信仰回到正確的位置上來，也就是說能夠與當代社會有一個對話的基準或是平台，然而，今日在長老教會信仰處境裡所欠缺的正是這一個理性的溝通渠道，一部份的基督徒只愛自己個人的得救、靈修、禱告，他們掩面不看自己生命的週遭那些受苦的人和不公不義的事。

斯塔克豪斯教授所言：「有些人認為宗教與公共生活無關，而只是關乎私人的需要、願望和情感；另一個相關的觀點是，認為教會必須只是談論宗教和神學事情的場所，所有公共論爭和討論必須是純粹世俗的。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錯

50 徐信得，《總會社會關懷文獻》，53。

51 徐信得，《總會社會關懷文獻》，58。

52 保羅·尼特，《全球責任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 2007），73。

的。」<sup>53</sup>我個人認為今日在神學研究的領域上，一個神學人跟世界不應該是完全沒有距離，但也不可以分離，意味著一個神學人或是一位傳道人，他不能夠自絕於這個罪惡的世界之外，他對於這樣一個敗壞的世界，他亦有拯救的義務，這樣的一種義務型態，是一種以「犧牲」為前提的服事觀。斯塔克豪斯又說：「有些人想把宗教與社會、制度生活分開。他們想使宗教成為純粹私人的、個人的信仰，保留在內心，使其不具有社會、倫理或組織型式。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sup>54</sup>今日世界對於基督徒的信仰挑戰之大乃是前所未有，大到從環保的問題、核能電力的存廢，切身到人造人的問題，小到個人隱私以及因著科技所帶來的倫理問題。斯塔克豪斯所指出的正是基督徒在今日的信仰處境裡所要面對的，正如他所說的：「嚴肅的宗教必須處理人的關係與人與神聖的關係。」<sup>55</sup>基督教信仰所帶來的是一種完備的世界觀，此世界觀適用於每個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倫理表達。

今日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必須要重新地思考與反省，在過去與國民黨周旋的時期，那一股投入「公共社會」的熱心態度，長老教會今天確實是走到一個重新整理步伐的關鍵點；今日長老教會所面對的信仰處境已然失去了 70 年代的理想特質，儘管長老教會被其他教派或是非信徒劃入「政治傾向鮮明」的一個基督教宗派，但長老教會本身應該不隨波逐流的去與這個世界假裝和好並僅求自己生活上的享受，上帝的國不只是獨享的、寧靜的、平安與充滿愛的，更有公義的面向，也需要更有對於「公共社會」的異象才是。長老教會亦不能拿聖經來當作裝飾品，應該接續信仰前輩的社會關懷情操，就像在馬太福音中所說的：「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在上帝的國尚未到來之際，改革宗的美好傳承不正是催促基督徒高舉基督的名，向世界發出公義的呼籲與正確的行動嗎？但是，長老教會可以來繼續探討一個長久以來處於長老教會的信仰中間的對照觀點，那就是非長老會的其他教派如何來看待長老教會與國民黨當局統治者之間的張力問題！

#### 第四節 屬靈與公義之爭

對於「公共事務」與「公義訴求」的全然參與是否有可能引發在信仰上的另外一種危機呢？在思考上，從歷來神學家的論述上已經多有不同的觀點，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堅持的是源於加爾文的改革宗神學傳統，在悠久的傳統下，發展成超過 1400 所會堂以及擁有許多的大型教會事業體。在台灣的宣教工作上，在 1970 年代以來，因為與國民黨政府的摩擦，而有其濃烈鮮明的反抗形象。研究長老會的學者宋光宇，他曾在其著作中表示：「長老教會一直奉歐美的加爾文教義為正統信仰，並以此為準則來激烈的批判它所面對的台灣社會及文化，形成了這個教會始終不能與台灣社會及其文化相調和的現象。」<sup>56</sup>這是由一個宋光宇所提出的論點，但是他所說的不調和都是站在一個中產階級的觀點中來看，長老教會會眾奉獻心力所建立的教會不是照著這樣簡單的論述而形成它特有的一種「現實感」。但在此處境下，我個人彷彿看到一個被扭曲的「長老教會」形象是透過粗糙與幼稚的理解所形成的觀察報告。例如：中國的學者所研究的台灣教會史會

53 謝品然等著，《上帝與公共生活：神學的公共視域》，（香港：研道社，2009），24。

54 謝品然等著，《上帝與公共生活：神學的公共視域》，31。

55 謝品然等著，《上帝與公共生活：神學的公共視域》，31。

56 宋光宇，《宗教與社會》，（台北：東大 1995），194。

有這樣的敘述：「總的來看，長老會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活動，固然是堅持加爾文思想的結果。但他們有意和無意將“民主”和“民粹”，“人權”和“主權”混淆…」<sup>57</sup>在一種泛政治的批判中，誤解了長老教會的牧者們，身為肩負好牧者的公義理想與公共社會的關懷；在近 20 年來，我們也發現到其他的教派在與長老教會的政治立場上有著極大的分歧！在這樣不同的思考裡，是否明顯存在著兩個不同的神學立場呢？

究竟基督徒的屬靈生命是個人的？或者是屬社會公義的？難道堅持改革與向世界採取入世的悲憫情懷就不屬靈嗎？這是值得思考的事。香港的溫偉耀教授的研究認為：「從信仰的立場出發，澈底的社會公義必須以基督和靈修學為依歸。對於基督徒來說，這基本的信念很自然、也無庸置疑<sup>58</sup>。」天主教知名的靈修神學家盧雲的看法是：「那些把解放神學只視為一種階級鬥爭的神學理論—為貧窮人爭取權利及抗拒欺壓者權勢—完全忽略了這奮鬥的核心。耶穌就是那個核心。」<sup>59</sup>透過這樣的看法，我個人在對於其他教派認為長老教會對於執政當局的抗議行動有一個不一樣的亮光，基督徒當行的是把那些被壓迫者從高壓的統治者手中解放，基督對世人的愛就是解放的唯一力量；也因此基督徒也要再次更為深入的思考，一個基督徒不就是背十字架並且繼續地為主來作工？現在在這樣的信仰處境裡，整個台灣在解嚴後的忙亂中，面對泡沫股市、經濟的波動干擾，我們當是以這樣的磨難來當成屬靈的操練，並且這樣的爭戰是在尋求基督之「愛」（agape），而非自絕世界於教堂的圍牆之外。

## 第五節 長老教會青年的公共社會參與現狀

經過了 1950 年代的倍加運動，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教堂數，在數年內成長一倍，從 233 間堂會數加增至 466 間，其後的發展讓我們觀察到幾個現象，我個人覺得很明顯的就是在於加增部份大部份是原住民教會的人數，漢人教會則是有限，因為這近 10 年來的親自參與服事同工，也看到了青年們在公共社會實際參與的低迷現象；或許個人的解讀加上資料的顯示，所推論出來的是：長老會青年他們的關注力已經轉移，信仰團體內所重視的社會公共性不再是青年們的生活重心等等，研究者本身為何會將對於公共社會參與之現狀列入整體研究的重心，及至在之後的採訪及調查問卷之統計中，均將政治方面之議題認定「公共社會」之參與指標，乃是為在現代台灣社會中所顯明之現象，再做更為深入之思考，對於青年的認知是有無必要與政治的關懷有一定程度之關聯？知名學者漢娜·鄂蘭曾經表示面對「公共領域」中應該強調的是「公共性」、「彰顯表現」乃為政治之原初意義。政治不是特別指向「政治家」的作為。而是指一般人對於在其生活世界中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必須透過實際之實踐產生與其他人的聯結。<sup>60</sup>

研究者本身的神學訓練是改革宗的傳統，所產生之終極關懷即如在學習過程

57 林金水，《台灣教會史》，（北京：九州，2007），262。

58 溫偉耀，《無能者的大能》，（香港：卓越，1991），60。

59 溫偉耀，《無能者的大能》，59。

60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台北：聯經，2002），73。

中的教導原則，如林鴻信教授所常提醒之「認識上帝認識人」，或是鄭仰恩教授所論說之：在社會(society)方面，加爾文所主張的是「共同正義(common justice)」的原則，依循此原理會建立出「在基督裡的人類社群」，包括人必須以公平對待人，並特別關照困苦與需要的人<sup>61</sup>。不關懷人的神學不是偉大的神學，同樣的不以上帝公義主權落實的神學思考，也只是一種學術象牙塔的自我安慰。因此，身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團體的一份子，也必須進入到關懷自身團體內部的真正問題。

看來，我們目前的信仰是非比尋常地脫離現實，要從這些有意「脫離現實」的長老會青年喚醒他們對於「在基督裡」的關懷心志，不是單以口號而是應該訴諸於行動。但是，現今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服事禾場而言，我個人從與青年的接觸中，發現到他們對於現代社會中的重要議題已經不較「解嚴前」的青年世代關心，在都會區域的某些長老教會的整體牧養方向，是朝向「去政治化」的方向在進行，在個人已經認同的學術訓練與教會環境的相互碰撞下，使得自己在這服事的過程裡，對於這些信仰團體服事現場的互動裡，常有疑慮發生在一個超過百年宣教歷史的教會中，例如：在我們問起為什麼沒有辦法走出教堂的大門，去看我們的鄰舍是誰？更別說有多少的宣教行動。

下一章開始，研究者將以田野調查的方式來進行與前文假設的比對，希望藉著訪談與問卷的對照，來檢驗本論文的研究假設是否成立。

---

61 鄭仰恩，〈加爾文的時代處境及重要生平記事〉，《加爾文與今日教會》，30。



## 第六章 問卷調查之設計與其結果分析

### 第一節 問卷調查之設計及調查對象分佈

研究者針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公共意識研究問卷調查」所設定的題目是以所屬教會、第幾代信徒、年齡、性別、學歷、月收入(學生免填)、有無固定聚會等當作是受調者的基本資料，因為本論文在對於受調查者的有一個基本的假設，是這一批受調查者的年齡的設定在 18-36 歲之間，因為論文中所要討論的是這一個變化過程的解釋，所以問題的設計包括他們的信仰、認知、經驗、意識形態等等。

問卷亦考慮到台灣南北的生活型態的差距，因此特別將調查對象的涵蓋面分成南部長老教會、北部長老教會（又分為都會、次都會）、都市原住民教會等，本次採樣調查的有效樣本為 136 份，無效的樣本因其年齡過低或是過高有 12 份。

北部教會：

台北中會：赤峰街教會(在籍人數 140 人，實際參與聚會 80 人，受訪 6 人)。

中山教會 (在籍人數 800 人，實際參與聚會 320 人，受訪 7 人)。

秀朗教會(在籍人數 200 人，實際參與聚會 140 人，受訪 8 人)、

淡水教會(在籍人數 800 人，實際參與聚會 400 人，受訪 15 人)。

鶯歌教會(在籍人數 500 人，實際參與聚會 190 人，受訪 10 人)。

七星中會：大安教會(在籍人數 800 人，實際參與聚會 320 人，受訪 9 人)。

錫安教會(在籍人數 220 人，實際參與聚會 180 人，受訪 13 人)。

第一教會(在籍人數 130 人，實際參與聚會 130 人，受訪 8 人)。

安樂教會(在籍人數 500 人，實際參與聚會 190 人，受訪 9 人)。

南部教會：

高雄中會：海埔教會(在籍人數 290 人，實際參與聚會 280 人，受訪 12 人)。

鹽埕教會：(在籍人數 1200 人，實際參與聚會 550 人，受訪 6 人)。

壽山中會：六合教會(在籍人數 450 人，實際參與聚會 200 人，受訪 13 人)。

原住民教會：

布農中會：新農教會(在籍人數 65 人，實際參與聚會 85 人，受訪 9 人)。

西美中會：榮桃教會(在籍人數 25 人，實際參與聚會 35 人，受訪 7 人)。

其餘個別原住民教會問卷 4 份，受訪 4 人。

以上資料來源：201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網站，並以電話再確認。另外，因百分比計算四捨五入的微量誤差，其對整體的資料呈現影響約 0.5%-1%上下。

## 第二節 「問卷調查」回收數據之統計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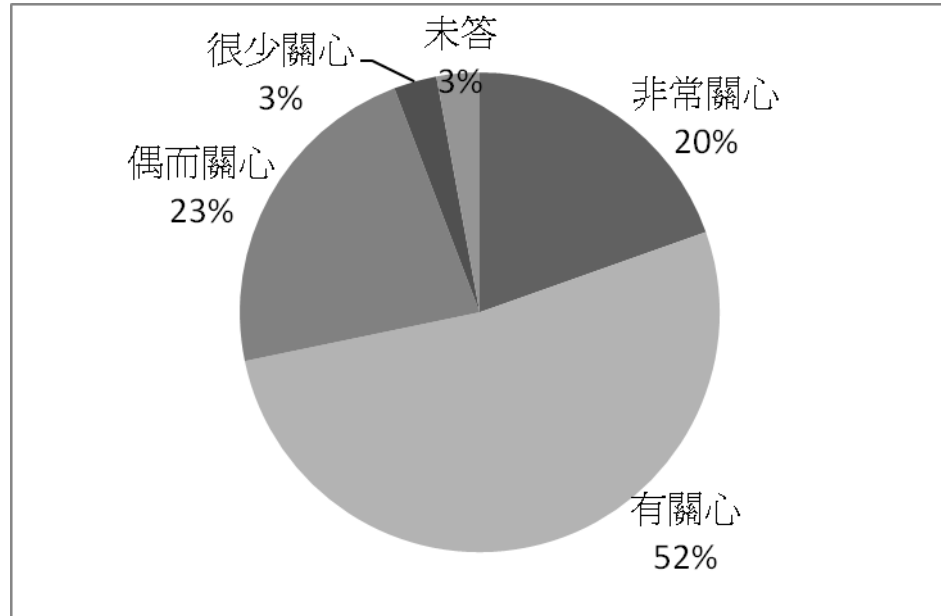
問題（1）.你覺得你的教會關心社會的動向及時事的程度是？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另有 12 份不合格問卷，全部受訪人數合計共 148 人，有效問卷人數為 136 人。
非常關心  男 8，女 8。 地區百分比 12%	非常關心  男 5，女 1。 地區百分比 4%	非常關心  男 2，女 3。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非常關心總數共計 27 位，分別是男 15 位，女 12 位。佔整體 20%。
有關心  男 15，女 30。 地區百分比 33%	有關心  男 9 位，女 11。 地區百分比 15%	有關心  男 2 位，女 5。 地區百分比 5%	回答有關心總數共計 72 位，分別是男 26 位，女 46 位。佔整體 53%。
偶而關心  男 12，女 8。 地區百分比 15%	偶而關心  男 4，女 1。 地區百分比 4%	偶而關心  男 4，女 2。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偶而關心總數共計 31 位，分別是男 20 位，女 11 位。佔整體百分之 23%。
很少關心  男 2，女 0 位。 地區百分比 1%	很少關心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很少關心  男 2 位，女 0 位。 地區百分比 1%	回答很少關心總數共計 4 位，分別是男 2 位，女 0 位。佔整體 3%。
非常不關心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非常不關心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非常不關心：  男 0 位，女 0 位。 地區百分比	回答非常不關心總數共計 0 位。

4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 3%			佔整體 3%。
-------------------	--	--	---------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教會關心社會的動向及時事嗎？



對於「關心社會的動向及時事」的程度上的這一個調查，在 136 份有效的問卷中，有兩人未答，回答為「非常關心」與「有關心」的人數經過相加有 99 人，這樣的一個比例，顯示出大約有 72% 的人，相信他們的教會有在關心「社會的動向及時事」，若是根據統計學上所使用的「大數定律<sup>62</sup>」來看，也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顯

<sup>62</sup>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7%E6%95%B0%E5%AE%9A%E5%BE%8B> 大數定律又稱大數法則、大數律，是個數學與統計學的概念，意指數量越多，則其平均就越趨近期望值。人們發現，在重複試驗中，隨着試驗次數的增加，事件發生的頻率趨於一個穩定值；人們同時也發現，在對物理量的測量實踐中，測定值的算術平均也具有穩定性。切比雪夫定理的一個特殊情況、辛欽定理和伯努利大數定理都概括了這一現象，都稱為大數定律。（Accessed 2012 年 7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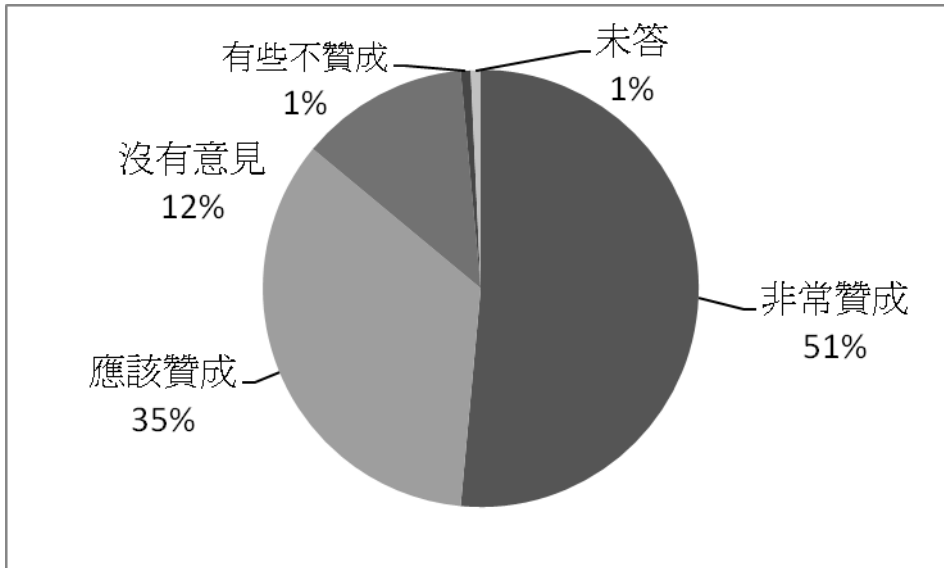
示老會青年對於社會的關懷度應該是足夠的。趨於四分之三的絕大多數的關心者，同樣可以顯示我們在教會內部的公共意識是充分的。然而，以 136 位的有效採樣裡的顯示，目前在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青年之中，對於自己的教會有在關心「時事以及社會的動向」仍然佔了大多數。

問題(2). 你贊成教會應該積極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窮人的教會事工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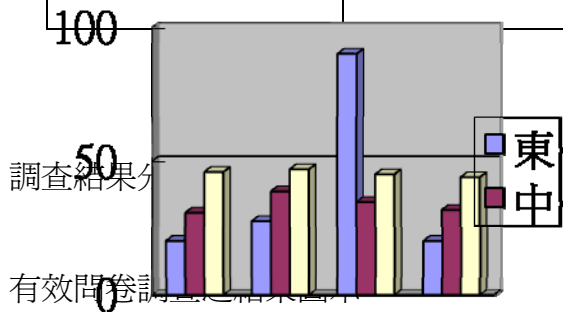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 調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共 148 人，有效問卷人數 為 136 人。
非常贊成  男 23，女 23。 地區百分比 34%	非常贊成  男 10，女 9。 地區百分比 14%	非常贊成  男 2，女 3。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非常贊成總數 共計 70 位，分別是 男 35 位，女 35 位。 佔整體 51%。
應該贊成  男 10，女 19。 地區百分比 21%	應該贊成  男 8，女 1。 地區百分比 7%	應該贊成  男 4，女 5。 地區百分比 7%	回答應該贊成總數 共計 47 位，分別是 男 22 位，女 25 位。 佔 35%。
沒有意見  男 6，女 3。 地區百分比 7%	沒有意見  男 2，女 1。 地區百分比 2%	沒有意見  男 3，女 2。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沒有意見總數 共計 17 位，分別是 男 11 位，女 6 位。 佔整體 12%。
有些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有些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有些不贊成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回答有些不贊成總數 共計 1 位，分別是 男 1 位，女 0 位。 佔整體 1%。

非常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非常不贊成總數 共計 0 位。
-------------------------------	-------------------------------	-------------------------------	----------------------



1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約 1%			佔整體 1%。
--------------------	--	--	---------



積極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窮人的教會事工你贊同嗎?

對於「教會應該積極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窮人」的這一個議題上，在 136 份有效的問卷調查中，有一人未答，回答為「非常贊成」與「應該贊成」的人數經過相加有 117 人，這樣的一個比例，顯示出大約有 86% 的長老會青年相信教會應該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造、扶助弱勢等」，根據統計學上的「大數定律」來看，這高達 86% 的百分比。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長老教會的青年是認為教會應該投入這樣的一種服事。

問題(3).如果你的教會有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等事工，主要推動者是：

調查結果(此題可複選)：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都會原住民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20 人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共 148 人，有效問卷人數 為 136 人。
牧者推動 男 14，女 12。	牧者推動 男 1，女 2。	牧者推動 男 5，女 4。	事工由牧者推動的總 合為 38 人。

長執推動 男 10，女 11。	長執推動 男 6，女 6。	長執推動 男 0，女 2。	事工由長執推動的總 合為 35 人。
團契推動 男 13，女 5。	團契推動 男 3，女 4。	團契推動 男 1，女 0。	事工由團契推動的總 合為 26 人。
其他 男 6，女 4。	其他 男 0，女 0。	其他 男 0，女 0。	事工由其他推動的總 合為 10 人。

調查結果分析：

對於「教會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等事工，主要推動者是誰？」的這一個議題，本問題是採取反饋意見式的設計，在 136 份有效的問卷調查中，高居首位的是牧師，再者是長老與執事，接下來是團契，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有 10 人覺得是由全體教會的人在推動，109 個可能的推動反饋在台灣的社會改造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向前進行。

問題(4).如果你的教會沒有參與這些事工（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等），你贊成應該發動嗎？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 調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共 148 人，有效問卷人數 為 136 人。
--------------------------------------	--------------------------------------	--------------------------------------	---------------------------------------

非常贊成 男 12，女 14。 地區百分比 19%	非常贊成 男 4，女 8。 地區百分比 9%	非常贊成 男 2，女 3。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非常贊成總數 共計 43 位，分別是 男 18 位，女 25 位。 佔整體 32%。
應該贊成 男 18，女 22。 地區百分比 29%	應該贊成 男 13，女 5。 地區百分比 13%	應該贊成 男 3，女 4。 地區百分比 5%	回答應該贊成總數 共計 65 位，分別是 男 34 位，女 31 位。 佔整體 48%。
沒有意見 男 1，女 6。 地區百分比 5%	沒有意見 男 1，女 1。 地區百分比 1%	沒有意見 男 4，女 3。 地區百分比 5%	回答沒有意見總數共 計 16 位，分別是男 6 位，女 10 位。 佔整體 11%。
有些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有些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有些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有些不贊成總數 共計 0 位。
非常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非常不贊成總數 共計 0 位。
12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 9%			未答 12 人佔整體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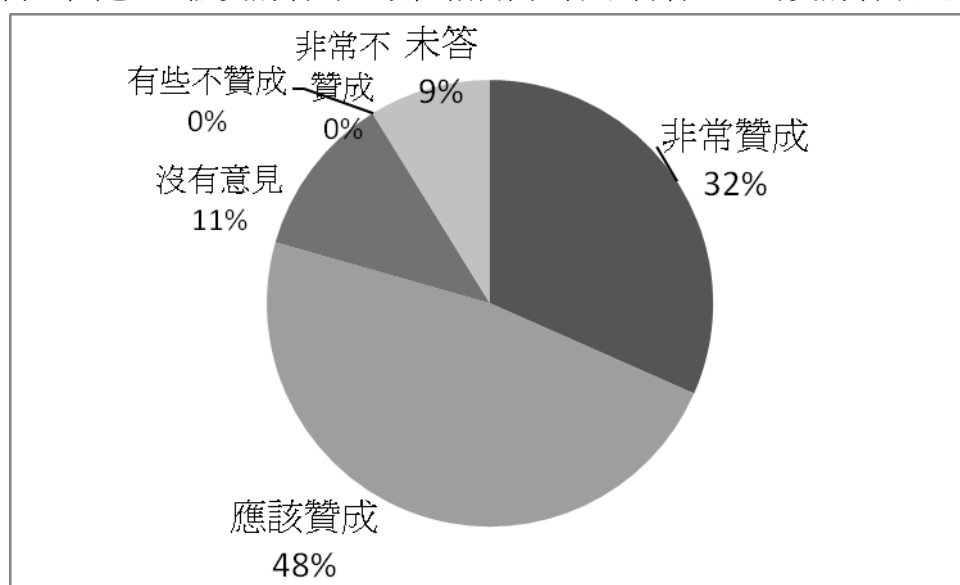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長老會青年贊成發動參與社會改造事工的比例



此題總回答人數為 124 位，有 12 位未回答，本題是針對於教會沒有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等事工所衍生的新命題，在這些被訪者的教會內若是沒有這些關懷事工時，受訪者反映出真實的長老會青年他們對於有無社會關懷這件事工的心態為何？但是，全體受訪者的一致性相當高，除了約有 21% 的受訪者不回應這樣的題問或答



「沒有意見」，其餘的人均贊成教會應向社會主動提供教會所能夠做的事。

問題(5).你覺得教會對參與政治上的公平公義、社會關懷的回應態度應該是：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 調查會友共 20 人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 共 148 人，有效問 卷人數為 136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地區百分比 23%	地區百分比 15%	

熱烈回應 男 6，女 3。 地區百分比 7%	熱烈回應 男 4，女 4。 地區百分比 6%	熱烈回應 男 2，女 2。 地區百分比 3%	回答熱烈回應 總數共計 21 位， 分別是男 12 位， 女 9 位。 佔整體 15%。
應該回應 男 27，女 25。 地區百分比 38%	應該回應 男 12，女 7。 地區百分比 14%	應該回應 男 3，女 6。 地區百分比 7%	回答應該回應總數 共計 80 位，分別是 男 42 位，女 38 位。 佔整體 59%。
沒有意見 男 5，女 5。 地區百分比 7%	沒有意見 男 1，女 2。 地區百分比 2%	沒有意見 男 5，女 2。 地區百分比 5%	回答沒有意見總數 共計 20 位，分別是 男 11 位，女 9 位。 佔整體 15%。
冷淡回應 男 1，女 1。 地區百分比 1%	冷淡回應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冷淡回應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冷淡回應總數 共計 2 位，分別是 男 1 位，女 1 位。 佔整體 1%。
不必回應 男 1，女 1。地區百 分比 1%	不必回應 男 1，女 1。 地區百分比 1%	不必回應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不必回應總數 共計 4 位，分別是 男 2 位，女 2 位。 佔整體 3%。
9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 7%			佔整體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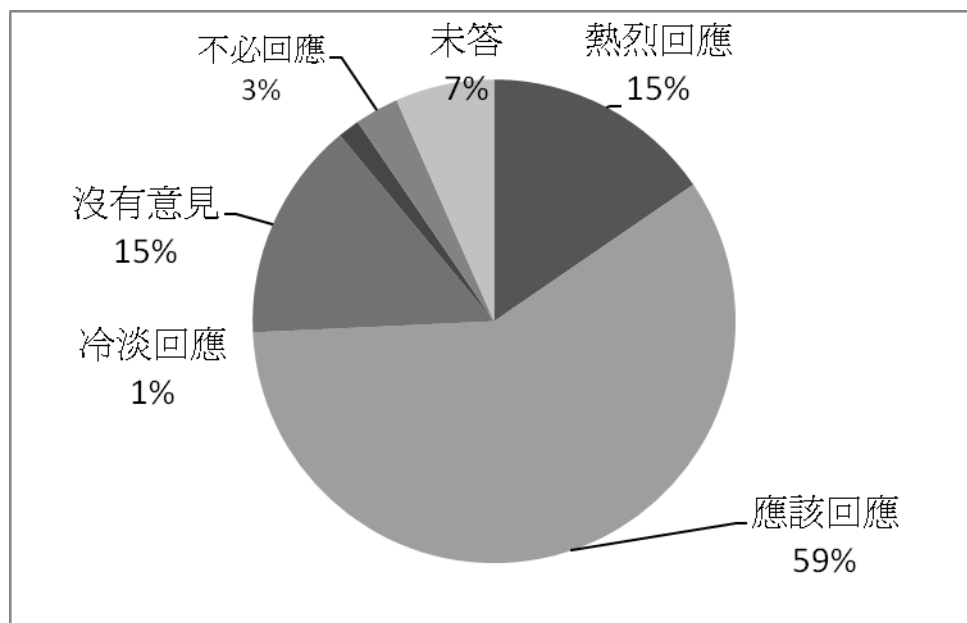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長老會青年教會對參與政治上的公平公義、社會關懷的回應態度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中有 9 人未答。對於「教會對參與政治上的公平公義、社會關懷的回應」這個問題而言，當今的長老教會青年們在意識型態上的一種實際表達，是 74% 的人在對於政治社會的高度關心上，仍然有他們的熱情存在。另外，有 9 人未答此



問題；若是以有效問卷來分析，可能的推論是，這 9 人對於回應這個議題，是否考慮到「政治上」的這一個訴求，可能是造成他們的一個未答的反映。

問題(6). 你覺得教會除了政治議題之外，還應該參與關心哪些公共議題  
(可複選)？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會原住民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 共 148 人，有效問 卷人數為 136 人。
關心文化議題  男 29，女 27。	關心文化議題  男 12，女 13。	關心文化議題  男 6，女 10。	回答關心文化議題 總數共計 97 位，分 別是男 47 位，女 50 位。
關心經濟議題  男 20，女 12。	關心經濟議題  男 8，女 12。	關心經濟議題  男 3，女 5。	回答關心經濟議題 總數共計 60 位，分 別是男 31 位，女 29 位。
關心環保議題  男 29，女 27。	關心環保議題  男 11，女 11。	關心環保議題  男 8，女 9。	回答關心環保議題 總數共計 95 位，分 別是男 48 位，女 47 位。
其他關懷社會議題有  男 2，女 5。	其他關懷社會議題有  男 2，女 1。	其他關懷社會議題有  男 3，女 0。	回答關心其他議題 總數共計 13 位，分 別是男 7 位，女 6 位。
不必關心  男 0，女 0。地區百分 比 1%	不必關心  男 0，女 0。	不必關心  男 0，女 0。	回答不必關心總數 共計 0 位。

調查結果分析：

在這些調查之中，可以看到青年們對於「文化」與「環境保護」兩個選項仍舊有高達近百位的青年高度支持。表明有其熱烈關懷度。其他議題的方面，他們認為應該關心的還有「教育」、「弱勢族群」、「親子」、「教育」、「性別歧視」、「人文關懷」、「健康」等等，這一個世代的青年仍舊有他們對於自己生活世界的關懷面。問題(7). 你覺得為社會公義發聲是不是教會應該做的事？(例如下列這些問題：核四停建、文林苑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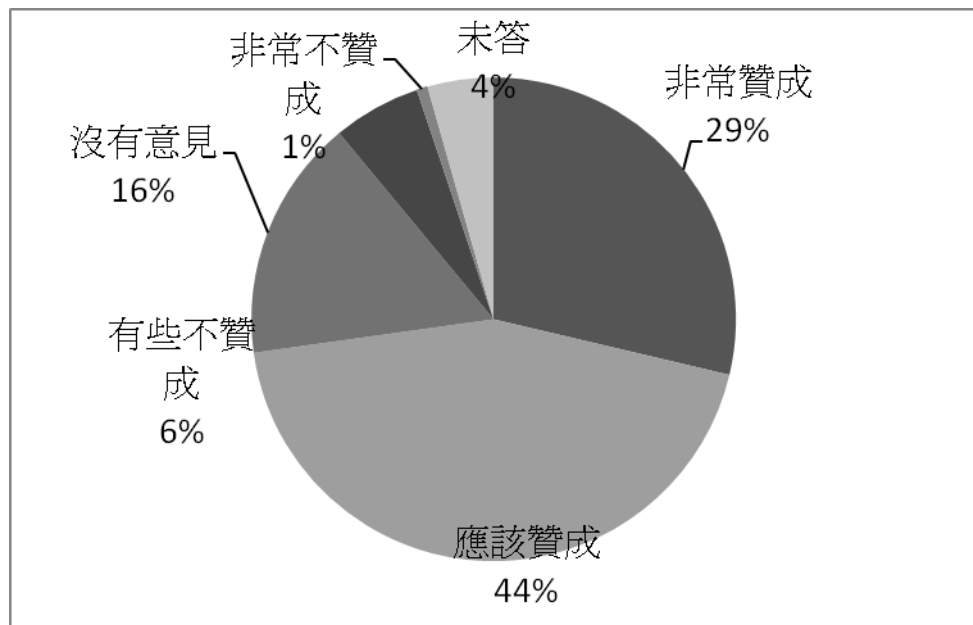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 調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共 148 人，有效問卷人數 為 136 人。
非常贊成  男 13，女 8。 地區百分比 15%	非常贊成  男 6，女 7。 地區百分比 10%	非常贊成  男 2，女 3。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非常贊成總數共 計 39 位，分別是男 21 位，女 18 位。 佔整體 29%。
應該贊成  男 16，女 22。 地區百分比 28%	應該贊成  男 10，女 6。 地區百分比 12%	應該贊成  男 2，女 4。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應該贊成總數共 計 60 位，分別是男 28 位，女 32 位。 佔整體 44%。
沒有意見  男 6，女 9。 地區百分比 11%	沒有意見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沒有意見  男 4，女 2。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沒有意見 總數共計 22 位，分別 是男 11 位，女 11 位。 佔整體 16%。
有些不贊成  男 4，女 2。 地區百分比 4%	有些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有些不贊成  男 2，女 0。 地區百分比 1%	回答有些不贊成總數 共計 8 位，分別是男 6 位，女 2 位。 佔整體 6%。
非常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贊成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非常不贊成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非常不贊成總數 共計 1 位，分別是男 1 位，女 0 位。 佔整體 1%。
5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 3%		1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 1%	佔整體 4%。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 教會應該為社會公義發聲嗎？



此題有6位未答，但有

高達 73%的受訪青年認為他們應該為社會公義發聲。這個比例其實是相當高的現象，幾乎已經到達四分之三的人數比例，但是，我們也看到約有四分之一的長老會青年，他們沒有辦法判斷或是反對「為社會公義發聲」這個事情是否應為之。

問題(8).對於長老教會過去在戒嚴時期所做的努力與承擔(例如發表三次重要宣言、捍衛言論自由、發動遊行)，你知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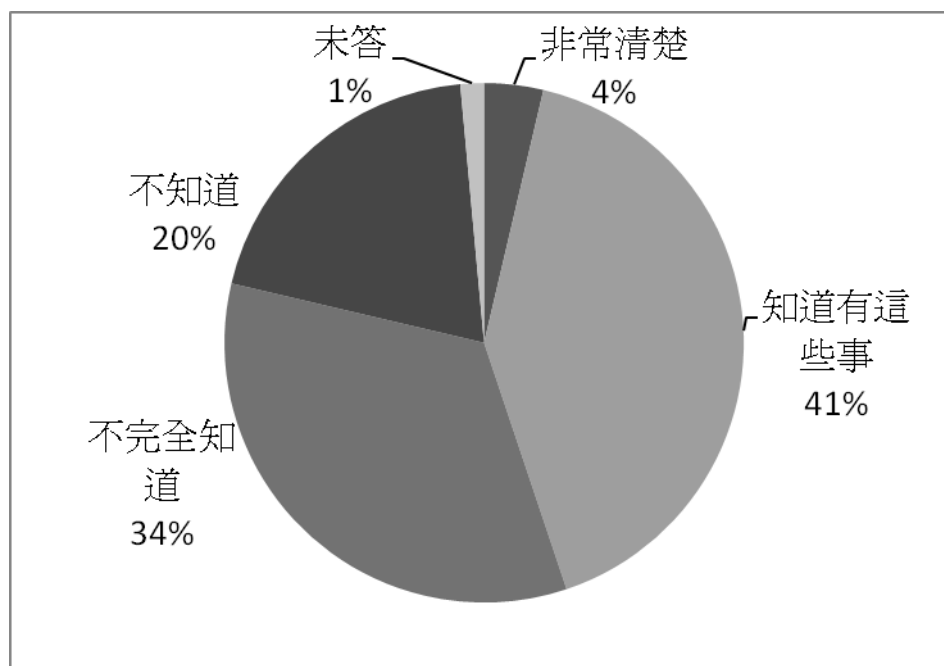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 調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共 148 人，有效問卷人數 為 136 人。
非常清楚  男 1，女 2。 地區百分比 2%	非常清楚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非常清楚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回答非常清楚總數共 計 5 位，分別是男 3 位，女 2 位。 佔整體 4%。
知道有這些事  男 17，女 15。 地區百分比 24%	知道有這些事  男 8，女 6。 地區百分比 10%	知道有這些事  男 3，女 7。 地區百分比 7%	回答知道有這些事總 數共計 56 位，分別是 男 28 位，女 28 位。 佔整體 41%。
不完全知道  男 14，女 17。 地區百分比 23%	不完全知道  男 7，女 3。 地區百分比 7%	不完全知道  男 5，女 0。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不完全知道總數 共計 46 位，分別是男 26 位，女 20 位。 佔整體 34%。
不知道  男 10，女 7。 地區百分比 13%	不知道  男 2，女 4。 地區百分比 4%	不知道  男 1，女 3。 地區百分比 3%	回答不知道總數共計 27 位，分別是男 13 位，女 14 位。 佔整體 20%。
不想知道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不想知道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不想知道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不想知道總數共 計 0 位。
2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 1%			佔整體 1%。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青年對於長老教會在戒嚴時三次重要宣言、捍衛言論自由的認知



兩位未

答，「非常清楚」者比例過低！因為此調查反應有將近6成的青年，本身不（完全）知道長老教會的歷史，這是一個真實數據的反映出長老教會內部的教育問題。

問題(9). 如果長老教會在最近發起以「政治議題」為訴求的抗議活動，你願意參與連署或是參加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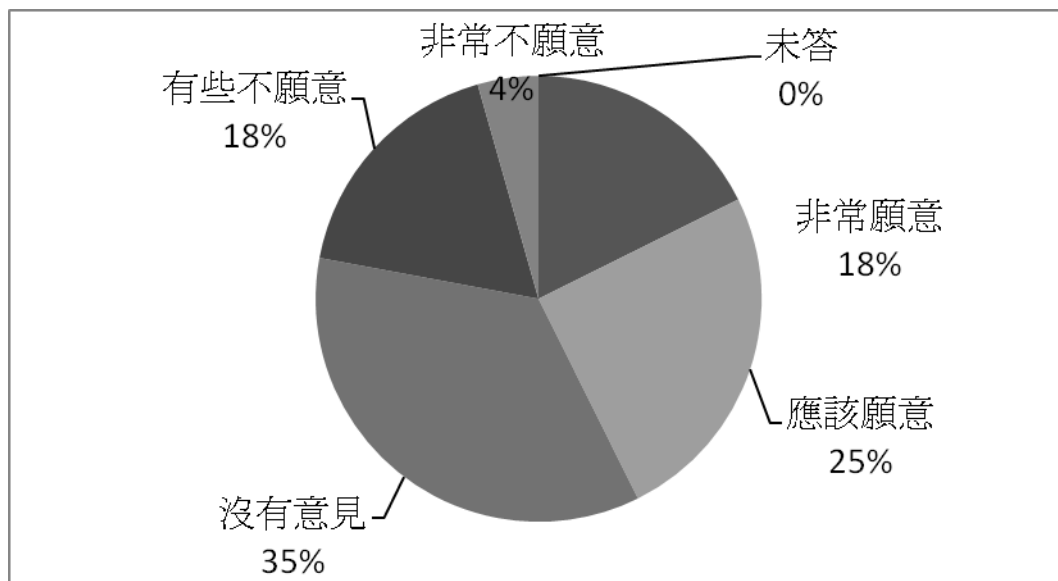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調 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 共 148 人，有效問 卷人數為 136 人。
非常願意  男 7，女 7。 地區百分比 10%	非常願意  男 4，女 4。 地區百分比 6%	非常願意  男 0，女 2。 地區百分比 1%	回答非常願意總數 共計 24 位，分別是 男 11 位，女 13 位。 佔整體 18%。
應該願意  男 8，女 8。 地區百分比 12%	應該願意  男 9，女 3。 地區百分比 9%	應該願意  男 2，女 4。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應該願意總數 共計 34 位，分別是 男 19 位，女 15 位。 佔整體 25%。
沒有意見  男 15，女 15。 地區百分比 22%	沒有意見  男 3，女 5。 地區百分比 6%	沒有意見  男 6，女 4。 地區百分比 7%	回答沒有意見總數 共計 48 位，分別是 男 24 位，女 24 位。 佔整體百分 35%。
有些不願意  男 9，女 9。 地區百分比 13%	有些不願意  男 2，女 2。 地區百分比 3%	有些不願意  男 2，女 0。 地區百分比 1%	回答有些不願意總 數共計 24 位，分別 是男 13 位，女 11 位。佔整體 18%。
非常不願意  男 1，女 4。 地區百分比 4%	非常不願意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非常不願意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非常不願意總 數共計 6 位，分別 是男 2 位，女 4 位。 佔整體百分 4%。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長老會青年對於長老教會發起以「政治議題」為訴求的抗議活動，願意參與連署或是參加的人數比例



此次

調查顯示，受訪者對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動「政治議題」的抗議活動表示支持意願的比例過低！此題的結果與下一個調查在比對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個事實，長老會青年的選擇性的支持偏向於「非政治議題」。

問題(10). 如果長老教會在最近發起以非政治議題的，例如：「社會關懷」（經濟、

文化、環保)議題的活動，你會願意參與連署或是參加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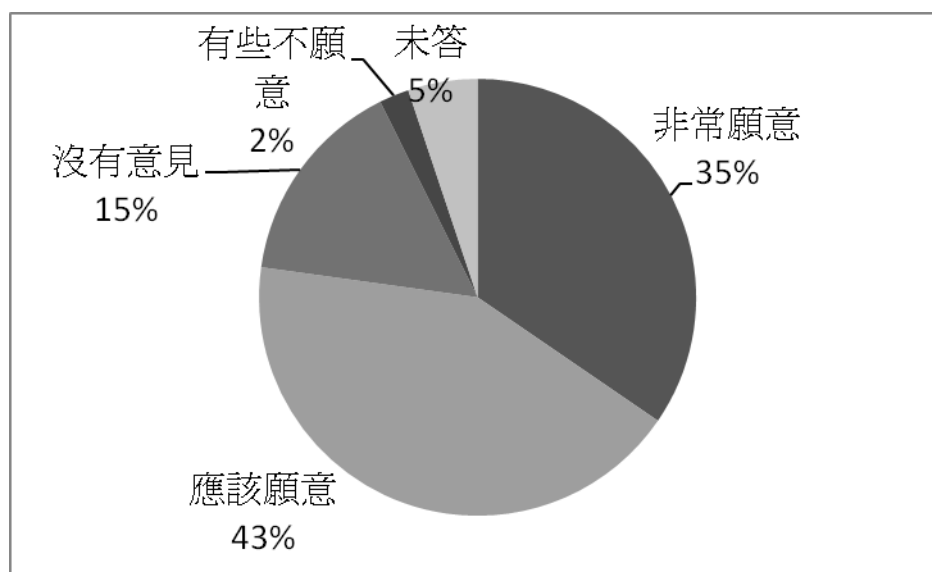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調 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 共 148 人，有效問 卷人數為 136 人。
非常願意  男 17，女 13。 地區百分比 22%	非常願意  男 8，女 7。 地區百分比 11%	非常願意  男 0，女 2。 地區百分比 1%	回答非常願意總數 共計 47 位，分別是 男 25 位，女 22 位。 佔整體 35%。
應該願意  男 18，女 23。 地區百分比 30%	應該願意  男 4，女 4。 地區百分比 6%	應該願意  男 3，女 6。 地區百分比 7%	回答應該願意總數 共計 58 位，分別是 男 25 位，女 33 位。 佔整體 43%。
沒有意見  男 5，女 7。 地區百分比 9%	沒有意見  男 1，女 1。 地區百分比 1%	沒有意見  男 5，女 2。 地區百分比 5%	回答沒有意見總數 共計 21 位，分別是 男 11 位，女 10 位。 佔整體 15%。
有些不願意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有些不願意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有些不願意  男 2，女 0。 地區百分比 1%	回答有些不願意總 數共計 3 位，分別 是男 3 位，女 0 位。 佔整體 2%。
非常不願意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願意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願意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非常不願意總 數共計 0 位。
1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 1%	6 人未答 地區百分比 4%		佔整體 5%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長老會青年對於長老教會發起以「社會關懷」(經濟、文化、環保)「訴求的抗議活動，願意參與連署或是參加的人數比例。



有 105 位的青年表示他們願意支持「社會關懷」(經濟、文化、環保)議題的活動，在此調查中，我個人發現到長老會青年將自己與政治切割，視其爲此一世代的特徵，在地區文化上的解釋，我們確實可以發現到台灣南部的教會青年對於政治仍有其高度的關切！這南北文化的差異並不是我們要對北部的青年做出什麼建議，我們固然熟知這樣的文化差異，但是我們又無力去改變北部青年的的想法，我個人覺得在台灣北部的人口及其內在而言有比南台灣的青年們有更強的現實感，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差異表達了南北意識型態的明顯差距。

問題(11). 你贊同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工作，是否就是一種公共社會 (公開、公平、

公正) 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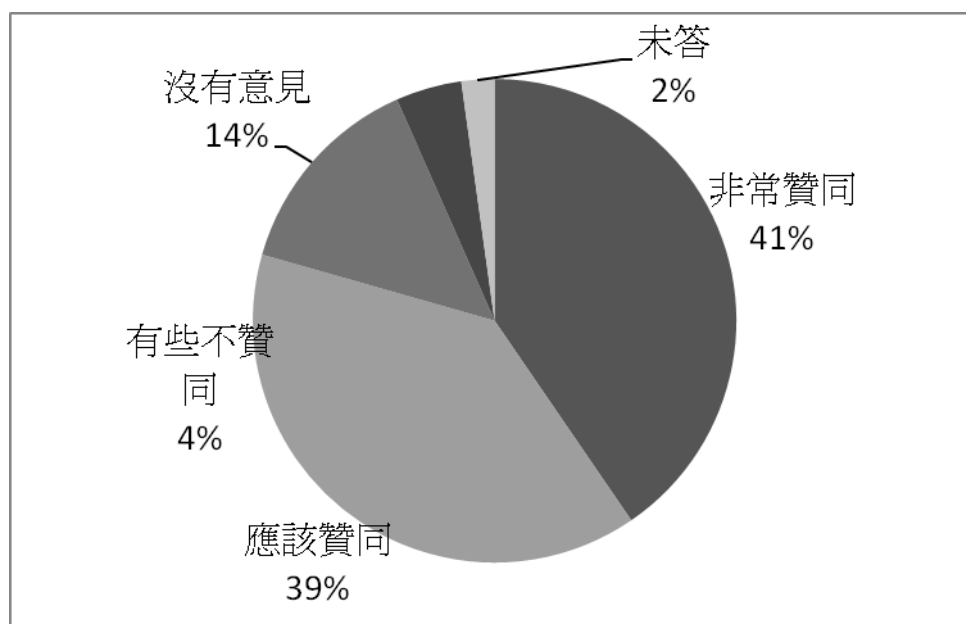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調 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 共 148 人，有效問 卷人數為 136 人。
非常贊同  男 18，女 12。 地區百分比 22%	非常贊同  男 9，女 8。 地區百分比 13%	非常贊同  男 3，女 5。 地區百分比 6%	回答非常贊同總數 共計 55 位，分別是 男 30 位，女 25 位。 佔整體 41%。
應該贊同  男 16，女 23。 地區百分比 29%	應該贊同  男 7，女 3。 地區百分比 7%	應該贊同  男 1，女 3。 地區百分比 3%	回答應該贊同總數 共計 53 位，分別是 男 24 位，女 29 位。 佔整體 39%。
沒有意見  男 4，女 8。 地區百分比 9%	沒有意見  男 1，女 1。 地區百分比 1%	沒有意見  男 3，女 2。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沒有意見總數 共計 19 位，分別是 男 8 位，女 11 位。 佔整體 14%。
有些不贊同  男 2，女 0。 地區百分比 1%	有些不贊同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有些不贊同  男 3，女 0。 地區百分比 2%	回答有些不贊同總 數共計 6 位，分別 是男 6 位，女 0 位。 佔整體 4%。
非常不贊同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贊同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贊同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非常不贊同總 數共計 0 位。
未回答 2 人 地區百分比 1%	未回答 1 人 地區百分比 1%		佔總數 2%。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長老會青年贊不贊同基督的工作，是一種公共社會（公開、公平、公正）的理想



3位未答，而將近八成的受訪者，均認為他們贊同「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工作，是「公共社會」（公開、公平、公正）的理想」，我們相信在這樣的調查之中，長老會青年對於福音的本質還是相當地清楚，他們也願意投入於「公共社會」。

問題(12).現代社會中，為「行公義」的抗爭行動而不免與當權者發生衝突，就像

主耶穌基督教導中的公義訴求對當時猶太社會所造成的大衝擊，你贊同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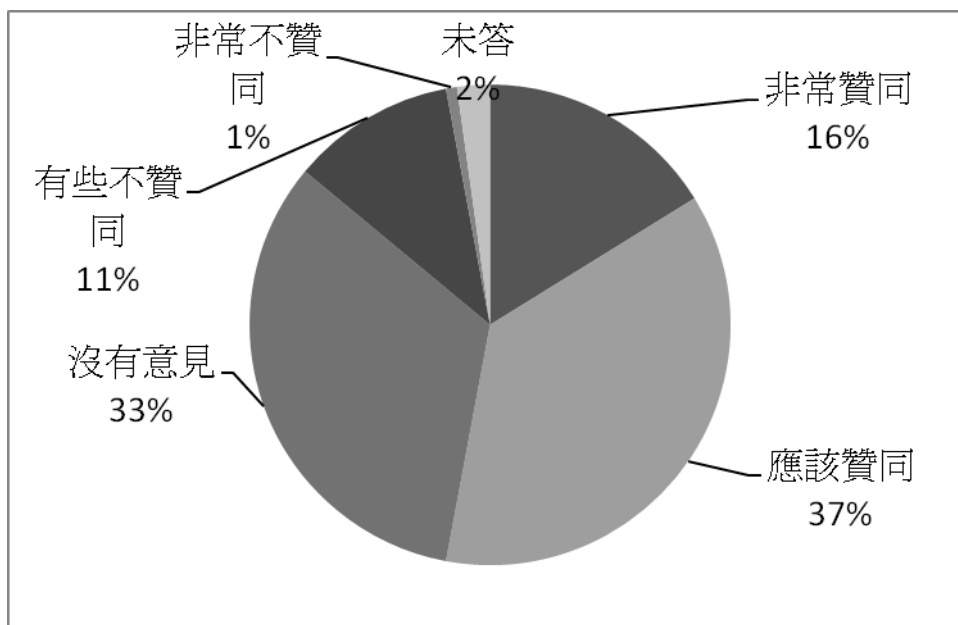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調 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 共 148 人，有效問 卷人數為 136 人。
非常贊同  男 3，女 4。 地區百分比 5%	非常贊同  男 6，女 5。 地區百分比 8%	非常贊同  男 1，女 3。 地區百分比 3%	回答非常贊同總數 共計 22 位，分別是 男 10 位，女 12 位。 佔整體 16%。
應該贊同  男 19，女 15。 地區百分比 25%	應該贊同  男 10，女 3。 地區百分比 10%	應該贊同  男 1，女 2。 地區百分比 2%	回答應該贊同總數 共計 50 位，分別是 男 30 位，女 20 位。 佔整體 37%。
沒有意見  男 14，女 19。 地區百分比 24%	沒有意見  男 1，女 4。 地區百分比 4%	沒有意見  男 3，女 4。 地區百分比 5%	回答沒有意見總數 共計 45 位，分別是 男 18 位，女 27 位。 佔整體 33%。
有些不贊同  男 4，女 5。地區百 分比 7%	有些不贊同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有些不贊同  男 5，女 1。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有些不贊同總 數共計 15 位，分別 是男 9 位，女 6 位。 佔整體 11%。
非常不贊同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贊同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非常不贊同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非常不贊同總 數共計 1 位，分別 是男 1 位，女 0 位。 佔整體 1%。
未回答 2 人 地區百分比 1%	未回答 1 人 地區百分比 1%		佔整體 2%。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贊同抗爭行動與當權者衝突，像主耶穌基督的教導對猶太社會所造成的大衝擊



3位

未答。此調查的重點假設在於當現代社會行公義的抗爭行動與當權者發生衝突，類比彼時基督對猶太社會造成的大衝擊。這樣的經驗在近二十多年來，我們並不陌生。



問題(13).你願意以聖經的教導為根基，參與或支持現今台灣社會的改革，如同基督當時在耶路撒冷所進行的事工嗎？(選擇有些不願意、非常不願意兩項者請繼續回答下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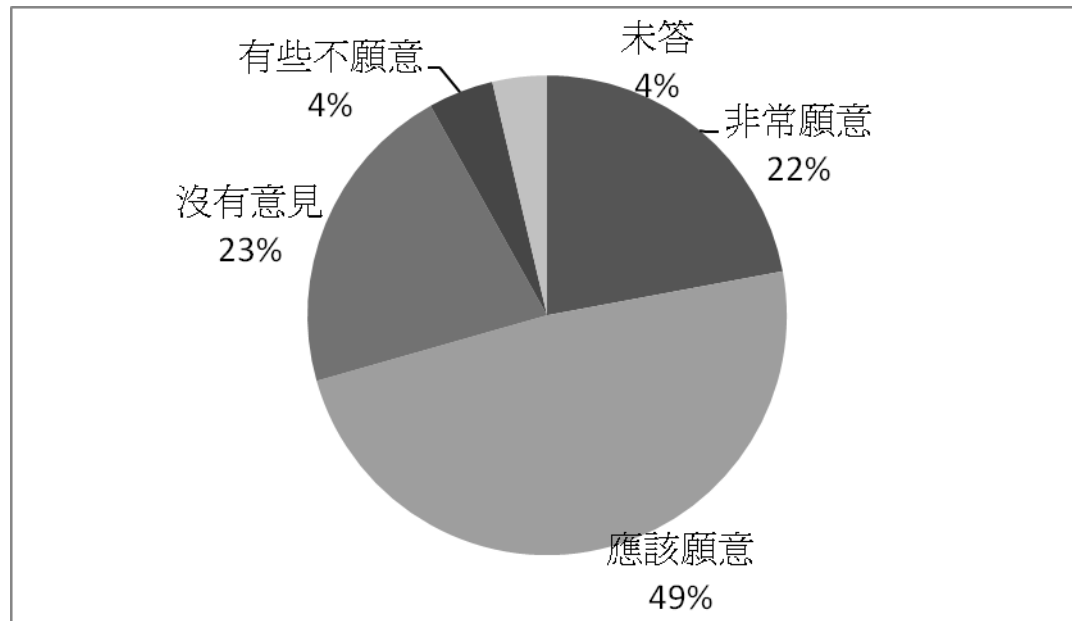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地區百分比 62%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地區百分比 23%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調 查會友共 20 人  地區百分比 15%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 共 148 人，有效問 卷人數為 136 人。
非常願意  男 11，女 5。 地區百分比 12%	非常願意  男 4，女 6。 地區百分比 7%	非常願意  男 2，女 2。 地區百分比 3%	回答非常願意總數 共計 30 位，分別是 男 17 位，女 13 位。 佔整體 22%。
應該願意  男 18，女 27。 地區百分比 33%	應該願意  男 11，女 4。 地區百分比 11%	應該願意  男 2，女 4。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應該願意總數 共計 66 位，分別是 男 31 位，女 35 位。 佔整體百分 49%。
沒有意見  男 11，女 9。 地區百分比 15%	沒有意見  男 1，女 2。 地區百分比 2%	沒有意見  男 3，女 3。 地區百分比 4%	回答沒有意見總數 共計 29 位，分別是 男 15 位，女 14 位。 佔整體百分 21%。
有些不願意  男 0，女 1。 地區百分比 1%	有些不願意  男 1，女 0。 地區百分比 1%	有些不願意  男 3，女 1。 地區百分比 3%	回答有些不願意總 數共計 6 位，分別 是男 4 位，女 2 位。 佔整體 5%。
非常不願意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願意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非常不願意  男 0，女 0。 地區百分比 0%	回答非常不願意總 數共計 0 位。
未回答 3 人 地區百分比 2%	未回答 2 人 地區百分比 1%		佔整體 3%。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贊同以聖經的教導為根基，參與或支持現今台灣社會的改革（像當年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



5 位未答，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願意支持以聖經為本的改革，可見支持改革的  
比例仍然相當高。

問題(14).你不願意參與或支持現今台灣社會的改革，你的顧慮是什麼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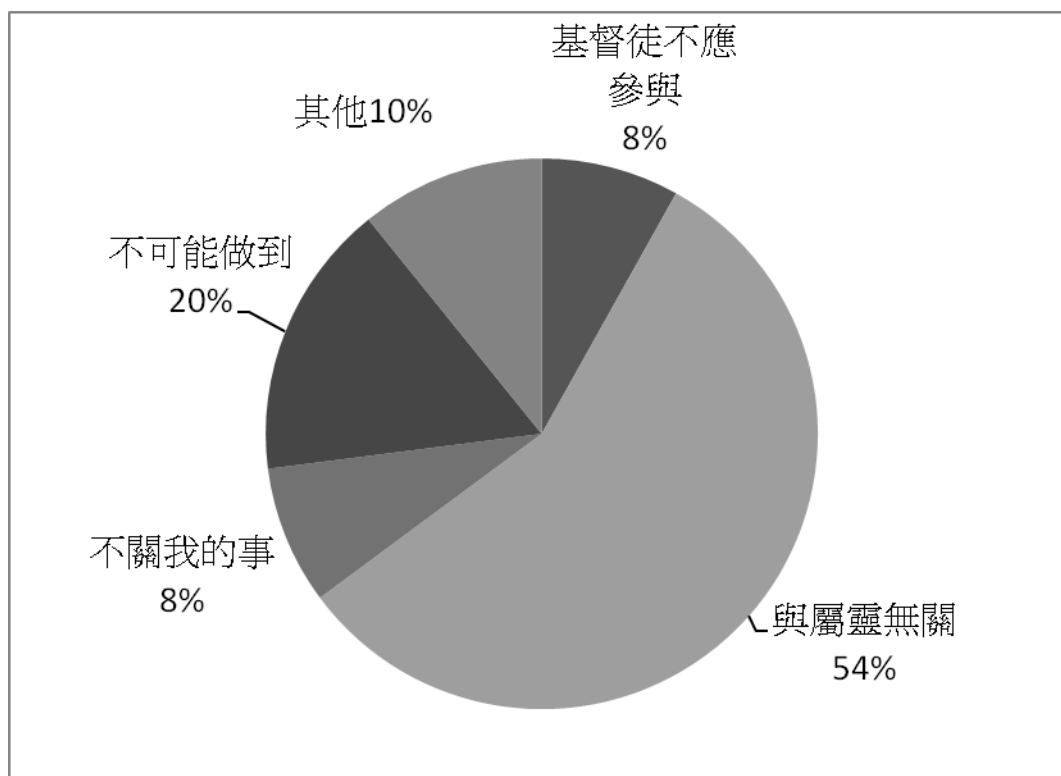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

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85 人 反映問題者者 27 人	南部教會調查結果 受調查會友共 31 人 反映問題者 7 人	都原教會調查結果受調 查會友共 20 人 反映問題者 6 人	全部受訪人數合計 共 148 人，有效問 卷人數為 136 人。 反映問題總人數為 39 人。
基督徒不應參與  男 0，女 3。 佔反映問題總數 8%	基督徒不應參與  男 0，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0%	基督徒不應參與  男 0，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0%	回答基督徒不應參 與共計 3 位，分別 是男 0 位，女 3 位。 佔整體 8%。
此事與屬靈無關  男 9，女 6。 佔反映問題總數 38%	此事與屬靈無關  男 3，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8%	此事與屬靈無關  男 3，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8%	回答此事與屬靈無 關共計 21 位，分別 是男 15 位，女 6 位。 佔整體 54%。
不關我的事  男 0，女 1。 佔反映問題總數 3%	不關我的事  男 1，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3%	不關我的事  男 1，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3%	回答不關我的事共 計 3 位，分別是男 2 位，女 1 位。 佔整體 8%。
不可能做到  男 1，女 1。 佔反映問題總數 5%	不可能做到  男 2，女 1。 佔反映問題總數 8%	不可能做到  男 2，女 1。 佔反映問題總數 8%	回答不可能做到共 計 8 位，分別是男 5 位，女 3 位。 佔整體 20%。
其他  男 4，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10%	其他  男 0，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0%	其他  男 0，女 0。 佔反映問題總數 0%	回答其他共計 4 位，分別是男 4 位，女 0 位。 佔整體 10%。

調查結果分析：

有效問卷調查之結果圖示：

長老會青年不願意參與或支持現今台灣社會的改革的顧慮



總共有 39 人表達立場。選擇「此事與屬靈無關」的人數高達 21 人，此數據超過反應總人數的 50%。可見在長老教會中，確實存在著「社會改革」並非信仰的一部份，這樣的一種體認再加上悲觀主義者所同意的「不可能成功」，這樣的結果讓我們感到台灣社會還是有一段長路要奮鬥，才能看到「上帝國」的實現。另外，關於「其他」的部份，是指一個認同上的關鍵，雖然其人數很少，但是他們所反應出的議題，也同樣值得我們來重視。

### 第三節 研究者對「問卷調查結果」的觀點與小結

根據這一批來自於長老教會的基層教會的反映，雖然受限於人數可能不夠多，但是依然有其參考價值，至少這樣的一個年齡分佈是符合「解嚴後世代」，受訪者在對於過去台灣社會的理解雖然很有限，但是，反而可以看清楚，他們到底在教會收到了哪些信息？就以對照論文的研究假設來說，解嚴沒有完成的是人心裡的重建與新生，這是一個壓迫者的持續進行的隱形壓迫。個人將這些可能性與在問卷調查中所呈現的實況做一對照式的分析，冀望對此論文的問題意識做更深入的探討。

問卷調查中，所調查的內容統計有以下幾個呈現，我個人在此說明對於此結果的看法，來對應問卷調查每一個問題的結果：

1. 對於「長老教會關心社會的動向及時事嗎？」對照整個台灣社會的價值觀而言，長老會青年所呈現的，我個人認為是高度關切，但是卻缺乏行動！或是跟隨著時代的脈動下，青年們也被時代來影響，把一切給虛擬化，但是如同基督在對於那個被好撒瑪利亞故事所啟發的人所說的一樣，「你去，照樣做吧！」。不去做才是我們現在的問題，而不是不知道！
2. 對於「積極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窮人的教會事工」，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長老教會的青年是認為教會應該投入這樣的一種服事。但是，同樣的問題是「沒有行動」，缺乏行動力是我們應該去深入的問題。
3. 對於長老教會的教會中「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事工的推動者(應該)是誰？」的這個問題，本項調查其特別處在於現今之教會之關懷事工的推動者，不一定由長老教會內部組織所推動，也有平信徒所進行的關懷工作，除了牧者、長執、團契所推動的之外，在我們這種講究制度的教會中，我們的推動是否比天主教在台灣的宣教做得更少呢？光看我們的三大醫療體系，馬偕、彰基、新樓等等，試問，一個牧師能夠做多少？或是一個長老能有多少號召力？放棄「個人主義式」的服事，而應該由團契、小組、平信徒來推動才是。
4. 對於長老會青年認為該不該「發動參與社會改造事工」的問題，這樣的一種高支持度的反應，絕對不是長老會青年沒有公共社會意識或是其指標低迷的呈現，個人認為這是一種「未來式」的期待，說明在於這解嚴後世代信仰的建造上，並沒有「行動」的這一個教導。

5. 長老會青年教會對「**參與政治上的公平公義、社會關懷的回應態度**」的問題，不難以發現這些年來，這新生代的長老會會友身上，確實有一種「去政治化」的傾向，我想這是一個受到現代數位文化衝擊的現象，這一批年青世代的會友，對於歷史的親歷欠缺，推測可能是未答的原因。
6. 略過(因已於調查結果處說明)。
7. 「**為社會公義發聲**」問題的調查結果，與聖經教導有一致性。
8. 對於「**長老教會過去在戒嚴時期的種種努力與承擔**」的了解，近 50%的長老會青年已經不知道過去曾經發生了什麼？長老會青年不確定他們知道長老教會的歷史是一個信仰群體在教育事工上的警訊。
9. 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來問青年：**願意參與連署或是參加長老教會在最近發起以「政治議題」為訴求的抗議活動嗎？**這樣的一個問題挑戰性相當大，但是只有四成左右的長老會青年表示有意願，此問題顯示長老會青年對於「政治議題」有敬而遠之的反應。
10. 跟第 9 題正好是一個對照，是以「社會關懷」來取代「政治議題」，可以發現願意支持的人數立刻從四成人數飆高到八成。同時，也可以在這個調查中發現台灣南北意識型態的差距是真正存在的。
11. 長老會青年對於將「**公共社會**」視為**主耶穌基督福音工作的實踐**，此一問題獲得八成受訪者的支持，個人覺得這樣的結果說明教會內部對於基督福音的信仰價值有一致性。
12. 如果「行公義」的抗爭行動與當權者發生衝突時，就像主耶穌基督教導中的「公義訴求」對當時猶太社會所造成的大衝擊，對於長老會青年而言，只有五成的支持，但此結果呈現的是贊成中的男女比例相當接近，顯示出台灣社會的女性教友其公共意識並未低於男性。另外，不贊同的人也有超過一成，可見長老會中確實有一股「去政治化」的思維，雖然未成為主流的思考，但是值得觀察。
13. 長老會青年對於以**聖經教導為根基，來參與台灣社會的改革**，他們有到七成以上的支持率，他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是此一行動，並未非是不能做的，可能某些重要的客觀條件並未成型。
14. 略過 (因已於調查結果處說明)。

## 小結

關於本問卷調查之結果中，有一些議題是經由問卷調查之後，由受調者所主動反應的問題，特別是在問卷的第 6 題以及第 14 題。第 6 題的問題是教會除了

政治議題之外還要關心哪一些議題？文化、經濟與環保三項之外，被調查者提供了其他未列入的重要問題，他們所認為是重要的公共議題還有「社會關懷」、「親子議題」、「兩性議題」、「家庭議題」、「教育議題」、「弱勢族群」、「人文關懷」、「國民健康」、「核四議題」、「族群議題」、「性別歧視」。從這些被提出的問題來看，仍然有對「公共社會」所應關注的，以及跨越「政治議題」的其他多項主題，表達他們的關心，但我們也不禁要問，面對這麼多的社會議題，到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能否有那麼多的資源來進行這些事工嗎？我想我們缺乏的不是有形的資源，不是嗎？

另外，有人反映「社會改革是模糊的問題」，我認為基督徒必須活在信仰的實踐裡，社會改革有太多的議題，沒有人告訴長老教會，「你該做什麼？你必須自己決定。」因此，長老教會必須重新的凝聚出組織與動能，別讓我們的會友質疑，因為在民進黨執政的時間裡，長老教會確實不再勇於發聲。還有的建議是「基督教與台灣文化要結合」、「先求上帝國再說」、「不予置評」等等。有許多的受訪者在主觀認定上，覺得長老教會應該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但是到底什麼是「中立」呢？「沒有立場」謂之「中立」嗎？難道這就是一種正確的觀點嗎？我個人的判讀與推論為：長老會的青年之中的一小部份認為長老教會並不是處在一個政治中立的立場，我認為這是一個對於改革宗基督教信仰的不解與誤解所造成的，如果我們看見不公不義我們就不敢表明「立場」嗎？因為「立場」也常是造成個人有所損害的一種選擇！自認為應該自保的人所持有的立場一向是模糊的。

在問卷調查最後所反應出來的最後一個問題裡，它們所呈現出對於一個完全不同的信仰觀：「參與政治與社會改革真的是行公義嗎？」，此觀點不只表現出長老教會與其他教派最明顯差異之所在，幾乎對於將「公義」視為基督福音之指向有完全對立的反應，這一小批反對者的意見在百分比圓餅圖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對於那些不願意承認教會與社會之間有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的反應是：「先有問題才需要改革」，對於他們不認為教會應該對於「公義」或是「公共」問題有所回應，我個人認為是無法同意，但在客觀的事實上而言，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上的發展，這並不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不是嗎？

此次，在許多的教會傳道人與神學生的幫助之下，才得以完成這一個調查，我個人認為去理解現代長老會青年他們所思考、所選擇的答案，是幫助我個人且幫助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這個信仰團體的未來。

## 第七章 口述探訪內容記錄與分析

### 第一節 探訪對象規劃與實施

在前一章中所做的統計與分析可以將一個信仰團體的不同意見以及意見的趨勢清楚看出，對於現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的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結果，有其客觀的參考價值，問卷之外的其他的看法，將由訪談的內容來做為補充與統合；與假設相左的意見也呈現出在此研究中不完全的部份，研究者個人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所擬定的受訪者之訪問計劃如下：

#### 一、原定探訪計劃

身份規劃	年齡規劃	重點內容
牧者 1	長老教會服事期間 1975 - 1990	對於 總會的三大宣言的認識及認同度 牧養的教導有無具備公共意識 對牧養會友之公共意識的印象 會友對於公共社會的參與
牧者 2	長老教會服事期間 1990- 2005	對於 總會的三大宣言的認識及認同度 牧養的教導有無具備公共意識 對牧養會友之公共意識的印象 會友對於公共社會的參與
牧者 3	長老教會服事期間 2005- 2013	對於 總會的三大宣言的認識及認同度 對牧養會友之公共意識的印象 會友對於公共社會的參與
長執 1	服事期間 1975 - 1995	自身對於公共社會參與的認同度 會友對於公共社會的參與度
長執 2	服事期間 1980- 2000	自身對於公共社會參與的認同度 會友對於公共社會的參與度
長執 3	服事期間 2000- 2013	自身對於公共社會參與的認同度 會友對於公共社會的參與度
平信徒 1	聚會期間 1975 - 1995	自身對於公共社會參與的認同度與實踐



平信徒 2	聚會期間 1980- 2000	自身對於公共社會參與的認同度與實踐
平信徒 3	聚會期間 2000- 2013	自身對於公共社會參與的認同度與實踐

## 二、實際採訪人物

姓名	個人簡要背景介紹	現職
牧者 1 訪談人物 一 楊啓壽 牧師	本宗牧師 前玉山神學院院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議長 自 1960 年開始在長老教會服事	退休牧者 83 歲
牧者 2 訪談人物 二 林宗正 牧師	本宗牧師，長期參與社會運動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助理總幹事	汐止教會牧師 64 歲
牧者 3 訪談人物 三 馬耀·谷木 牧師	本宗牧師，長期參與社會運動 曾因「還我土地」運動的抗爭而入獄	民進黨 原民部主任 56 歲
長執 1 訪談人物 四 林永頌 長老	現為執業律師 長期參與社會關懷 曾任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	濟南教會現任長老 53 歲
長執 2 訪談人物 五 毛保國 執事	現為營建公司主管 自幼於長老教會聚會迄今	秀朗教會現任執事 48 歲
長執 3 錫安教會 訪談人物 六 梁越美執事	曾任 雲門舞集 公關 自幼於長老教會聚會迄今	錫安教會現任執事 33 歲
平信徒 1 訪談人物 七 陳文珊	曾任 教會公報記者 外省第二代青年	玉山神學院教授 45 歲

平信徒 2 訪談人物 八 朱約信	台灣本土創作歌手 搖滾主耶穌樂團團長 自幼於長老教會聚會迄今	義光教會執事 本土歌手 47 歲
平信徒 3 訪談人物 九 蕭福德	台灣本土創作歌手 搖滾主耶穌樂團團員 自幼於長老教會聚會迄今	本土歌手 48 歲
平信徒 4 訪談人物 十 邱國榮	長期參與社會運動 多年服事於教會公報	現任教會公報記者 45 歲
平信徒 5 訪談人物十一 李信仁	曾任 教會公報記者 長期參與社會運動	總會青年主委 台南神學院學生 40 歲

## 第二節 訪談題目規劃過程與執行

對於採訪的題目內容而言，必須跟「研究假設」中所要加以釐清的問題有其對照性，因為此一訪談所採集到的受訪者其身份背景、年齡均跨越不只一個世代，在經過冗長時間的整理後，發現到這樣的一次對 11 個受訪者的訪談過程，著實改變我個人對於「公共社會」的一些不同層面的視界。此外，有一些對於長老教會內部比較敏感的問題，也在本次採訪中經由長老教會目前的長執、記者等受訪者的訪談裡，聽聞個人生活經驗以外的一些他者的真相記憶，預計採訪問題的擬定如下所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對公共社會的參與問題預計採訪稿：，

### 訪談題目

- 問題 1. 請談您的信仰經歷，為第幾代信徒？聚會教會的經歷  
(例如：從嘉義到台北，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的聚會經驗)。
- 問題 2. 請問您對於身為一個長老教會的牧者(會友)而言，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形塑過程是什麼？(跟台灣過去的歷史聯結，例如：日本、中國、到現在的台灣，對您來講有甚麼意義。)
- 問題 3. 請問您認同過去長老教會的牧者敢於挑戰專制政權或者是對社會或是環境的關懷，您認同嗎？為什麼？
- 問題 4. 聖經上所說的行公義、好憐憫是一種對公共社會的理想與參與，您贊同嗎？
- 問題 5. 您參與(1970 與 80 年代中)關心公共問題的社會運動嗎？  
這些參與經驗在個人信仰過程上的意義是什麼？
- 問題 6. 您覺得解嚴後成長的這一代青年對於社會關懷的參與度低落的原因是什麼？
- 問題 7. 您覺得長老教會對參與社會改造的積極度如何？您的觀點為何？  
它應該怎麼去做？
- 問題 8. 您認為教會應不應該承擔對社會公義的責任？  
關懷政治及社會上的公平公義為什麼重要？
- 問題 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應該改革的方向是什麼？有無具體的想法？
- 問題 10. 政權轉移後，有長老教會會友被招攬進入官僚系統，分享政治權利，這樣一種誘惑您覺得應不應該去？
- 問題 11. 面對當代社會議題，您的觀察是什麼？像長老教會這種非營利、非政府機制的社會團體可以怎麼來關懷社會？
- 問題 12. 這幾年來，長老會機構的一些人事問題紛爭對您而言感覺(想)是什麼？
- 問題 13. 您對長老教會在現在及未來的公共社會的參與，您的期待是什麼？

### 第三節 研究者對「訪談內容」的觀點與小結

此次的訪談共計 11 人，除歌手朱約信與蕭福德兩人同時接受訪談之外，其餘的被訪談者約每人進行 1 至 2 個小時的訪談，其訪談內容詳見附錄 2；個人將訪談中之意見歸納如下：

#### 一、關於「身份認同」

個人在對於這 11 位採訪對象的過程中，最先的問題是從「身份認同」的觀點來切入，11 位受訪者幾乎有其一致性表達，他（她）們是台灣人，但不同的是有人需要尋索（例如：陳文珊教授），有人則是出自一種非自願選擇（例如：楊啓壽牧師認為他突然從一個日本人的身份變成一個中國人的身份，非其所願啊！），在訪談林宗正牧師的部份，他一開始就說他的身份認同是由「長老教會信徒」跟「台灣人」這兩個部份所構成，這樣的一種「認同」簡明扼要，是一個對於長老教會與他個人的聯結性的解釋，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有意在族群中做出「分別」；所以對照陳文珊教授的說法：她是眷村成長的背景，她必須要到高中時期閱讀「前衛出版社」的書籍，才能去摸索自己是誰？朱約信則說小時候他的父親被警察請去喝茶，因此，他從小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是非常清楚。林永頌長老也有類似的記憶。中生代的毛保國認為是國民黨強制以教育混淆了他的「身份認同」，解嚴後世代的梁越美的觀點就跟這些解嚴前生活經驗的男性又呈現不同的面貌，她覺得「身份認同」有其需要但並不是最重要，李信仁則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做為他身份認同的註解，這是一種各自表態卻不約而同地指向「國民黨政府」的惡質管理下，每一個不同的表述各自幫助本研究在判斷上有不同的參考價值。

#### 二、關於「挑戰專制與威權」

在本次採訪當中的所有長老教會的成員中，有一半的被訪者具有長老教會「傳道人」的身份，他們經歷了長老教會的牧者挑戰專制政權或者是社會關懷的堅持，我個人覺得他們是非常有勇氣地與自己的信仰價值並進；林宗正牧師謙虛的說，他不願意談自己曾做過那一些事，或是參與過那一些抗爭，他只是指著他牆壁上所掛的加爾文畫像，告訴我個人他自己信仰的價值，就是堅持與貫徹加爾文的神學；馬耀牧師說他因「還我土地」一案坐監，他無怨無悔，因為這是他的信仰價值，林永頌長老認為這是一種「先知性角色」所外顯的特質，長老教會的報紙被沒收，長老會的牧師被關，在台南神學院討論「國是宣言」的牧師與長老，出門開會前都先寫下遺書，這不是這一代的青年所能夠去想像的事。

#### 三、關於「聖經教導與社會改造」

馬耀牧師認為堅守「公義」並委身於政治是一種信仰的實踐，雖然，楊啓壽牧師跟他的說法完全不同，因為他論及「愛」也是上帝攝理萬民的重點，所以若是為了堅持公義而忽略信仰中的「聖經教導」是不完備的看法。無疑的，所有的受訪者在肯定「行公義、好憐憫」之間，也談到他們不同的體會，例如，楊啓壽牧師除了與馬耀牧師的看法是對立的之外，他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公義」的實踐上有一大塊是在做醫療、教育等等，所以不能夠將「公義」定義在政治的抗爭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公平誠信問題，是最為基本的要求。我個人覺得他所說的「你救我就是公義！」來擴大到他另外談到的原住民問題、雛妓、其他弱勢者等等也都是必須要實踐公義的對象。

#### 四、「不義」問題的本源

在此次訪談中所接收到的信息，楊啓壽牧師認為：在 70 年代與 80 年代只有極少數的人在參與反抗國民黨這個不良政府；林宗正牧師的看法跟楊啓壽牧師一致，他的理由是人不必要把自己置身這樣的危險境域，林宗正牧師曾是帶領群眾及會友站在國民黨鎮暴部隊水柱前的一位牧者。馬耀·谷木牧師則是因「還我土地運動」而入獄服刑，這些牧者他們認為當前所面臨的社會，這不公不義的源頭就是國民黨政府。陳文珊教授所代表的是中生代的意見，她個人以外省第二代的觀點來看，她也覺得整個社會不公問題的源頭就是國民黨所控制下的政治運作。以此來對照在教會所採集到那些青年世代的意見中，有相當比例的人不願意從事或是參與跟「政治」訴求有關的任何活動，這就是這一個新世代的信仰的生命價值，他們是以理性來遮蔽自己的感性，基督徒在面對信仰的時候，會是這樣的一個姿態嗎？

#### 五、公共社會的理想

個人在訪談中刻意要問每一位受訪者「公共社會的理想是行公義、好憐憫。你同意嗎？」這一個同樣的問題，在這批橫跨 30 歲初頭到 80 多歲的牧者或是教會長執身上，可以來判讀到當教會與世界妥協，它的教勢也會隨著下滑，的確，教會不是商業組織，不能單用信徒的數目來看信仰的指標，但是當看到現在這些都會區域以及城鄉交界區域的長老教會，他們所面臨到的是被一大宗新興的教派包圍，事實上，我個人不否定在宣教上的競爭，例如長老會的青年在於他們的居所移動之後，就不一定會在長老教會來聚會，個人之前在真理堂的聚會經驗，發現身邊多是原本長老會的信徒。

訪談中，楊啓壽牧師認為在由於 70 年代與國民黨政府的衝突是一起突發事件，第一次的衝突之後，就引起我們對於國民黨政府長期在忍無可忍下的信仰行動，當時，在「戒嚴」下的黨禁、報禁、各種審查制度的箝制，我們唯有以

聲明讓外界知道，教會在想什麼、做什麼？歐洲在二次大戰前的巴門宣言不也是基督徒對於不義行動的抗議嗎？時空異處的台灣，相似景況的壓迫，我個人認為我們在公共社會的推動，要將這樣「行公義、好憐憫」的中心思想變成行動，即使是個孩子，他也必須要知道上帝喜愛的是什麼？行為清潔是基本，重點在於我們的信仰團體，「它」必要成爲一個以行動來「行公義」的信仰團體。

## 六 比較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經驗

在參與(1970 與 80 年代中)關心公共問題的社會運動的經驗上，朱約信認為到他上台北讀書的 1980 年代中期(未解嚴)，父母都還要特別叮嚀不要去參加遊行，可是，在他的故鄉台南市時候，是牧師帶著全教會一起上街頭。馬耀牧師也說：現在要找到學生來參與社會運動真的很難？楊啓壽牧師說：國民黨政府認為，給你作生意、賺錢，你就好好生活，不要再來管政治；林永頌長老回憶高俊明牧師因「施明德案」被補的時候，他們在台南的教會是如何迫切地整夜禱告，他當時被這樣的宗教感所震撼。我個人在 520 農民事件當晚恰好經過台北車站，我好像親臨了這一股抗爭的洪流中，在讀大學的時候，班上兩名同學參與了「野百合學運」的絕食抗議活動，這些事件即組織了我個人對於「公共社會」這一個名詞的概念，它不是(公共社會)本來就存在的，它是被血、汗所累積的一回又一回、前仆後繼的一直滾動而來！

及至今日，目前總會的青年主委李信仁說：「現在的青年，他們所表達的是另外一種不同於前人的方式，但是參與人數比例是高於解嚴前世代。」朱約信也持相同的態度；公報社記者邱國榮認為：「現代的年青人所表達是一種同理，和以前的人是不相同的。」他的說法是表達，我們的青年在處理公共社會議題時的態度，已經是細膩且願意進入到他們所關懷的「公共社會」議題之中，例如：他所參與現場報導的「文林苑事件」，他看到當警察要施行公權力來驅散這些抗議學生時，學生不再是以拳頭、石頭對抗警察，他們「全部都哭了！」，這是令我從來沒有想到的一個結果，基督若是在場，祂的憐憫慈愛會與這些孩子一同哀哭，從一個「握拳頭」的世代到一個「同哀哭」的世代，在基督的信仰中的「同理」也已經進入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實踐中！

## 七、不同世代信仰者對於「社會運動」的看法

11 位受訪者中，由林永頌長老所提出的「無人帶領」觀點認為：若是要長老會進步就必須有願意出來帶領年青人、組織年青人的牧者，但是，牧者自己不長進，以致於跟不上時代的進步，這是他所表明立場；的確是有這樣的看見，因為在繁忙的牧會生活中，牧者如何年年進步呢？牧者如何以專業的素養與世界

對話呢？他覺得長老教會做得太少，大家都欠缺登高一呼的勇氣；林宗正牧師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從李登輝先生當總統後，就沒有聲音了，目前長老教會所擁有的就是追求世界價值的教會思想觀。例如從「野草莓」與「野百合」這兩個世代來比較，有明顯的不同。他表示他觀察這兩個世代的學生運動，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大不相同，最大的關鍵在於「野百合」有很好的老師來帶領，「野草莓」就沒有這麼幸運；所以他覺得領導人非常重要，也因此我們教會需要有這樣的領袖來帶領！林宗正牧師對於近二十年來長老教會在於社會運動的推動很灰心，他認為現在的長老教會幾乎都沒有在做事。

李信仁的看法是現在的改革運動，並不是過去所認知的大型群眾運動，而是走向認識更深更同理的一種關懷，他並舉他在參與的一場印象深刻的抗爭裡，不再是成千成萬的人，而是十二個青年來到彰濱工業區的海邊，他們和當地的人一起生活了一個禮拜，但是，這個生命經驗，他認為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不再站在外圍而能直接進入核心。以我個人的觀點來解讀他們的行動，我會發現到，從國民黨敗走台灣所引起的戒嚴統治，一直到台灣群眾起身反抗的 80 年代，萬年國代的廢除、民主進步黨的成立、解嚴、宣告動員戡亂的中止、廢除刑法 100 條等等，長老會的青年、會友或是牧者所投入的犧牲精神，是值得來作為信仰傳承的美好見證。

## 小結

基督教信仰在解嚴前後所經歷的差異重點是什麼呢？這一個訪談對於此次論文中研究假設的回應，最主要是解嚴後青年公共參與的低落，此一觀察的假設，不能說在這 11 位訪問對象的談話中有得到一致性的看法，而是在中生代的長老會信徒口中聽見，解嚴是一個分水嶺，不同世代的人們對於他們時代中所發生的「事件」，充滿不同的解讀。「公共社會」的推動是由這些一代又一代的犧牲者所堆疊而起的，解嚴前的世代覺得現代的年青人不參與，現代的年青人覺得我們參加了，只是你們不知道。雙方對於參與運動的定義不同，所以當比對到前一個部份的調查指數，教會若是有人領導，他們願意跟隨，最後問題還是得回到神學院對傳道師的養成教育來看，這樣的一個觀察，可能是比較有平衡性的，過去的牧者怎麼去帶領教會與餵養他的羊，現在在數位文化的衝擊之下，整個信仰團體所呈現出的又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面貌。但從楊啓壽牧師一直到年紀最小的李信仁，這些深入長老會文化的會友們，也在訪談之中給我他們時代特有的價值，這就是信仰的力量，這些讓時間絕無法消滅的神蹟奇事，確實是從基督真理而來的，尤其在 1950 年代一直持續到 2013 年的今天，長老教會所堅持的路線未變，或許它有疲軟、有低谷，這走過大時代衝擊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代表的那份宗教改革者的精神，我個人覺得它是 140 年基督教在台宣教之華美果實之一。

## 第八章 神學反思

### 第一節「公共社會」與「身份認同」

此論文最主要要討論的是長老會青年的公共社會意識問題，在經過幾個驗證的階段，分別是文獻閱讀、問卷調查、與訪談等三個階段，發現到目前在長老會中因為語言消失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所以教會出現越來越多華語禮拜的情形，就隨這個大時代而向前之際，你我的「身份認同」是什麼的這個問題就會越來越突顯！這是訪談裡要問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一個信仰者不管在教會內外，均肯定的、信心的承認自己是一個「基督徒」與「台灣人」（按林宗正牧師與李信仁都有此相雷同的表答），的確這是說明一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成員的最貼切的條件。我個人的反省是「台灣人」並不是限定台灣出生或是成長，而是一種認同「台灣利益」或是「台灣主權」。個人為何要如此進行個人的論述呢？因為從這一個認同裡，對於「公共社會」的關切理念可以很清楚的發展出來，如果一個基督徒只關心個人的得救，這樣的信仰是大有問題的！

在此，可以以「摩西五經」、「先知書」、「四福音」、「保羅教牧書信」的對象來看，全部是對於一個信仰群體的上帝話語，當然也有少數是於個人所說，聖經本身也是具有「公共社會」意涵的文本，所以，在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這樣的信仰群體而言，類比於以色列人在於聖經世界中所遇見的歷史事件，可以說那也是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一旦一個基督徒認同他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他的確會從「身份認同」上去發展出與其他信仰個體的關係，進而變成一個信仰群體，若是沒有「公共社會」的體認，沒有團契生活的追求，就是一個不完全的真道，這是身為基督徒所應該要注意的事！

同時對此論文來說，在討論「公共社會」意識的同時，確實有必要把「身份認同」的問題，來做一個深度的反省。首先，必須回溯本論文在其前部份所討論到的「身份認同」以及「為什麼我們膽怯而不願意去面對自己身份認同的問題」，這確實是一個特殊的「台灣經驗」；到今天這一個由國民黨統治所造成的無所不在之「惡」仍舊存在，對於台灣的公共意識的破壞，就是從這裡開始。楊啓壽牧師說在無法選擇自己的身份下，他從一個日本二等國民變成中華民國人民，比起日本人的對待政治犯的方式，公共意識更受戕害；所以，一代交接給下一代，「公共社會」誰敢參與呢？身心基督徒的我們更要深入反省，一旦人不在上帝創造的公正、公平下生活與發展自己的人生，人的價值又在那裡呢？

那些透過問卷調查表露心聲的會友們，何嘗不在這潛意識所受壓迫處境下，用冷漠回應原本就應該去做的。至今，仍是將環境問題、人文關懷自外於「政治」，甚至是「去政治化」，這是一種悲劇，但絕不是一個不可改的宿命，這是我們現在看公共社會參與的一個起點。陳南州老師在他的著作中說：「不作台灣人的基



督徒常會是台灣文化中的異鄉人。」<sup>63</sup>我想這是基督教在台灣應本土化、落實化的一個很好的註解。

## 第二節「公共社會」與「歷史傷痕」

解嚴後世代青年在一個沒有壓迫的自由社會裡成長，可以自由的讀他們想看的書，講他們想講的話，寫他們想寫的文章，對於過去國民黨所造成的歷史性傷害，所知非常的有限！數十年來國民黨控制這塊土地的人民所有動向與想法，包括馬路旁的圍牆上究竟要塗寫那些政治標語及口號都是高壓統治的內容之一，他們對於台灣人民的控制可以說無處不在，這樣的歷史傷痕經驗，我個人覺得是台灣在進入「公共社會」過程所需解決的一大困難。因為所存在要處理的前因過大，影響著實太深！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人民的盼望下以「戰爭勝利者」姿態進入台灣後的 1947 年裡的二二八事件，對台籍菁英份子及台灣青年進行的屠殺，沒有想到在 1949 年，他們這一個史上最龐大的戰敗者與難民集團，卻從數千公里外倉皇逃避至此，隨即展開世界史上最長的軍事「戒嚴」，台灣人民卻不得不接受這樣的安排。

在 1970 年代開始，長老教會在與整個當時台灣的黨外異議份子有了合流的機會，長老教會尋求在信仰上的公共價值，與國民黨政府產生了數起衝突，雖然不至於全面化，但是這一股全台灣反抗與改革的思潮遲至 1980 年代後才全面的展開；到了公元 2000 年，現實的政治實況讓原本的壓迫的長老教會，覺得上帝的公義已經到來，以為「解嚴」是一個讓基督教信仰價值得以實踐的機會。但似乎沒能處理我們與我們原先所反抗的這一個集團，在於我們所共有的這一段傷痛歷史的「轉型正義」，以至於在解嚴後的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的國力內耗的非常嚴重；回過頭來看，「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在對於公共的認知上，不僅在近 70 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中，雙方對於「人的價值」就已經是完全不同，我們看當時的台灣人民仍然天真的想與軍隊溝通、談判，完全是一種對於祖國的錯誤幻想！在信仰精進的過程中，基督們必須要做出正確判斷，以便合乎基督教倫理才是，回顧在本次論文的訪談設計中，秀朗教會的毛保國執事認為國民黨對於台灣社會在解嚴後的不良引影響依然存在著，因為他的生命經驗是如此地真實印證這樣的實境而非只是一種虛擬的幻覺；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認知，作為信仰價值的傳承上必須要理解，受苦的台灣需要「轉型正義」，這也是基督教信仰在現代意義上去要注意的事，誰願為台灣多走一哩路？誰又做出了真正祈求原諒的轉型正義呢？

國民黨在其統治台灣的不良施政所造成的「歷史傷痕」裡，未因為片面宣佈解除戒嚴而讓台灣的民主自由得到真正的「轉型正義」，此次論文的調查工作不但呼應了鄭仰恩教授在其專文中的看見，也對照林宗正牧師的專訪，指出解嚴的「轉型正義」並未完全！我相信近百分之五十的長老會青年已經不知道過去曾經發生了什麼？整體台灣社會在解嚴之後的亂象叢生，解嚴固然有其正面意義，但

---

63 陳南州，《委身上帝 認同人民：台灣實況中的宣教與神學》，（台南：教會公報社，2009），22。

是，台灣自此有步上真正的開放嗎？我個人覺得這樣的一個「解嚴」在基督徒的信仰價值的判斷上，是頗為牽強，因為與信仰的互動中，筆者並未看見「解嚴」的過程中與解嚴後的今天，國民黨當局有真正謙卑的悔改！目前，我個人在服事禾場裡碰到教會青年所呈現的信仰生活品質的現狀，實在令我對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未來有一種迫切的期待，甚至於是改革或是推翻現有那些阻礙我們信仰羣體的所有要素；但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造成的「歷史傷痕」是抹不去的，也是對於「公共社會」意識有很大影響的條件之一，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是考驗基督徒、甚至是教會領導者的智慧。

### 第三節「公共社會」與「中產階級」

與「歷史傷痕」有連帶關係的是這從 1947 年所造成的族群衝突，影響台灣到 1987 年的解嚴，在這 40 年裡，台灣人便生活在恐懼中，不再對於國民黨一手把持的政治有信心，轉向鼓勵他們的子女好好從事經濟活動，形成了另外一種新興的「中產階級」，對於長老教會而言，也造成一批「中產階級基督徒」；例如陳文珊教授在訪談裡也談到中產階級的問題，因為人對社會公共問題的專注力被中產階級的經濟取向給拉扯牽制，若是回到所討論的內容來看，從戒嚴到解嚴的這一個時期，中產階級同樣地是較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但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這樣的信仰群體之中，我們社區型的堂會中，目前可能都是第五代或是第六代的信徒，對於基督教信仰與中產階級意識，他們只能擇一的做出取捨，也因此我們來對照戒嚴時期的基督的長老會信徒，本身對於在被壓制的歷史中，他們非常地將他們信仰的力量與他們所遇見的景況做成連結。學者蕭新煌有此一說，他認為在西方社會所形成的「中產階級」和我們台灣社會所造成的中產階級是不相同的，他認為在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是認同「基督新教倫理」，我們的新中產階級卻不是在這樣的路線下進行，我認為有點是呈相反的方式在進行，因為我個人觀察我們近十年來的中產階級發展狀況，並不是在「公民」或是「公共」的這一個理念下生活或是參與，而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美好的生活而拒絕冒險。

「中產階級化」對於教會青年的影響是他們越來越向世界靠近，同時，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即逐漸進入了低出生率的時代，除了青年的人數變少之外，因為對於自己「身份認同」不清楚的問題加上上一代的「歷史傷痕」的影響，他們可能連想都不想他應該如何去面對更重大、更廣袤的「公共社會」議題。我個人在前線小島服兵役時恰好台灣解嚴，當時我個人對於「解嚴」的感受沒有那麼強烈，等回到台灣社會來，並且目睹 520 事件、鄭南榕自焚事件等等，我透過這些過程去看我如何的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並再去反思「歷史傷痕」一直存在我個人對於台灣社會觀察參與的思考要素，到後來，我個人進入外商公司工作，也曾經成為那最安全的一群「中產階級」，如同尼布爾所說的：「中產階級過著舒適與安定的生活，不能認識社會問題的急要性；同時中產階級處於個人關係的境界中，不能了解經濟集體，以純粹自私的態度表現自己一貫的情形。<sup>64</sup>」這一段生命經驗也確實讓我個人明白基督的呼召，基督教信仰的現代性是表現在「世界」

---

64 Reinhold Niebuhr 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楊續譯，（台北：永望，2010），177。

與「信仰」之間的拉拒。我個人來看「長老教會」這個信仰團體，的確表現它在「中產階級」的自我受限的想法上，因為目前的長老教會很少向真正的窮人伸出幫助的手，向台灣社會有需要的人提供教會所能給予的。四年的神學訓練讓我確實知道，必須去給予，基督教我們要放下一切來跟從祂，而不是安全的陶醉於「中產階級」的世界中，因為，這樣一個自私封閉的群體不是「公共社會」理想之呈現。

#### 第四節 尋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改變」的可能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向被詬病是政治傾向鮮明的基督教派，有些人的看法會以為「政治」會拖住教會傳福音的腳步，「藍綠情結」會造成教會的內部意見分裂；我相信這些推論的一部份是真的，且影響著長老教會的青年們，他們不知道應該如何參與「公共社會」到什麼樣的程度才是，因為變化太快的社會提供太多的模稜兩可的說法環繞在他們的週邊。也有其他教派的基督徒會提出經文「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的舉例，要基督徒好好做「基督徒」，除了這個薄弱的舉證之外，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能夠自絕於台灣社會之外嗎？以基督當時的政治環境而言，猶太人是一個殖民地的地位，面對這些要陷害他的法利賽人，不可單純以可見的字面來解釋，學者 Craddock 認為這個事件的複雜性不是字面上的解釋，他認為路加這樣寫的原因是基督呼籲我們必須在這樣的情況下明辨什麼是真理的標樁；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使徒行傳裡，記載羅馬政府多次提供基督徒在猶太宗教社會裡的人身保護（使徒行傳 13:07,12...），所以基督所說的話「歸凱撒」或是「歸上帝」在接下來的世代中，教會必須在不同的情況下，給予不同的解釋<sup>65</sup>。今天的世界，大家會以為在信仰團體外面的事是「歸凱撒」，信仰團體內的「歸上帝」，這是錯誤的，一切都必須「歸上帝」才是真理！

在「歸上帝」的理想下，長老教會必須重新來整理自己；在 2013 年的今天，長老教會要如何使用上帝給我們智慧的恩賜，走出被「政治定位」的教會，變成一個參與與關懷「公共社會」的教會，並且其所有的成員必須對於教會機構弊案所給予教會成員的傷害做出處理與防範，尤其是教會醫院與學校所發生的貪污事件，是非常「政治」的一種結果。教會公報的記者邱國榮提供了一個寶貴且可實施的方法來幫助長老教會向前走（詳見附錄 2）；我個人認為要實行「上帝國」的理想，就是先落實「公共社會」，但是必須先整理好我們自身信仰團體，才能夠在有心的改變下翻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多年沉痾的不良體質。

「尋求改變有可能嗎？」是我對於未來服事所給予的問題。也是我個人將集中力量來做且期待有所改革的目標。對於個人所服事的信仰團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而言，它所需要的，相信它可以再度成為台灣社會裡面真正的公義者，有人或許會質問，當教會關心「政治」過度，教會就沒有辦法傳福音？我們也要理解一個沒有將基本要求做好的教會，它如何能夠好好再次擔任宣教先鋒的角色？這一次的期待，它不是對於「人」或是「族群」；希望它能夠依靠上帝的能力，來喚醒人們內在關懷「公共社會」的靈，或許長老教會可以這麼做：

<sup>65</sup> Ferd B. Craddock, "Luke", (Louisville Kentucky: John Knox Press, 1990 ), 237.

## 一、 教導

「上帝話語」的研讀，要重新在時代的前進中貫徹改革宗本色。依我個人的淺見看來，若是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體質得到改變，惟一可以解決大家的冷感，跟讓大家自以為是台灣基督教界的老大地位、以及伴隨來到的「宗教自大」必須要放棄並且悔改，我個人認為現在最為迫切的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質」的提升！要開始這一個改造計劃，首先要靠「讀書」的方式，一種是個人式的讀書增長以及團體的讀書會，需要研讀的資料就是聖經，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到西元 1513 年，路德他終於在他的精神顧問約翰·馮·斯道皮茨（Johann von Staupitz）的敦促下，感到能夠開始積極鑽研「聖保羅的使徒書信」，並撰寫他對《羅馬書》、《加拉太書》、《希伯來書》的評著。結果是出現了全新的神學，然後他據此使教宗統治和整個天主教會變質並陷入分裂<sup>66</sup>。所有的改革都不若研讀聖經來得實際與直接。今天我們在教會事工，甚至是青年參與的疲軟狀態，我覺得是聖經的教導不足，這是傳道者跟教會裡負責教導的長老必須要扛起來的事，我認為這種推動必須去訓練更多的裝備良好的傳道人在教會以聖經教導的方式，才有辦法來解決我們在「基督徒生活」這一個要求裡所遇見的困難。

## 二、委身

教會必須要重新委身於社區重啓宣教大門，若是我們真正地如同 140 年前的馬偕牧師那麼地敏銳，看到台灣社會的需要，他在消毒水、酒精刺鼻味中，麻醉那些牙疾患者，以詩歌為遮蓋保護，進行他特殊且成效驚人的醫療宣教！當時的平埔族部落或是漢人的街市而言，都是社區的雛形，信仰群體中的個人在這樣的重視跟社區的關係下來服事，但並不是「為事工而事工」。長老教會的教堂位置，幾乎都是每一個城鎮中最精華的地段，我們長老教會就是在地思想、在地神學、在地服事的教會，我們必須再次地把宣教之火燃起，如果靈恩教派做一，我們就做二倍，我相信這是一個良性的競爭，因為我們到底多久沒有跟教會鄰居，或是跟教會所在地小學、國中的孩子傳「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福音，而非傳給他們「聖誕老人與麋鹿」的福音；我們是否讓他們知道教會是為幫助窮人而存在，教會的門為罪人而開，而不是星期日時，大家開著名車來做禮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必須要再次謙卑，委身在重新出發的狀態。

## 三、行動

對於未竟的改革，我們以公義為出發點而繼續推動，同時應打開眼界來看更多的新議題。以最近沸沸揚揚的「核四問題」，我們應該除了抗議遊行、發表聲明之外，如何運用我們組織的力量，挺身於社會公義與對於公共社會的參與，因為這就是天父上帝的道與公義，欲要長老教會內部增長、質的提昇，也同樣必須去做出行動來，台灣社會不公不義的事件何其多！在此，個人所做出的一些批判、建議等，純然為了做一個「為上帝榮耀」而活的基督教信仰者，同時，也是

<sup>66</sup>，昆丁·史金納，《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宗教改革》，奚瑞生、亞方譯（卷二），（台北：左岸，2004），16。

一個期望被聖靈更新，活出「上帝形象」的台灣人！

## 第九章 結論

「解嚴」已經在時代的滾動之下，漸漸地遠離現代青年的生命經驗，甚至在新一代的長老會青年中變成一個從未觸及的記憶「名詞」，很諷刺的是當老一輩的傷痕仍舊隱隱作痛的此時此刻，新的一代卻高舉雙手地歡慶他們的信仰與敬拜。基督教與基督徒，不是甜蜜的愛與口號，「若有人要跟從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年青人的十字架與年長者真的有不同嗎？當人們以為基督是對一個被防衛與保護的自我對話之時，祂要我們成為服事的肢體，祂要我們的愛不是集體地流行在音樂聲中，在今天的西羅亞池畔、在今天的美門、在今天的長老教會教堂，更是應該要做在台灣的每一吋土地上。前公報社記者李信仁以及現在公報社記者邱國榮，他們對於現代「長老會青年對於公共事物的參與」問題的觀察上，與我個人的研究假設完全不同；但是，馬耀·谷木牧師與林宗正牧師、林永頌長老的意見又與我的假設相同，若是說這是一種世代差距，再加上對於草莓世代的青年的問卷反應，可以提出一個結論是：「公共社會」意識仍然在長老教會青年的心中存在，但沒有在行動中出現，教會缺乏真正的領導者，帶領長老教會青年來對於社會奉獻與委身！問題最後還是回到「神學教育」這樣一個源頭，該如何培養好的教會呢？是教學方向或是訓練時間不夠呢？我個人認為，目前的長老教會是處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上，如果不奮力爭取改革弊端，做出巴克禮、馬偕時代的宣教熱忱，「它」終將留每一個城鄉的老街裡，靠著美好的回憶與存款過活。

使徒行傳記載：當使徒保羅與西拉將福音帶至帖撒羅尼迦時，當地人喊說：「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裡來了。」（徒 17：6）解嚴前後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曾成為這「攪亂天下」的教會。社會要改革，而改革需要動力，願我們以福音的力量與上帝的大能，翻轉此時的台灣民間信仰文化，就像保羅努力持純正之基督信仰進入當時希臘社會的偶像文化；一個敬拜上帝的基督教信仰團體，是有權柄及有能力的，也將為主耶穌基督成就更多更大的美事，唯有公義的落實可以使整個社會、國家翻轉而進入到「公共社會」的落實，在我個人即將結束在台灣神學院的神學裝備後，我盼望從神學的領受裡，轉化為行動的力量，持主基督的真理，繼續前進「攪亂不公義的天下」！



## 參考書目

### 一、 未出版品：

鄭仰恩。《直到公義與和平相互擁抱》。演講，玉山神學院：花蓮，10月3日  
2003年。

### 二、 已出版品：

林德昌。《台灣公民社會指標之研究》。台北：行政院青輔會，2007。

David Jary、Julia Jary。《社會學辭典》。周業謙、周光淦譯。台北：貓頭  
鷹，2005。

鄭仰恩等著。《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追求公義承擔苦難》。台北：  
蔡瑞月舞蹈社，2012。

薛月順等著。《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台北：國  
史館，2000。

薩孟武。《政治學》。台北：三民，2006。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65。

鄭仰恩等著。《加爾文與今日教會》。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2012。

李筱峯。《台灣，我的選擇》。台北：玉山社，1995。

趙崇明等。《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基道，2005。

約翰·百尼德。《基督徒的公民責任》。台南：人光，1984。

羅光喜。《地上的天國倫理：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台北：永望，1994。

謝志斌。《公共神學與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倫理研究》。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08。

江丕盛、楊思言、梁媛媛主編。《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對  
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李麗薰主編。《邁向公與義的社會：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久經營的主張(上)(下)》

- 。台北：時報，2000。
- 王宏仁等。《跨戒》。台北：群學，2008。
- 李筱峯。《台灣，我的選擇》。台北：玉山社，1995。
- 林治平主編。《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論文集》。台北：宇宙光，1998。
- 胡慧玲。《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台北：望春風，2001。
- 徐信得。《總會社會關懷文獻》。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資料中心，1998。
- 保羅·尼特。《全球責任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2007。
- 謝品然等著。《上帝與公共生活：神學的公共視域》。香港：研道社，2009。
- 宋光宇。《宗教與社會》。台北：東大，1995。
- 林金水。《台灣教會史》。北京：九州，2007。
- 溫偉耀。《無能者的大能》。香港：卓越，1991。
-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台北：聯經，2002。
- 陳南州。《委身上帝認同人民：台灣實況中的宣教與神學》。台南：教會公報社，2009。
- Reinhold Niebuhr。《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楊續譯。台北：永望，2010。
- 昆丁·史金納。《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卷二）：宗教改革》。奚瑞生、亞方譯。台北：左岸，2004。
- Craddock, Fred B. *Luke*. Louisville Kentucky: John Knox Press, 1990.
- 網頁：  
維基百科，〈大數定律〉，維基百科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7%E6%95%B0%E5%AE%9A%E5%BE%8B>,  
(Accessed 2012年7月1日)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公共意識研究問卷調查

感謝您以填寫問卷調查支持長老教會的信仰革新！請以您的信仰、認知、經驗、意識形態，誠實地來回答下列問題：

所屬教會：\_\_\_\_\_。第\_\_\_\_\_代信徒。 年齡：\_\_\_\_\_

性別：\_\_\_\_\_。 學歷： 1.大學(含以上) 2.高中、職 3. 國中

月收入(學生免填)：1. 22K 以下  2. 22K - 39K  3. 40K - 60K   
4. 60K 以上  (1 K = 1000 元新台幣)

有無固定聚會(每週幾次)： 1.一次(含禮拜)  2. 兩次(含禮拜)  
3. 兩次以上(含禮拜 )

-----  
1.你覺得你的教會關心社會的動向及時事的程度是？

非常關心  有關心  偶而關心  很少關心 非常不關心

2.你贊成教會應該積極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窮人的教會事工嗎？

非常贊成 應該贊成 沒有意見 有些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3.如果你的教會有參與社會改造、扶持弱勢者等事工，主要推動者是：  
(沒有此類事工者免填，請直接跳至第四題)：

牧者推動  長執推動  團契推動  其他  \_\_\_\_\_

4.如果你的教會沒有參與這些事工，你贊成應該發動嗎？

非常贊成 應該贊成 沒有意見 有些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5.你覺得教會對參與政治上的公平公義、社會關懷的回應態度應該是：

熱烈回應 應該回應 沒有意見 冷淡回應 不必回應

6. 你覺得教會除了政治議題之外，還應該參與關心哪些公共議題（可複選）？



文化議題       經濟議題       環保議題       其他  \_\_\_\_\_      不必關心

7. 你覺得為社會公義發聲是不是教會應該做的事？(例如這些問題：核四停建、文林苑等等)。

非常贊成       應該贊成       沒有意見       有些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8. 對於長老教會過去在戒嚴時期所做的努力與承擔(例如發表三次重要宣言、捍衛言論自由、發動遊行)，你知道嗎？

非常清楚       知道有這些事       不完全知道       不知道       不想知道

9. 如果長老教會在最近發起以「政治議題」為訴求的抗議活動，你願意參與連署或是參加嗎？

非常願意       應該願意       沒有意見       有些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10. 如果長老教會在最近發起以非政治議題的，例如：「社會關懷」(經濟、文化、環保) 議題的活動，你會願意參與連署或是參加嗎？

非常願意       應該願意       沒有意見       有些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11. 你贊同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工作，是否就是一種公共社會 (公開、公平、公正) 的理想？

非常贊同       贊同       沒有意見       有些不贊同       非常不贊同

12. 現代社會中，為「行公義」的抗爭行動而不免與當權者發生衝突，就像主耶穌基督教導中的公義訴求對當時猶太社會所造成的大衝擊，你贊同嗎？

非常贊同       贊同       沒有意見       有些不贊同       非常不贊同

13. 你願意以聖經的教導為根基，參與或支持現今台灣社會的改革，如同基督當時在耶路撒冷所進行的事工嗎？(選擇有些不願意、非常不願意兩項者請繼續回答下題)

非常願意       應該願意       沒有意見       有些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14. 你不願意參與或支持現今台灣社會的改革，你的顧慮是什麼嗎？

基督徒不應參與       此事與屬靈無關       不關我的事       不可能做到

其他 (請簡答): \_\_\_\_\_

## 附錄 2、教會公報記者邱國榮來信

元獻兄。

針對改革長老教會的具體作法的問題，剛回家路上歸納出以下答案，提供給元獻兄參考。由於改革需要針對具體的弊病著手，才能夠把改革問題聚，尤其是打蛇要打在七吋，這意謂棒打下去的位置要精準，這也才能夠有效一棒斃命，打在確切的問題上頭。

以目前可見到的比較精準的弊病，尤其是七吋位置，就是機構的財務報表必須透明。長老教會機構財報不透明，小弟在前年與去年的年會前後期間，都曾經公開說明，也受到幾位企業主的總會層級的長老認同。

所謂財務報表透明，必須是「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會計師簽證說明表」等四大報表，皆須公開，而且還得公開起碼連續三年的財報數字，但是目前機構公開的財報，僅止於損益表，少數（馬偕醫院）還會提供資產負債表，但沒有任何機構會拿出更重要的現金流量表與會計師簽證說明表。

看懂財報的都知道，損益表與資產負債表的數字，都是可以經過有心人變動，呈現數字並非真實，但是現金流量表就不一樣，該表可以稽核損益與資產的真偽，外加會計師簽證的說明，以及三年數據，如此便可以一窺機構裡子的虛實。例如，貪瀆弊案的真理大學，如果過去每年都公布最近三年的現金流量，便立刻可以讓人發現異樣，除非總會年會將近 800 人議員當中的財經人才都眼瞎，何況還有會計師簽證背書的說明表，如此，真理大學的校長還敢貪污嗎？各機構董事會還敢利益勾結、或是不善盡監督的責任嗎？或是說從財務報表的公開，董事會也不會被事業主管呼嚨、被牽著鼻子亂跑。也因為全數報表公開，可以避免董事會之間的不信任，或是避免董事會與行政主管間的不信任，達到同工合一的目標。

有人說，財務報表的曲折，有誰看得懂？會說這話的，小弟認為就是因為自己看不懂便以為其他人也會看不懂，這簡直就是個無厘頭笑話。財務報表，於每年四月的總會年會都要公告報告，這猶如每年四月的企業股東大會報告；小弟不相信，在將近 800 人的總會議員裡，沒有一人看得懂四大財報的？

問題來了；為何至今沒有一個機構，願意公布財務四表，也為何沒有人願意提案，強制機構於每年總會年會公布財務四表呢？小弟認為，如果就體制上的具體改革想法，若從這個可以精確問題的角度切入，並且立法，相信會帶來立即衝擊，但從衝擊中，可以讓人看見，到底是誰的心裡有鬼，以及消弭「董事不懂事」的經常兒戲。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只要財務報表真正的透明與公開，誰還有心思要在裡頭浪費宣教的心力玩遊戲？

### 附錄 3、本論文之所有採訪內容逐字稿

#### 採訪 一

採訪對象：楊啓壽牧師

採訪時間：2013 年 3 月 7 日 下午 3 點 00 分

採訪地點：台北市嶺頭 台灣神學院 楊牧師家

鄭元獻：感謝牧師，因為我問的問題都不是需要想的，就是說我們用聊天的方式就好，輕鬆一點。不好意思。

嗯。牧師你身為一個我們的台灣長老教會的牧者，你對你身分的形塑的過程，你怎麼來看，就是說你對你自己身分的認同是什麼？從歷史來看，台灣經過很多不同的統治者，那你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是什麼？

楊牧師：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這樣問...可能比較寬的問題，身分認同生長時機都不同，若對我本人來說，我從出生就是日本人在管，受的教育也是日本教育，到中學二年級戰後才換政府，所以這是說和日本人，或說日本的體制、文化接觸後，才換中國政府的人來，自己本身已經知道，台灣歷史在這時候就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大家都知道，台灣人不是日本人，但出生就是日本國民，一般的人，一般家庭，比較不喜歡人說政治，因為說政治沒有利益，不只沒有利益，是有害，會遇到麻煩，一般的人沒有在干涉政治，是說你是初代信徒，我本身也是初代信徒，就是像我沒有在去教會，一般的生活對話大概是跟社會政治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說到轉變，轉變就是換政府之後時代改變，忽然間，發現到說社會卻變的亂掉了，你們可能很難體會這個，大家本來是很期待這個新來的政府，當時都跟我們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像是這種想法，祖先也都是從那裏來的，所以算起來，那也算是祖國，大家很開心，這樣我們可以跟中國在一起，也很歡迎他們來，這是第一個當時一般人的心理。你也是這樣想嗎？當時你對中國的期待。

不知道，那時候中學二年級不太了解那種東西會如何演變，政治的事情不是那麼早就會發芽的東西，那是要更久的經驗才有可能，遇到問題才會去想，因為這些人來，大家因為對日本人，日本人對台灣人，雖然在台灣也做了很多不錯的事情，建立那個法治，教育說起來，也很成熟，有在推動這些東西，日本人是希望可以利用台灣做日本很要緊的駐外的土地，所以這點大家知道民族上我們不是跟日本人（我們是跟中國），我們是有受到限制的感覺，我們還不是真正自由的人，中國人來，我們自己人，那這一定是我們可以期待的，因為有這份期待，和產生的真實的效果剛好相反（落差太大），所以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出來，這個政

府不用說，實在是一個很爛的，日本人在做的事情，跟中國人在做的事情，怎麼差這麼多，而且沒有體統，當官的人不老實、不正當、不認真，下面的人就一樣，所以不用幾年的時間，就整個變調了。所以在這個地方才會去接觸到，我那種政治性的，在學校的時候，譬如說這個中國，對政府比較批判性的，有時候會接觸到，讀這種東西，會覺得這個政府真的很糟糕，需要有某種的改變、改革，這個時候是到這樣而已，對政府很不滿，228 發生之後大家都怕。

鄭元獻：那個時候你幾歲？

楊牧師：中學二年級阿！

鄭元獻：228 的時候。

楊牧師：228 的時候，二年級。

鄭元獻：你日本書讀完，讀中國書，接下去讀嗎？

楊牧師：對阿，我是嘉農，進去讀的時候，裡面已經戰爭，差不多沒什麼在讀書，接著他們來接收之後，那邊也沒什麼人才，所以說起來也沒有什麼真的受很好的教育，再兩年就 228 了，整個亂七八糟，所以到畢業的時候，所以到比較有的，就是後面兩年，在這裡的感受，就是對這個社會很失望，所以對中國人來說就是一種很絕望的感覺，發現他們無法和我們當朋友的民族。

鄭元獻：請問，當時你心裡有沒有想到這跟聖經所說的公義，有不合乎的地方，當時你已經有去教會了嗎？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你當時去教會了嗎？

楊牧師：我去教會的時候，就是.....比較後面的時候，你說到的這個聖經的公義，其實當時教會也比較少提到政治的東西，也沒有在說像一般現今說的社會關懷，正義、公義、自由、人權這種的，你要知道這不是教會過去要關心的事情，長老教會真正會說這些大約是從一九七〇年代，當時沒有人期待教會去說這些事情，教會也沒在說，也不敢說，教會、總會某種程度，像是教會公報也禁止寫這些政治性的文章。

鄭元獻：我看一些我們在處理教社的文件，上面都有你的名字，那個時候你在當總幹事，有發表很多宣言，或者是聲明，當時你個人對那時候...我們長老教會，是否有很多人在參與這些事情？是不是大家有一個共同意識，才發展起來的？

楊牧師：現在是要跳到這個部分來說。

事實上，我們的信徒依然還活在過去的那種時代背景，就是政治最好不要去接觸(touch)，但是教會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要參與政治事工，這是一個問題，參與的人其實都是少數，真的意識比較強的、比較活躍的人，像說示威，出來的人差不多都是出來的人差不多都是常見的臉孔，不會出來的就是不出來，這是當時一個很真實的事件，但是你若說沒有出來的人是否真的不贊成，那也不是，他們心裡也是贊成，應該要關心，關心的事情是好的，他們不是反對的，但是叫他們自己親自來參與，這又

是另一個問題了。

鄭元獻：但是聖經有跟我們說要行公義、要心存憐憫，所以我們不是應該爲了公共社會，理論上我們要參加，不是嗎？

楊牧師：問題是你說的公義是什麼意思？我說公義是一個人對待一個人應該是要誠實、公平，這是公義阿！我做生意，我賣東西、跟人買東西，也是跟對方有個公義、公平，所以公義不只有社會公義，個人生活的人際關係也有公義，聖經的教導不是特別針對社會公義在說的，是說人應該有公義、憐憫的心，不要做壞事，這大家都了解的。

鄭元獻：跟您請教一下，您有經過戒嚴到後來解嚴，你現在在看解嚴之後的成長，不管是牧者或者青年來說，他們對社會的關懷比較缺乏，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楊牧師：你現在是說青年，還是一般的人？

鄭元獻：青年，就是說青年。

楊牧師：你要了解整個台灣的社會進展的情形，因爲過去那段的 228 事件發生之後，白色恐怖、戒嚴之後，幾乎是沒有聲音的時代，這樣人要幹嘛，政府就告訴你的角色就是讀書。這樣我就可以讓你做生意、賺錢，這樣你就應該要滿足了，又因爲學校競爭很激烈，每個人，不論父母或個人，你要爲了自己的將來，要有好工作、要賺錢，就是要考好一點的學校，你哪裡還有時間去想這些事情，又這些事情你如果參與了，不只你個人的生命，就是你的家庭、家人的生命都會受到影響，所以造成大家對這事情很消極，大家就只要讀書，要你不要關心公共事務，要你乖乖讀書，好好的有個資格、能力，讓你有一個好的人生。

鄭元獻：像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你覺得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改造，我們積極的程度到什麼地步？我們有很積極的在推動這事情嗎？

楊牧師：現在是要看說你如何看待，台灣長老教會到底他本身的功能是要做什麼？我們現在要想這個問題，我們過去就是要傳耶穌、宣揚福音，這是教會的使命，讓人知道上帝的愛、上帝的恩典，使人悔改成爲新的人，教會從頭到尾的中心工作就是走這個路線，這樣說來社會是不是不重要，不是不重要，教會知道自己的能力，但是有限，但是在有限的能力裡面，你可以做什麼？教會過去有做什麼？教會對於教育、對於救濟，像是醫院的經營，或是其他比較救濟性的事工，教會也是有在做，不是沒有在做，所以教會過去在做的事情，對台灣也是有很大的影響，不是說教會沒有在關心，只是會關心比較政治性的東西，比較對社會、公共性的東西，因爲教會看見社會被政府壓迫很久，戒嚴很久，人沒有自由，人沒有前途，當時的人都不想留在臺灣，有能力的人都想往外跑，去找自己的天地，這樣的情形教會.....，我們應該不只有關心我們教會，應該是要關心整個社會，包括台灣的人民，爲了他們真正的自由、尊嚴來奮鬥，這是比較後期才這樣的，雖然教會關心這些，卻也是有反對的

聲音，但大部分的人都還是可以接受的，接受教會去關心這些事情，但教會在關心是怎麼樣去關心？當時開始是說話，發表宣言、聲明，這樣就已經很不得了了，不然你能怎麼樣？當時大家都不敢說的時候你敢說，這樣就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了，但是後來的教會認為，這樣夠嗎？這樣不夠，這樣不夠的話，怎麼辦？我們就要採取更具體的行動來促進民主自由或者公義可以落實，但這教會.....不夠阿，教會就跟其他的人一起推動，教會也是當一個推動者之一，不只有教會而已喔！台灣信徒才多少人，所以不只有教會，是教會也參與在這政治社會運動當中，爭取人民的自由和尊嚴，所以說，教會不是沒有在做，但是可以做的事實上...你看教會本身的能力和環境，其實是很有限的。

鄭元獻：所以在這樣有限的情形下，我們是否要去承擔對這種社會關懷的責任？

楊牧師：承擔責任是教會本來就應該要有的責任。

鄭元獻：本來就應該有這種責任。

楊牧師：教會在傳揚上帝的愛，譬如說：關懷弱勢者受壓迫，這不就是上帝給我們的使命嗎？舊約聖經不是就說你要去關心那些孤兒、寡婦、那些外國人、那些沒有依靠的人，教會其實就是在做這些工作，關懷台灣人民，不是說台灣人每個都吃飽閒閒，都過著很富裕的生活，然後教會去關心這些事情，因為當時的人民是活在很痛苦的，這是我們的使命，教會在關心台灣的原住民，一樣的意思，去關懷原住民，若用做生意來比喻，也不是賺錢的生意，是花錢的生意，投入一百元，搞不好一塊錢都收不回來，還要一直貼一直貼，但這是教會的責任阿！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教會就要去做這些事情，所以說教會不是沒有在關心，應該是在找我們可以去關心的事情是什麼？也在這裡面，我們也在做這些事情。

鄭元獻：那請問楊牧師，你覺得我們整個長老教會要改革的方向，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楊牧師：我們教會要改革的事情，一言難盡。譬如說我要建議，對於社會關懷來說，或者政治關懷的部份來說，可能如果可以詳細分辨說社會關懷，到底我們要關懷什麼？這也是我們教會要選擇的，我過去有提到說，我們教會有在關心的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要照著聖經的教導，因為上帝創造人，照祂的形象來創造我們，所以我們每個人出生就有尊嚴、自由的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是一種普世的價值，無論你是信徒，或不是信徒，無論你是怎麼樣的人，你就是有這樣的尊嚴，這種東西若是被破壞了，那就是教會要去關心的了。至於這份關心，就要去教導信徒，這是每個人都應該要去做，不是說單單用嘴巴傳福音，實係上像我在原住民當中，跟他們說上帝是愛，這也沒有不對阿！但是他們就是貧窮，小女孩都被賣掉去做雛妓，這要怎麼辦？你要怎麼跟他們說上帝是愛？當時的教會就在想這個問題，教會也設立很多機構，像是彩虹等等，看實際上我們如何去幫助這些人，你只跟他們說公義、公義，對他們來說：什麼是公



義？你救我就是公義阿！所以教會當時就是在做這樣的機構，當時教會創造很多機構，這些雞肋拉，這些勞工中心、漁民中心、原住民發展中心，這些都是當時在想的，要如何去實踐公義的一個手段，是說我們有在做、有在做，也知道這樣做下去，要花很大一筆錢、和人才，說實在的教會應付不來的，那我們說該如何去做，教會一個很重要的一步，我當時有在說戒嚴之後解嚴，解嚴之後呢？當時就在說台灣的將來要走什麼樣的路，台灣人的心靈，應該要有重建，教會其實比李登輝更早就提到「重建心靈」，也有用一個 program，兩年的時間去研討這些主題，要如何重建台灣人的心靈，其實教會可以做的比其他人更多，就是培育更多人才，真正有新的心靈的人，透過這些人再去關懷這個社會，教會...我是說可以做的，或有可能做的...在這樣有限的資源裡面，可以做這些事情，但現在來說，很多人都以為關懷，就是政治關懷，那教會有沒有能力做這種政治關懷？教會又不是政黨，選舉的時候教會應該站在什麼地方，這就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了，使教會分裂的一個問題了。政治問題，可能跟公義的時候，你要去看看，政治問題不是絕對問題，譬如說：台灣是否應該獨立？不應該獨立？或者是統一？這不是絕對問題，但有一個絕對問題，人民是不是應該有自由、有選擇，這是絕對問題，我們在說求人民的自由民主，.....的那裡，讓人真的有一個解放的心靈，讓他們有智慧，讓他們可以照自己的良心，自由的選擇他們的.....，所以政治關懷跟一般來說的社會關懷還差了一個層次，你要如何關懷政治，成爲一個更加困難的問題。

鄭元獻：政權轉移之後，我們也有會友當官，像這樣的事情算是一種分享政治權力的事情，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楊牧師：分享政治權力。

鄭元獻：就是說，我們本來不能當官，本來也沒有發言權。

楊牧師：你是指信徒嗎？信徒不能當官嗎？有這樣嗎？有這樣規定嗎？沒有吧！

鄭元獻：沒有錯，是這樣。

楊牧師：我們當一個信徒，都有屬於自己的權力、自己的人權可以做他可以做的事，不管他當總統，他可以阿！難道不行嗎？（可以阿！）當然可以阿！怎麼會不行？更好阿！我們也覺得信徒可以當總統，那更好阿！問題是看他怎麼當而已阿！對不對？所以信徒沒有不能當官，問題是你說的當官，是那種不是正當的方法去當官的，用買來的，這樣的當官當然我們就反對，但是他若真的有這種能力，我們也希望我們信徒當中也有人讀政治的，可以在政治界發揮真正的基督徒的精神，在那邊爲民服務，所以當官不是不好的事情，（也是看個人的），我不是指傳道者喔！我是說如果傳道者本身已經說自己奉獻一生給上帝，走服事的路，結果一天到晚都沒有在顧教會，他反而去做選舉運動，利用教會來選上議員，原住民比較多這樣的案例，但是到後來也沒有太好的結果，這樣我是不贊成

的，你若說你要走政治的路，這樣也沒關係，那你就辭掉教會的工作，你去參與政治，但是你不要利用教會當你個人的.....，這樣的方法不好。

鄭元獻：那你覺得說像我們長老教會這樣不是營利機構，也不是政府體制下的社會團體，那我們現在如何關懷現在的社會，你的看法是如何？

楊牧師：這我剛剛說過了，教會應該做他最根本的工作（宣教），當然宣教是什麼這又是另一個更寬的定義，宣教又分成很多方面，傳道、服務、教育...，這些都是宣教的一部份，甚至是生態，教會這些都要關心，我們說重建心靈的時候都有提到這些問題，如果可以你們都可以看當時所發表的報告，所以剛剛在說的，教會有多少人才、多少資源可以利用，去做這些事情？你不可能一間教會一天到晚都再說法...的工作，信徒問說：星期天禮拜怎麼辦？，你跟他說：星期天沒關係啦～不用禮拜了，上帝都知道。這樣也不對阿！對不對？（是是是，不可以這樣），所以我們說我們要做什麼，我們要知道我們對於宣教的了解應該要很正確，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的宣教最重要的，這個地方教會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那我們做這些事情，或許在那個時候我們會遇到很特殊的問題，有跟社會公義有關的，或者說跟生態有關的，我們當傳道者的要知道，這也是教會要關心的問題，可以用什麼方法訓練信徒來參與這樣的事工，所以我在說教會其實平常就要透過聖經教導他們如何關懷這個社會，關懷公義的議題，這是我們教會可以做的。

鄭元獻：我們這幾年來，我們也有看到馬偕、或者長榮的問題，從你的身分來看，對於這個問題，你的想法、感想是什麼？

楊牧師：我是覺得像這樣的問題很丟臉，不應該發生的問題。馬偕這個是教會的財產，教會就應該照著前代的人留給我們這些很重要的資源來做宣教的工作，為什麼這些人，發生的這些糾紛通常都是人事問題，為什麼這些人會要去霸佔這些職位，利用這職位去運作私人的.....，他們個人可能都會想自己是奉獻為主做事，可是其實這不應該，你若知道體制，你若畢業你就知道，這些都有很明確的規定，例如說要當董事的人，要知道我們是沒有給薪請你來當董事，所以這是教會派你來，這都有任期，在你任期當中你可以好好當，任期到了，總會會照規定告訴你你要退位了，連這樣的事情都做不到，你還能對社會有什麼貢獻？這真的是很丟臉的事情，但這事竟也在教會發生，那我們就知道人真的是何等軟弱的人阿！這是值得我們去反省的。

鄭元獻：那你對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我們未來對公共社會的參與，你有沒有什麼期待？

楊牧師：教會要影響這個社會，要參與，要人民可以認同我們做的事情是很正確的事情，那我們的動機跟我們的作法都要在很純正的狀態，所以說教會要時常注意這個社會所發生的事情，一般的情行下，我們教會是做我們自己本身的 program，我們自己設計的這些，剛提到的訓練.....宣教的工作，訓練人才，這是教會可以做的，我們平常在做這些工作，但是工



作並不是沒有在關心這個社會，很多議題可以成為教會的思考，發生什麼事，譬如說發生大災害，教會通常都會推動，對於世界上這些事情，我們應該要來關心，不是只有替他們禱告，像是教會常常會呼籲、關心、奉獻，還可以訓練志工來參與，這樣的工作我們平常都在做，到發生事情的時候，需要調度人，人就出來，若平常都沒有在關心，臨時說要調度人，沒人！所以說平常時候的教育、訓練，這變成教會要常常去想的，（平常就要有），就要有！不是說平常都不注意，但遇到生病再來運動，可能就太慢了。

鄭元獻：謝謝楊牧師，感謝你。

楊牧師：不會。

鄭元獻：請問你們以前發表聲明，你們都是發表在什麼地方？

楊牧師：這些聲明，一般來說是總會事務所，總幹事透過總委會，就是總幹事覺得這個時機教會應該做什麼，譬如說：這個...現在在說的這個反核的問題，大家知道這個核子發電對於台灣將來可能很困難，所以總會的 office 的這些幹部就在研究，有時候是小組研究，研究之後透過總委會發表這樣的聲明，或說建議，可能對政府或對...，讓這個社會的人知道教會是真正在關心這個事情，讓社會的人也一起來關心推動，教會不是為了自己，若是為了自己.....我們說的是良心的話，這個.....是這樣的，總會這些工作人員，特別是總幹事下面的，在看社會，要回應這個社會的需要，要用什麼方法，無論是聲明也好，或者實際上的方法、手段，這些都可以在總委會先說，體制是這樣，總委通過了，總會接納，就變成一個正式的，呼籲教會一起來做。（了解，了解，了解）

鄭元獻：所以是要去刊登公報嗎？還是不用？

楊牧師：公報本來就是教會機關報，所以教會機關報就是應該每個禮拜刊登教會跟總會決定的事情，這不是說要給公報刊登，是公報應該時常要把這些消息刊登在公報裡。

鄭元獻：這些聲明要讓社會知道，我們要發給其他報社或者是怎樣？

楊牧師：我們通常都會發給相關報社，看是什麼性質的聲明。

鄭元獻：那如果像是國民黨的報社有需要發嗎？像是中央日報，青年戰士報這類的。

楊牧師：過去是沒有啦！因為發給他們也沒有用，過去更...過去的更秘密性，沒有要馬上就讓政府知道這些事情，他就會來干涉了，所以都是很低調的做，做完發表，也不一定給報社，現在比較多像記者招待會這些。

鄭元獻：牧師，謝謝，這樣打擾你。

## 採訪 二

採訪對象：林宗正牧師

採訪時間：2013 年 3 月 5 日 晚上 7 點 00 分

採訪地點：新北市 汐止 林牧師家

林牧師：大概我們馬上碰到的問題，國會全民改選一直到總統民選的中間，這當中我們又馬上進入到突破黑名單，突破黑名單之後，台灣整個跑過去中國，跑去中國之後，所有我們的策略，重心都移到中國去，再這當中台灣不斷在衝擊的過程，民進黨也沒有成爲一個引導的力量，引導這些青少年，說實在話教會也在這部份也停頓了，沒有做深刻的反省，這個部分其實很可惜，後來我們也想說「自己人」在當總統了，我們總統直選也成功了，國會全民改選之後又總統直選也成功，又我們自己人選上，我們的心有放鬆，我說我們的自己人選上，不是單指陳水扁，我們對於李登輝也有很特別的感情，所以在這部份其實是我們也沒有深化那個應該轉型的正義。

鄭元獻：對，我覺得牧師你說的是我們的轉型正義，沒有真正的推動，我們沒有經過那個過程。

林牧師：沒有，完全沒有。

鄭元獻：所以這個轉型正義，算是解嚴的瑕疵，因爲對於過去的事情都沒有交代，所以其實年輕人並沒有被教育到。

林牧師：這個本來就是.....我們從整個台灣的社會學，不要說社會運動，從社會史來看的時候，來看台灣經過軍事政治期，到 1962 年到了經濟期，到 1979 是社會期，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其實是充滿著很多個人主義，這個轉型正義是其中一項，我們的大學生也好，青年也好，停留在個人主義，而且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自由主義，這個部分我們...比較有才華的出國，比較聰明的想要賺錢，我們的青年顯得世故，比較自私、自我中心，如果我們去反省 79 年一直到 87 年，這段社會運動力正在展現的時候，其實台灣的青年參與的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多，反而是三十、甚至四十歲之後的人他們在思考的部份比較強，但是也有一群青年人，這些人被政治吸收，政治馬上又被派系吸收，派系馬上又被公職人員吸收，這個社會正義的部份，就不是他們的優先阿！所以政治家也是要有責任，這不論是對青年本身，對政治家本身都是值得檢討的，另一個區塊就是教會的原則，教會有參與在社會運動之後，很有限、自滿，自己覺得已經.....。第二就是有的走往靈恩派的方向，靈恩派接著就是成功神學，我們的教會變成這樣，到後來就是林書豪這樣的事情，林書豪這樣的事情我們也無法檢討，這是很典型的資本主義的明星制度...成功...。這到底是成功之後把榮耀歸給上帝，或者是上帝給他的榮耀，這個我們不知道，如果是我，我的檢討是...他認爲他這樣做，他在榮耀上帝...他將榮

耀分享給上帝，到底上帝需要他這份榮耀嗎？...

鄭元獻：對阿！我覺得，尤其林書豪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到從信仰的角度，我們變得有點像牆頭草，說實在的，全台灣的教會都在風靡，聽到林書豪在哪裡做見證，大家都跑過去聽，其實像牧師剛剛說的真的很對，這不算是上帝的榮耀，上帝所做的不是人可以發掘的，很容易的發現的，祂的救恩不是這樣來的。

林牧師：我想你有一個好的老師，鄭仰恩牧師是目前全台灣最 top 的，他的之前是陳南州牧師頭腦快又精準，鄭仰恩牧師是很有策略、很有深度的人，所以你跟到好的老師，我以前在看學弟都是先問他：你的論文寫什麼？你的指導老師是誰？這樣大概就知道他...是哪一等級的人了，真的不好意思。

鄭元獻：我想跟牧師請教，牧師請問你是第一代信徒嗎？

林牧師：不是喔！我是第二代，我的爸爸當過和尚，你把你的 mail 給我，我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這樣可能你比較容易了解，這些資料，我可以先給你看，因為我也只有一份.....這是真理大學要出的東西，剛好有一個江介世的太太邱慧雯老師他把.....我本來這份沒打算給你，因為你問我是不是第一代信徒，這大概有我家的...

鄭元獻：沒關係，這本學校有，我去學校找。

林牧師：不然你就去找，本來是想說我 e 給你，比較快

鄭元獻：牧師你 e 給我也可以，你如果有電子檔。

林牧師：不是，他這個就是登記一個既做什麼台灣藝術花園，他分成八篇，把我參與在社會運動的事情，大概有一些敘述，因為我是怕我耽誤你的時間。

鄭元獻：不會啦，是我怕耽誤你的時間。所以你是第二代信徒，那你以前的教會聚會經驗是如何，你在尚未讀神學院之前是在哪裡聚會？

林牧師：我台南有兩間教會，台南民族路教會跟台南太平境教會。  
這樣也很有緣，因為我是領台南太平境教會獎學金的神學生。

林牧師：喔，那你一定很優秀。

鄭元獻：沒有啦沒有啦～我是想請教，你身為一個長老教會的牧者，你對自己的身分認同的過程是什麼？因為我們的歷史裡面，我們經過很多其他民族的統治，那你對你自己的身分認同，是怎麼形塑你自己的身分認同？

林牧師：這個部分，我的爸爸是文化協會的人，就拒絕承認自己是日本人。

鄭元獻：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那個。

林牧師：我的爸爸是文化協會的人，在日本時代我們無法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在中國時代我們也無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我很感謝上帝讓我去讀台南神學院，因為在學校我確認我有兩個身分，這永遠不改變的，第一就是我是台灣人，第二就是長老教會的信徒。

鄭元獻：是。

林牧師：因為我們有很好的老師，我們在讀的時候有很好的老師。

那跟你請教過去我們長老教會的牧者，他們在挑戰專制的政權，又關心我們的社會和環境，你認同這樣的作法嗎？

林牧師：當然。

鄭元獻：爲什麼？

林牧師：我們先不要說長老教會，整本聖經都說公義、說仁愛，這些東西要具體展現，甚至是在耶穌這個世間的光鹽，在這個部分又說到，加爾文神學也有提到，我們應該在教會生活當中去影響我們的公民生活，或者家庭生活，加爾文的神學裡面有非常具體的提到這部分。

鄭元獻：牧師那跟您請教，聖經上面有提到，行公義、心存憐憫，這是一種對公共社會的理想跟參與，這樣您有贊成這件事情嗎？

林牧師：有。

鄭元獻：你有認同。那你有沒有參與一九七零、八零年代的關心公共問題的社會運動，你有參與嗎？

林牧師：你問我這個問題，你照這個問，我沒有辦法回答你。因爲可能不認識我，所以你問我這個問題，變成是是非題，變成有或沒有，所以我會覺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爲我這個人不是一個習慣說自己的事情的人。（好）

鄭元獻：那可以分享你以前參與這些運動的一些你覺得重要的事情。

林牧師：不行，因爲這些資料我希望你去找，你去找來看就好。（可以）

鄭元獻：那你覺得解嚴之後，這代青年他們對這個社會關懷的參與度，你有什麼看法？

林牧師：當然也有很好的，因爲我們在解嚴之後，像是羅文嘉這個階段的人，他們這個階段的人，是以前大新社跟野百合的這群人，這群人上面是因爲他們有好的老師。

鄭元獻：因爲我覺得有些事情是無法用摸索的。

林牧師：所以說真的，我們來說「野百合」跟「野草莓」就有一些落差，野百合的老師、整個知識分子都出來，但到了野草莓的時候，老師們出來的狀況就弱掉了，這個部分是很可惜的，我自己的甥女，也就是她要叫我舅舅的這個，她是參與野草莓的人，但是我沒有發現他們那時候比較健全的老師來帶領他們，但是我們知道野百合的時代，從李應元開始的知識分子，所帶出來的包括外省二代的那個，後來有當過總統府的秘書長的這個（馬永成）...不是馬永成，馬永成比這個高級很多，是台大經濟系的那個外省人，叫做...他的名字我忽然忘記了，（他當誰的秘書長），就是那個誰的秘書長阿！馬永成沒有當過秘書長，那個經濟系教授（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對，不是林相港，不是林相港，他也待過台南，沒關係，這我們在說，這些老師級的人，帶出來的學生實在是不得了，所以我也一直覺得我們若要一直期待學生的部份，其實還不夠，是整個社會動力的壓縮力還不夠。

鄭元獻：壓縮力，是他壓縮我們的壓縮力。

林牧師：對，整個包括我們的危機意識，或者是我們受到壓迫、剝削、我們的自覺，都跟解嚴前差非常多。

鄭元獻：那你覺得我們長老教會，參與社會改造的積極程度，例如解嚴後來看，你的感覺是...

林牧師：解嚴之後我們有參與到這些嗎？

鄭元獻：哈哈。所以我問你阿！

林牧師：說真的，我們有用過幾次不錯的，但這樣對歷史有交代嗎？我們有沒有盡全工，我們有沒有 do our best 嗎？這部份我們也要問自己阿！我們也要詳細的在神學上面的反省。沒錯！我們長老教會有很多很多信徒，他們參與很多群眾運動裡面，他們參與的也是剛剛說到的兩項，第一項是「台灣人」，跟「長老教會」，但說真的，若不是我們的高俊明牧師被抓走，我們的迫切感是到哪裡？這都要去思考的，因為長老教會在三個宣言之後，我們在這當中，可能我們在總會裡面可能說了很多發牧函、發什麼，但是對社會的影響力弱掉了，因為我們的參與也弱掉了，整個社會也是覺得這個部分，從社會力要轉去政治力的展現的時候，我們長老教會有退縮了，這個需要檢討的部份太多了，因為後來民進黨建黨後，一轉眼很快速的就否定群眾運動，馬上變成選舉的路線，他的路線馬上改變，所以這個黨，對社會正義的追求，變成是政治權力分配的妥協，因為你是綠色和平的人，你應該聽的懂我是在說什麼事情，這樣我就不用舉例，告訴你我現在要說什麼，如何妥協，我相信你都聽懂，這個部分民進黨要負責任阿！但現在如果我們只是要說如何檢討我們的教會，也可以阿！但是整個只有檢討教會來說，我們長老教會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常常有在做禮拜的人零點幾都沒有，到真的要做光做鹽，民主社會是要算人頭的，我們要叫一個信仰團體，到某種程度變成集行團體（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真的做不到，有困難度。

鄭元獻：那你覺得長老教會有沒有必要去承擔社會公義的責任？你的看法是什麼？

一定是有阿！要不我們就自己在內部喊假的而已阿！問題點是，看今天核四，核四我們可以爭到什麼程度呢？若要說到我們的青年人，我們一定會去說到知識分子、大專學生，但是說到大專學生，我們也要檢討我們的神學生，因為一樣社會的大學生，未來他就是社會的主人阿。相同的，神學生他未來就是變成教職者，教會領導者，那我們的神學院裡面，我們參與到什麼部分？這部份我們也要去檢討阿！所以要說到長老教會需不需要分擔社會責任，這是一定的，公民社會一樣要的啊！我們不能自絕我們的...我們就是公民阿！所以說台灣人對公民的意識很弱。

鄭元獻：像現在對公民意識這麼弱，我們如何去調整，有沒有可能調整？

林牧師：如果要調整，也是要從教育開始阿！也是一樣要從教育開始阿！你看看我們的教會的主日學，現在怎麼教育，這個部分，我們的青少年，怎麼教育，大部分就是就是分成兩派，一派就是敬拜讚美，就都去敬拜讚美，就覺得敬拜讚美是對的，要不然就是跟我們這些老的長老、牧師吵說為什麼不讓我們敬拜讚美，之類的。另一派的就是到教會，大家都來吃喝玩樂，這樣而已。有多少教會在做這些事情阿？

鄭元獻：牧師我們解嚴之後，我們會友被找去當官，你覺得這樣分享政治權力，你如何看待這件事？

林牧師：從頭到尾人都有無限的可能性，所以我們樂觀，替他們禱告、祝福，但是我們也戰戰兢兢，因為我們是墮落的人，看到錢也會想要，看到漂亮女生我們也會覺得想跟她多說上兩句話，雖然不用作什麼，人都有這個部分，但是我們如果沒有回過頭來想一些我們所背負的責任，我們去說這部份，會有非常多的麻煩。

鄭元獻：那像我們長老教會現在這樣的情形，我們是一種非營利單位，也是非政府機構的單位，那我們可以如何來關懷這個社會？

林牧師：這又要回到戒嚴前，1979年前後，波蘭他所做的事情，他做了多少，第一他宣揚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第二他保存了文化跟母語，第三教會開放成爲人民可以合一的地方，主耶穌在約翰十七章提到的合一，我們都把它當作是教會裡面的合一，我們不會去想到是要把人民組織起來，讓他們有力量去對抗社會，所以在波蘭，教會提供一個平台，去讓這些各界，無論勞工、知識分子、藝術家、農民等等，這些結合在一起，他成爲一個平台來團結人民，再來，他對社會的倫理道德，他們有提出他們自己的看法，這個部分在長老教會來說就比較弱，剛剛你問到重點了，我們教會也有人去當官，但是當官的怎麼樣又怎麼樣，我是用一個大原則跟你說，但是他們是很清楚的把那個道德倫理，不論私德，你要顧私德，接著你在公共道德的部份，你才能做到，我們這個部分變成...，所以他們重建他們道德倫理的部份，再來一點就是他們對於他們未來的建國，在波蘭的天主教有跟當時的知識份子還有勞工，一起共同結合，一起根據聖經的原則，去寫一個共同的憲法出來，但是我們這個部分，我覺得好像社會做的比我們多，我們弱掉了，雖然認真檢討起來我們過去也有做，但是現在南部也很多教會是用華語在做禮拜，（你是說第二場嗎？）不管哪一場，（用華語禮拜）已經第二場都用華語了，有的是在第三場，有的是在第一場，那個我們不會算，沒有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時候，人家就很容易改寫你的歷史，那你的老師是歷史的...仰恩牧師他對歷史是很有...所以對這些他應該比我還更深刻，我個人是非常欽佩他，來，請繼續問。

鄭元獻：我們長老教會這些年有一些我們人事上面的糾紛，你如何看待這樣的事情，像是馬偕或長榮這些事情？

林牧師：因為我當過總會議長，（呵呵阿...我知道）因為這些部分...我都...剛剛在說我們有做公職，我也是馬上有想到，我們教會裡面也是有很多公職，提供這個機會，這些都是屬於人性的軟弱，我昨天才看到新聞，是說英國的大主教，出來公開道歉，他感覺他過去的行爲辜負大家公眾的期待，對他的職位的期待，長老教會裡面如果大家都可以這樣的話，不是只有口頭上說而已，我們要真的去...到現在我沒有覺得教會的情況比戒嚴前更好，或者是怎麼樣，我是覺得更差了，因為這個信仰的形態，被敬拜讚美這些的去擾亂了，擾亂了我們應該去堅持的部分，做一個先知的角色，（是，先知性）他們是說要回去做祭司的角色，但是這個祭司的角色是不是上帝所喜愛的，我想這也值得我們去思考，這是不管台神或南神的畢業生，大家都一定得面對的，做一個長老教會牧師或者神學人，只要把我剛說的那兩項「台灣人」跟「長老教會會友」，這兩樣認同，把他抽掉，其他的就都不用說了阿！

鄭元獻：如果說我們堅持我們是台灣人跟長老教會會友的身分，我們對於那些不是我們的族群，但也想參與的人，我們也是要接納嗎？

林牧師：當然阿！我們並不曾因為我們是台灣人或者長老教會的人，我們就不接納人阿！最怕的是因著我們要去接納別人，而我們忘記我們自己是誰。所以要回頭問這個社會，我們的耶穌基督是怎麼樣的基督，他是不是受苦的奴僕？這個彌賽亞到底是什麼？這又會到兩千前的一樣的功課，又會回去問，真理是什麼？又要問這個，問到這個心情又開始鬱悶了。有的部分，我沒有回答到你的部份，你就自己回去寫...



採訪對象：馬耀谷木牧師

採訪時間：2013年3月22日 下午2點00分

採訪地點：台北市北平西路 民進黨黨部

馬耀谷木：怎麼關心政治，怎麼關心政治就是跟你的信仰有連結。我是第二代基督徒，從小就知道要很積極，除此之外就受呼召，感動唸神學院。唸玉神六年完，先牧會再考南神，唸一年，大姐患血癌。唸神學院受到聖經神學啓示，實踐神學影響較大。後來環境多漁民、勞工，90%住在新店溪旁的違建。在那樣的環境講平安的福音及困難，參與還我土地運動，第二個影響較大的是部落教育，從小就由部落頭目、長輩教育，要好好保護部落的態度，不分天主教等，至今仍傳承。我父親是部落民意代表（國民黨），在那年代政治環境擔任教會、部落長老、民意代表。跟母親到山中爲了教會、部落禱告，真是感動。在那樣的環境，爲主作光作鹽。也因爲這樣，無論在社會工作或是，部落、教會也好，我都很珍惜神給我的呼召。這樣的呼召會隨著環境而有所不同，是很好的經驗。

鄭元獻：就是你父親教育你要好好保護部落及族人？

馬耀谷木：他本來就是這樣，他甚至爲了客人將養了很久的雞宰了，在50年代，我們自己都吃不到XD。我們辛辛苦苦抓青蛙、蚯蚓餵大的！真的很不能諒解。父親這種信仰跟精神，是我生命的導師。面臨各國來佔領台灣，從西方到日本及國民黨，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是什麼？原住民身份的認同受國民黨影響而混淆，後來在70年代漸漸恢復。原住民身份的認同很清楚就是台灣原住民。對自我原住民身份的認同很清楚，這是第一個。另一方面，由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這些歷史淵源可以透視民族的性格。我父親受日本的教育，後來日本戰敗，由此看見一個民族歷史，更能提供自己多元社會知識，所以我的思維極多元。我受邀明天去證婚，我珍惜牧師身分，雖然我明天請假，我覺得這是神給我的一個記號，在社會受尊重。

鄭元獻：若蔡英文當選，邀你當某部長，你會不會去？假設邀你到更上一層，你會不會去？

馬耀谷木：我已經預備心、做好準備到任何地方去。這是神給我的歷練，讓我回到教會更能掌握社會脈動，了解政治人物的思維。甚至因爲這樣的了解，傳福音可能更好一點。我在牧會是重新打破過去牧會模式。當基隆原民會委員積極參與公共議題，跟過去截然不同，剛開始不太能適應。我非常在意傳道人在講的道到底跟現在是什麼關聯。像是受難週就想耶穌爲人被釘十字架就是爲人犧牲。所以最擔心我講卻不會做，上次參加圖博十週年，有人有異議說他們信仰跟我們不同。但是我們關注的是人權，這種宗教對話在共同抗議中發生。我是越做越快樂，雖然現在暫時



離開了，但是不排除有一天回到教會。我已經 50 歲，剩下時間不多。有一種基督徒是覺得公義不是行使在社會，只在我們教會之間。

鄭元獻：那你對這樣有何看法？

馬耀谷木：我們長老教會對社會公義議題較其他教派注重。對共觀福音以現在的處境、另類的觀點去看。若是耶穌面對這樣的事，他會怎麼做？以此來激勵自己。我常鼓勵同工在這個領域為主發光。無謂的漫罵跟批評只會讓魔鬼有機可趁。

鄭元獻：那你的生命經驗，以你參與原住民抗爭行動的生命經驗，覺得長老教會青年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度如何？

馬耀谷木：非常地低，當然拜科技媒體所賜，操作媒體的人其背後的價值觀透過媒體散撥，這些定型了年輕人，比方說他們崇拜的是歌手藝人。我們的原住民抗爭行動被片段的報導，使人誤以為我們在破壞。年輕人被局限。網路造成神聖記憶被綜藝化、商業化，部落頭目不清楚自己身負的使命和該有的角色。了不起就是在歷史中扮演片段的角色沒有發揮該有的精神。我自己當過主席，只要來賓來引用錯誤，我都是當場指正。認為慶典喝酒要不醉不歸的文化被政治過度的扭曲。長期以來我們教會對社會公義議題沒有盡力。

鄭元獻：所以你覺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沒有積極地參與社會改造？

馬耀谷木：每次總會辦活動常是頭熱腳冷冰冰。怎樣在神學院造就學生時給予多元寬廣的修養，我曾參與評估神學生要畢業了適不適合當傳道人。一個傳道人若沒有多元寬廣的思維如何牧會？所以傳道人在神學院學習，甚至到牧會都還在學習。傳道人要有足夠的內在健康。要不然，馬上就打槍，不符合我的信仰。

鄭元獻：那麼你覺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這個時間點及處境，要如何參與社會改造？有沒有可能？

馬耀谷木：我覺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要有另類的思維去做社會關懷運動。比方說：到中正廟辦福音音樂會，或許別人不是長老教會，但可以連結這些人用柔性去感化。我們社會會充滿宗教的惻隱之心。他或許不是長老教會，他或許是佛教徒，但是他的惻隱之心會被激發，我們社會就會充滿惻隱之心，愛。

鄭元獻：那你覺得教會這組織，有需要去承擔社會公義嗎？

馬耀谷木：我覺得感動很重要。我說我來除了對自己的自信以外，很重要是還有神的感動。我從小不是為了做這而被養成，到這工作更清楚神對我生命的動工。

鄭元獻：那你覺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於公共社會，能做的是什麼，你的期待是什麼？

馬耀谷木：我覺得社會最需要愛，我們可以去捐血，參與公義議題…我在教會剛提就被否決了，傳道人走得太前面。過去推過，因為大家受日本及韓國

教育不愛豐年祭，也不愛原住民衣服，認為是魔鬼的衣服。我就倡導在教會穿原住民衣服，賦予他新的意義。否則解釋權在別人手上就糟了。所以要訓練更多基督徒，所以教導在教會是很重要的。

鄭元獻：那你覺得你對於教會機構的紛爭，你的想法是什麼？

馬耀谷木：這不是這一兩年而已，是經年累月的問題，我除了心痛以外，長執同工要知道，我們是信仰團體，勿動不動就要跳脫，以衛生署的法規、立場。我不客氣的說，是利益導向。這是信仰的功課，如何事先防範、避免受傷。小人一堆才需要簽一大堆切結書。遇到了要如何將傷害減到最低。雖然我已離開中會到差會，曾經也參與過中會去處理過。愈好康的，大家搶，不好的，大家閃，真的很悲哀。乾脆民營化，這些教會機構就像上帝國的公家機關，如中油、台電，那有沒有可能民營化？就是董事人事都交給專業的人來經營，這是不是一個可能？否則讓人家看笑話，沒法榮耀神。求上帝使馬偕醫院成為火車頭對台灣的醫療做出貢獻來榮耀神。

鄭元獻：謝謝牧師，真的是很有智慧。

馬耀谷木：我很感謝上帝，雖然沒有牧會，也許這一趟離開教會要回去的機率很低，教會界有些人巴不得我早點離開。總會有些人炒作原住民，我不以為然，站出來跟他們抗衡。看不慣他們如此使弄。宗教政治操弄手段。我不靠總會，但是總會應是支援的地方。希望對你有幫助。

鄭元獻：有！幫助很大。

採訪對象：濟南教會 林永頌 長老

採訪時間：2013 年 3 月 15 日 下午 4 點 30 分

採訪地點：台北羅斯福路 2 段 林長老之律師事務所

鄭元獻：請問長老您在濟南是從小就在濟南教會嗎？

林長老：我母會在台南看西街教會，我是讀大學一年級時才在濟南教會。

鄭元獻：是，所以你是台南到台北讀書，才在那裏。

林長老：是，大一才去那裏，。

鄭元獻訪：是。

林長老：因為離台大法學院很近。

鄭元獻：對。

林長老：因為我爸爸和翁修恭牧師有認識也很近，所以就在那邊。

鄭元獻：是，所以你是第幾代？

林長老：兩邊都是第三代。

鄭元獻：兩邊都是第三代。

林長老：就是說都是從阿公、阿嬤那一代開始。

鄭元獻：跟你請教，你是一個長老教會的會友的身分，你對自己「身份認同」形塑的過程是什麼？因為我們台灣其實是經過很多不一樣的統治，比方說國民黨、日本，還是更早。

林長老：你是說台灣人意識還是長老教會信徒意識？

鄭元獻：你自己覺得你自己的身份到底認同是什麼？

林長老：你是廣義，不一定是長老教會信徒的身份，現在是說廣義，包括台灣人的意識。

鄭元獻：是，你自己的身分。

林長老：問得很深，應該這麼說，若是從信仰說起，當然從小在教會主日學、少年團契、青年團契、社青等等，做執事、長老，參加長老教會聚會，當然對長老教會是很清楚，對長老教會信徒身分沒問題。

鄭元獻：是。

林長老：那第二部分就是說，台灣人意識是沒問題，對我而言，受家庭的影響，我爸爸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的起草。

鄭元獻：是。

林長老：所以他要參加這個起草或是人權宣言要在台南神學院要表決的時候，我爸爸是主要提案人之一。

鄭元獻：是。

林長老：所以我從高中大概知道這些事情，差不多對國中就開始看黨外雜誌。

鄭元獻：是。

林長老：那都是黨外來的東西，國民黨我們都叫黨外。

鄭元獻：是

林長老：雖然我爸爸是相當有台灣意識，我爸爸是教會長老，相當有台灣意識，這點對我而言沒有問題，雖然在家庭、教會或是說大學一、二年，高俊明牧師被抓走，美麗島事件，這些事對我來說都是很……所以你問我台灣意識，要從何說起，是從小時候開始，台灣人意識或是長老教會信徒意識都沒問題。

鄭元獻：是。

林長老：我知道你還有問題要問，若是不清楚的地方你再問。

鄭元獻：請問你對認同長老教會挑戰專制政權、社會、環境關懷，你認同這些嗎？

林長老：應該這麼說，長老教會當然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角色，在那當時當然這些背景我都知道，對我來說，是我的一部分，雖然那時候我還是學生，當然這些對我來說都不陌生，甚至那時還沒有政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算是有組織，被國民黨氣，沒收聖經等等，那時用信仰說出我們對台灣的關心，或是說國民黨的統治是有問題的，關心被白色恐怖欺負的人，還有美麗島事件被欺負的人，這是對的，對台灣前途關心，我想這些都是對的。

鄭元獻：是。

林長老：但是問題是那個時代，像台灣神學院，我現在是精兵協會的理事長，我和台神合作去緬甸宣教。

鄭元獻：是。

林長老：那地方的需要和台灣的認同不同，政經背景不同，看到的也不同。

鄭元獻：對。

林長老：同樣的我們台灣這時與三十年前可能也不同。

鄭元獻：是。

林長老：美麗島事件的時候在六十八年，像人權宣言可能是六十六、六十七年，我們現在一百零幾年，差了三、四十年，所以基本上時代不同，那時代的人很重要，因為不夠有聲，在國際的關係等等，我們比較好可以發聲，這是相當需要先知的角色。

鄭元獻：是。

林長老：應該這麼說，在宣教師來到台灣的時候，沒有醫療、教育，他們從這裡切入，在那時，政治在翻轉，社會在開放的可能，或是說……被人賣去，情勢所逼發出宣言，這是相當對的事，我們也付出代價，比如說：…被人抓去等等，我們這個時代繼續在變的時候，長老教會到底要扮演什麼角色？讓我關心社會。

鄭元獻：是，對對對

林長老：就是說政治已經不同，情勢已經不同，兩黨政治雖是不公平，但還是有輪替，不是完全沒有，到底長老教會要扮演什麼角色？值得思考，我知道你後面還有要問的問題，在那個時代有相當的需要，也讓這些黨外人士以及反對黨尊重的地方，因為信仰的緣故我們冒著危險，去做這些事

情，無湯無粒又危險或是可能有危險，所以那當時，人權宣言我爸爸當總委長老，總委長老沒幾個，還有一個小組，我濟南教會有一位已經過世的郭宗禮長老。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他也算是參與的人。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他曾經在政府機關做過，是讓我很尊敬的長老，他說他也寫遺言！

鄭元獻：哈哈。

林長老：遺書，怕出事，怕出事情，他也很敢講，我爸爸是沒寫遺書啦，不過我還記得，他要去參加這個的時候，都先在家裡禱告。

鄭元獻：是

林長老：因為有危險，我也稍微知道，我那時讀高中。

鄭元獻：哦，是。

林長老：所以這個部份你要問我說，若那時，當然時代已經變了，我們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鄭元獻：對對。

林長老：我們的長老教會，當然是有不同的地方

鄭元獻：恩恩

林長老：你問我對長老教會有什麼認同，這很像不是很自然，不過這沒有一個比較，我沒有在別的教會聚會過。

鄭元獻：是。

林長老：總是我在國中、高中六年的時間，我都在校園團契，我都在教會也都在校園團契，曾做過南一中的主席、會長。

鄭元獻：是。

林長老：所以他們有十二次的退修會、靈修會我都有參加，沒有一次不參加，寒暑假總共參加十二次，所以在那種環境信仰的詮釋與長老教會當然是不同的。

鄭元獻：是。

林長老：特別是高中到大學在變化的時候，有時會不能理解有一些牧師會批評校園團契說，為什麼沒有社會觀？我聽不懂，因為那時我受校園的影響比較大，信仰與社會觀有什麼關係，我聽不懂，對我那時只是高中生不能理解，因為在信仰的型態，國語禮拜系統的思考比較是福音派思考，不過大部分大學時期我有參與長老教會的營隊比較清楚。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所以那種落差，有一些人他們也有在改變，城市的復興也很重要，不只是個人，我簡單說到這。

鄭元獻：對對對，是是是，我們聖經裡面說要行公義、心存憐憫，是一種對公共是社會的理想與參與，你有贊同這種說法？

林長老：我想不只是贊同而已，我想我們的信仰不是像說...牧師說心沒阿們，這樣比較是開玩笑，我有說我兩代都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的親戚中是否有非基督徒。

鄭元獻：有有。

林長老：有非基督徒，我這邊沒有，我太太那邊有一部分不是基督徒，內公、內嬭不是。

鄭元獻：恩恩。

林長老：外公、外嬭是，所以他們過世或是親戚過世，有一些親戚不是，就會舉辦民間，對我來說很新奇，因為我沒有這種經驗，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們過世時的入墓，會喊說，子孫賺大錢了沒？有喔！換成我們就是說阿們！有做大官沒？有喔！這樣以後換成牧師，應該要像這樣問，我們要說阿們這樣。但總是那是用講的，還是用身體力行？當然那個價值是有問題，我們覺得有問題，那再說，就是說，彌迦書說行公義、心存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用講得很簡單，就像阿們，有喔，沒什麼意義。對我來說，應該這麼說，我想什麼時候受影響，這當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長老教會我們會強調實踐的過程，或是說對社會的關心，所以你問我，我常跟年輕人分享是說，很多經節，很多上帝的話，你一定會受影響，一定會有受影響的經節，我最常用的經節就是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節到四十六節山羊和綿羊的比喻。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就是說你有做在最微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我想我有跟你 E-mail，我其實比較好寫。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我會這樣想，不只那一句，很多聖經節，彌迦那句話也是很重要，對我來說，因為我的工作就是律師。

鄭元獻：是。

林長老：從我在大學的時候，快畢業會問想要從是什麼工作？所以我在尋找一件事情，就是說，你的工作和你的信仰有結合嗎？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有的工作真的很難結合，無法連在一起，我想我的工作應該可以連在一起才對吧！

鄭元獻：是。

林長老：所以特別律師的角色，因為我那時有搖擺要當律師還是法官？到最後選擇當律師，那對我來說，行公義、心存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其實很重要的是，若你在環境沒看到需要的人，就像山羊、綿羊講的，我沒有看到赤身露體的，我沒看到飢餓、口渴的，你就坐在辦公室，當然你看不到。

鄭元獻：恩恩。

林長老：所以在我做律師二十幾年的經驗，我從七十七年開始做律師到現在，差不多二十五年的經驗，我們的想法是說，上帝有給你一個機會，我們在社會有執照，就是說地位，或是說一種職稱、職務，應該上帝有好的意思。

鄭元獻：是。

林長老：上帝對你的召命，所以你可以用這，爲自己賺大錢、享福，也可能通過這個，成爲別人的幫助、別人的祝福。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但是問題是說，你若真的清楚知道你的信仰，因爲這樣所以價值序列，價值序列的意思是說，價值什麼時候是衝突時，什麼事情優先，你若是清楚時，你就較願意這麼做，你說這是信仰，這影響不只是價值，因爲信仰帶給來的價值。

鄭元獻：是

林長老：所以具體來說，比如說我太太也是律師，我們做四年後自己開事務所，也請求上帝讓我有案件可以辦，不要餓到，人都會求平安、求保佑。

鄭元獻：是。

林長老：總是我們許願，上帝若引導你，你要做什麼？所以我們有許三個願，其中一個跟今天有關，就是說，我們有寫下來，在同一個時候一定要關心一個弱勢團體，最少要一個，其實我們都超過一個，期時我們最早開始關心，事務所一開始就因爲有機會看到職災勞工，燒到手，手斷掉，你要去哪裡看？你在路上又不會遇到？總是我因爲人介紹到天主教專門在做這個的中心，沒律師，哇他們那些人都很需要，法律不知道要怎樣，很可憐，也真的沒有錢請律師。我們就帶著學弟妹、基督徒去看他們，定期做服務，時間到不告不行，不告就不會結束，沒錢可以告，律師你要告嗎？

鄭元獻：恩恩。

林長老：剩的都是學生，只有我是律師，要告嗎？好，告，給他幫忙，因爲這錢對他來說太重要，雖然可能幾百萬，對他來說太重要了，因爲一隻手不見，燒成這樣，他的小孩很小，資方有錢不賠償，這樣的情況，你給他幫忙，事務所一開始就非常忙碌，爲什麼？因爲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沒有錢的，忙不過來，只有兩位律師而已，我和我太太，忙到快死掉，但是覺得很有意義，能夠陪這些人走一段路，所以不論是一開始的職業災害的勞工，還是和勵馨基金會去推動一些法案，或是在司法改革，現在最近的，現在最沒錢的人就是卡債族，沒錢欠人錢啊，這些人就一定都奢侈浪費？

鄭元獻：不一定。

林長老：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不是，這有數字的，多數都不是，失敗比較慫慢，被

人指債，生病等等，很多種原因，但是我們是否要給這些人機會？耶穌說的福音裡面就是要給我們機會，赦免和恩典，但是我們的社會不太想給人機會。

鄭元獻：是。

林長老：成功就是你厲害，不成功你就....，我們的文化就是成功的文化，不是會成功的神學，成功是上帝祝福，不成功就是上帝沒給你祝福，悲慘世界就是典型的描述這些，所以講回來你的重點，行公義、心存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對我來說就是禮拜是充電。

鄭元獻：對對對。

林長老：要聽牧師的話，上帝的話，但是很重要的是你在週間，因為我們真的這樣做，所以會看到不一樣需要的人。

鄭元獻：是是，你覺得戒嚴的時間已經過。

林長老：七十六年。

鄭元獻：解嚴的時候，你覺得解嚴之後這時代的青年，他們對於社會關懷的程度比較不夠，你覺得這樣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林長老：你指的是解嚴之後的青年是指那時候出生的，還是讀大學？

鄭元獻：解嚴後意思是說沒有經過戒嚴時期，他們對於戒嚴沒看過這麼嚴重，他們當時是在讀小學的。

林長老：還沒有很清楚的意識，解嚴嘛，你要問什麼？

鄭元獻：你是否有看過，你自己的孩子大概幾歲？

林長老：我沒有小孩。

鄭元獻：你沒有小孩，那你看現在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你看他們社會的參與

林長老：你是說教會的基督徒，或是其他。

鄭元獻：教會青年。

林長老：教會青年，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知道你問這個問題，但是我知道要這樣問，我沒做什麼統計，但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有沒有人帶？

鄭元獻：是。

林長老：就是說到底整個長老教會，因為很多人是中性，這社會很多人是中性，大約七八十百分比，人這樣行，我就這樣行。

鄭元獻訪：是。

林長老：教育啦，這整個社會氛圍，一般是跟隨者多、pioneer 少，若是以教會來說，你說那時白色恐怖、戒嚴時期，我們發表新聞，是不是有一些人帶頭？

鄭元獻：是。

林長老：或不是？是不是有一些人比較不怕死，不要說不怕死，或是說這是上帝要我們做的，該做的做，若是怎樣再說，有一些人這樣。

鄭元獻：對！

林長老：我記得高俊明牧師被抓時，我剛好生病為去台南，一個月休養，剛好太



平境教會在聚會，長老教會很少開口禱告，大家很迫切。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即使旁邊有便衣也不怕，禱告得很大聲，我也很感動，許多教會一起，我很感動長老教會這麼迫切，因為總幹事被人抓去，牧師被人抓去，這當然不公道，禱告的這麼迫切，那是有人帶（領）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有人帶頭，所以那時候若沒有人帶頭，會有信徒站起來說我們要怎樣，沒啦！也可能沒什麼效果。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所以回過頭來說，我們要檢討那些年輕人的意識，是否可以反過來說，不然我們長老教會整個教會也好，地方教會也好，總會也好，中會也好，或是我們教會整個的信仰，因為那時候政治像是說，我這樣說，那時宣教師來為何從教育和醫療開始？是因為我們缺乏。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他不可能從政治開始，但是現在問題是說，戒嚴時候，大約民國六十幾年、七十幾年，因為政治的需要，所以有人，剛好時間到，也這樣講，剛好那時代，對嗎？

鄭元獻：嗯

林長老：但是到這個時候，我們的基督教醫院若不努力打拼，有什麼特色，很有疑問。

鄭元獻：是

林長老：我們的基督教大學好不好也是一個疑問嘛

鄭元獻：嗯！

林長老：我不是反對長老教會不能有學校和醫院，但是這常常是我們跌倒和墮落的所在，大家搶著當董事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當然有的董事好，有的董事不好，總是政治也一樣，政治那時是要抓去打屁股的，現在你做政治說不定不用，還有機會讓你腐敗

鄭元獻：是。

林長老：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想的是，好，我們現在是不是，關心人是不是生活的目的，不是手段，你要愛這地方也要知道這地方的需要是什麼？台灣這個社會已經不是說政治都沒有人在關心，反而有很多事情是沒有人在關心的。

鄭元獻：是。

林長老：基督徒應該是做需要關心、沒人要關心的事情。

鄭元獻訪：是。

林長老：沒人關心，或是說這件事情人說很麻煩，不要理我們出來做，現在反過來說我們長老教會還在緬懷三、四十年前當先知，三十年後我們還有什

麼事情繼續，有啦！當然我知道，有很多教會在做、中會在做，不是說都沒有，好像給別人一番推倒，不過我若不客氣講，因為教會公報也要訪問我，問我會不會想到教會，我說不會，不會，我不會想到教會，我想到社會參與，公義也好、憐憫的事也好，我想到教會做什麼？我不會想到教會，我想到社會比較有良心的人。

鄭元獻：是是是

：我不知道想到教會要想到什麼？因為我無法想到什麼？因為中會也好、總會也好，地方教會也好，很像主題不一樣。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所以，我不是說都沒有，我只是想表達說，當我們檢討這些青年有沒有這些意識，是不是要先檢討說，不然你們這些中年人、教會的領導者，整個教會也好，總會也好，中會也好，或是說神學院也好，你們有沒有什麼是可以讓少年人來跟的？因為基本上是跟。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我沒有去做分析，我覺得說，當然不一樣的時代有不一樣的方式，但是你說，我沒有那種 data 給你分析說他們的意識較好或較差，不過我仍然覺得說，多數人都是跟隨者。

鄭元獻：跟隨者。

林長老：所以教會有沒有去做這些，沒有人要跟，不一定啦！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我說沒有一定的原因是這樣，沒有一定，這是教育的問題，是我們帶頭的問題。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我相信若有帶領的人，其實還有有那種，我覺得說因為我們長老教會本身比較有社會觀。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我是覺得我無法回答意識有較好或較差，我可以表達的是這角度。

鄭元獻：是。

林長老：你是否認為教會對社會公義要先擔任這種責任？

鄭元獻：當然啦！

林長老：是啦：大家應該都要有這種責任就是說，要怎麼說，因為教會是說愛。

鄭元獻：是。

林長老：若整個制度出問題時，就是說有制度性的問題時，若沒有通過用對公義的方式，他們不會得到愛。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這樣說很抽象，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我們實際在做的，比如說在關心卡債的這些人。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那好像是我們在關心，那是愛，其實它有很多制度不公道。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我想細節我就不多說，它有很多制度不完備，不公道，不好。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法律實施的運作不好，使這些人沒有機會再重新站起來。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所以我們的做法，我們一群人的做法，就是說把法律的制度改變。

鄭元獻：是。

林長老：那是公義，我們兩個禮拜要聚會一次，有良心的學者、律師，做這些事情。

鄭元獻：是。

林長老：人會在你面前說很難過的事情，會流眼淚，如：林律師我這手這樣不知道切過幾遍，受傷幾次，你看我診斷證明書，可憐，在你的眼睛前流眼淚，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走投無路，差無性命，這個人你陪他，跟他分享要怎樣處理，教他，或是不只是爲了自己站出來，也是爲了別人站出來。

鄭元獻：是。

林長老：可能你要戴口罩，不要曝光不要緊，把你的故事說出來，使人知道說其實這些人應該給他們機會，法律要改，所以對這有愛有公義，但是有時你會想說，可能我不太會去跟他說耶穌。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因爲他們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我要怎麼跟他們說耶穌，我不會說，總是我也一次很特別，去年的時候，剛好是感恩節，我太太突發起想說，我們邀這些卡債族來事務所，有大的會客室，來請一位牧師，因爲我們之前的蘇牧師，曾宗盛老師的太太，她有瞭解，我們請她來跟這些都不是基督徒來參加感恩節，我說好喔，所以我的意思想要表達是說，教會講愛，他們的問題你不去關心，不公義，你說我愛你們，很奇怪，這個社會不公義對這些人不公平，教會不關心，所以教會不是要成爲一個立法院，也不是要成爲什麼，總是他有可能是個別的基督徒。

鄭元獻：嗯。

林長老：可能是基督徒組成，比如說勵馨基金會，很多都是長老教會，用個別的人去跟別人合作，不一定跟基督徒合作，也可能是基督徒成立一個社團或者財團法人，也可能是教會或是中會通過什麼方式，用教會本身也好，或是說設立一個什麼，來幫助一個議題。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所以這個社會多元化之後，有很多不一樣的議題沒人關心，沒人，這是需要各種的人去做。

鄭元獻：是。

林長老：所以教會最重要不是表面這些事而已，當然內心能夠得到信仰生命的改變，這也很重要是沒錯，總是我餓你不給我吃，你跟我說耶穌。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所以這是一個切入點。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不是為著你來信耶穌我愛你，當然不是這樣，不過你若真的關心他，豈不是要有公義？

鄭元獻：是。

林長老：不然對有些人不公平。

鄭元獻：是是。你覺得長老教會對這個社會公義，未來可以有期待？

林長老：應該這麼說，不能說長老教會都沒做，這對一些人不公平。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不過，我不是在長老教會的教社部，總是我稍微會知道，但是我要說的意思是，相對我們的教會，我們發出的聲音，不一定只有聲音，出一份力，發出來的聲音不成正比啦。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和我們教會這麼多基督徒，雖然現在有比較少，但是還是有相當多，各地都有，發出來的聲音很小，發出來的力量很少，若相對於人權宣言，那聲音很大聲，因為那當時都沒聲。

鄭元獻：是是是是。

林長老：有啦！有些個別教會在做，不是說沒有，比如說有人在做課輔班，外勞、外配，若說沒有也是不公道。

鄭元獻：對對對。

林長老受：總是若相對於以前要很大聲，我想不是這個意思，是做的影響不夠

鄭元獻：不夠。

林長老：不夠，這個社會其實很多，所以有地區性的問題，整體性的問題。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比如說我現在在台北做這些卡債的問題，我有機會去高雄？我沒力去高雄，我沒辦法這麼遠啊，沒力啊，看一次就沒辦法啦！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總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願意出來做這些問題，社會問題不只卡債，卡債只是其中一個問題而已，還有很多很多問題。

鄭元獻：嗯。

林長老：社會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問題。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地方教會不一定可以做什麼，總是若有更多的連結那就不一樣，所以我覺得，你若要問我可不可以做這些，當然我們有在做，不是沒有。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簡單說沒有，我這樣說也不太合理，總是簡單說也不夠啦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也沒整體的計劃，你看教社經費這麼少，事情這麼少，所以在那時代，我剛才才講到洪奇昌。

鄭元獻：是，我知道

林長老：他們那時代他們是我的輔導

鄭元獻：啊是

林長老：他尚未參政之前，他和他太太，後來他們離婚。

鄭元獻：我知道。

林長老：他們關心，我聽他說雛妓，外籍的，遠洋漁業，很多可憐的人，我們長老教會很多單位關心這些事，但是都小小的，不知道有沒有程序我也不知道。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我不知道現在教社部有多少單位。

鄭元獻：其實也是有很多單位。

林長老：有做的很好嗎？

鄭元獻：應該是不怎麼好。

林長老：或是說有很多資源嗎？對不對？所以這個部分，理論上就是說，我們不能說沒有人在做，不夠有力，有一些是地方教會，比如說，今天若有教會有機會可以做這些部分，這個部分若要做的更好，我們是做別人不要做的事。

鄭元獻：是。

林長老：地方教會可以做地方教會，但是中會或是總會這種能將重要議題連結，發出聲，走出行動，甚至有組織。

鄭元獻：是，你覺得我們的組織能力不好？

林長老：沒什麼行動力，我的瞭解是。

鄭元獻：是是是，再問兩個小問題，之前陳水扁當總統時，有會友去當國策顧問，像這種情形，算是分享一種政治的權力，以你的角度來看，你覺得好或不好？

林長老：我想不只國策顧問，有的參政，大家都會討論一些問題是說，基督徒要不要參政？你是國策顧問沒有實權，有一些好處而已，建言得到一點地位，但有的不是，有的要當立法委員，可以嗎？好嗎？做一個基督徒這樣好嗎？我們有基督徒教會的人去參與立法委員。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當政府官員，我的意見是說，洪奇昌，為什麼我會說到他，因為他是我的輔導，方素敏，林義雄的太太。

鄭元獻：我知道

林長老：林義雄被關的時候，方素敏在民國七十二年出來選。

鄭元獻：是。

林長老：我那時剛考上研究所，剛要讀研一，我班上只有兩位考上，我算好運的一個。

鄭元獻：是。

林長老：先去當兵，研究生算長大了又缺人，沒有人要發傳單，發傳單而已，後來造成一點問題，被國防部.....刷掉，再說，但是就是去發，爲什麼去？是洪奇昌叫我去的，洪奇昌去站台，當然認識，因爲之前他是輔導，所以我記得他第一次站台，我在那邊幫忙賣書，幫忙算錢，太晚了，他叫我去他家睡，我就去他家睡，我印象很深刻，他爸爸聽他的錄音，教他台語怎麼說比較好，對我來說他是一位 modal，他們夫妻關心這關心那，他們說的故事我真的很感動，雛妓怎麼被賣，彩虹的事工等等，怎會這樣不公義，爲何可以這樣？他們兩夫妻這麼有能量，會覺得很感動，這個社會需要像這樣的人，後來他參政、從政，他也曾問我要不要參選？我也做我的角色，你要問我現在，若是當時你若有答應會好嗎？幸好沒去。

鄭元獻：是。

林長老：幸好沒去，參政較不好，我的回應應該說，參政不是不好，應該看什麼時代，但是什麼時代都可以參政，但是你的誘惑會比較大。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不是說他不好，要表達的是說，你進去政治，有權力才能做事，也剛好有權力腐化，所以你若沒有很小心，有可能你有權力，你不一定是藝術家，你可能會腐化，這個部分，我覺得基督徒若要從政要很小心，謹慎，不然很容易會失去初衷，但是用另外一種角度，我要這麼說，這是選擇，我覺得說政治的事物若真的不理不行，那基督徒站出來我覺得基督徒要選擇說需要，但是沒人做，需要沒人做，這是基督徒要去做的。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我們就像是別人說的，甘願做憨人。

鄭元獻：對對。

林長老：謝煒牧師、也是醫師，他說甘願做憨人，基督徒就是這樣，我用一個回應。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我剛有說我幫忙那些職災的勞工，職災勞工也是很多問題其中一個而已，我的事務所又沒多少案件，佔四分之一，沒錢的，又要成本，我歡喜甘願，不過不能再接下去，會受不了，因爲兩位律師只有我和我太太，我一年這麼多案件，我才接這樣而已，這種議題，可憐，很多人真的是求助無門，我本來去第一線，去一年之後，開始接我就不敢去了，我去跟他說我不能幫他辦，時間一過，案件超過就死，不能再

辦了

鄭元獻：是。

林長老：一半有時兩年、五年、十年在辦，這麼可憐要怎麼辦？後來我們推動法律扶助，法律扶助意思是政府出錢幫助那些弱勢的人

鄭元獻：對。

林長老：我推動法律扶助法，甚至八十七年到九十二年推動法案過，法案通過有一個基金會，政府因為這個法案有錢，一年都好幾億的預算，你生的小孩你不來幫忙，我事務所不能關門，我不能做秘書長，秘書長要 fulltime，我做台北分會會長，是兼任的，其實，兼是兼到什麼程度？兼到一禮拜六天，去三天，有人問我我花多少時間，一個禮拜三天，不只三天，一天十二小時，三十六小時，我等於我的生命都進去了

鄭元獻：是。

林長老：他們說你以前頭髮不白，現在白了，沒辦法因為很拚，在這中間，剛開始半年的時候，張俊雄你知道嗎？

鄭元獻：我知道。

林長老：他做過秘書長，他打電話給我說，最近要提名監察委員，提名你好不好？他為什麼認識我，是因為我辦阿扁的當選訴訟，2004 年的時候，而且那時候我有跟他反應，他認識我，他說不用民進黨來提名我好不好？我說，可以嗎？有很多人運作，我知道對他們而言我算很年輕，我說：可以嗎？我才剛用這個基金會。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他說你想看看，明天中午之前跟我回覆。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好好好，那時你要問我說，當然事是國民黨多數沒過，整個沒過，沒什麼人知道，那是一回事，事務所要關也是一個困難，但是有一個很重要是我覺得監察委員可以做一些事情，若真的要做，可以做一些事，我也覺得很適合，因為我的個性各方面，監察委員又不用去質詢和被質詢，也很好，可以做一些事情，有名也不錯，但是我想到基金會剛設立。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我給人家答應去了，半年就像基礎在挖地基，還沒挖好，我現在喊走。

鄭元獻：嗯。

林長老：客觀上顯然沒人像我這樣拚。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我很清楚不可能。

鄭元獻：是。

林長老：我要走可以嗎？當然可以，這是義工，為何不能走？

鄭元獻：嗯。

林長老：我和我太太討論後，不是說你覺得自己很偉大，連監察委員也不想做，

不是，我在心理問自己這個位置我有興趣嗎？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我發覺不行，我已經答應要去了。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這個弱勢的人沒有人要做，不是說沒有人要做，要掛名有啦，真正要拚的人沒啦，但是監察委員大家搶著要做，我們在信仰的裡面，人都想要出名、賺大錢的心，這是人，但是當我們回到信仰思考，不對喔，不是這樣，剛才你問我國策顧問可以做嗎？可以做國策顧問？可以做監察委員？我不是說不行，我想要表達是說，第一，你會容易受引誘嗎？你有很清楚知道嗎？

鄭元獻：我知。

林長老：第二就是說，若是上帝對你有其他召命，若有兩個選擇是有一個較沒名，較辛苦，可能要捲起袖子，或是說那個，說不定上帝的召命是要你去坐較高的位子。

鄭元獻：是是是！

林長老：總是我們要問自己，上帝對召命是什麼？

鄭元獻：是。

林長老：不是說都沒有基督徒，這樣也很不好，也有立法委員是基督徒，也是很好。

鄭元獻：我知，我知。

林長老：我的意思不是表達說，基督徒不要當總統，基督徒當總統也不錯，基督徒當立法委員，總是要問的是說，你是不是真的把這個位置當做服事，或是你覺得坐那個位置覺得很爽，講粗一點，很爽，你是看權力或是服事？

鄭元獻：是是，謝謝，我剛才聽長老這樣說，我自己有一個反省，就是說我們這些傳道人，在領導教會的人本身對呼召的強度不夠，然後他的投入、計劃、組織的能力可能跟不上現在社會的變化。

林長老：可能是喔，有可能，你要問我這個問題？

鄭元獻：沒啦，我是聽你這樣說有一個反省。

林長老：我想回應你的反省，我想這樣說，當然牧師、傳道者有很多 style，大家都不足啦，不能說你是傳道者你一定要當 modal，你都要比長老好，長老要比執事好，不一定這樣啦！不過，我想各方面的能力大家都有，不完全，總是一位牧師能夠讓人家感動是什麼？長老、執事也一樣，你真正有那種犧牲的精神。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你真的有犧牲的精神，你真的願意為主犧牲，不要說在教會，你要領導一個地方都是一樣。

鄭元獻：是。



林長老：你說到這，我說兩句讓你參考，不知道和你這主題有沒有關連？就是說我在長老教會這種較重社會關懷，較不是福音派，實在是不會跟人家說耶穌，你若問我耶穌我絕對會跟你說，你若沒問我，我實在不好意思跟你說。

鄭元獻：是。

林長老：坦白講是這樣，我剛才說我在法律扶助基金會，我真的是用生命在做。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因為我知道我若是把基金會做好，這個基金會是政府的錢，影響很大，幫助很多弱勢的人，我的計劃不一定第一線，我在後面做計劃，我帶一群人，若能做好，沒有官僚、很親切、很積極，我能夠做很多事情。

鄭元獻：是。

林長老：所以在那個過程，我這六年，我真的用生命在做，我帶一群人，本來都不認識，就這樣帶，結果做的太好，好到讓法院不高興。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因為他覺得說你讓很多人跑去法院，但是問題是他需要這樣啊！

鄭元獻：嗯。

林長老：他需要法院的幫忙，法院卻不高興。

鄭元獻：嗯。

林長老：我們的預算放在司法院的下面，法院的系統裡面，他們說拿錢給你，養老鼠咬布袋。

鄭元獻：是是。

林長老：他們卻感覺這樣，其實沒給我頒獎，開玩笑的，我的意思是說，他反而帶一群沒有官僚的人來接手，我就很氣，有夠可憐，怎麼會，不是說有上就有下，這沒什麼稀罕，對我來講不希罕，覺得很難過是說，怎麼會找一群這麼差的人來接，整個差很多，我要說的是後面，當你用心帶一群人，我自己覺得很欣慰是，有一日，我以前的員工，我帶過的幹部，他都叫我林律師，林律師我要洗禮，他本來不是基督徒，三個，一個是男朋友是基督徒較難講，有一位本來是律師，他說他有受我這個會長的影響，一個是聽說我哥哥是聖公會牧師，他去我哥哥那邊慕道，夫妻都洗禮，沒有人帶他們，他們自己要去，他跟我說他要洗禮了，現在在慕道，我非常高興，又有一個，我去年十二月二十九要在靈糧堂洗禮，問我可以去嗎？我說我剛好外出不在，很高興，三位，當你用生命做，不是用嘴巴說，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想要有你的信仰，跟你一樣，我也覺得很心為我帶一群人四、五年一起打拼，在教會當然是講信仰。

鄭元獻：嗯。

林長老：雖然牧師不完全，長老也不完全，但是你若盡心，那種 **commitment** 是盡力去做、盡心去做，沒有計較去做，袖子捲起來去做，我再說一樣，卡債這個組織，要組織，組織很重要，我再說卡債這部分，他們都不認

識，大家都是受傷的人，沒盼望、沒信心，沒有愛的人，他們自己也沒有盼望想死的人，多數是這樣，來到這哩，看能不能撿到芒果，沒沒沒，大家來搖芒果樹，才有芒果可以撿，大家一起打拚。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不認識，爲什麼要聽你的，我們都是顧問，爲什麼要聽你的？是因爲你是律師嗎？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我想不是，是當他們看到我真的，不只我，有三位，一個學者、一位社會人士，我們三個這樣帶他們，真正看我們這樣拚，他們感動。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有的他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他們還來，他們覺得來到這裡可以幫助別人，來到這可以得到成長，我要怎麼表達這個意思？你剛才在說傳道者，或是說教會長老，你要把教會力量要有人帶，當然每個人上帝給每個人的使命都不一樣，不一樣也是好，但是這個部分，不否認，牧師是看的到的領導者，....領導者是耶穌，長老和執事是看到領導者之一。

鄭元獻：是。

林長老：你若不生命拚，只想用一張嘴講。

鄭元獻：嗯嗯。

林長老：對不對？

鄭元獻：是。

林長老：我的感覺是說，上帝給我們角色不同，可能做牧師，我是長老，所以你剛說的我回應。

鄭元獻：是，謝謝！謝謝！感謝長老，你說的很好，我今天學習很多。

林長老：不敢不敢不敢。

鄭元獻訪：真的！

林長老：差不多了。

鄭元獻：謝謝！

林長老：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

鄭元獻：有啦！有啦！

## 採訪 六

採訪對象：錫安長老教會 執事 梁越美

採訪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中午 2 點 00 分

採訪地點：台灣神學院 咖啡屋

鄭元獻：那個，好，我們可以請妳談談妳的信仰經歷嗎？妳是第幾代信徒？

梁越美：第六代。

鄭元獻：第六代的信徒喔！

梁越美：恩…應該是吧！

鄭元獻：第六代信徒。啊…妳們是從台南上來的不是嗎？

梁越美：彰化吧！

鄭元獻：彰化喔！

梁越美：應該是說，一開始在彰化，後來去台南，然後從台南上來。

鄭元獻：了解了解，阿妳去過教會的經歷，妳自己個人而言，妳從小…

梁越美：我一出生是在雙連？雙和教會

鄭元獻：雙和，對

梁越美：雙和教會，然後，後來就到錫安了。

鄭元獻：好很好。

鄭元獻：好，妳…我們現在誠實的講齣。

梁越美：誠實？

鄭元獻：就，誠實

鄭元獻：妳對於一個身為長老教會的會友而言，妳對自己身分認同，認同的型塑過程是什麼？妳對於台灣過去的歷史連結，比方說：跟清朝、跟中國、跟日本人的這些…或是，甚至於荷蘭、西班牙的這些的外國，妳…

梁越美：自己本身的認同嗎？

鄭元獻：對，妳對於本身這個身分的認同妳有什麼看法？

梁越美：我覺得我的身分認同……說老實話，並…並不是從教會來的。

鄭元獻：嗯嗯。

梁越美：我的身分認同比較多，如果妳要說…這種歷史的…社會的身分認同，比較多是從學校教育來的。

鄭元獻：OK，好。

梁越美：對，所以我對於，就是我們小時候是唸是中國歷史。

鄭元獻：對。

梁越美：所以對我來說 我過去其時事

鄭元獻：妳長期認為妳是哪..哪一個？

梁越美：我覺得我是。

同聲：中國人

梁越美：對，但是我對於台灣也有認同感，但是我沒有…我不會把它…分割，因

爲我知道我的血緣跟文化傳統是來自那邊。

鄭元獻：OK OK 好。

梁越美：而且事實上…台灣也是保存了這些東西最完整的地方。

鄭元獻：對，好。

那請問你認同過去長老教會我們長老教會在挑戰國民黨政權的一些行動，比方說：各種聲明或是對於社會的這個關懷、環境的關懷、妳有認同長老教會的做法嗎？

梁越美：我對這方面認識我必須說實話認識的非常少，因爲我覺得在我成長過程當中我自己的教會在這個部分並有沒有那麼的強調。

鄭元獻：恩。

梁越美：我們教會不是在種族跟在政治議題、政治參與上面那麼的強調的一個教會雖然我們會參予總會辦的一些活動。

鄭元獻：恩。

梁越美：但是並不是一個…就是…並沒有…妳沒有被被要求或是被教育；這些歷史，譬如說你說：「我們長老教會固定參與一些宣言的部分，就是台灣的…」

鄭元獻：對。

梁越美：就是

鄭元獻：台灣幾種幾個宣言。

梁越美：其實在教會裡面沒有教導。

鄭元獻：對。

梁越美：其實在教會是沒有講、沒有教導，所以其實妳不要說我啦！就我以下的年輕

人 是完全都不知道這件事。

鄭元獻：是，好

梁越美：就是台灣長老教會歷史其實是很陌生的。

鄭元獻：喔，妳們對長老教會的歷史是陌生的？

梁越美：是陌生的，對。

鄭元獻：那對它一個社會關懷或是環境關懷呢？

梁越美：我覺得也是很陌生。

鄭元獻：也是很陌生。

梁越美：所以我們常常…我們來的，我們得知的東西都是比較偏頗的觀感。

鄭元獻：是是是。

梁越美：就是跟社會大眾差不多，就是說…長老教會都偏綠，就是我後來慢慢發現說，這其實是一個比較偏頗的。

鄭元獻：OKOK。

鄭元獻：聖經裡面講，由其在彌迦書裡面它講：「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耶和華上帝同行。」像這樣子的一個，妳…對社會、公共社會的理想跟參與你贊同嗎?行公義 好憐憫？

梁越美：贊同。

鄭元獻：妳贊同…妳贊同…好。

梁越美：可是我必須要說…這個東西，我不是從教會裡面學到的。

鄭元獻：喔！好。

梁越美：這東西是我看書裡面我認識到，耶穌其實在祂的時代，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開始認同。

鄭元獻：所以教會並沒有對於行公義、好憐憫，有所教導。

梁越美：就我的認知是我們在教會裡面並沒有這樣的教導

鄭元獻：是是是…好謝謝

鄭元獻：所以那你…了解 1970 年代到 80 年代這個長老教會，關心公共問題的社會運動嗎？

梁越美：不了解

鄭元獻：OK！好，妳了不解這些東西。教會也沒有在講這些東西嗎？好，很好。

鄭元獻：妳覺的解嚴後，成長的這一代青年，就是像你這一代青年的社會關懷的參與度低落的原因是什麼？你覺得，你根本就不知道有這一個活動？還是說沒有人帶領？或是怎麼樣？

梁越美：我覺得那個是比較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就是東西不再被流傳，不再被教導。

鄭元獻：是。

梁越美：所以我們在我們上一輩的父母、師長或是親…長被當中，他們不在談這些事情，他們也不講。那另外一個，也可能是跟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大家真的把眼目都轉向於經濟發展，其實在教會裡面也是，教會裡面信息全部都是偏向就是你要如何追求成功、要穩定的生活，幸福快樂，教會的教導沒有在教導你公義阿！

鄭元獻：OK！OK！好，很好，好。

鄭元獻：那妳覺得現在長老教會，現在喔！長老教會對社會改造的積極度如何？妳的觀點是什麼？

梁越美：社會改造是什麼？

鄭元獻：比方說：我們看見一件事情是不公平的，比方說：卡債族好了，那如果今天長老教會跳出來做卡債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就是看到這一些人被壓迫，是不公義的，或是說，一定要蓋核四，那妳覺得這個我們有沒有必要讓我們的社會環境更好？然後妳覺的長老教會有去參與這樣的活動嗎？這樣子。

梁越美：我們有去喔？

梁越美：我覺得或多或少還是有啦！只是它不是一個持續性的。

鄭元獻：有組織的事工。

梁越美：就是打游擊戰那樣子。

鄭元獻：一點點一點點而已，那妳會建議它怎麼做嗎？

梁越美：恩……我沒有想過比較具體舉行行動方式，但是我一向的立場都是我覺得教會裡面本身的教導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它回歸到一個重點是：「你如何產生出這一些行動，是因為你對這些東西你有你的判斷。」

鄭元獻：恩。

梁越美：那基督徒的判斷就是來自上帝國的價值觀。

鄭元獻：恩。

梁越美：上帝國的價值觀在哪裡建造？就在教會裡面建造。教會裡面不傳達上帝國的價值觀，我們基督徒就沒有這些判斷能力，就不會產生這些行動。

鄭元獻：好…了解…好。那你覺得那個…教會應不應該承擔社會公義的責任？妳覺得？

鄭元獻：是不是 公義社會公義的責任…是不是…

梁越美：我覺得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只是說教會有一個…教會有一個責任，是它帶出上帝國的價值觀。

鄭元獻：恩。

梁越美：因為你就算不是基督徒你都有責任去，你做為一個人，在團體裡面你就有責任去維持這個地方的公平跟公義。

鄭元獻：恩。

梁越美：問題是說公平跟公義，是誰的公平公義是什麼？，你的標準是什麼？

鄭元獻：恩 如果是政治上的呢？妳覺的呢？

梁越美：我不覺得。我不覺得教會應該在政治上面特別的去…

鄭元獻：好，那社會上呢？比方說：這些沒有錢吃午餐，例如啦：我們現在不要講政治上講社會上，這群孩童因為他們的經濟，他們的父母經濟不好，所以他們不能吃午餐，所以…所以…。

梁越美：所以應該要去給他們東西吃。

鄭元獻：對對對，妳覺得呢？妳覺得應不應該給這個兒童東西吃。就是這些兒童沒有錢吃午餐，或是說這些 那個…

梁越美：我贊成，但是我贊成這些行動是落實在教會裡面。

鄭元獻：好。

梁越美：是由教會來做。

鄭元獻：好，很好。

梁越美：對。

鄭元獻：好，那妳覺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改革的方向是什麼？妳有沒有什麼想法？妳看到的，妳這個年齡的人看到的台灣長老基督教會。

梁越美：我這個年齡喔，人家說我這個年齡比較不是我這個年齡，我不太算是我這個年齡的代表啦！

鄭元獻：爲什麼，妳覺得妳是改革的方向嗎？妳就照你的觀點來講就好。

梁越美：我覺得是一個更開闊的心，然後去看…去…不是針對問題的表向去提供解決方案，而是去理解問題的原因是什麼？我覺的是一個更開闊的心，很多事情都是因爲太急迫想要有結果，或者是說…太…自以爲義，就是只有我們是正統只有我們是對。我是一個比較…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限制…限制聖靈在各式各樣團體組織，或者是各樣事物上面的的發展。

鄭元獻：好，謝謝。

梁越美：就是，上帝使萬事互相效力啦！我們可能覺得另外一個團體不是，或一個另外一個宗派是外來的宗派，是後來的…是…是…別的人建立的，不是像我們長老教會這樣子傳統又正統又純正信仰，可是神允許祂同時在這個土地上面，那上帝有祂的…祂的方式，上帝有祂…我們不是上帝阿，所以我覺的…我看到的問題是要需要更開放的眼光跟心胸。

鄭元獻：好。

梁越美：對。

鄭元獻：好…那…有一陣是台灣政權的那個轉移到民進黨手上那個時候有些長老教會的會友他們去做官了，那妳覺得這個基督徒進入官僚系統，妳覺得分享政治權力，其實對基督來講是一種誘惑啦！對不對？

梁越美：是啦！

鄭元獻：那妳覺得該不該去？妳覺得該不該去？

梁越美：我..我覺…恩…權利一定是誘惑，對任何人都是，那我覺得就我的立場是…如果…要看那個人對於這個事情上面是不是真的有負擔跟想法，如果他是真的有負擔跟想法的人，我贊成進入體制裡面，因爲你進去你才能改變。

鄭元獻：恩…

梁越美：有兩種改變方式：一種是就是從外面推翻，一種是妳進到裡面就好像你潛入敵營 然後開始做改變是一樣，那我覺得我贊成基督徒可以進入政…政治裡面…就是官職。

鄭元獻：好好好，那面對當代社會議題妳的觀察是什麼？

梁越美：是…太空泛了，有沒有具體一點

鄭元獻：當代社會的議題妳覺得現在這個社會…妳先想看妳有什麼觀察到的部分，等一下在提醒妳。

梁越美：議題喔？譬如說呢？

鄭元獻：現在社會有很多議題，比方：外籍新娘就是一個議題、現在台灣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啊！

梁越美：恩。

鄭元獻：對阿，像這樣的議題，妳就會，它會延伸到很多後代是外籍新娘的後代啊！那像這樣的議題，妳的觀察，妳還有看到什麼樣的問題？是我們現在社會有一個急迫性需要解決，或是說，現在學歷已經很空泛了，每個都好像研究所畢業 但是事實上沒有用啊！

梁越美：恩。

鄭元獻：像是一些社會議題，妳有沒有一些觀察這樣子，那教會如何在這些議題裡面發揮它的作用。

梁越美：恩。

鄭元獻：齁。

梁越美：如果譬如說你剛說其實是教育的問題啊！其實是...我一直認為就是華人社會自古到今只要是華人社會不管妳是在哪裡，妳就我們就有一個問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鄭元獻：對對對。

梁越美：然後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就像我前天看昨天昨天看到一個新聞就是吳寶春他要唸台大 EMBA，結果台大 EMBA 因為他資格不符，因為他...他就是太多的他之前的學歷就是都不完整，所以他沒辦進入唸這間學校，我沒有看完新聞啦！我只看稍微瞄過。

鄭元獻：嗯嗯嗯。

梁越美：然後，新聞就說他，就是為他抱不平，然後就會覺的說，人家都已經是這樣子等級的人你們拒絕他；但是我自己觀察是那你吳寶春為什麼要去唸一個 EMBA？你已經是這樣子的人，你為什麼要去拿一個學位，你知道我在歐洲唸書的時候我唸是 MBA，學校裡面德國人他們告訴我一個觀念，我覺得很有趣，歐洲人覺得妳如果都已經有工作，妳為什麼還要來唸書？

鄭元獻：對對對。

梁越美：那就是他們會覺得說，唸書只是一個，就是輔助你未來更好發展的東西，但是對於亞洲人，或者就是...對於我們來說，學歷是很重要的。

鄭元獻：對。

梁越美：那另外一個例子是說，我的同事有一個，他...他想...他之前就跟我說，他想要去唸書，他想要去唸北藝大、研究、藝術...結果呢？我問他說你為什麼想要去唸書？

鄭元獻：嗯嗯嗯。

梁越美：他就說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覺得他需要進修，他需要學更多東西。可是後來我就問他是真的嗎？因為妳進研究妳學不到實際的技巧，研究所都在教你...教你...案例研究，然後在教你比較分析，沒有實際操作，那我就跟他說你到底要什麼？結果才知道說，因為他覺得他學歷不好，就是...所以...他...所以主管看不起他、同事看不起他，所以不會給他比



較好的工、較好的任務；或是不會給…不會對他…不會有較好的觀感，就是…可是其實我們後來，就是我跟我的主管，也有跟我講過這個人，就是發現說，其實這個同事的問題不是他的學歷的問題，是他態度的問題，是他做事態度的問題，所以變成是說大家其實都…亞洲現在的狀況是你好像要先有一個身分，別人才會給你一個較好的認同。

鄭元獻：嗯。

梁越美：然後好像…那你看現在很多學校，為什麼都變成…全部都要大學化？

鄭元獻：恩。

梁越美：技術學院也要大學化，那所有技職學院都不見啦！

鄭元獻：恩…了解。

梁越美：要那麼多大學生幹馬？大學生是沒有辦法做事的呢！

然後，之前不是還有新聞說，那個 台大什麼？博士班畢業什麼？一萬八還是兩萬五之類的，還…那另外一個是說台大博士，博士畢業回來，然後去賣雞排。

鄭元獻：對對對。

梁越美：那我覺得現…就是，現在人好像學歷就是你個人成就，個人身分認同的一個部分，這其實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鄭元獻：嗯嗯。

梁越美：就是它都是假的，學歷不代表什麼啊！你出社會以後才知道，我覺得太多人就是躲在學校裡面不出來。

鄭元獻：是是是。

梁越美：真的要進到社會裡面你才知道，這其實是一個…就是大家逃避一個現實景況的問題。

鄭元獻：是是是。

梁越美：對阿，那我…我自己對於就是這種一味要求要讀書、要考好學校、要拿高學歷這件事情，我覺得我是有問題的，我是有…

鄭元獻：你反省過妳自己…這個問題？

梁越美：我反省過我自己，那是為什麼我當年畢業，大學畢業我不考研究所直接進去職場裡面。

鄭元獻：恩…妳那個時候就有反省就對了？

梁越美：我覺的這件事情，一直是…一直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因為我會想要，我會想要繼續往上面的時候，我就會問我自己，我為什麼要？我為什麼要？

鄭元獻：對。

梁越美：那當年大學畢業我就知道，如果我要繼續唸管理這個的話，實際、實物技巧是很重要。

鄭元獻：對。

梁越美：所以我就決定我不要考研究所，我要直接先進社會來工作。

鄭元獻：好，了解。

梁越美：然後，所以我最討厭那種，就是父母回家都坐在電視機前面看電視，可是叫小孩不要看電視去唸書，這樣子。

鄭元獻：哈哈。

梁越美：我覺得這是不可能，你是什麼身分，妳…妳的身教…是什麼？妳的小孩就會看到什麼啊！

鄭元獻：是是是，好，很好。妳聽過長榮大學的紛爭嗎？那馬偕醫院？

梁越美：馬偕醫院應該大家都知道

鄭元獻：董事…對，像這樣人事問題的紛爭，妳的感覺是什麼？

梁越美：馬偕醫院那個我沒有很了解呢？

鄭元獻：沒有很了解…

梁越美：我只是聽大家講。

鄭元獻：OKOK，那就是長老會自己的機構有一些，這一些問題，因為這些老跟牧師覺得，妳來看？

梁越美：我覺得這牽涉到，我自己對教會的認識，由起是我們長老教會，就我最近有一個很嚴重的批判，很大的批判，就是我覺得我們長老會的信徒太多是不信的信徒，就不相信的信徒。

鄭元獻：恩。

梁越美：他是文化上的基督徒。

鄭元獻：文化上的基督徒。

梁越美：他不是真正相信，就是這個這個這個神是真的，這個救主是改變你生命的。

鄭元獻：恩…了解。

梁越美：然後，他的生活、他的選擇、他並不是照著上帝的旨意；並不是上帝國的價值觀來走，他是跟著這個世界價走，他還是繼續往高處爬踩著別人的頭。然後，不行公義不公平、不憐憫。可是，然後他還是追求豪宅、他還是開名車，我沒有說那些事情不好，可是我會覺的說，如果妳今天看到你家旁邊就有一個需要幫助的人，你又不可能眼睛閉起來然後去追求豪宅跟名車。

鄭元獻：恩。

梁越美：對阿，那我覺得我們長老教會太多這樣的人，因為他們很習慣。

鄭元獻：恩。

梁越美：然後，另外一個是：可能我們的教會，久了以後大家追求安定、追求安逸，就是安於現況。所以其實牧師不在挑戰信徒的生命，牧師就是教導者，可能也爲了自己的安全，那他，很少有人去就是你去挑戰一個，今天如果一個董事長在台下做禮拜的話，你會不會去挑戰他的生命？還是妳會去附和他？讓他覺得聽你的道，聽的…順…就是你的道是順著他的毛摸的，還是你是真的是，就是告訴他上帝國的公義跟憐憫是什麼？

鄭元獻：是是是，好。

梁越美：對，我覺的是，我們的信徒過著一個不信的生活。就是你…犯了罪，神、教會還是存在。

鄭元獻：哈哈，好，很好，那妳對長老教會的公共社會參予妳有沒有期待？妳有沒期待它跳出來在做更多的…就帶領 帶領這整個社會來做一些事情，妳有沒有這種期待？

梁越美：我說實話，沒有。

鄭元獻：沒有齣。

梁越美：我覺得因為可能過去的經驗都讓人覺得…以我們現在體制就是這樣不是很…

鄭元獻：理解 理解。

梁越美：對，但是我我會期待是基督徒本身是可以帶著基督徒的身分去參與世界的。

鄭元獻：是是是…是。

梁越美：但是我…不期待的是，我們行程一個組織幹馬？因為那其實又是多一個組織那…我們很多的時候，基督徒在成…組一個組織的時候還是用世界的價值觀跟世界的方式在運作，那其實只是為這個世界多一個這個東西而以。我比較期待的是基督徒是真的帶著基督徒的身分參與這個社會，我們不用…我會認為，假設…我隨便舉一個例子…我會認為我們不用譬如說，我要做一個，我要做一個…你剛講的營養午餐的，就是弱勢學童營養午餐。

鄭元獻：嗯嗯。

梁越美：如果，有哪個地方已經有一個，這樣子的團體，然後就是我們很容易，就是譬如說就在我們教會附近，我們社區附近，那我就以基督徒的身分我去參與這樣子，我去參與那個那個組織。

鄭元獻：嗯嗯。

梁越美：但要那個組織，你不能是跟你本身或基督徒的信仰是有衝突的。我覺得可以用基督徒的身分就進去參與，而不見得是要成立一個基督徒組織，因為我覺得…妳知道，這…這有點像是，當…妳去溶解一個東西的時候，妳分子越小越容易融，所以基督徒當妳越小。

鄭元獻：放到社會去的時候。

梁越美：妳接觸到人越多。

梁越美：對阿，我是一個人的時候，我可以進到一個團體裡面；然後，就會有很多人跟我們交朋友，可是如果是一群人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鄭元獻：恩恩

梁越美：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去做而已。

鄭元獻：了解。

梁越美：對，我覺得是影響更多的人，就是那個才是傳遞。就是我是比較期待是

基督徒以自己個人基督徒的身分。

鄭元獻：了解。

梁越美：去參與。

鄭元獻：好好好。

梁越美：說實話我比較消極的是我，我對於組織不太有…

鄭元獻：期望。

梁越美：對。

鄭元獻：哈哈。

梁越美：沒有正面的態度跟期望。

鄭元獻：恩…謝謝謝謝。可以了。

## 採訪 七

採訪對象：玉山神學院 陳文珊 教授

採訪時間：2013 年 3 月 25 日 中午 12 點 00 分

採訪地點：東吳大學 校本部 咖啡店

鄭元獻：統計，我還做了一百五十份左右的問卷。

陳教授：是針對哪些？

鄭元獻：再找十個教會，就是針對不同世代的青年，就是我找解嚴後成長的青年，他們對於一些我們以前的人怎麼做，例如我們跟政府有衝突的時候，這種社會公義你同不同意，這樣子。

陳教授：教會。

鄭元獻：我就是說有幾個其實方法論也沒有什麼，跟你講坦白的，這就是文獻閱讀，前面我會有一個 Stockhouse 他的公共社會的那個理論，我會放在長老會的一些對話，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部份就是寫我的問卷，第三個部份就是我的訪談，最後一個部份就是我在整個素材的整理。

陳教授：所以你已经掌握了哪些人？我是第一個嗎？不會吧！

鄭元獻：男：不，老師你是……

陳教授：豬頭皮早就..

鄭元獻：男：對，那個林忠正牧師，..牧師都訪問完，教會的部份都訪問完了，還有信仁，李信仁，就是在讀南神的，以前在總會工作，他也是我的採訪對象，他現在在南神，當神學生。

陳教授：是教會公報社的記者吧？現在沒有了嗎？

鄭元獻：現在沒有了，他現在當神學生。

陳教授：你有把你的問題帶來？

鄭元獻：老師，我一邊問，你一邊講好了！

陳教授：女：可以！所有的人都問一樣的問題嗎？

鄭元獻：幾乎，不過有一些因人而異，一兩個的問題我會稍微再換一下，..老可能是修復正義的專家，那就是在問題後面，老師想要談到這一方面的，對！我兩年前有聽過老師的演講，我去神研班當輔導，老師那時候！

陳教授：人家聽說說我很怪。

鄭元獻：不會啊，我覺得很好，老師我開始先問，就是說，你有沒有接觸國語教會，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在 IM 當牧師，那像這種新型態的靈恩的教會，你覺得跟我們到底是在這個時代是那種教會比較對還是我們長老教會比較對，因為我看就是說，他們聚會好像是有很多的人，我們現在長老會裡面，人就是類似青年也很少，人一直在減少，那你覺得如果以老師的觀點是在教會的發展上面來看，這個方向老師的觀點是什麼？

陳教授：其實我跟你很像，一開始也是在國語教會，大學時候才信主，然後我大學唸東吳，所以那個時候在..工作，大學唸哲學系，之後去浸信會，之後

住在學校附近，改去浸信會的教會聚會，那我是後來才開始接觸長老教會。

鄭元獻：大學畢業後嗎？

陳教授：大學畢業，開始工作生活一段時間，才開始換到長老教會，然後，我也有靈恩經驗，就是那種的教會我去過，所以，我肯能沒有辦法說哪個比較好，因為，我覺得人生在不同的階段，對我有不同的需求，遇到的困難不一樣，它可能在這個時候，它有不同的關切點，所以我很難就是提它拉平，拉齊，然後就去說哪個比較好，但是，我覺得，我之所以選擇到長老教會的原因是，當然一方面我那個時候，在長老教會公報社作記者，我採訪一些社會議題，然後，另一方面是我覺得對我來講，社會關懷的問題一直存在在我的信仰裡面，就是我從大學開始，就開始對生命有更多..，這個..不單單是一種個人的靈性上面的追求，那時候其實也開始關心社會上的邊緣人，所以我大概像我媽媽我的生長背景裡面有一些因素影響我這種面向。

鄭元獻：請問老師您的父母親是我們這邊（的人）？

陳教授：我爸爸媽媽是外省第一代，小時候，隨國民黨政府逃難

鄭元獻：那你怎麼會變成長老會的信徒？

陳教授：那個，有一些因素影響我，當然，我的家庭成長背景，那我可能很容易被軍公教洗腦，媽媽是教員，爸爸是軍人，然後，可是，就是到我大學的時候，開始接觸到一些人，我高中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到一些本省籍的朋友

鄭元獻：高中才接觸？

陳教授：對，才特別意識到省份的議題的重要，以前都不覺得，但是到高中的時候，我開始，譬如說那時候是會要求入黨，軍訓教官會要求你入黨，你還記得那一段嗎？

鄭元獻：你年紀應該沒那麼大吧？

陳教授：我有這麼大啊，我已經四十多了。

鄭元獻：那看不出來，那要請教您，你是在眷村長大的？

陳教授：女：我小的時候住過一段時間眷村，但是後來我爸爸經常調換他的駐防。

鄭元獻：男：他是軍人

陳教授：對，他是軍人，我小時候課業還不是那麼重的時候，就跟著他換，所以我們曾經住過台北，那時候跑去嘉義，那之後又換到台北來，但是等我們稍微大一點，就是要聯考的時候，就這樣變動，其實對小孩學習不是很好，所以就固定下來，所以那時候就差不多就開始就沒有住在眷村了。

鄭元獻：所以，我覺得這個經驗很特別，那你覺得像長老教會他在挑戰這些專制，或對社會環境的關懷，老師從什麼時候開始去接觸，然後贊同他們這樣的一點？

陳教授：我其實一直，我在接觸教會的時候，其實，我接觸的教會一開始也是國

語教會，所以，其實，我是從高中的時候，因為誤打誤撞。

鄭元獻：男：那你入黨了？

陳教授：沒有，我沒有入黨！

鄭元獻：男：那你為什麼不入黨？

陳教授：那個時候，我好像有些朋友，他們也沒有入黨，然後他們那個時候還是非常謹慎，雖然那時候就是好像社會風氣好像比較自由一點，但是我一些本省籍的朋友沒有入黨，但是他願意和我談這些事情，像我從他們的敘述裡面，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事情，然後之後我開始到大學時候開始，就是遇到一些朋友，開始閱讀前衛書局的一些書，出版一些像彭明敏傳記，或者是其他人的講台灣文學的作品，然後，我開始意識到就是，我所生活的時間跟他們在一個島上，但是我們的實踐差很遠，然後，開始讀到二二八的一些東西，那個時候坦白講，那時候我非常的震撼。

鄭元獻：那時候你在東吳讀書嗎？

陳教授：在東吳讀書，然後在後來去唸政大研究所，就差不多在這個時間我非常震撼，因為我的世界觀就是有很大的改變，然後，我也是跟我的前夫結婚，在那段時間裡，我等於是從一個外省人軍人的家庭，嫁到一個本省人，然後，農村的。

鄭元獻：那你怎麼會嫁給本省人？就是你的生活環境裡面

陳教授：在大學之前認識，他那時候也不是長老教會信徒，他的社會啓蒙意識比我早，因為他的背景，因為他的爸爸那時候好像還二二八的時候，也小受牽連，不是很嚴重，但是也是小牽連，然後，我那個時候就開始內在就改變，因為閱讀這些東西，然後我的外在也改變，我開始被要求講閩南語。

鄭元獻：為什麼被要求？

陳教授：因為他的家庭，會要求我講閩南語，然後，家庭聚餐時，因為我的這個外省人身份，會經常會被批評因為我不會講台語，被批評我的背景，我爸爸是軍人的背景，所以就是每次講到什麼政治問題，或者..疑問的時候，我的背景經常會被挑出來，成為對話的對象，或者批評的對象。

鄭元獻：男：可是您的對話應該很豐富吧，你可以跟他講說你的想法是什麼，只是你不是用閩南語講，你還是可以用。

陳教授：我對覺得對話的經常通常是在有的時候是愉快的，有的時候是不愉快的，因為有的時候我必須承擔外省人的這個身份，後來，我到了長老教會，我在長老教會裡面也經常會遇到講閩南語的問題，然後還有就是經常會被點名出來，就是談論對二二八的看法，我會遇到這種問題啦，那所以我的內在和外在的環境，大概就在這段時間裡面，變化的很劇烈，您應該也會有這種經驗吧，

鄭元獻：有。

陳教授：雖然你是閩南人，應該也會有這種經驗。

鄭元獻：有，我這種經驗比較強烈是有一次那個我們真理堂聚會的時候，我們小組長問我說，台灣神學院有一個叫鄭仰恩的，他講一個很奇怪的神學理論，我覺得很好奇，所以我去找鄭老師說。

陳教授：所以，你就成了台神代表。

鄭元獻：那時候我還沒有讀台神，所以，我很好奇說這個鄭仰恩老師到底講了什麼奇怪的神學理論，那，我去台神修課，剛好遇到他來講專題，我就問他說，老師，你上次接受新聞記者採訪的時候，為什麼你說基督是個人這個議題，他說我從來都沒有這樣講過，可能那個記者有剪接過還是怎麼樣，他講了很多話，只是把他這一段話，就是在那個地方衝突也很劇烈，因為這個地方的牧者本身會覺得說，我們要為國家禱告，為領導人禱告，可是我們不應該專注在他們曾經作過哪些事情，那些事情不重要，我們看到的是現在的事情，包含對我來講，也是很挑戰，就是說你也是一樣不願真的看到說曾經在歷史裡發生哪些事情，那這些事情要怎麼處理，真的是在國語教會不談這件事？

陳教授：如果你繼續唸台神，然後你還是繼續在這裡聚會，每次講到台神你就是代表啊！

鄭元獻：對啊，我就變成像老師在你的家族裡面那個角色是一樣的，但是，其實，我現在在教會，比如說，我在比較年輕的錫安長老教會，那我在那裡服事，青年常跟我聊事情的時候，會聊到政治，那我會跟他們講，他們會聊到政治的原因是說，他們會跟我聊到不想講政治，就是說，省籍的問題，甚至說公義的問題，不要拿來在教會這個場面在講，他們想說，我們現在這麼好，上帝這麼愛我們，我們每個人領受如此之多，然後每個人就是因而增長，但是這種增長，不是靠傳統長老會那一套來增長，對，他們確實一直在增長一直在增長，那，牧師也有提醒過我，你也有講道服事，你不要講到政治的問題，對，但是那是說我們知道說雖然是我們對那一個不公義我們不贊同，可是在教會不要講，對，不要講這個問題，這個就是那，確實我的觀察，在這樣的條件下，比較人與人的相處就比較不會那麼尖銳。

陳教授：不會那麼緊張

鄭元獻：人與人之間就不會那麼緊張，可是像我以前自己的母會，反正我們進教會教堂第一件事，就是要開始罵國民黨和罵馬英九，就是很奇怪，走進教堂就看到一個長老在講昨天馬英九又做什麼事情，所以，我現在很生氣很生氣，他現在正在賣台，然後，牧師就要在旁邊附和，對，那個馬英九怎樣怎樣，就是變成進去教會我們也覺得今天剛進來還沒有跟上帝講到任何的話或禱告，我們已經開始在講馬英九已經在做什麼壞事，就是，也是很，不要一下子把問題推到那邊去，因為我們一向不看他整個做的事情的內容是什麼，而是他做了什麼，那我們就開始，以前的教會就是開始去批評政治上的問題，然後，後來，譬如去錫安實習，這個教



會沒有在講這個一些統獨的一些問題的時候，就變成說，他的人數確實是比我的母會多，我的母會就是說去就是要專注在一個事情上面，譬如在禱告裡，我們也放了這些..進去，我們要為台灣禱告，這是每個禮拜很重要的事情，對我的母會來講，我們為台灣這塊土地禱告，那為那些政府不公不義的施政我們要如何為台灣的人民禱告，這個在我的母會其實，在禱告中是很重要的一個，沒有這個的話，就不算禱告，對！在禮拜中的那個禱告，在司會中的禱告，一定要台灣禱告，那我的母會整個對政治的觀點會比較統一，他們是統一的，可能他們會有立法委員，如洪奇昌，他是我們母會的，會籍在我們母會，他算是十幾年沒來做禮拜，對！

陳教授：想也知道。

鄭元獻：男：他爸爸他媽媽都有來，現在他爸爸和媽媽都過世了，所以他現在出現也很少，只有他大姐在我們教會而已，老師，我想請教你就是說，那個，聖經講的行公義好憐憫，你贊同這是公共社會共同理想嗎？

陳教授：我們就是說就是像你說的，因為我經驗這麼多不同的教會，的確發現教會在處理政治的議題上面有不同的教導不同的策略，有些教會他是比較疏離的，他的信仰期待是比較專注於個人的，然後教會比較強調團契裡面這種和諧，但是，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上面對這個社會或者是社會運動關聯性，本來就有差異，我大概是慢慢覺得這樣的信仰型態，對我來講並不適合，覺得這一類的所謂的和諧裡面包含了某一種虛假，就像你講的就是如果有很強烈的教會統一的政策立場，那他可能一開始就導致有不同立場的人感到格格不入，或者，很難跟教會在一起，但是，我覺得像國語教會，我自己的感覺，他們都不談這些語言的時候，其實他們是隱藏性的排斥，就是說，當你覺得需要談這個問題的時候，你的衝突就會浮現，然後，所以，我會覺得尤其是在生命成長到一個階段之後，我覺得我自己個人問題愈來愈不能夠，覺得沒有辦法覺得這是一種進入信仰..到另一種信仰，然後或者是說，能滿足你這種個人的跟上帝的關係，因為我覺得個人跟上帝的關係仍然受一定的環境的影響。

鄭元獻：老師，你剛有說到在高中的時候，有教官邀請你入黨，我想現在應該年輕人沒有這種經驗。

陳教授：女：現在教官已退出校園了！

鄭元獻：那這個在那段成長期間裡面，你有參與，甚至大學參與那個社會運動嗎？

陳教授：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沒有，唯一一次印象深刻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鄭元獻：那你去那個？

陳教授：女：學校裡面的活動，然後，教會裡面，雖然你看到國語教會在那種事件影響，他依然也有活動，然後就是可能有半公開的祈禱會，然後或者是聯署、聲明。

鄭元獻：那老師你看到就是說，現在所謂解嚴後成長的這批年輕人，你覺得他們

就是說對社會關懷的參與度比較低，你看到的原因是什麼，因為，理論上，現在你講什麼不會有人抓你，也沒有人會關你，也不會有人判你刑，理論上什麼都應該都可以講，那為什麼反而他們什麼都不講。

陳教授：我覺得是資本主義黨下的社會觀，我們現在講政治上已經沒有箝制，改社會運動應該更活躍，可是在這個過程裡，就像馬.寫的單面向的人一，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精神，但是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理論，他同時有一套政治上操作的方式，可是，我覺得大都市的人生活在這個市場經濟裡頭，就我是覺得這件事的影響和主導非常的大，然後，我覺得大家都去賺錢...。然後，正是因為沒有壓迫，所以感覺是說沒有什麼實際上的需要再去作去作社會變革，沒有壓迫是一回事，但是，這個是不是已經到了理想的社會，那是另外一回事。

鄭元獻：反正，他現做他他現在可以去做的事，他沒有去看那個理想，到底現在要不要完成不重要。

陳教授：對！

鄭元獻：老師，你看現在的長老教會，他對社會改造的積極度，老師的觀點是什麼，有沒有看到說，真的長老教會有沒有在做這件事。

陳教授：我覺得長老教會在社會在社會關懷上面，他可能也需要新的策略，過去早期的時候，當然教會內的社會關懷是比較多局限在政治上，那當然那時候有切題性，那時候就是在國民黨的統治底下，有的社會問題到最後都會引申到政治問題，而且都會牽涉到國民黨一黨的問題，然後，所以，在那種情況底下，尤其是在那種高壓的統治箝制底下，就是追求自覺，獨立，識辨市民的 first Priority，因為你要解套，你要把那個認知解套都必須政治上解嚴之後，這種可能性才會出現，可是當解嚴之後，政治上箝制被，然後你開始必須提出一套理論，一套說服性的理由，然後去說明為什麼我們的社會譬如說為麼應該接受統治，或者不應該接受統治，混泥，或者應該讓身心障礙者進到各行各業裡頭，而不應該讓身心障礙者只能從事按摩業，然後，所有這一類的問題他牽涉到的是一個非常，你沒有辦法，靠勇氣或是靠一個抽象自覺的理念去解決的，那，譬如說是包括核電的議題，他需要你很務實提出就是能源政策的分析，然後，去說服，然後，而且每一個政策都有利弊，那不是每一個政策都是有有利有弊都是一樣的，但是，你要分辨出哪一種政策是最好的時候，需要更多像是那種像公民社會那種理性辯論，就是審議民主的過程，那我覺得教會在這個時候的聲音逐漸沒有辦法跟得上時代，因為教會缺乏專業人士的這樣一種平台。

鄭元獻：老師，那你覺得教會現在的角色是不是適合承擔社會的公義？就是他對於我們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公平問題教會需要不需要去承擔，還是別的來承擔？

陳教授：我覺得教會根本不可能置外於這種事情，不管是多宣稱自己不適合政

治，但是，譬如說墮胎的問題，從國外不是教會，從國外普世教會，到我們教會自己的經驗，你會發現教會不可能置外這些問題，然後，這些問題就是，有些問題他就是必定會跟我們的宗教信仰產生關連性，像體罰，像死刑，就像你宣稱你自己不想管，但是你的信徒會管，而且你的信徒會引經據典使用你的聖經去解釋和說明，所以，沒有所謂要不要的問題，問題是你要做到什麼程度，你願用什麼方式姿態去進行公共議題的辯論。

鄭元獻：老師，那你看現在長老教會，你覺得他需要改革的是哪裡？他是不是有就是說有一個，老師你覺得看到長老教會應該改革這個方向才是對的，制度或者結構或是這些問題？

陳教授：我覺得，我們教會其實有自己的感覺，對於教階，我們不是聖公會，不是天主教會，我們對於牧師級，我們相信萬民皆祭司，但是，仍然給牧師一些特殊的職分，然後，這些職分在教會裡形成像教階的制度，總會大部份的幹事都是牧師，然後，機會裡的長官一定要有牧師的身份，那雖然我們也講信徒的信仰教育，但是，再怎麼樣，都跟有正式牧師職都不一樣，我覺得這是未來長老教會發展障礙，很大的障礙，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已經很清楚的指出說在未來建構一個公民審議的民主的平台，這是台灣最需要，然後而且是在教會，無論是在對哪些議題上面不管墮胎，到死刑，到同志議題，到各式各樣的議題，他都需要有非常多的不同領域的專業的人士，然後，這樣子的一種討論和參與，我會覺得是光把聖經裡的經文挑出來，講教會的經文，不夠，那如果你希望能夠和社會有更多的切入點，然後更參與在公民社會的審議的民主辯論程序的過程，那你不能夠使用自己的語言，你不能只講自己的東西，那你需要專業的人，專業背景的人，那這些人在哪裡？誰是這些人？一個人若從事社會運動投入的話，他沒有辦法在教會裡面牧會，一個人若在大學裡面教書教以這個為職業，他沒有辦法在教會裡面牧會，但是，如果你的教會結構仍然覺得還是以只有牧師才能作長的話，那這些人就永遠沒有辦法可能參與在你的" body"，就像他參與在你的" body"裡頭，可能也只是" "的角色，諮詢的角色，其實，這個就沒有辦法發揮一定的影響力，那麼，就很自然的就在這些議題上面你必須要後退，就是你沒有辦法參與在這個過程

鄭元獻：老師，那您對於那個長老會會友就是在陳水扁當總統那一段，有一些長老會會友去作官，這個事情，你覺得，因為如果說，去擔任這個官員，他其實是一種分享政治權力，那你贊成基督徒作這些事嗎？

陳教授：這是一個很吊詭的問題，只是我覺得不是只有發生在長老教會裡面，我提到的一些歷史，譬如在中世紀的時候，很多的教父，都跑去作審判官，那那個時候的背景是這樣，就是說能夠唸書，有教育資源，能夠出來服務公眾的人本來就不多，那教會是惟一提供教育的一個那樣的一種場域，所以，其實，那時候的神學家已經有很多人在討論說，你又是神父，你又是

教父，我們會跑去當審判官，尤其是會遇到死刑的 case，聖經基督教傳統裡面對血禁忌，然後甚至要寬恕人，要赦免人，然後那神父或者教父怎麼可以去作審判官，然後怎麼可以判人家死刑

鄭元獻：對，比方加爾文就是這樣子的角色。

陳教授：所以，在某個時代的時候，我們基督徒，我們的信仰是活在真空當中，就是在某個時代，當這個社會的確是需要一批人，然後這些人就必須從教會裡面找，才能夠出來服務或建構這個社會，我覺得教會責無旁貸，然後，這個肯定基督徒的這種責任不是現在基督徒才有的說法，但是，那時代改變的時候，這未必要從教會找的時候，教會就可能必須思考他跟政治之間的分寸拿捏，那我會覺得說，有些基督徒若適合從政的，在那個時代或許需要這樣一批這樣子的人，然後，這種人剛好是從教會裡面找，那我覺得這些基督徒包括牧師去從政未必是無可厚非，但是，當教會，當各行各業都可以有他自己專精人才出來，然後教會他的角色也開始調整，變成社會參與的一份子，然後，而且是透過一種公開的民主的辯論的過程跟社會上其他的社會團體組織在那個地方互動的時候，那我覺得教會立場就必須思考他的政治參與，究竟以哪種方式呈現，會是最恰當的，或者對他來講是最有利的

鄭元獻：那就是面對當代的這種社會議題，老師覺得長老會可以怎麼來進入這種關懷，長老教會來透過他這個非營利非政府的機制社會團體的角色，來關懷現在的社會議題，你覺得長老會要怎麼開始，怎麼切入？

陳教授：我覺得長老教會其實有作一些制度的改變，他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其實有作制度的改變，譬如說以前總會根本沒有研究發展中心，但他現在有了，他現在發現有些東西必須要經過研究，之後他才能夠作，即便教會的事務，譬如他怎麼宣教，他就要先作一些統計，然後，先作一些研究，然後，他發現對於同志的議題，不能只是根據聖經來講，他必須了解同志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現象或運動，然後，他必須要更多了解同志神學，然後，了解在教會中他要怎麼樣去 push 這種對話的交流，那他開始作了，那這些東西到黃伯和牧師的任內作的，那個時候長老教會開始意識到，他在現在這個環境，政治參與要以一個和過去不太一樣的方式進行，過去是比較上街頭，因為那個時候有個萬惡的淵頭，只有一個，所有問題都跟他有關，但是現在的情形已經不一樣，所以黃伯和牧師那時候就成立研究發展中心，而且差不多大約在那個時候，很多神學院，像台神，南神，就成立他們自己的研究中心，我們裡面有一個社會倫理研究中心嗎？還有一個婦女神學研究中心，然後每一個研究中心其實是一方面在進行這種跨學科的對話和..，另外一方面他其實可以遇這種制度行有才，長老教會制度行有才，藉由更深入的研究，跨學科的這種..，然後去協助教會，去回應社會上所有的問題，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需要去..常的，而且需要正視他，強化他，那整個宣教的思維，整個對神學院的定位是不一樣的，或許

是去你們台神或南神或者玉神，根本不覺得他們必須具備這樣一種功能，他只要訓練一個一個的牧者就好，但是他後來現在愈來愈發現自己需要，有研究中心，不是教學，訓練一個牧者就好，他需要有一個研究中心可以跟不同學科對話，然後甚至在有些議題成爲社會上高度關切的議題的時候，他們能夠成爲教會的制度，提供教會能夠去回應的一個方針

鄭元獻：老師，你現在像我們長老會有長榮的人士紛爭像馬偕的，這些問題，你的想法是什麼？當然，好像是一些牧師搞出來的，意思是像這樣的問題，你的看法是什麼？

陳教授：我覺得教會的財團一直以來都有常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然後之所以我們會覺得對內的紛爭都與牧者有關係，可能是因爲我們教會裡面過去的體制結構的方式，主要是以牧者爲他的主要群體，但我相信今天換成是長老或者執事，站在這個位置上，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然後，我覺得這些問題其實是跟"church"扯不開，然後，他需要更多的實務上操作的技巧，然後，去解決這個紛爭，我對這些議題不是很了解，紛爭真正的核心不是很了解，但我覺得這裡說的涉及到的是教會的體制和社會的體制之間的體制關係不一樣，譬如說長榮大學是一個大學，是跟教育部的大學一樣進行管理，而且去作一些規範，同時他又是教會的產業，那他又不是完全受教會規範和局限，然後，他是受大學法的規範，以致於好像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規範和規範之間的某一種的銜接的不是很好，那當然就會有很多的人可能私心，也可能是出於對意見的不同，然後就會出現這種抗衡，有些人就會認爲他就算是教會的出資的，但他自己是受大權法官的，那所以他就會源於大學法來，來對抗教會的某一些干預，那教會又會覺得說，他是出錢的大爺，然後，那是教會的財產，然後，在原則上他會說，他應該對學校的一些事情進行某一種干預，或者是指導的權力，那我覺得這是就我了解的事件，那我其實我覺得可能像長榮的事情出現在上面，那民間還有很多內部的糾葛，那另一個比較負面的是馬偕醫院，那你會發現剛提到這些例子都是，他是受兩種不同的法規在管，但是如果你提到南神或北神，玉神的事件，那真正的緣由又要不同來去探討，那我覺得這是人的事件，到哪裡都脫離不了的問題

鄭元獻：老師，那你最期待長老會接下來對社會參與有機會的話，你覺得他在公共社會參與你會期待去做哪一塊，然後作哪個議題的關懷，或是真的去推動？

陳教授：我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說長老教會該作哪一塊，因爲我覺得社會上面其實現在我們經歷到的是社會上沒有..還是積了很多的問題，在不同的領域，那我，不過我覺得長老教會過去根據他在戒嚴時期裡面，他對人權的訴求，他對人權神學的建構，那我覺得他應該有更多是在作和人權相關的議題，那當然其實跟人權相關的議題就，包括很多

鄭元獻：人權很多可以拉進來講了。

陳教授：同志也可以跟人權講，..大也可以跟人權講，廢核也是跟人權有關，然後經濟正義也是跟人權有關，那我覺得我們可能必須從我們過去的經驗跟我們過去對於信仰累積的，去開拓新的領域，那我覺得人權的議題是教會比較可以參與的。

陳教授：所以，我想要講一下就是，那個我覺得作修復式正義和作殘障運動其實是蠻不錯的切入點，我覺得目前在教會裡面，教會可以先從比如其他教會伙伴們，他們參與了哪些。

鄭元獻：你是指國外嗎？

陳教授：對，普世教會，或者是伙伴教會，他們的經驗裡面學到一些方法，就是社會互動的方法，然後，那有一些事工我覺得國外的教會早已經開展了，那其實，我們就是從這樣的角度去切入的話，其實會對我們來講是事半功倍，因為我有一些伙伴教會的經驗可以參考，然後我們又可以根據過去的傳統去建構我們本土的神學，那我就覺得像殘障神學，他其實是很多國外的殘障神學家，在英國，在美國的去從事聖經詮釋，神學建構，甚至他也跟教會的那種另類的普世’ 宣教有密切的關係，然後，還有像是長老教會過去有一個陳博文牧師，他就是身心障礙者，他那時候就已經提出一份非常重要，就是關於教會如何向身心障礙者宣教的一個，像是白皮書那樣的東西，然後，他那時候非常致力於就是要推動教會要在這方面的工作全面性，全面性工作，我作為長老教會會友，我還不知道有這回事，還是一位浸信會的牧師，他就是講到台灣的殘障信仰跟神學的反省跟參與的時候，他自己提出來，長老教會的陳博文牧師大概五十幾年前的，四.五十年前的這一份白皮書，然後，那我就會覺得說，就是這是我們可以作的，我們過去就有這樣子的人，早就有這樣的呼聲，然後國外的教會也都開始從 1960 年代開始這樣的推動，那我就覺得這個我們可以作。那修復式正義也是這樣，他幾乎都是從基督教的門諾會的傳統，然後跟教會過去作的監獄事工，跟牧鄰關懷有密切的關係，不是說你們有去關懷少年監獄嗎？那他其實也跟這個有密切的關係，因為，過去司法的體制就是提犯罪的青少年，就是關起來，或者讓也們接受感化教育，可是，所以，我們教會有很多，我也曾經參與過這一類的事工，教會派人去那種觀護所，或者是少年監獄，去辦什麼福音活動，福音晚會，這些都是很好的，可是，像國外的，很多，譬如說基督徒的平信徒他是律師，是司法學者，然後發現這種，這個體制，除了教會可以作各別的這種福音事工之外，他們開始對體制開始有很多的批判和反省，譬如說，就是他們發現說就是說，青少年若被判刑，成年後就很容易被污名化，他很難有所謂的真正重新開始，然後，而且，絕大多數的成年犯，他其實都是青少年的時候，他曾經是受害者，或者他曾是青少年犯，那他們發現，過去青少年的這種司法體制裡面，對於就是青少年犯罪的問

題是一種無效的回應方式，而且甚至有使得就是社會加深歧視跟排除的效..，修復式正義 1970 年代，就是針對這些問題，嘗試說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更具有，更對社會包容和接納的方式，而不是透過非常像成年犯的司法體制方式去處理，是不是更應該用所謂的社區服務來取代那種坐牢，然後，就讓他們有就是有那個改變的機會，而且，是不是他們青少年犯的一種處罰方式，是不是可以改用一種將功贖過，你可以作好事，成為好人，後來，補贖你過去的錯誤，而不是用一種因為你做那麼多錯誤，我現在要剝奪你這麼多的權力，那種逞罰性的方式來對待，我覺得國外是作的非常成功的，成功到，才不到五十年全世界將近有 100 多個國家都開始有這種修復式正義的東西，那香港的教會，新加坡的教會，美國的教會，很多教會都成為就是參與在這一個司法裡改革運動裡的一個重要的成員，那因為別人不會有接觸監獄改革，或司法改革的經驗，那教會會

鄭元獻：老師，這個採訪裡其實有一個長老叫林永頌，他也跟我談到這個問題，說，他講是說，他覺得自己的力量，他可以去作的是可以去推動一些立法，所以，他有一個改革的..會，所以，他就在那邊作。

陳教授：改革基金會。

鄭元獻：對，他現在推動這個事情。

## 採訪 八 & 九

採訪對象：朱約信、蕭福德

採訪時間：2013 年 3 月 15 日 晚上 9 點

採訪地點：台北龍山寺旁咖啡店

朱約信：你會定那題目就是日益走下坡，但是有確定否？你若說是解嚴後，那我們差不多是第一批，十年後第二批，現在第三批，長老教會青年減少是事實，最少少一半。十年前有較多青年，很明顯，統計上，100 個長老教會青年有 20 個走街頭有 20%，那現在 50 個走街頭長老教會青年只有 15 人走上街頭，比例卻是更高，那你有確定否？

鄭元獻：我現在假設不只是由走街頭來看，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

朱約信：或是聚會安排，我們是請李鴻喜來說憲法。

鄭元獻：現在青年聚會安排看電影、吃火鍋、郊遊！你若請李鴻喜來說憲法，就沒人耍來了。

朱約信：但在大專世界，大專生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是比以前的多，例如：國隆、樂生都很多大專生參與，我們那時代沒那麼多大專生，教會青年減少，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增高，反差起來更多，大專生參與比以前的多是我們看得見的，以前野百合算較大，現在不管樂生、反核的參與都比以前的多，例如：這次反核的教會青年比例，看是青年牧師你可以去問。

鄭元獻：就像你這種有知名度的。

朱約信：我們是都有參與，到底比例多少？為何長老教會青年的參與比例減少？這命題成立的前提是真實有減少。

鄭元獻：另外一部份是對教會青年的 Survey。

朱約信：這幾年看到的

鄭元獻：至少要做到 150 份，還要分南北教會。

朱約信：你知道李信仁嗎？青年事工的主委，在讀南神，我這兩天 FB 給他，問：「長老教會青年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是否減少？」他說：「若說沒減少太武斷，關懷的角度有很多」我說：「不敢單一，但是走街頭是否減少，關懷弱勢比例是否減少，是你跟鄭仰恩牧師觀察出來的，長老教會青年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減少，但也有一些走街頭，比例與十年前比較起來如何？」這是信仁的回答，他是青年事工的主委，比我們更了解長老教會青年。

鄭元獻：他在總會上班

朱約信：不是，全台十多位委員選一位主委。

鄭元獻：因為有一個關鍵是解嚴。解嚴前後的青年變化，我今日有去找林永頌長老。

朱約信：但是林永頌長老沒走街頭。像這次反核，我的理解是 1987 解嚴，1989 三月學運，長老教會青年走街頭，牧師都會穿牧師服拿旗幟，大安教會



等，我的印象是 1987 解嚴完，1988 年 520 我們是第一代，一年後 1988 第二代人更多，1990、1992 很多社會參與，有些長老教會的，那曲線應該是 1988、1989、1990 我的印象是不一定對，1990 漸高，但是 2013 又退後，但是至少我的印象是我們走街頭完後面幾年人更多，有時以團體的名出來如：淡江長青，我大一到大四都有走街頭，1988 年 520 ...但是我也不可能每場都去，所以十年後我去唱歌了，就不在下面走了，現在四十多歲若去找 35 歲...信仁是 30 多歲，算是我的下一代，學生運動應比我們這一代多人，照理說。

鄭元獻：所以每一代面貌不同。

朱約信：至少我感覺信仁那一代出來的應比我們這一代多人，解嚴後走街頭稀鬆平常，但解嚴前也走街頭，長老教會會用長老教會牌子寫標語，但若是教會、團契多是信仁那一代。

鄭元獻：你是鹽埕教會的？

朱約信：我台南是民族路教會。母會，大學才上台北。

鄭元獻：福德你是？

蕭福德：我是彰化大城教會，大城就是國光石化。

鄭元獻：彰化是大城教會！？

朱約信：他大哥是福道牧師，你爸在大成教會有當職？執事！

蕭福德：爸爸第二代，阿公第一代。

朱約信：我更久，第四代！我阿媽上一代信主。

鄭元獻：你從小所受教育跟你對自己身份認同的看法？台灣受多國殖民至今國民黨，你對自己身份認同的看法？

蕭福德：台灣人！

朱約信：台灣獨立跟信耶穌一樣重要，這在這一代長老教會青年已模糊，這是大環境影響，但若是李信仁那一代跟我這一代台灣獨立是沒問題，不用解釋，就耶穌要我作，這立場很清楚，但現在的青年不說這了，核能、樂生較好說。

蕭福德：就像我半年前在深圳上班，說話要很小心，他們就要我承認是中國人，至少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有位董事是軍人，。

朱約信：我昨天去網路買東西完，問客服，我用英語，選國家竟然台灣是中國一省，反應他竟說台灣當然是中國一省，後來才知是中國公司。

蕭福德：很多中國公司掛別人牌。

朱約信：我跟客服說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包含笨蛋馬。但是國家認同在 20 多歲長老會青年普遍是...比如說牧師以國家認同當講題大概沒人要參加。

蕭福德：我去看過一次 IM 教會。

朱約信：228 全都不觸及政治阿！

蕭福德：例如 IM 教會是走在時代尖端，不要再哭哭啼啼...在大安森林公園撿垃

圾。

朱約信：未來的事...賽是個好人，但若說黃國倫我牧師很清楚，決不碰政治，都中國派的，他們對中國的宣教，最近的事，遊行時，牧師跟我說：「昨天參加一個宴會，唱歌的黃國倫，說國倫跟你很熟怎沒找你去」我說：「他不理我，罵我」香港的方舟計畫，國倫跟牧師很熟，跟他捧場每人要捐一萬元，許牧師、林牧師都有捐，也是張牧師要求的，我就跟鄭牧師說：「張牧師就不知國倫這個人，全毛病！這個人很愛台灣，但太看重有權勢、有錢人，信仰會有扭曲，我也跟國倫說這，國倫若遇到王雪紅、郭台銘就直直去找他們，不然就是去找張德謙或林芳仲牧師。」

鄭元獻：找他們做啥？

朱約信：張德謙或林芳仲牧師就是長老教會權力核心，關係打好以後才有幫助，長老教會當主體也不希望被拉著跑，這些華語教會基督徒，黃國倫是一縮影，喜好權勢跟金錢，對我跟福德來說這行不通，我敬重鄭英兒牧師就是他對窮人、行動不便者的關心超過有錢人，若是牧師一天到晚只探訪有錢人，令人看不起！但是我就不知現在 20 多歲年輕人怎麼想。國語教會他們就主阿！榮耀，王雪紅，榮耀...上帝大大賜福她的產業，吃屎啦！

鄭元獻：以前長老教會與國民黨對抗，你是贊成。

朱約信：沒啦，我會說來由。有人說長老教會一天到晚管政治，我會跟他說來由，因為過去長老教會報紙被沒收...我還會跟他說別的故事：一個當官的一天到晚來踩農民的田...長老教會的信仰，教會所教的、聖經所看的，耶穌一定對抗國民黨，別說國民黨，連民進黨腐敗也很多，當然政治無法理想化。長老教會的信仰就是耶穌的信仰，對抗不公義。新教宗選出來了，阿根廷的窮人鬥士。福德那間艦舥教會有一次要買管風琴，小會通過，報告大會，幾千萬，派兩人出國幾個月，福德不爽就離開艦舥教會。

蕭福德：對啊！你們沒有看到那麼多遊民嗎？

鄭元獻：我感覺長老教會是關起門來談公義、罵國民黨，卻不開門接待窮人，給他們一頓溫飽。

朱約信：有啦~有一活水或活泉教會也是長老教會在附近，但對窮人投入太少。一定要作窮人事工、遊民事工。長老教會都只想建堂，只有義光教會將每年節餘捐給窮人，長老教會節餘都轉建堂基金，再蓋上帝就降雷打死你。

鄭元獻：參與 70、80 年代的運動對你的意義是啥？

朱約信：小時候是不知道意義是啥，嚴格來說長老教會報紙被沒收那次是第一次走街頭。在我高中 197 幾，當時在台南的公報社報紙被沒收，所有台南的教會都去市政府抗議，我的教會所有人，連我爸媽都去了，我也就去了。但更早前，我爸會帶我去聽謝三生、蔡家榮的政治演說，但我 1985 來台北讀書，我爸交代我別亂跟走街頭。我爸陪我來台北，我家一天到

晚走街頭，我爸竟如此交代，當時 1985 未解嚴，很多社會運動，我爸只是跟著教會的去，因為全教會都去，可說是長老教會集體意識。即便如此，仍交代我別亂跟，專心讀書就好。我的環境就是如此，但我爸也會擔心，不會對我說：「國民黨不公不義，你就要如何如何…」因為跟教會都去，較安全。但後來才從我媽那得知，我爸也被警總請去喝咖啡過。我爸跟人一起罵國民黨，被密告才被請去喝咖啡，去警總一晚沒回家。大約是我國小時期我爸被請去喝咖啡，但還是跟著教會去公報社走街頭。我做唱片我爸不認同但卻認同我支持黨外運動。都是長老教會集體意識影響，所以當時長老教會對社會很深入。長老教會現在只會做聲明，例如：阿扁保外就醫，柯一正、北社做得更好。長老教會對社會關懷很稀微，跟長老教會青年不走街頭一樣。

鄭元獻：所以你覺得長老教會青年對社會關懷參與度沒有那麼大？

朱約信：我不知道。我是感覺現在 30 歲那一代出來的應比我們 40 歲這一代多人，我不知道 20 歲那一代出來的狀況。長老教會青年對社會關懷、走街頭、聚會內容…參與度下降，若鄭仰恩牧師能確定，那就是了我在台師團契一學期 18 週有 10 週聚會內容是社會議題。我那時是 1985 年代，我在台大讀九年，1985~1990 特別是 1990 前後，李鴻禧來、陳正南台獨案被抓去關…，邱義仁來說工作坊，那當時是林永頌排的，他已畢業。所以排李鴻禧，他是我上一代，當會長吧？我只是連絡同工，我未當過台師團契會長，但當過聯合團契會長，請牧師講解龍山寺、去看跳八家將…。上一代養成我對社會意識的理解。排社會議題的團契一學期一半以上，以我的理解只有我的團契。其他就慶生會、卡拉 OK。

鄭元獻：所以你那當時的輔導是誰？

朱約信：現在總會的許承道牧師呀，他七月要去士林教會。許承道牧師之前是義光教會牧師，因為被張德謙牧師叫去總會，所以向義光教會辭。鄭英兒牧師才來義光教會，現在鄭英兒牧師七月也要去總會了。所以義光教會要找牧師了。那時學生中心的牧師就鄭英兒、許承道、王榮義，王榮義現在在馬偕，七月也要去總會了。這幾位是當時的青年牧師，約 30 歲，都一起走街頭。

鄭元獻：你覺得現在長老教會對社會改造的積極度如何？

朱約信：很少~沒有影響度如何有發言權？沒有影響度...現在影響度，例如：反核遊行，若陳乃廷沒有起來登高一呼...但是反核大遊行是長老教會 20 多年前就已經在作了。1995、92 就發表反核宣言了。所以長老教會如何集體來作社會改造，例如：核能問題或阿扁的問題。宣言也是要發，但是也要行動。長老教會的問題就是太多 **rulting** 的工作，消磨掉。輔導訓練、團契事工等，十年來創新的事工沒有牧師負責。這種事工要投入多少人、錢、資源、關心度...我的理解是能作就作，寫一些企劃案，找王雪紅討預算，什麼在宣教，我較不喜歡這樣。但是長老教會青年快速減少，由 1990~2000

至少減少一半，而 2000~2010 這十年又減少一半，所以從我那時代到現在長老教會青年減少到剩四分之一。作青年事工有很多面向，update 一些文化、藝術、電影、音樂、文學、繪圖、街舞...

鄭元獻：所以你感覺這些次文化會不會影響信仰？

朱約信：這是呈現的方式，你要用大隻或小隻吸管，纏成啥形狀，例如：搖滾樂、舞曲，這是形狀，很清楚的是內涵就是「耶穌是主」，所以你要用舞曲、笑話、故事來包裝，那是他們厲害的地方。長久以來我們長老教會對這些不會很積極，因為資源有限。一年補助一些費用辦音樂會。我 2001 開始已 12 年了，說小刀信耶穌~那長老教會有希望了。你快畢業了嗎？長老教會現在是僧多粥少，很多教會沒牧師。所以不能自己選，那樣不公平，所以要用抽籤的，可能抽去金門 XD。我們下禮拜會開一個青年音樂事工擴大會議，邀 7~8 個教會來參與。青年事工是伊誕負責，他是排灣族，但是伊誕六月就走了，要換一位幹事，誰我就不知道。我也有年紀了，就像你帶錫安教會青年，去做一些音樂事工訓練，如同播種，播種完他們就要自己成長。我會再通知你，你也可以轉告教會青年們，信仁不知道會不會來。現在新的幹事是鄭君平，君平現在在台南。你要作音樂事工，你策劃我們來 support。我們是屬於音樂事工的小組，所以你策劃我們來 support。你要帶一個樂團，但是你也老了，所以要帶一些年輕人。你帶錫安教會青年就帶得不錯，樂團技術越來越好。但是長老教會青年樂團有一個危機，我們看過外教派青年樂團不知道怎麼訓練的，技術很好，但是長老教會青年樂團十個有九個很爛。這是你的責任。

鄭元獻：你感覺教會有沒有承擔社會公義的責任？

朱約信：教會不承擔社會公義是要承擔什麼？

由聖經看耶穌對社會公義及社會關心，教會與社會沒啥不同。台灣就是我們的教會，台北就是我們的教會，萬華就是我們的教會。我們關心只在我們的教會建築物中的人嗎？所以社區也是我們的教會，教會要走入社區。陳錦生校長跑來義光教會找我，要我去開流行音樂的課。我將它轉化成音樂心靈的課。音樂有其心靈的歷程。例如：U2 有一首歌在罵那些一天到晚禱告的人，你是要禱告多久，幾個小時才夠？！能不能走出去關懷一下外面的人？這才是我們的信仰！禱告很重要，但卻只禱告？不肯去外面揀個垃圾？這才是我們理解的信仰，別說黃國倫牧師或是韓國幾十萬人的大教會，以跪禱長繭的膝為榮，說我們跪不到十分鐘就要起來了。我們理解的耶穌也是很常禱告，但是耶穌花更多時間做事。

鄭元獻：那你覺得長老教會應該如何改變？

朱約信：像靈糧堂有監獄事工，每週去監獄探訪，長老教會也有。但是我期待，例如：艋舺教會關心遊民，專門請一位幹事來關心遊民。一個月 3 萬專門作關心遊民，對艋舺教會只是九牛一毛，但是有真的去作嗎？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然耶穌設立艋舺教會在艋舺有何意義？例如：教會剛好在二仁溪

遇到汙染那就去作關心，我們也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民主化…但是怎可能超過對本土的關心？黃國倫整個放在關心中國，邏輯是我們同一國，所以中國強起來我們也有好處。

鄭元獻：那你覺得長老教會會友能不能去當官？能不能參與政治？

朱約信：衛生署長就是長老教會會友。若他來問我們意見才說，他若是信仰成熟，決定事情有其信仰依據。在國民黨當官與在民進黨當官也不同，有些作社區事工卻不參與反核也很好。我們不能說走街頭就比作社區事工偉大。像阿根廷的神父，像撒爾瓦多的神父跟官方是絕對對抗，教會有槍。撒爾瓦多的主教堅持非暴力被槍殺，他周圍的神父都有槍。所以有的神父拿槍，有的神父不拿槍都有其信仰依據。所以當不當官…反正這時代當官不好康。你課都修完了？

鄭元獻：剩論文。

朱約信：當兩年傳道？

鄭元獻：三年。我們長老教會三間醫院賺很多錢。

朱約信：這三間醫院都有基金會。例如：賺一億應該拿一千萬作社會公益。馬偕醫院選理事都烏煙瘴氣，長榮大學也是。我不知道是否長老教會體制造成。真理大學校長吃錢三十多年，只會死板地規定要點名也不知道老師教學如何。長老教會被這些人搞死！這不點名，先被改革。

鄭元獻：那你覺得長老教會機構應該如何關心社會？

朱約信：哪些長老教會機構？例如：艦舥教會一定要有遊民事工。比例他們可以自己決定。例如：百分之一，對我來說就太少。一年預算應該都快上億或幾千萬。

鄭元獻：艦舥教會是馬偕設的，應該找回當初的精神。

朱約信：艦舥教會應該有兩~三位牧師，其中一位來負責遊民事工，以百分之一或二的年預算來作。長老教會 1200 多間教會有多少有作社區事工？上次遇到一位華神的神學生說有在活水或活泉教會幫忙，好像也是長老教會。台神的神學生有在作嗎？例如：樂生是永祺一直在作。樂生整群帶去。要從大教會做起，例如：雙連教會的老人事工，有恩慈園。是否有長執願意提。總會有婦女事工、老人事工、勞工中心…。例如：總會編多少年度預算給勞工中心。多少給窮苦人…。那就可以知道長老教會總會對窮苦人的關心。例如：總會給音樂事工年度預算 36 萬分 12 次，一次 3 萬。若是預算多一點就可以辦音樂會，但懶得辦，所以也懶得去爭取預算。假設預算都是去作社會公益，例如：勞工中心、急難救助、關心窮苦人…。所以音樂事工少去爭取預算。小教會年度預算多不足，但是大教會及三間醫院花多少年度預算給社會福利，就是長老教會對社會關懷的指標。

鄭元獻：那你覺得長老教會應該如何改革？

朱約信：例如增加婦女事工年度預算來表示對婦女事工的重視。公共意識的培養

如何作，當然一些團契聚會內容有安排。總會 309 反核遊行全員出動。但是到底預算如何編，如何配置。之前去凱達格蘭大道有個活動，公益行動，也有找我。行動公義教會。長老教會是否該積極點，應該成為有力團體或領頭羊。

蕭福德：長老教會就像是沉睡的獅子，如何搖醒？

採訪 十

採訪對象：教會公報社記者 邱國榮

採訪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晚上 9 點 30 分

採訪地點：內湖 麥當勞速食店

鄭元獻：借問，邱兄，你是第幾代的信徒？

邱國榮：與你一樣...

鄭元獻：第一代。在什麼樣的情形下，你認識到主？

邱國榮：嗯...這樣說到我高中的時候。高一的時候，我老父老母過往，我去大直打工，我還有一個弟弟要養。我說要養的意思，真的是要養，因為他沒有社會能力。

鄭元獻：你要去做工作？

邱國榮：我要去做工作。那時候，對一個高中生來說，是一個很...很不爽的事情。我在往實踐大學的那條路的十字路口，現在好像是鹹酥雞、尚好吃、還是什麼的那間店面打工。在一次暑假的時候，我中午休息，就在正對面公車牌那邊的椅寮，我就坐在那裡。你也知，高中生沒事，就是把妹妹、飆車、吃煙，又加上沒有老父老母。我不是那種會使壞的孩子，因為我媽媽是國小老師，我爸爸是公務員，算是職等不差的公務員，所以就嚼煙。有一個國語裡拜堂的傳道，很胖，看起來差不多 200 公斤，非常胖。

鄭元獻：外國人？

邱國榮：不是外國人，是本國人，但是是哪裡人我不知道，那時我還小。他看到我之後，就走過來，跟我講說：「你是要去哪裡？」就開始...

鄭元獻：藉機...

邱國榮：藉機要跟我講話。他出來的目的就是傳福音。我就說，我出來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出來在等下午上班時間。他就開始問東問西。我就看他，也不太理他。他問十句，我只回兩句而已。

鄭元獻：然後？

邱國榮：到尾阿，我就講快一點，就是說我把心裏的不滿和鬱卒講出來，很多很多。看也知道，一個高中生，坐在那邊嚼煙，旁邊也沒七仔，也沒去西門町，心裡一定有問題嘛，那很簡單。結果那個胖子傳道，就拿聖經出來，說：「你有相信這嗎？有相信耶穌嗎？」我就笑笑。

鄭元獻：結果？

邱國榮：很震撼的一幕，他說他為我禱告。我說好。他講到流汗，那天很熱，他流汗，你知道嗎？他跪著，禱告。

鄭元獻：他跪在頭前禱告？

邱國榮：他跪在我面前為我禱告，我嚇一跳。但我對這方面，普普啦。但他在祈禱什麼？就是說，我也沒有認真在聽。你知道高中生對這種東西是很叛

逆的，你是爲我禱告，我想是拜媽祖、拜佛祖那樣，你就爲我拜拜，我就這樣好、這樣好。後來，他就留一張簽名，說我是哪裡的傳道，就住址給我，麗山禮拜堂的住址給我，你有閒就來。沒打算，我看到那，就是高中生不知道要去哪裡，就真的去了，麗山禮拜堂，我參加青少年查經班，就去了。去了之後，開始與教會有接觸。應該說，較深入與教會接觸。以前國中的時候就有了，不過那時是因爲裏面有妹妹，我讀方濟，那邊是和尙學校。

鄭元獻：對對對。

邱國榮：所以說，去那邊就是夏令營把妹妹(笑)，那就別講了，那對我來說沒什麼影響。就是這次，真的深入到教會裏面，查經。查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就念一句，跟著念，查經就是這樣子嘛。耶穌說什麼什麼什麼，小孩子就跟照念，以前就是這樣。查經完之後就開始分享。後來，裏面的什麼媽媽、歐吉桑啦，阿姨什麼的，氣氛很好，大家都對我很關心，我意愛這個所在，就更進去教會，那是高中。後來，後來，就認識了我太太，屏東和平長老教會的人。那是大學的時候，認識了美姑娘。那時都租外面，學生住同一間房子，七位都是教會的人，裏面什麼教派都有，有三個是長老教會的，我太太是長老教會的。因爲其實，那時候我不是要去把女孩子，就是說，我是認識裏面的一個姑娘，因爲功課的關係，我是讀建築，她是室內設計，兩校合作。

鄭元獻：你那時讀哪裡？

邱國榮：那時讀南亞。

鄭元獻：你那時讀南亞。

邱國榮：南亞工專，建築。

鄭元獻：南亞不是在中壢？

邱國榮：中壢。那時候還沒有認識。是說，我這個人很乖，她們七個小姐也知道我這個人很乖。聊聊之後，她們也知道我的狀況。她們知道我的狀況以後，也對我很幫忙，三不五時，大家同儕。後來...靠爸...到後來，我就每個禮拜過去。就是說，怎麼會有這樣的女孩子。我當時的想法，是不是因爲這個信仰，因爲他們經常都在講這個東西。讓我這個在學校讀書、想要把一個妹妹，但是沒有一個女孩子對我這麼好。這七個怎麼會這樣？並且是真的很主動關心我。沒有在說邱國榮很帥什麼的，都沒有，就是很單純這樣子。我後來想說，怎麼會這樣？就開始在思考這個議題。這群女孩子是教會的人，真的跟外面的人不一樣，就這樣，開始深入去了解，想要找答案。所以說，找這個答案的過程當中，就慢慢慢慢，認識了我太太。認識我太太，我會看到我太太的漂亮，怎麼會有這種人，她的心與我外面所認識的同學，都不一樣。當然，她們七位差不多都是這個型。奇怪，另外是磁場的感應，就是怎麼樣，我跟我太太就開始交往。就開始想著個問題，回過頭來，我思考，這裏面有牽線，國



中的時候，我初初開始接觸祈禱的時候，我發現祈禱無效。

鄭元獻：你認為祈禱無效？

邱國榮：不，那時我初初開始要接觸信仰的時候，牧師說祈禱有功效，聖經也有寫。

鄭元獻：對。

邱國榮：高中那次，而且是無見笑的在眾人面前祈禱，在公車牌前祈禱，在眾人面前無見笑的跪下祈禱。我在想，是不是這樣，一條線就拉下來，拉下來之後，那種冥冥之中的安排就開始了。那，我的生活不是很好的狀況，到了專科、大學，認識了這一群女孩子，我的狀況也不是很好，但就有這一群女孩子在幫忙。我就覺得，我就拉這了線，上帝是存在的，是應該，上帝應該是存在。就這樣子，所以我就開始進入到認識的理解當中。到後來，跟我太太就深入的交往，在深入交往之中，有很多信仰的辯論，那我太太也辯輸我，有很多信仰的辯論，在這當中，我也對我自己挑戰，然後慢慢透過很多自我的辯論，然後就更深入的了解，耶穌基督、上帝。然後在婚前的時候，就決志成為基督徒。回過頭來，我認為我不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雖然我在公報上班，但是我不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無可厚非的，就是從決志的那個點，因為我是從辯論當中，我沒有經歷任何風霜（神蹟的感動情緒），我自己覺得我是理性的辯論，一直不斷的辯論當中，我確信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存在的。我沒有辦法再去推翻這個事實，既然我沒有辦法推翻，那我一定要在眾人面前成為基督徒。所以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很虔誠的信徒，可是，上帝是絕對存在的，我就成為基督徒，長老教會信徒。(12：38)

鄭元獻：所以你太太那時候的會籍也是長老教會就對了？

邱國榮：對，屏東和平教會。

鄭元獻：你在那邊跟她認識的嗎？

邱國榮：不。是在實踐大學。

鄭元獻：所以她在麗山禮拜堂聚會？

邱國榮：不。在大直長老教會。

鄭元獻：喔~你在那邊跟他認識的就對了？

邱國榮：不，我不是在那邊跟她認識的。那時候我沒有去教會。我那時還在四處閒晃。高中的時候我在麗山禮拜堂，後來在南亞時，偶爾去，那時都在四處閒晃。那時我每天晚上都在畫圖...

鄭元獻：你不是讀普通高中？

邱國榮：我讀大安高工。

鄭元獻：喔，了解了解，這樣我連起來了。那，我請教你一個問題，一個長老教會會友的身份，

你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過程是怎樣？

邱國榮：啥？

鄭元獻：你對台灣的歷史，與你現在為什麼在這裡...

邱國榮：OK，這要回到我高中還是國中，我印象不清楚。我第一次接觸到黨外雜誌，應該是在國三。

鄭元獻：國三。

邱國榮：那個時候我在看黨外雜誌的時候有很大的震撼。到高中之後我也繼續看。高中的時候我很乖，都不會去想這種事情。到了專科大學之後，才參加社會運動。但是後來我認識到長老教會，就是在跟我太太的接觸過程當中，我開始接觸、認識到長老教會，我自己感覺要回歸到起初認識到黨外雜誌、參加社會運動，我才發現，咦，宗教是可以這樣子的。因為我媽媽是佛光山的居士，我在佛光山很大的光明燈還在那裡，永久性的，那是我媽媽捐很多錢。我覺得宗教是這樣，但宗教竟然也有這樣的。那當然，這直接跟我很契合，我了解長老教會信仰的一些概念或說是告白，原來宗教應該是這個樣子。所以你說這個認同，要回歸到早期原先的接觸，後來在接觸宗教的時候，才知道宗教應該是這樣子，而不是拜佛阻那樣與社會是切開的。我覺得，在這過程，有很直接的關聯性，和直接栽入到長老教會的概念當中。所以說，我的屬性是這樣的。我不會去對長老教會的這個屬性產生批判，就是這樣。可能是因為我過去就有這樣的經歷跟經驗。那我認識上帝是因為我太太的關係，她是長老會的，所以就更加認識基督信仰是要這樣個子的，懂嗎？

鄭元獻：是是。

路人：你的會友？

鄭元獻：是。

路人：在哪裡聚會？內湖。

鄭元獻：請問你對過去聚會挑戰國民黨政權，或是長老教會對社會或是環境的關心，你有認同嗎？為什麼？

邱國榮：認同的原因我剛剛說過了。

鄭元獻：你剛剛說你去最中心的地方，是這樣進去的？

邱國榮：是這樣進去的，我沒有經過任何的感動，我唯一的感動是經過理性的辯論，像是說，你們的一些少年學長，年紀較少的，國榮哥，我知道說，沒有經過什麼什麼的感動，全是理性辯論進來的，最後就...

鄭元獻：很特別(笑)...

邱國榮：我沒有說什麼痛哭流涕、莫名其妙...

鄭元獻：是是是...那你進來是很忿怒的進來嗎？

邱國榮：我沒有很忿怒的進來，我進來是很快樂。因為，第一個，我覺得宗教就是這個樣子，我覺得這是我的宗教，是信仰，信仰就是這個樣子，我就因此對於早期的，你說的早期長老教會對國民黨的一些，我不會有任何質疑，我覺得就是這個樣子。

鄭元獻：是是。那聖經上面，有說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

像這種是對公共社會的理想，你贊同這個概念嗎？

邱國榮：我贊同。我這樣講，就從我在公報這九年下來，我這樣看，行公義、好憐憫，同樣的狀況，不單單是對聖經上的解釋，各教會、各教派不同，對字面的解釋也不同。行公義、好憐憫，比方說，在於真理堂的概念的話，是社會慈善。可是對長老教會而言，是教會要更深入了解到社會結構，碰到結構，要改變結構，就要去做一些動作，可能以長老教會來講，公平的動作是禱告跟行動。長老教會以外的，他們並不會去探討結構，只做社會慈善。以長老教會來講，右派就是禱告，左派就是行動，就是說，就我個人而言，以在長老教會的光譜而言，我是左派，行動的，行公義、好憐憫，要針對的是結構的問題，然後去行動。教會要去做這部份的工作，這包含了，從整個教會歷史來看，馬丁路得到後期，比方說潘霍華牧師，這些一脈的，大家都很清楚的故事，所以我覺得這毋庸置疑，本來教會就要去對社會做結構性的改造，先知。

鄭元獻：是是是，教會的先知性。那你參加過八零年代的反抗運動嗎？

邱國榮：有，有。

鄭元獻：你走街頭嗎？

邱國榮：那時候，從南亞到大學，都一直在這部份。第一次是在南亞的時候，就是在學校被點名的。

鄭元獻：那時候還有教官不是嗎？

邱國榮：是。那時候我是帶頭的啦，帶頭走街頭，然後在教室批判國父思想的人。這影響到我當兵，因為這些都有紀錄下來，我嚇了一跳，哇，怎麼還有這種事情。所以說，那些我都有參與到。在這當中，大學開始接觸長老教會，靠，怎麼會有台灣神學院、台南神學院，這是什麼情形阿？都大學生，那時候我才知道說有神學院這個玩意，當然我已經知道有長老教會，怎麼會有這種東西，你們這些跟我年紀相同的人，好好念經就好了，怎麼來街頭？這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尤其我又看到了一幕，事實上這個人就是現在的依誕，很小個，排灣族的，那個水柱就是噴到他，媽的，倒地不起，那個新聞相片現在還在，很有名，那天我就是旁邊。

鄭元獻：你在旁邊？

邱國榮：我在旁邊。那一幕給我很大的震撼，所有學生都退了，只有神學院的學生衝上去，結果，靠，一個矮小的原住民學生衝上去，拉那個門版，其他學生都跑了，只剩下他們啦(笑)，據說是從濟南教會偷的門板，倉庫之類的門板，去頂水柱。那一幕給我很大的震撼跟感動，呼。神學院的學生，有這種型的喔，那時候已經開始接觸長老教會，但這又更加深我對長老教會莫名的感動跟認同。台灣神學院跟台南神學院，那時候開始唱一首歌，現在大家都會唱的，耶穌全勝利，改成台灣全勝利，靠爸，拿聖經的話在唱歌，現在是什麼情形阿(笑)，又再加深了，更想進入到這個宗教裏面。

鄭元獻：你覺得解嚴之後，長老教會青年對社會的關懷度降低的原因是什麼？

邱國榮：其實我覺得，沒有比較低。

鄭元獻：沒有比較低。

邱國榮：沒有比較低。應該這樣講，70 年代的狀況我沒參與到，80 年代我有參與到，站在 80 年代來講，這些學生出來，對一間學校來講、全校來講，是少數...

鄭元獻：照人數比例來看啦。

邱國榮：照比例來看，我們是少數。所以你以當時的比例來講，就是低。所以你說，現在的青年比較沒有 sense，我覺得是比例沒有低，還是一樣的比例，而是在於說，所呈現的亮度沒有那麼集中，因為我們就是單一的議題，單一議題就是要民主，據點是自由廣場、中正廟，那一出來量就很大。那現在是分散。不過比例來講，是跟以前差不多。

鄭元獻：還有一個問題，之前你參加，會知道你的下場是慘的，因為你還要當兵...

邱國榮：對對對。

鄭元獻：搞不好你找工作、公家機關就有問題嘛...

邱國榮：對，像是我預官就不能考，就直接跟我講不考...

鄭元獻：但是現在可以考阿，沒差...前幾天我跟約信，也是在說這件事情...他馬上去問信仁，到底是高還是低，他的觀點跟你比較像，他覺得沒有比較低，比例上來講。

邱國榮：我會這樣講的原因，是說我在跑新聞的觀察。我們先講，第一個原因是我跑新聞的觀察，我在跑新聞現場而言，每一個事件都是一個亮體，可是當他放到新聞版面跟媒體的時候，就會只是個小光點而已，可能是位置不一樣，我的位置是在第一線，我跑多了，我的觀察是，我覺得亮體是存在的，而且跟過去比較來，沒有比較低、比較少，亮體是那邊一個點、這邊一個點，如果集合起來的話，亮體是很大的，而且我覺得比現在還要大，但問題是不可能集合起來。回過頭來是說，我的跑現場觀察，就比例而言，沒有比較低，如果比較低的話，我們以前就很低，現在也是低，我覺得差不多差不多，一半一半。就像你剛才說的，如果比較背後的壓力的時候，學校會有教官點名的這部份，那是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誰出去了，邱國榮跟誰就出去了，教官是馬上就紀錄下來，那背負被記過、退學的壓力，那背後是真的有壓力存在。那現在是沒有這個壓力，可是，我是覺得說，不能從壓力點去說。因為我這樣講，雖然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後面學籍不能繼續再往下讀的壓力，可是，不能把沒有壓力畫上說現在年輕人不出來的比例低，我覺得這部份的關聯性是還要去探討跟探究，我覺得不能直接牽在一起。因為我覺得，20 年前跟現在，時間已經不一樣了，他們本來就沒有這個壓力，但是他們面臨另外一層的壓力，是比我們當初沒有碰到的另外一個層面，我覺得很棒的是在於，我們當時的壓力是面對一個單一的政體，我們面對的敵人是這個；

但是他們現在是完全投入到每一個社會事件、案子的立場...

鄭元獻：對對對...

邱國榮：他們的壓力是來自於案主怎麼樣的時候，他們...

鄭元獻：對對對，我懂你的意思...

邱國榮：我們那時候是沒有這樣子的壓力...

鄭元獻：對對對...

邱國榮：因為他們是很直接感同身受到案主...

鄭元獻：對...

邱國榮：我們那個時候是沒有，所以我們以前 80 年代在現場的時候，我們不會大舉的哭泣，我們只有忿怒，我們唯一的哭泣，是江鵬堅那次的演講，整個廣場擠滿了來聽江鵬堅演講的人，他演講的時候也沒有全部的人都哭泣，有部份的人流淚。但現在的學生，當壓力來的時候，是群體的哭泣，而且是整個投入到案主的心境當中，所以我覺得壓力是不一樣、不一樣。他們的壓力，就我在現場的觀察而言，我很佩服這些學生，因為他們這一部份的東西，會走街頭的學生，他們的 sense 本來就比一般的學生要深層，我覺得他們這些學生，又超越了我當時的水準。當時我們不懂什麼叫作同理，連 228、民主、要解嚴的時候，連 228 是什麼都不知道，連 228 的同理都沒有，我們那時候只有民主而已、推翻政權而已。

鄭元獻：了解、了解。

邱國榮：所以壓力整個是不一樣。

鄭元獻：是。你覺得現在長老教會對社會改造的狀況如何？

邱國榮：你說現在嗎？

鄭元獻：是。

邱國榮：現在就是馬英九這個時代嗎？

鄭元獻：是。對於現代，對於整個社會的改造。

邱國榮：現代的話，近十年也叫作現代、近十五年、二十年也叫現代。

鄭元獻：嗯。

邱國榮：如果把時間拉長到近十年、近十五年的話，陳水扁時代就沒有。所以回過頭來，當然，陳水扁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對於台灣制度的改造，從陳水扁、馬英九跟李登輝的狀況，我覺得我們有選擇性。那我覺得這部份，我很不喜歡。這當然會講到當代，最近的當代就是馬英九，我們很積極的參與，所以我看到的是，從馬英九之後，如果以教會的文化，應派的就起來了，應派起來的目的，表示說，大家有個基本的共識，要去台灣轉變的角色上，積極扮演先知的角色，像林芳仲牧師就是屬於應派的，他現在要接總幹事，這就很明顯，大家對於馬英九的所有這些政策的批判，而這些當然不是從林芳仲牧師當總幹事開始，是從張德謙就開始有。張德謙是從陳水扁經歷到馬英九的階段。我覺得從馬英九這個四年的階段，長老教會對於社會議題關注的積極度是有，不過看陳水扁那

個時代，恐怕是沒有。

鄭元獻：有這麼明顯嗎？

邱國榮：我個人觀察。

鄭元獻：你認為教會應不應該承擔對社會公義的責任呢？該以教會的角色來承擔嗎？

邱國榮：這個...嗯...基本上來講，我認為，是要承擔。因為，如果說，從剛剛前面的第一個題目這樣講下來，一脈的邏輯走下來，就是要承擔。可是，問題是說，在承擔的這件事情上面，當然我們會面對很多現實，但是整個現實來看的話，我覺得，我會回過頭來去看耶穌。耶穌也只不過是一個人而已，他一個人能幹嘛？搞個鳥嗎？可是他承擔了。所以我覺得，從這一部份來看，教會是要承擔，雖然說我也認為就現實面而言，很多人不會這樣覺得。很多人認為是不應該，也很多人認為沒有必要，而認為我們應該在第二線，或是第三線就好。可是，從很多牧師告訴我教會的歷史、黑暗的故事，我得到的知識上給我的教訓是，很多黑暗的歷史、黑暗的故事，都是一個人承擔下來，然後去突破，就是這樣，可是，沒有人給他喝彩，在當時沒有人給他喝彩，可是事後，回過頭來看，教會是給這些人喝彩，那，那不就是先知嗎？先知是要被砍頭的啦。所以說，從第一個題目到現在，答案就是，當然要去承擔。

鄭元獻：是是。那你對於長老教會應該改革的方向，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

邱國榮：剛剛我看到這個題目，呵呵，答案是很厚的一張，具體的想法，這個答案是要經過一番的深思熟慮啦，那，就說，長老教會的改革的話，其實基本上，長老教會很好的，都一直在改革，不斷改革，在制度上、在法規上，都一直不斷在改革，不斷會有人提出，可能單一法規，就有人提出修法，這就是一個改革。不管是在單一小事件，或是大面向。就具體而言的話，我現在講不出來，但有一個地方，我們的地方教會的幹部的 sense 要拉上來。我們在傳福音的 sense、社會議題的 sense，有一路下來的邏輯，是不及格，我們傳福音是不及格，所以，積極扮演先知的角色，我們也不及格。我個人觀察，兩個都不及格。所以說，既然不及格，那是誰要去承擔？我覺得，是教會的幹部，小到地方教會的幹部，就是小會、長執會，我覺得這些幹部的 sense 要起來。當然，第一個是說，我們老人政治，但是老人真的有知識嗎？不，老人是說，我發現我們的老人政治，起來的太快了，當然，這要去做研究，這只是我個人觀察跟心得，但是這要經過社會科學分析，一般是這樣，在早期十年倍加的那一次，大概四十年前，我們爲了倍加，到處開拓教會，一批不成熟的年輕人上來接長老，我覺得就是一個敗筆。所以，那一批的人還沒有對長老教會的，比方說，很多神學院、很多牧師，你以爲長老教會就是你所講的那個樣子嗎？我心裡要說的是，長老教會長的樣子，就是我們的信仰告白，請你來看我們的信仰告白。可是很多學校牧師跟老師都會講

說，你以為長老教會就是你所想的這個樣子嗎？我不要說誰，某一個台神的老師教士這個樣子。可是，我心裡暗幹的是，長老教會長的樣子就是信仰告白，你知不知道嗎？我覺得，那一批人不知道什麼叫作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他們不熟。所以說，他們對信仰告白在知識上的、那個體悟、學習上面，他們是沒有。他們就是沒有紮根。他們就是上來，然後開拓教會，長老教會就按讚、歷史留名，這是我，強調教會，說，這是我。他們變成是教會的阻力，這些 sense 就都沒有了。所以我覺得，問題點在於這一批人，可是這一批人依制度而言，就是老人政治，而你也不能對他們怎麼樣，因為制度就是這樣子。可是回過頭來，這一批人會去影響下一代，這結果是什麼？影響是什麼？就是長老教會不會去傳福音，我們沒有真理堂的熱切，差太多，我們是不及格的。因為這一批人沒有 sense，長老教會青年對於這些社會議題的比例，又回歸到跟社會一樣，比例是很低的，跟現在學生一樣，整個青年團契，小的團契是一個都沒有，大的團契可能有一個會關心議題，放到社會來看，當然要經過社會分析，比例就像一比一，但是錯了，教會是先知，既然這樣的話，天阿，至少要一半吧，如果今年有十個青年，那要有 5 個很關心社會議題、政治議題，但現在到底怎麼了？因為叫作長老教會，所以我們社會議題不及格，我們傳福音、宣教，也不及格，我們兩邊都不及格，這就是我們要改進的。這些是這批人影響的，怎麼去改變，坦白講，我現在沒有答案，因為具體改變，還要經過一番思考跟深思熟慮，才會有答案出來。

鄭元獻：是是，謝謝你。那，國榮兄，你怎麼會走上記者這一行？

邱國榮：OK，好，因為我長期看公報，我是公報的讀者，如果說信仰造就上，公報也給我很大的造就，公報如果是個牧師，公報對我也是。給我很多的信仰造就。有次我看到公報在徵記者，那時候我在外商公司上班，那我就很認同...

鄭元獻：你沒有做本業就對了？

邱國榮：沒有。

鄭元獻問：你本來不是做建築？

邱國榮：有有，我本業只有很短，大概頂多只有兩年，設計做兩年而已，後來馬上就轉到科技業了，因為那時候就是...

鄭元獻：你那時去插大...

邱國榮：對對對，沒有錯，然後就去做科技業，就是覺得科技業可以賺很多錢，要娶老婆了，科技新貴，哈哈，就這樣進去科技業...

鄭元獻：OK...

邱國榮：然後就八、九年前，看到要應徵，我就打電話來，說，如果你們要用我，沒有面對面應徵，那是跟葉啓祥老師，葉牧師應徵，說，OK，如果你們要用我，我馬上來。那時公報出來一位面試的人就支支吾吾，外商的

主管，這個...然後就開始講薪水，我講沒關係，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談到薪資，因為再怎麼比，都不可能跟我以前一樣。

鄭元獻：對阿...

邱國榮：我今天都已經要來了，你何必擔心這一塊呢？我就跟他們這樣講。他們就支支吾吾了一個禮拜，就僱用我。我就這樣打個 promise，說 OK，公司就辭職，公司他們跟我講一句話，信就好，不要迷，哈哈。

鄭元獻：哈哈。

邱國榮：不要走火入魔。

鄭元獻：那時候在哪裡上班？

邱國榮：那時候在，嗯...那是個小軟體商，在美國是小軟體商，在台灣不小，叫奧什麼...

鄭元獻：是作業統軟體的。

邱國榮：對，我原本是做硬體的，做一做就被 merge，然後變成硬體跟軟體結合，到後來就變成一家軟體公司，但是硬體是存在的，是把軟體 combine 到硬體裏面，變成一個系統，就奧什麼...

鄭元獻：沒關係，慢慢想，哈哈

邱國榮：他是家系統公司。

鄭元獻：這個轉換蠻大的耶

邱國榮：對阿，完全不一樣。那邊的老闆就說，你不要神經病了...哈哈

鄭元獻：哈哈。那在陳水扁當總統的期間，有長老會的會友去做官嗎？

邱國榮：有阿，現在馬英九的時代也有。

鄭元獻：基督徒的身份變成政治人物、分享政治權力，你的觀點是什麼？

邱國榮：我覺得說這不要緊，因為我覺得，政治權力，所代表的就是 power，因我剛一脈下來，要有 power 才能去改變結構，而且，結構是來自於 power。所以我覺得，一個基督徒，縱使他是一個牧師，他走上政治這條路，他進入官僚系統裏面，我個人覺得 OK，因為從前面的邏輯下來，我覺得是 OK，因為，改變結構就是要掌握 power，而回過頭來要想的是，在結構裏面會不會同流合汙，重點是在這裡。像比方說，有人不同流合汙，就選擇離開。在以馬英九這個系統而言，我看到的，長老教會在裏面的都是同流合汙阿，可是陳水扁那時候，有人選擇走出來，八年後又進去的，也有阿。所以，我覺得，進去，我認為那不叫作分享權力，而是去掌握政治權力，掌握權力，就更可以直接去改變結構，那重點是，不要同流合汙，那馬英九這邊，衛生署長也同流合汙，雙連教會的長老，那什麼名子來的，我忘記了，馬英九基金會的董事，同流合汙，還有一個，馬英九三個年輕發言人中的一個，不知道是黨部發言人還是總統府發言人，七星中會的那個，據說是承德教會的會友，一個少年的，年輕有為，他說什麼蛋話，拿聖經丟他，根本是說白賊嘛，你不要同流合汙，那真的是被分配，那權力不是正當...



鄭元獻：不是正當，撿到的...

邱國榮：那真的是...這樣講啦，你這樣子做，就是去享受政治人物後面的資源，這些人就是馬英九身邊的人，就是政治覆蓋的人。

鄭元獻：在我們當代的社會議題，若像長老教會這樣非營利、非政治的機構，你覺得我們可以怎麼做？可以進入我們所要關懷的？

邱國榮：第一個當然是，如果說講求現實面的話，大家都很忙，講比較事實，大家都很忙，可能比較沒辦法。但是總會要扛起這個責任，他要跟社會運動做接觸，所以社會運動的團體跟聯盟要去接觸，所以像是長老教會總會是很多個聯盟的一員，比方說，像最近的北北基推動核四公投，這就是聯盟，要參育很多聯盟。那怎麼做會有帶頭的作用？他會去潛移默化信徒，當然，我知道說很多信徒是不贊同的，但是，anyway，不管，縱使說，你不贊同、我不贊同，可是我相信總會去做的話，會因為總會的緣故，會去了解跟認識，會去進入到一個關心。先不要講行動，關心就出來了。那回到中會跟地方教會而言，我覺得是說，先以地方教會而言，地方教會一定會跟周遭環境的議題，也要付諸關心，因為剛講到說，既然是社會的先知，就要付出關心，但我們剛剛講的，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譬如說，剛剛講的，這些幹部的 sense 夠不夠，第二個，牧師的角色跟小會，這中間的矛盾怎麼去做一個改變，因為不然的話，以地方教會而言，也不太會去關心周遭狀況、社會的事情，所以回歸到，只會去做最簡單的，叫作社會慈善，可是他們不會去挑一個比較艱困的，我們環境，比方說這附近，士林長老教會，當然我現在不是在批評士林長老教會，士林王家的事情，全國的人都知道，如果說這是一個有 sense 的教會的話，以剛所講的邏輯下來...

鄭元獻：對，對，對...

邱國榮：應該是要去陪伴，可是做不到。那這做不到可能是有現實的印素，可能是受到小會長執的牽制、會友的一個 sense 不夠、小會的 sense 都不夠，這都會影響。可是你來看，真的都是這樣子嗎？沒有。你看長老教會小小的教會，裏面的會友都有 sense，這不是不可能。義光教會也不是說很大間，但是用自己的力量去關心某一件事情某一件事情，甚至他們會邀幾個人一起去關心，這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以地方教會而言，還是回到 sense 沒有起來，那我覺得，做牧師的怎麼去 cue，那 cue 的過程，那大部分的牧師要 cue 的是什麼？他 cue 的就是教會主義，而不是我們要成為先知，所以，他 cue 的，就是一個經理人的概念，我要 cue 我的教會去拉到一個數據，人數成長怎樣怎樣。現在我們談的，卻是教會怎麼壯大，而不是教會怎麼信仰告白。像我在觀察，有幾間教會在念？沒啦，沒有在念信仰告白的啦，就是這樣子。才剛剛一脈邏輯，我們要 cue 的，是我們的信仰告白。讓教會壯大不是不好，可是，我覺得我們的應該不是這樣吧。

鄭元獻：那這幾年，長老教會一些學校、醫院，這些人事紛爭啦，你的感想是  
如何？

邱國榮：哈哈，這是很尖銳的問題，錄音了嗎。

鄭元獻：哈哈，到時候稿子我寄給你，要刪的你在自己刪掉，哈哈。

邱國榮：這是沒關係啦。有幾個重大的事情要去寫。董事會的這個問題，基本上，我就回到剛剛所講的，我們的老人政治的 sense 真的沒有。今天哪怕你已經是個博士教授了，你今天是一個法律的律師，可是，我覺得，社會的地位不代表你信仰的強度跟深度。耶穌他沒有社會地位阿，對不對？他被吐口水的。所以我覺得，社會地位不代表。可是我們長老教會已經靠右，我不喜歡講巷子內的話，外教派很喜歡講魔鬼的地步，那就是這個樣子。我們已經跳入了魔鬼的陷阱，我們已經把社會地位看成一個信仰深度，但不是。但社會地位，一群人就是老人政治，就是他們。那老人政治想要的是什麼？想要的，就是從那個，那個新倍加運動養成的習慣，就是大家都想要留名，就是小會、長執會，往上到中會、總會，到總會個個委員會，每個都想要留名。我覺得，那是個屁，但是大家想要留名產生了什麼？就產生了政治分贓，就是這樣。以前我在科技公司上班的時候，爲了名，我會去鬥爭，這是當然會的，不然的話，我今天... 因爲愈上去，人就愈少。所以說是這樣。可是教會不是這樣，那大家都想要留名，那會怎樣？就產生教會政治鬥爭，就會有派系，有了派系之後，所考慮的東西就不再是信仰了，所考慮的就是利益，所以說，當我們大機構會有那些問題產生，就是來自於根深的歷史留名，這種小小的種子，哇~因爲留名，而產生政治角力跟鬥爭，就形成派系、利益，所以說，有了利益，不會去思考信仰，不會去想到耶穌、基督、不會想到上帝，認爲上帝的處罰天高皇帝遠，就像我現在敢打包票明天不會世界末日，就是這樣子。所以說，就很多的問題，在機構當中董事會的問題就會出來。那董事會的問題、利益之後，是要去監督、代表長老教會全體會員—叫做總會，去監督，比方說監督馬偕，董事會是最高主管，董事應該要做這些事情，結果因爲派系的關係，就會跟這些大機構的最高主管，形成了一個利益分贓體，產生派系鬥爭，今天他可能是 A 派，明天是 B 派，董事長、最高行政主管比方院長之類的，他也要去選邊站，不能講選邊站，因爲他今天會在那個位子，也是因爲派系的結果，所以他一定是在一邊，這個就形成一個狀況，就是董事會你如何監督最高行政機關、甚至財務呢？財務我很懂喔，四種財務報表我都看的懂，都可以從財務報表分析到股票喔，所以從這樣的狀況來看，如何能夠去監督財務狀況？所以回過頭來，真理大學就暴出洞，真理大學校長是博士牧師耶，做了這麼多骯髒的事情，董事會沒有察覺，騙肖耶，財務報表拿出來，這裏面的人有大學教授、經濟的，看不懂？拜託~。所以最

後就變成政治利益分贓，從最起初的歷史留名，衍生出這個狀況。就像馬偕醫院啦，長榮大學啦，就是這個樣子。那怎麼改？因為現在體制就是這個樣子，等死？等這一批人死了的時候，教出來的人就是這樣子，那怎麼改？改成主教制吧，哈哈。

鄭元獻：你對我們長老教會，未來有可能的公共社會參與有什麼期待？

邱國榮：我的期待喔，我的期待是，最好是更積極。因為就我對台灣人民的觀察，台灣人民很期待長老教會，我真的是認為這樣子。我看到台灣人民在街頭的眼神，對長老教會有很深切的期待，已經不是任何的宗教，已經超越了宗教，可是我們長老教會還是落入到宗教的窠臼，尤其地方教會很糟糕，牧師很糟糕，落到窠臼裏面，沒有基督。可是我在現場的了解，他們是對長老教會很期待。回過頭來，我今日這麼進入長老教會，坦白講，我也應該是從街頭認識長老教會，這就是傳福音阿，我是透過街頭認識長老教會，我是透過理性辯論認識到長老教會，這就是傳福音阿！街頭的人，對長老教會很深切的期待。可是長老教會裏面烏魯木齊，金絮其外、敗絮其中，發生很多問題。可是不管怎麼講，台灣人民對長老教會深切期待。既然是期待，長老教會就應該扮演好社會先知的角色，就是要提頭去被砍，就是要當這種人，這樣的話，會去震撼台灣社會的氛圍，又回到社會議題，改變台灣的社會結構。因為台灣人很單純，因為就宗教，講到宗教跟黑道有掛勾，可是台灣人的宗教概念真的是單純，複雜的我們長老教會。因為他們在怎麼髒，就是像顏清標這個樣子，所以說，他們的宗教概念是很單純的。他們對長老教會的期待，希望長老教會能夠更積極、更進步、更往前，提著頭去見上帝的這種精神，真的會震撼台灣社會。我再講個例子，像我的親戚，是念經拜佛的，講到長老教會，想說我太太整個家，只有她是教會的會員，她也是第一代，其他都拜拜的，在屏東的時候，說我妹婿在長老教會裏面做記者耶，他們的概念是這個樣子，喝酒的時候，你們長老教會實在很棒...我就說，那你要來信上帝嗎？哈哈，這是根深蒂固的信仰，他們就是這個樣子，我問過他們，他們說開始來認識上帝看看，就是說，期待是很深的，我覺得我們長老教會，一定要更積極，尤其在街頭看到長老教會出來的時候，那個期待、掌聲，每一次我看到都是這個樣子，然後包含我在第一線採訪的時候，當我名片遞出去，坦白講，這是一個小報，我只是一個公報的工作人員而已，可是當我把名片遞出去，台灣教授協會全都是教授，他們的那種態度，我可以很清楚感受到，阿~是長老教會(讚嘆語氣)，是長老教會記者(讚嘆語氣)，那個態度是完全表現出來，期待的人包含教授，非常深切。

鄭元獻：是是，對阿。謝謝，謝謝國榮兄，受教受教，謝謝。

邱國榮：只不過是一些看到的東西啦。

(完)(共 72 分鐘)

採訪 十一

採訪對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青年主委 李信仁

採訪時間：2013 年 4 月 09 日 晚上 10 點 30 分

採訪地點：遼寧夜市 海產店

李信仁：我先具體化，就是我們要先了解，究竟我們自己是什麼人，才能談認同。這有雙重的問題，他有認同危機。

鄭元獻：你覺得他有？

李信仁：因為他是一個矛盾的身份。原住民、魯凱族、原住民青年。但在這當中，他又受了一個很好的教育。到底讓他產生一些衝擊。然後就是說，一直講這個，他會覺得厭煩。和他沒關係。

鄭元獻：是阿。

李信仁：我感覺這是一個問題。不管是怎樣，你要先了解自己是什麼人，你對自己、或是對這塊土地，起碼，遠景。若說願景，聽不太有啦。夢想。

鄭元獻：夢想。

李信仁：對教會可以做什麼、對政府可以做什麼，後來用這個架構，所有參加的人；因為通常寫這種宣言，參加的人，我想我的作法，這些參加的人，每一個人寫一份，後來選出十三個，成為最後的整理和彙整總小組，文字化。譬如說，「我是誰」，可能很多，大家開始去徵文，後來類似的，可能出現很多東西，他寫誰誰誰，可能同時都有寫到「我是台灣人」，大概就可以寫進去。譬如說，一方面，寫的東西出現的頻率很高，可以放進去。寫到年輕人共同的痛。所以，後來有寫一個，2010 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國是聲明，這個非國是會議聲明啦，這份現在放在總會網站，你去找總會青年網站。(送餐來)好好，那我們先祈禱。

鄭元獻：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這是很美的日子，你安排好日子，讓我可以與信仁哥在這裡。你賜給我們食物、米糧，我們感謝你，接下來請你的聖神來與我們同在，因為我們要與信仁哥討論一些生命經驗、關於這些事情，讓這個論文可以來榮光你的聖名，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李信仁：阿們。

鄭元獻：祝你順利啦。

李信仁：祝你順利，這不簡單，哈哈。我同學榮恩，...?

鄭元獻：我母會是赤峰街，

李信仁：所以，美滿...

鄭元獻：我們的會友。

李信仁：因為 1999 年那時候，剛好角落咖啡劇場，那年聖誕節，請我去唱啦，

我唱上半場，唱 7 點到九點。

鄭元獻：那我幾點去的？我去的時候，你還在唱。

李信仁：你九點半的時候。

鄭元獻：是喔。

李信仁：是，我記得你九點半。因為後來，反正就是這樣，他就沒有什麼。你們還沒有來，我們就繼續唱。就什麼歌都拿來唱。

鄭元獻：沒關係，可以可以(餐點到)。

李信仁：可以可以(餐點到)。

鄭元獻：所以你就先唱。這幾份可以借我嗎？印好再還你。

李信仁：可以。這幾份你寫好再還我。我覺得這樣讓你了解一下。也希望對你有幫助。

鄭元獻：謝謝，謝謝。

李信仁：這幾份，你向鄭老師討。總會年會...

鄭元獻：你老師也有去？

李信仁：有，歷史會主委。他有。把報告書向他 copy 一下，就可以。青年的報告書。

鄭元獻：好好好。

李信仁：因為這幾份我還要。

鄭元獻：好，我知。所以你現在邊讀神學院邊為公報社寫稿。

李信仁：因為我之前是記者，特稿，課餘時間我會寫。

鄭元獻：有課餘時間嗎？

李信仁：我要排除。因為要先跟我講，若要，可以看最近的狀況怎麼樣。通常是都會接。

鄭元獻：這樣喔。

李信仁：論文，老師有建議要找我嗎？

鄭元獻：有阿，就是建議我找你。那天我後來想說你在南神，就想說要怎麼安排，你在學校的時間。

李信仁：我也感謝，因為我覺得今天這個時間好。可以提一下，這最新的資料。

鄭元獻：感謝。

李信仁：但是對你比較麻煩是說，你的時間會拖到。

鄭元獻：都是會稍微拖到一下，不會拖太久，是會拖一下。我順便也把這些問你，可以嗎？

李信仁：可以。

鄭元獻：因為我把問題存到這裏面。你的信仰經歷，你第幾代的信徒？

李信仁：這樣說起來，從我阿嬤。

鄭元獻：你阿嬤是基督徒？

李信仁：我們阿嬤早期，是民國十五年生的，大正十五年，1926。嫁給我阿公的時候，就不去教會了。她小時候是在岡山教會。

鄭元獻：岡山教會。

李信仁：是，高雄岡山。在岡山學白話字，讀聖經。但是那時，與我阿公結婚，我阿公拜拜。

鄭元獻：所以...

李信仁：是阿。等到我爸爸讀國中的時候，我爸爸 1943 年生，我是 1974 年，阿嬤是 1926。我爸爸大概獨國中的時候，我阿嬤因為好像身體有些不爽快。

鄭元獻：你的身體不爽快？

李信仁：不。我阿嬤身體不爽快。那時，比較像是精神不好，厭倦厭倦。這是我阿嬤跟我講的，有一天，他看到一個客人，抱一本聖經，從我家門口經過，「我小時候有去教會，後來沒有去，那就再去教會」，就好起來，後來就引導我的不知道什麼人，就給我爸爸。其實，我們家，很早以前，從阿公那時代，就關心社會議題。因為阿公做人很四海，熟識很多朋友。228 的時候，那時，我們是高雄大港埔，我阿公是高雄縣田寮鄉的人，他來高雄市發展，有一個地方叫作大港埔，就是捷運美麗島站那裡。228 事件的時候，高雄工業的學生，被國民黨那個，我阿公就把他藏起來。因為我阿嬤是高級知識份子，她是台南師範畢業，很會讀書。那時候阿公還沒信主，阿嬤信主，這些孩子都信主，阿公才信主，在教會服事做長老。後來阿祖也信主。所以我是第幾代？我也可以算是第四代，因為我阿嬤的媽媽，小時候也在教會，甚至聽說她祈禱很有力量，但是很早過世。所以嚴格來說，我是這樣的過程。

鄭元獻：那你自己的身份認同？就剛才我看，我是誰。

李信仁：我是誰。前面，八個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台灣，但是有基督，但是，長老宗，自小在教會長大。所以我有台灣人的身份、有基督徒的身份、有長老教會會友的身份。當然，這身份認同，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可以說，你都可以說自己是基督徒，這沒有問題，但是我覺得，在上帝國裡也要有台灣國。剛好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鄭元獻：為什麼上帝國裏面也要有台灣國？這個想法很有趣，第一次聽說。

李信仁：這個，你可以去看南神院長，王崇堯寫的，他有寫這個東西。就是說，在台灣處境裏面，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國的時候，如何和上帝國的理想有關聯。上帝國大於這個，但是上帝國要大於這個前提，是不可以自己的國家都建不起來，不然你說，要完成什麼上帝國？我是認為說，你的國家好好建，也可以實踐上帝國的一個理想。或是說從這之中，舊約聖經，你看士師記，就是那些士師裏面，參孫啦，他們各自有缺點，但是他們對於民族的認同。

鄭元獻：是。

李信仁：民族就是他們的國家，那不然為什麼要作戰？我覺得這是沒什麼衝突。

鄭元獻：我們的歷史對你有影響嗎？台灣歷史。

李信仁：那非常有影響。

鄭元獻：較趣味的是什麼？

李信仁：因為我大學是讀會計系，但是其實台灣歷史我大都有涉略。講個比較誇張的事情，我小學四年級到現在，差不多每期教會公報都有看。

鄭元獻：哈哈，是喔。

李信仁：這是怎麼來的，是從我阿公來的。我阿公，每次看完教會公報，都會拿給我爸爸媽媽。我字字橫掃。

鄭元獻：那麼小就識字？

李信仁：對，我小時候沒什麼在講話。什麼書我都有看。看教會公報，教會公報報導的，我知道跟一般的報紙不一樣。因為小學四年級，我 1973 年，小學四年級，差不多 1984，84 年，黨外運動，在美麗島之後，黨外雜誌活躍的時期，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背景，我阿公阿嬤很早就反對國民黨。228 是一個影響，因為藏學生就表示，他們早就除了對社會公義有一種堅持之外，很早就知道國民黨黑五類啦。另外一點是，真正到一個時期，像是我爸爸很小的時候，投票不曾投過國民黨。

鄭元獻：為什麼這樣講？

李信仁：這就是家族的傳統，就是我們在家裡會講這個。第二點是，跟我阿伯，李勝雄律師。

鄭元獻：他是你阿伯？

李信仁：是，他辯護美麗島事件，參與義光教會的建立，義光教會建立的時候，我們家還在台北，我爸爸在台北做生意，但是到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才搬回去高雄，他們都參與到義光教會的設立，所以，當然在這背景之下，我們家有看不完的黨外雜誌，變成說，我常常在隨便翻。所以，這些事情，我很早就都知道。

鄭元獻：了解了解。

李信仁：對我來說，這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那是很自然的啦。

鄭元獻：嗯嗯。

李信仁：再來的背景是說，其實到大學的時候，當然，在長老教會，我參加長青團契，大一的時候就認識鄭仰恩老師，就是說，那就更深入了解台灣的狀況，有更加深入的對台灣的觀察跟反省。所以，我雖然去讀會計係，但是我會計是讀的很不好，因為沒啥興趣，但我都在圖書館讀書，什麼台灣社會啦...

鄭元獻：哈

李信仁：政治啦，有的沒的，都自己讀。

鄭元獻：了解了解。所以，你哪一年去公報社？

李信仁：2002。

鄭元獻：2002 你在公報社？

李信仁：我在公報社十年了。

鄭元獻：是。

李信仁：到 2012 年。

鄭元獻：嗯嗯，了解了解。十年喔，你算是被派到台北的？

李信仁：一開始，我是在南部。十年前，2003 的這個時候，我調去台北。一方面是因為那時候 SARS，我支持。一方面是因為台北缺人，因為我台北有住的所在。2009 年的年底，公報社又調我去南部，但是南部的時候，每兩個禮拜在台北，每兩個禮拜在南部，有時候常常出國，有時候去東部啦，有的沒的，到處去。

鄭元獻：了解了解。所以你認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民黨威權政府的挑戰，你是很早就開始的，不是嗎？

李信仁：是。我大學的時候，街頭運動差不多每一場都有到。

鄭元獻：每一場都有到喔，你參加的經驗，感想是什麼？

李信仁：因為到我讀大學的時候，是 1994。

鄭元獻：1994。

李信仁：因為我曾看過，在高雄的遊行我曾衝過，但是那是我高中的時候。1994，阿扁開始選台北市長，95 年，飛彈危機。96 年，李登輝當選總統。97 年，是什麼白小燕事件，但是 97 年趣味，97 年，民進黨在全國選上 14 席縣市長，那時候選的不錯。98 年，阿扁選第二次，落選；但謝長廷在高雄選上。99 年，921 大地震。2000 年，政黨輪替。這段時間，因為我大學曾經延畢，我正式大學畢業是 2000 年 1 月，我大學 1994 年入學，2000 年畢業，我中間有延畢，因為我實在讀的...。但是中間過程裏面，我有參與長青團契，還有一些什麼，所以才會和、進一步，又加上我在義光教會，所以和約信這些人熟識。那時候勵馨有在辦踩街，幫忙協助。福德，那時候華西街的一蕊花。後來陳明章，伊是咱的寶貝，是勵馨的歌。那時候，美滿，就是有時候會幫忙設計行動劇、跳舞，問來問去，就大家都是教會的，才會演變成什麼角落咖啡劇場叫我去唱歌，才有這件事情。這是個過程。

鄭元獻：喔，是這樣子來的喔。

李信仁：剛好這幾年，94 年那時候，長老教會青年有個焦慮，因為我們的學長遇到一個時期，就是時勢太好，約信遇到三月學運，90 年三月學運。

鄭元獻：對。

李信仁：90 年三月學運，92 年是動員勸亂時期廢止，黑名單可以回來。93 年是一個選舉年，直轄市之外的選舉。那時候，陳唐山當選等等的，也引起一些效應。再來，94 年，省長啦、民選縣市長。所以，我剛好那個年代，94 年到 2000 年這段時間，去經歷另外一種民主。但是 94 年到 95 年，就是我們同輩這些長青的人，包含你的學長，現在在普林斯頓的那一個，邱凱莉。

鄭元獻：嗯，邱凱莉。

李信仁：邱凱莉是我同學啦。



鄭元獻：輔大的同學？

李信仁：她台大的。但邱凱莉小時候跟我同教會，所以我認識她認識非常久。而且我跟她互動非常的多。

鄭元獻：怎麼說？

李信仁：因為那個時候，台師在辦活動，北區有一個叫作聯合團契，北區聯合大專團契，我大一的時候，就參與，因為那邊的人我都認識，還有我的親人。就是說，我現在能夠連帶這樣講，就是說 80 年代發生什麼事情，我可以朗朗上口。譬如說，1989 年四月七號，Nylon 自焚。1987 年 7 月 15 號什麼事情？解除戒嚴。1986 年 9 月 28 是什麼？民進黨成立。

鄭元獻：對對對。

李信仁：1985 年 519 事件。所以這些事情，我都歷歷在目。1988 年 1 月 13 就是蔣經國死掉。

鄭元獻：什麼時候？

李信仁：1988 年 1 月 13。阿李登輝...。89 年有天安門，90 年...。所以這些事情我都接的上去。但是，我剛才講的，1994 年學運，人家有學運阿我們沒有。那個時候，是個錯誤的想像，以為一定要在中正廟。但是現在我認為那是一種方式而已。事實上那時候有另外一種學運，只是我們是比較點狀，是一群人突然聚集一個禮拜。我們是比較點狀，常常聚集，像這種場合，幾個講話、或是意識較接近的，來分享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又 94 年，陰錯陽差，我接觸到一件事情，地下電台。因為那時候，海洋之聲，97.9(打字者按：實際上是 95.9)，每個禮拜六晚上都有新新人類青春年華。

鄭元獻：那是什麼？

李信仁：那是每個禮拜六晚上八點到十點，台北大專中心的那些牧師輪流主持。

鄭元獻：在那邊？

李信仁：在羅斯福路的一個大樓頂。

鄭元獻：了解。我大概知道。

李信仁：你大概知道那個地方。但是有一天，我的輔導跟我說，算說我台語輪轉，又我比較敢亂講，就帶我去，去了之後就在那裡。後來什麼建國廣播電台、大漢之聲、漢觀，你知道的，哈。

鄭元獻：哈哈。

李信仁：最誇張是我延畢那年，1999 年的暑假開始，有一個好朋友，他是一個原住民，在大漢之聲主持一個節目，飛鼠家族。阿我有一個學妹，她聽到那個節目，覺得不錯，就 call in，call in 之後，有一天她找我去電台玩。他們知道我會彈吉他，就說，我把你當來賓，「那來賓你幫我彈吉他」，阿他唱歌。那個原住民叫作 la-lin，la-lin 現在在清泉部落。後來弄一弄，變成我每天去。後來，無緣無故就去當兵了。我差不多每天半夜 12 點到 2 點，都在電台，開始話山話水，做到我大學畢業。所以，這是

一個，那時候地下電台，而現在我覺得很有趣。

鄭元獻：我也有弄到。

李信仁：對阿，你也有。

鄭元獻：哈哈。

李信仁：福德那時候有一個...

鄭元獻：新世紀文明。

李信仁：那個什麼 43 啦，趙天麟什麼。

鄭元獻：對對對。

李信仁：因為我也去過一次。那時候福德有一個節目，在禮拜五晚上，十點到十二點，音樂應召站，我很喜歡這個節目耶，因為他都介紹一些他愛聽的東西，有一些比較 heavy metal 的，有抒情、搖滾，也有一些另類啦、爵士啦、blues，我就很愛聽，有一天我就 call in，就說，不然有天你就來做來賓。我就去了，趣味趣味。

鄭元獻：哈哈，那時候你們還沒有認識？

李信仁：知道啦。

鄭元獻：知道啦。

李信仁：知道啦，但是不熟。

鄭元獻：了解。

李信仁：真的熟，是在我做記者之後，有事沒事去參與總會、做主委，就愈來愈有關係。

鄭元獻：彌迦書講的，行公義好憐憫，共同社會的理想，你覺得呢？

李信仁：彌迦書所講的是這樣。但是聖經不只有彌迦書這樣。彌迦書，或是阿摩司，願公義、道德...。聖經裏面，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東西。譬如說，亞伯拉罕，上帝呼召、上主呼召他，離開本族本家去建立、他要成為大國，但這個大國的基礎，是要在上帝的愛，慈愛、憐憫、公義、和平的基礎之下，不然這個國家，上帝不喜歡。所以，發生許多種種的事情。譬如說，埃及這個國家，以色列人去做奴才，上主不高興。但是到迦南地之後，大衛王朝、所羅門王朝。大衛王朝很亂，有什麼太子在那邊殺來殺去，其實，每一個方面，它被亞述消滅，等等，這裏面有個基礎，是說，上帝都有在看這些事情。當你這個國家真的不照公義來行的時候，有可能要透過滅亡，才會知道後果。但是彌迦是把這個東西點的比較直接，他是在分裂後的作品。但是我覺得，在南北分裂前，其實都有這樣的東西。另外是波斯帝國的統治，尼西米回來重建城牆。

鄭元獻：嗯，對。

李信仁：但是他重建城牆是什麼基礎？等於是以色列人被管的狀況之下，他代表去見城牆。這當中保留了，就是要永遠記得耶和華上帝的愛和公義，所以其實，這些都有講。我覺得，整個舊約聖經裏面，這個東西無所不在，好像在提醒我們。反而是到新約的時候，又有另一樣不同的狀況，但是

耶穌說的，那上帝國的理想，也是。尤其路加福音最清楚。

鄭元獻：嗯嗯。

李信仁：是反對那種貧富差距。

鄭元獻：對對。

李信仁：或是說，反對在上位者的欺壓。所以，聖經裏面，有提起很多。只是彌迦、阿摩司，寫的比較清楚。譬如說又看一些小先知，那鴻啦、撒迦利亞啦、以賽亞啦，其實以賽亞裏面有很多，但是很大本。

鄭元獻：是太大本了嗎？

李信仁：就三個部份阿，第一、第二、第三。

鄭元獻：阿哈。

李信仁：算是大部的。那你說彌迦啦、撒迦利亞啦，這些輕薄短小，讀一下就沒了。

鄭元獻：哈哈。所以，你印象最深刻的社會運動，你有參與過的。

李信仁：我定義不是社會運動。

鄭元獻：你定義不是社會運動？

李信仁：1997年，有一個活動叫作「Say no to China」。

鄭元獻：有阿。

李信仁：因為那時候，長老教會都參與，那時候我們在現在的市府廣場那裡，拒絕中國。那次等於是長老教會很多人出來，等於可以看出大家對於這種事情的很大的堅持。但是這是社會運動嗎？其實這要很細緻去看。所以社會運動，你如果用社會學去看，什麼叫社會運動？他等於是一種持續、或是動員的過程，這可以去看。

鄭元獻：了解了解。

李信仁：但一方面說，有一個社會運動。我覺得是社會運動，來參與的人很少。那是在98年，不，97年暑假，那時候，台南在七股鄉那裡，有一個濱南工業區，燁隆就是要弄一個大煉鋼廠，那黑面琵鷺什麼的，都會不見。那個時候，在台南成大的SCM，一個成大的人，叫作張子見，子是王子的子，見是見識的見。

鄭元獻：張子見。

李信仁：他現在在環球科技大學做教授，教環保。他那時候算是研究生，就動員，用BBS，問說有沒有人要參與反濱南的活動，只有一個禮拜，但是那一個禮拜，吃飯要自己處理。

鄭元獻：吃飯要自己處理。

李信仁：吃飯自己處理的意思是說，沒有辦法煮給你吃，你要自己去那裡活動，主要是說，有一天要辦一個反濱南的晚會，平常，就是那一個禮拜，要籌備這個晚會以外，白天要去訪視。當然，他會帶你去看那裡的生態是怎樣。因為那時已經暑假，大概八月快九月，有的人，打工的打工、補習的補習，找不到人。結果，不知道怎樣...

鄭元獻：你有去(笑)。

李信仁：我有去。那時候是這樣，有開始的幾個，邱凱莉的同學高有智。他有問我，就找他們教會的。又有陳敬元，這個後來做牧師。又有張育堂。那時候我們三個。那時候我在南部，他需要會唱歌的。因為我稍微會彈吉他，就說好阿好阿，去那邊。總共參與這個活動的，十二個人而已。

鄭元獻：十二個人而已。

李信仁：因為我們用什麼，還有什麼七股戰歌啦，七股那邊的居民，自救會。有的沒的。

鄭元獻：就下來。

李信仁：對阿。那邊都一些前輩，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就是那個經驗，很趣味是說，他們講出他們的心聲。結果，因為那時候，台南的立委，蘇煥智，他原本就立委，爲了反濱南，就發動一個反濱南的遊行，但是我們沒有去走，我們是在那裡生活一個禮拜，後來辦一個小小的晚會，唱歌、辦演講啦。那當然，暑假就不見了。後來，陸陸續續，有在了解說，沒有去到當地，但常常茶餘飯後，就會問說，你知道什麼反濱南嗎？就反檳榔，有些人真的不知道。那有意思的是說，濱南工業區後來撤案，留下一個很漂亮的例子，那裡現在是國家生態公園。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運動，就是。

鄭元獻：你印象中的社會運動。

李信仁：因為那真的是草根啦，不是在那邊「Say No to China」喊一喊，不是政治動員，是真的草根，看到說，這些弱勢，或是我們的環境受到糟蹋，我們要怎麼去保護。這些對我來講，是蠻深刻的記憶。

鄭元獻：人少反而留下最深刻的記憶。

李信仁：對。社會運動不是說人很多，反而，這個事情讓我有很大的反省。人很少，但是持續關心，進入到基層草根。

鄭元獻：了解。總共時間多少？

李信仁：那個時間大概一個禮拜，但是，濱南這個議題，我們很早就知道了。很早就知道這個議題了，但是那個時候，覺得七股，實在是沒什麼機會去。剛好那時候，暑假，我也沒有在補習、打工，所以就在那邊晃來晃去。

鄭元獻：那時候你大幾？

李信仁：那時大三升大四。

鄭元獻：了解。

李信仁：因為大三升大四，很多人去補習。

鄭元獻：考研究所。嘿，我跟約信在講，講說現在的青年社會意識，是高還是低的問題，他馬上就跟你 FB，後來我們就在開講這個問題，你說你的看法是沒有比較低。

李信仁：我覺得沒有比較低。就是關心的方式不一樣。

鄭元獻：關心的方式不一樣，表現在什麼地方，你覺得？

李信仁：因為，最近幾個 issue，反旺中、反核，少年人出來一堆，甚至少年人拖著整個媒體，逼媒體要去關心這個事。因為現在關心的方式，不是那種。當然，也有衝撞，但那少部份。多半是一種，我當個參與者，我認同這個議題，我走出來，但是我不想弄的很悲情，所以你們在走反核的時候，好像嘉年華會。以前我們跟林義雄主席在走，我也有走過兩三個。

鄭元獻：阿你走幾天？

李信仁：那就是，那時候點狀，他來到高雄，我人剛好在高雄，就跟著他們走。類似這樣的狀況。我沒有從頭走到尾，但就是點狀的。譬如說他在台北的話，我和約信，那件衣服穿著，斗笠帶著，就去走了，這樣啦。因為那時，林義雄的特助陳尚志，現在在中正大學做教授，其實我跟他不熟，他是我教會牧師的孩子，牧師子，但他現在等於是離開教會了。

鄭元獻：離開教會了喔？

李信仁：離開教會了。他覺得教會沒用啦。對阿。

鄭元獻：哈哈，教會是不是真的沒用，你覺得呢？

李信仁：我覺得教會有效，帶教會有效並不是馬上有效。而是說，教會，是一個很機構化的，會一直存在。是因為教會一直存在，可以去表述啦。等於說，什麼以色列被亡國，但是有信仰，常常在說這些事情阿，有事沒事被抓去巴比倫，還是要過逾越節，還要什麼殺羊肉、吃苦餅，變成一個習俗。永遠的 DNA 進入人心耶，那差不多是千年耶，教會差不多是像這樣。他不會一時間產生很大的力量，但是力量其實很大，是累積的，而且是進入 DNA 裏面。我覺得這是教會可貴的地方，所以信仰要一直講。

鄭元獻：是，是。

李信仁：反過來說，現在我的觀察，現在年輕人的公共參與是沒有那麼低啦，只是他們不想去介入什麼藍慮問題，大部份都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啦。所以你說台獨什麼的，他本來就是台灣人，還要說什麼台獨？他會想說，我本來就是台灣人，我只是為了政治表態，投藍投綠，但他們不會這樣想。因為公眾議題，像反核，因為我之前也有像約信這樣的想法，這些人是不是公共關心弱了，但是我有一個大扭轉，是去年，文林苑的事情。在更早之前，2010 年年底，我們是第一批，當然，美麗灣那邊有一群人，但美麗灣那些青年來找我們，問我們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協助，也好，長老教會，我們願意。但是美麗灣，2010 年到 2011 年，我們在那邊辦一個音樂會，是長老教會動員的耶，但現在美麗灣的音樂會變成常態，但第一場是我們辦的，而且，那邊寫的 da-ca-now 啦，沒什麼大咖啦，就是當地年輕人的樂團，主持人是誰主持？就我主持(笑)。

鄭元獻：跨年嘛？

李信仁：跨年，但是那次很有趣。就是讓美麗灣讓個議題出來，美麗灣後來，我們不用一直參與，美麗灣可以自己成為運動，但我們是第一炮先辦音樂

會，差不多覺得這個模式可以。後來漸漸有很多人進去，長老教會覺得，那我們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我就說，你要把議題更細緻，讓大家去想說，當然，美麗灣、有什麼大埔農舍、反核，那時候大家都講了，但是有沒有什麼議題，是我們可以更細緻的，其實是說，去凝聚說，問題到底是什麼。

鄭元獻：來的人有做功課嗎？

李信仁：不一定。

鄭元獻：不一定唷。

李信仁：有些人是被騙來的、有些人是被拉來的，那都沒關係，但至少在這當中，他聽到了。然後那一次，在這當中，剛好遇到七月十五號，大埔農地的那些人，遇到他們在凱道靜坐，我們就把有一天晚上的行程取消，去跟他們靜坐。那次靜坐的體驗，很多人是第一次上街頭。然後，但是，這樣講，我們就講，你們公共議題，因為覺得，有 something wrong，媒體的問題、國家定位問題、環境問題，只是他們沒辦法清楚談出來。這我們有責任，要有個公共平台，至少，有參與的人講給他們聽，或者聽他們的意見。但是對我來講，去年 2012 年，從士林文林苑的抗爭。

鄭元獻：去年嗎？

李信仁：那一年 329 的時候，我在台南，我趕不上來。我來的時候，等於是四月二號、三號，我就是在，那時現場還有。六月的時候，有一群香港人來，香港 SCM，學生基督徒運動，他們很衝，他們是我的好朋友，他們說他們要看台灣目前的社會運動，我就帶他們去文林苑。剛好那時候，裏面蓋了一個組合屋，有一些學生就跟這些香港人有很深的訪談，我覺得這都很好。因為就是說，照理說，連較早的經驗是說，這些人會散的很快，但是現在不是，算留下來的人，核心份子，大概十幾個，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結合的功能，這會讓我想到反濱南，那時候人不是很多，但是他持續之後，會形成一種讓人家去深耕的力量，我覺得這很重要。再來是，反旺中、反核，反而是一些年輕人，無論是透過臉書串聯，他們討論的，打嘴炮性質多，講些五四三，但是他們會願意，也好。現在要定位說，90 年學運的慷慨激昂，還是現在 2013、2012 年，用創意和持續力，這不太一樣。但有衝有持續力，看起來有點不冷不熱那樣子，教會來講，就是覺得說，那是在做什麼？90 年代，可能是很火熱；但現在可能不冷不熱。但是重要議題的時候，一定有年輕人出來。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新的看見。但是現在問題來了，參與的這些，到底有多少是長老教會的人？反而長老教會現在不是議題的主導者。

鄭元獻：配合者。

李信仁：就是已經有議題在那裡，你去替他做，這樣而已。

鄭元獻：無法主導了。

李信仁：無法主導，但在無法主導的狀況，有些時刻會扮演一些特別的角色，像

是美麗灣。早就有美麗灣，但是這議題一直到後來長老教會加入。到後來他們想到長老教會。「你們可以來辦個活動嗎？號召你們的會友來參加。」他們本來的想法是這樣，後來想一想，你們長老教會要唱歌什麼的，來音樂會。這個音樂會辦的時候，影響到現在美麗灣的音樂會，現在要來北上抗議，來凱道辦音樂會。所以，長老教會，關鍵的角色，提供想像的作法，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候。

鄭元獻：了解了解。那你現在覺得長老教會對於社會抗爭運動的積極度、社會改造的積極度，到底好還壞？

李信仁：壞。

鄭元獻：為什麼？

李信仁：總會還是保有改革力量。我覺得總會還是會去想。所謂...。跟世界有關係。我有去參加世界普世教會的活動。WCC，普世教協，今年十一月，在斧山這個地方，第十屆。最大的主題是和平公義。Peace and Justice，現在普世教會串聯的最重要的核心點。當然，PCT 很重視這個，要落實公義和和平。所以總會。當然會關心。問題是，地方教會、一般教會關心的比較是教會的發展。所以總會有些傳達的東西，到地方就弱掉。但是，也有一些南北差距，譬如說台南中會，對於反核的這件事情 follow 非常的緊，甚至有一個反核主日喔。

鄭元獻：反核主日做什麼事情？

李信仁：就是這些牧師的講道，在那天都要講反核。就是那天的講道信息是反核。那天反核遊行，台南中會百多位牧師動員，這就要看中會要不要配合，他們對於反核這件事情是很配合的。有時候要看議題啦，南部是很有興趣的。

鄭元獻：了解了解。教會是否應當要承擔社會公義的責任？你感覺呢？以你的世代，你的觀點。

李信仁：呵，要承擔，但是不要變幫兇。

鄭元獻：不要變幫兇喔。

李信仁：坦白說，現在是一個貧富差距很大的世代，但是，我只是舉例，這瓶酒，長老教會，這是這樣，長老教會大概是在這個區間當中，因為長老教會資產多，500 多億耶。

鄭元獻：我知道我知道。

李信仁：再加上有錢教會。有錢不是罪，重點是分配...整體教會中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我認為我們要有責任，但我現在比較擔心我們好像是結構性不公義的幫兇之一，對於一個很扭曲的資本主義的體制，我們到底講了甚麼，好像沒有。碰到這個我也不敢講。但這個體制其實是有問題的。

鄭元獻：你講台灣社會的這種體制...

李信仁：沒，那個講起來其實是整個全球的代誌，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當中，親像那時陣死去的那個人，殺死的那個人，80 年代伊和雷根政府聯合推動的、

完全開放的新自由主義，結果變成財團主導一切，咱的教會對這個好像沒有甚麼意思啊，反而會很需要財團的奉獻阿。但是你講麥走完全的左派蝦米，那個距離又實在太大了。在我們教會裡面就沒辦法有一個合理分配的平台。親像咱的教會有的也沒甚麼東西，但也沒辦法把兩個教會湊一湊。

鄭元獻 :弄得比較接近哪...你感覺長老教會需要去改的方向是甚麼?你有看法嗎?  
?你認為單單長老教會這個組織。

李信仁:我認為喔到底我們決策是怎麼做的，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鄭元獻:決策的問題。

李信仁：有點靠總會裡面有總委會，他選出來的那些.中會的議長和這些牧師，他對這些議題懂嗎?其實不懂。在 2003、2005 年喔，研發中心有主導一個蝦米長老教會體制改造小組，裡面要針對咱，咱事業機構的問題。

鄭元獻:事業機構的問題。

李信仁：喔。裡面點倒的問題都有阿，但是咱本身沒辦法去處理這阿。到現在。尤其我要跑新聞的年代，從 2002 年到現在，2002 年那個彰基事件，又來長榮大學，再來馬偕醫院，再來長榮中學也差一點出代誌。咱的這些機構都差點出事情，顯示出兩個點，第一個是不是

鄭元獻:管理有問題

李信仁:管理有問題，在人上面

鄭元獻:人上面有問題。

李信仁：譬如說我受託去當董事，那到底我是爲了權還是錢?還是甚麼甚麼，這很麻煩。這反而是我們教會要去面對的東西。

鄭元獻:是是。

李信仁：而這些可能是我們現在教會爲了要處理內部的當中，你連自己都處理不好了，而且甚至外面的人，目睛金金講你長老教會連自己都處理不好，你又怎麼講別的?我覺得這是比較麻煩的，當然我這個看法可能和一般看法較不同，這可能和我的背景有關，因爲我本身深入跑過這類事件新聞。

鄭元獻 :那那個以前陳水扁做總統的時候，曾有我們的會友跑去政府當官員，那對於一個基督徒分享參與政治的權利你有的看法是怎樣?

李信仁 :基督徒當然可以參與政治。其實在馬英九時代，咱長老教會的會友攔愈多位..邱文達阿，攔之前那個張什麼的，還有一位叫江彥廷長老。

鄭元獻 :國策顧問。

李信仁：馬英九的顧問阿，所以你不要說藍綠，每一個年代的執政，都一定有長老教會的人在裡面，像那個咱也有人做到總統阿，阿輝啊!

鄭元獻 :哈哈，對啊!

李信仁：我覺得那個沒有關係，只是問題是說權力會使人腐化，對於這些從政的人我們有多少的監督。或是給他多少的提醒？還是我們只是有事要去求



他？譬如說現在這樣啦，馬偕醫院出出事，阿剛好邱文達咱的會友，啊我就去跟他拜託說阿馬偕這樣這樣，請你可以幫助喔，就是給照長老教會這套的董事讓他在衛生署登記這樣子。結果變成有事求人。問題就是我們沒辦法去講另一個層次的，阿說這個健保政策你可以改一下？我，變成不會去講這個。變成裡面有什麼怕被變成，親像阿扁那個時代有什麼帳，那個反而形成弊端阿。這不管誰執政這都是弊端啦，這樣就不好。

鄭元獻：了解了解。那現在當代的，現在一些社會的議題阿，阿像長老教會伊可以按怎做？伊可以按怎去面對這些議題去參與？因為咱是非營利機構嘛。

李信仁：我覺得喔，要回歸體制，譬如講我最近在實習

鄭元獻：阿你在哪實習

李信仁：在高雄的仁美教會。我上禮拜做一件事情很趣味，因為他們聚會有分成大專生、高中生，啊我是帶大專生，他們禮拜六晚上八點到九點有個大專小組時間，阿每次都要給他們講一些東西。然後上個禮拜又要四月六號，我就問它們一個問題，因為他們教會四樓聚會的地方有一個圖書館，裡面大概有四千冊的書。

鄭元獻：四千喔？

李信仁：四千冊的書，但是那個看起來沒有甚麼人會去看那個啦。但是那個沒關係，我就問一個問題說，1989年的明天就是4月7號發生甚麼事？我就問這個問題說你們遇到這個問題會怎麼樣，有人說上網，現在不能上網，問人大概也不知道。那找書，對找書，這裡有書讓你找。看報紙阿，阿他們用刪去法，現實就是去找書，好啊就去找書。我說好啊，你們用15分鐘進去圖書館，想辦法把我這個問題找出來，有人去找那時候的週報啦，有人就黑白找，後來找找找，沒有一個人說出正確的答案啦。後來我就說好，我去拿三本，我去拿五六本書來。我們現在限縮範圍就我挑的五六本書去翻。後來翻翻翻有人就翻到鄭南榕自焚阿，我就說好鄭南榕自焚，是怎麼回事，他就念給我聽。好啊誰誰誰講了甚麼。其實我是要給他們知道鄭南榕這個事情。但是我不想用講的，我感覺給他們自己去查。讓他們自己去查，這個過程可以他們比較深層記憶，再來第二點就是說，他們教會就有個圖書館他們可以善用阿。裡面還是有些寶貝。我感覺這是一個嘗試就是說，我覺得啦，教會某個方面，其實我感覺是與其你現在去走街頭，不如更深根在我教會的。

鄭元獻：對阿，我覺得你的角色，其實是可以轉化的。

李信仁：深耕在教會的那個教育跟教導當中。

鄭元獻：對。

李信仁：但是這個問題很嚴重，咱的牧師頭殼裡面都裝啥？

鄭元獻：對阿，這是一個問題，我看到的也是這樣。

李信仁：這真的很麻煩，再來我很焦慮就是說這兩年我有一個感觸，覺得中國喔，要把台灣併吞喔，那個進展倒實在是太可怕。那個統一不是講有一天伊

給你統一，是一塊一塊拼圖組合成的。

鄭元獻：先做那一塊嗎？對他來講？

李信仁：他可能同時做好多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他們統一的最後一塊拼圖。

鄭元獻：是是。

李信仁：所以他要掃除一切你對台灣的關心，掃除一切你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掃除一切公共議題，你最好都不樣講這個。你最好都去講那個蝦米反對東方閃電那個。其實我覺得那個是個假議題是一個假議題。

鄭元獻：你感覺他們故意引這個代誌出來。

李信仁：我感覺爲什麼是假議題。因爲這個有意思是，是說其實異端何其多啊，你就把它當作另一個宗教就好了，如果你有好好的教導會友，你的會友難道會那麼容易被這些代誌動搖嗎？我覺得不會嘛。問題是你的教導你的教導到底是啥？多少人認真地在讀書。沒有，你沒有讀書就算了，看電視又看到毒素。認識不清阿，認識不清又隨便拿來亂講，那比不講更糟。我覺得這就是就是在教導的腳色教育當中重新怎麼去做，事實上，長老教會提供很好的資源，我們有很好的教材，對歷史的參與那麼深，那些東西拿起來講就講不完，那個一下子講不完，那個有太多可以講的，而且那些故事是那麼地精彩。但是有多少人去了解，我覺得很可惜。所以說，可以把它轉化成一種角色是說，我真的覺得有時候拿雙主的教材來時，我感覺哭爸，你每次都這樣，會感覺是種洗腦。但今天我帶青年玩遊戲，寫個問題，不然你去查書，互動式、引導式啓發，阿等他們開始動手做的時候，那個東西就會進入到深層記憶，至少他們查過這個代誌。

鄭元獻：阿你感覺對長老教會未來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是甚麼？

李信仁：當然要繼續參與阿。

鄭元獻：繼續參與？

李信仁：當然是愛繼續參與阿。阿，繼續參與愛頭腦好啊。就是說你參與的步驟和策略是甚麼。但是我們好像沒有甚麼步驟，今天發生一個甚麼議題，我們就去衝阿。但我們好像沒有，就像下棋我下這一步的時候，我已經想到後面 15 步了，咱沒有這款的智囊團啦。

鄭元獻：了解。

李信仁：對於個別式議題當中的了解，本來就很有限，但是我們要回到一個更根本的是說，我們可以用信仰提出我們信仰的論述、了解行動和。但是我們又有多少 base，可以去提供這樣的，比如說我們可以有好的智庫例如鄭仰恩老來，但是又太沒閒了。鄭仰恩老師在台神反而邊緣化去。那遇到你們尚仁哥，其實有一些議題不用太講了，像同志議題，別一直攪那個，其實那個一般人看是正常正常，阿你反而一直喇那個。喇東方閃電，但其實有更大的議題譬如說貧富差距，其實我有一篇文章會在南神

的期刊發表，是我上學期寫的一份期末報告，我我我我寫國民黨怎麼統治台灣，但我歸納出四個字就是利出一孔，就是說他把所有的人聚集成一個孔，譬如說高普考，但高普考不可能永遠大家都考得上。就利出一孔，就在那一個孔。譬如說有的人是富二代，利出一孔，你一定要找他，給台勞拼命往這一個孔擠，他會很好統治。阿那是對哪來的？對中國來的，管仲。事實上我寫這個的靈感，是去年七月，我去參加一個座談，有一個教授叫做張國城，他講了一篇這個，他講得真好。然後他會後有跟我談，他覺得很好玩，他說因兩年前在反 ecfa 的時候，咱的教會有請他去講，派他去哪裡講？派去排灣中會。屏東阿。所以他去屏東講反 ecfa，而且是原住民，他說從原住民學的很多，他聽到一件蠻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說，他說，很多原住民的那個..排灣中會有一些人，朱恆春那一代，上班的時間都是下午五點，去哪上班，都是核三廠。因為核三廠要一直運轉，裡面要有一些工人，輪班阿。阿為什麼晚班的都是原住民？阿那個原住民也都說，沒有阿因為這些正式的台電員工喔，五點以後就趕快跑了，就回去高雄。寧願早上五點坐兩個小時的車來，然後晚上五點快回去坐兩個小時的車七點，為什麼呢？因為咱的高鐵不知道有多少問題。

鄭元獻：他是驚喔？

李信仁：會驚阿，所以最危險的時候就是晚上。因為晚上喔，他們有一個不知道甚麼東西就是要 SHUT DOWN 摺愛重開，那個原理好像是要防止保險司燒斷。

鄭元獻：嘿。

李信仁：但是這樣，等一下真的怎樣的話，就死了阿，所以那個代誌按怎，就留給原住民做。

鄭元獻：真的很糟糕。

李信仁：就是好像他會有些補貼，但是至今沒有人因為這樣子死。但反正...阿他聽到這個感覺到很奇怪，這個就是台灣很奇怪的現象，面對這些東西，有能力的人不願意承擔責任，他就叫一群人去送死，阿自己先跑。這些事情是台灣的一個現況。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多少人想去做美國人啊？有些有能力的長老教會常會在每禮拜歡迎某某長老從美國回來，咱拍拍手，回來投票，投一投現在真的危機就回去做美國人了。

鄭元獻：對阿。

李信仁：阿咱也不能怪他們，現在是說我們這裡最深的到底是甚麼，我覺得要回到一點是說，我寧願這些不用唱高調的事情，就是每個教會當中你一點一點去做，譬如說排灣中會你反核。台電，至少 360 度電你要付一元？([01:10:38.67]ps:此處聽不清楚)。你在教會中也有教育的功能，譬如說在祈禱會裡面，你講一個狀況給會友聽，請會友為這個狀況祈禱，這是種教育；譬如說不是只有台灣，最近緬甸發生很恐怖的代誌，就是穆斯林和佛教徒發生衝突，那個衝突很厲害，有多少人知道此個代誌？沒

甚麼人知啦。但是咱有能力接受到資訊，我們可以把這個事情介紹給會友聽，為著普世的朋友緬甸祈禱，因為咱今年和緬甸簽約，緬甸長老教會明天要和我們簽約成為夥伴教會。

鄭元獻：嗯嗯。

李信仁：我們也為這個(禱告)，我們可以講這個。中國，西藏，一天到晚都有人自焚，是在自焚什麼？圖博為什麼要獨立？我們用我們的祈禱會，紀念這個事情。當然，這是其中一部份而已。某某兄弟身體欠安，什麼什麼，這些要講，但是多少要加一點色素，這樣。比如說，你寫個散步這條歌的心路歷程。有些青年聽到這個，很受吸引耶。我反而覺得說，回歸草根啦，與這個社區，你的會友之間，這些關係、這些聯結，有時候比你唱高調，就是說，整體教會好像為某種議題一起發聲唱高調，我覺得，來的更好。而且，宣言何其多，但是我們永遠記得 1971 年那三個。

鄭元獻：對阿。

李信仁：現在問題是說，我雖然很同意那三個，但是再怎麼講都是那三個，而其實我們有百多個。

鄭元獻：哈，我知道。

李信仁：後來發現疲軟了。又來了。可能覺得那沒什麼。但 1970 年代敢發那個，叫作送死。

鄭元獻：對對。不一樣？

李信仁：不一樣。

鄭元獻：時代的背景不一樣。好，謝謝。你要不要吃點什麼東西？

李信仁：可以可以。

(完，全長：73 分鐘。)